

短篇小說 · 報導文學 · 散文 · 新詩 · 兒童文學

得獎作品集

政 肇 鍾
獎 學 文
2018 桃園
文學 顯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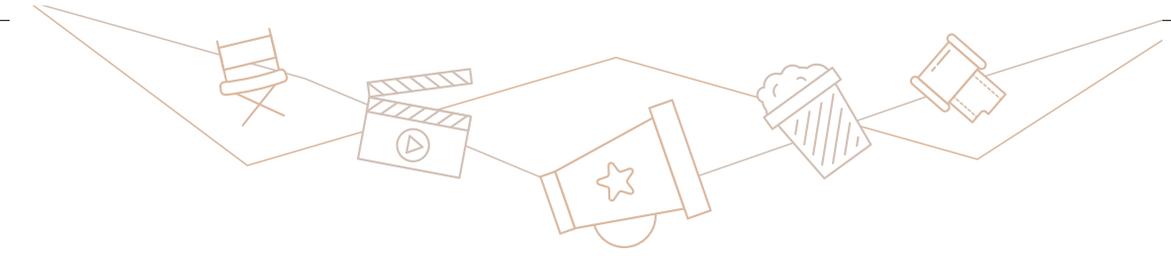
桃園市立圖書館 | 策劃出版

市長序

文學作品是創作者生命的結晶，也是讀者情感與想像的出口。一件好的文學作品，不僅需要有優秀的創作者將自己的生命娓娓道來，也需要有一名能夠理解的好讀者才能獲得共鳴、迴響。桃園鍾肇政文學獎一直以來就以推廣文學的創作與閱讀為職志，透過徵文比賽的辦理鼓勵積極創作，提供創作者發光發熱的舞台；另一方面，也辦理各式文學推廣活動，鼓勵民眾接觸文學、愛上閱讀，持續灌注養分，希望讓文學能夠深植在民眾的生活當中。

以「鍾肇政」先生為名，著實是桃園文學獎的一大榮幸。有「臺灣文學之母」美譽的鍾老，是臺灣文學的中流砥柱。除了創作許多優秀的作品之外，也有許多翻譯作品，並且和其他文學家一同發行「文友通訊」，在戰後初期凝聚臺灣籍作家的向心力。鍾老也相當熱衷於公共事務的參與，關懷文學環境與文化建設，積極爭取客家族群的權益，對於臺灣文學與本土文化，貢獻良多！

如今，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已經邁入的第四個年頭了，本年度的徵



文比賽，徵選文類分別為：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散文、新詩以及兒童文學。每種文類評選出正獎1名、副獎2名，各自可獲得7萬至25萬不等的優渥獎金，獎金總額高達新臺幣200萬元，堪稱臺灣最具指標性的文學獎之一。這四年之中，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發掘了不少優秀創作人才，未來也會繼續培植文壇後起之秀，延續鍾老大河長流般的文學精神。

本年度的參賽作品，素質整齊且相當優秀，獲得評審們的一致好評，也讓評審更加難以取捨，因此在評選過程中展開激烈攻防。恭喜最終脫穎而出的15位得獎者，也希望其他的參賽者能夠鏗而不捨，只要在文學土地上繼續耕耘，最終必能開出動人花朵。本年度的得獎作品將彙集成冊，為臺灣文學留下重要的紀錄。感謝所有的參賽者，也謝謝所有的評審，臺灣文學將因為你們的努力而更加茁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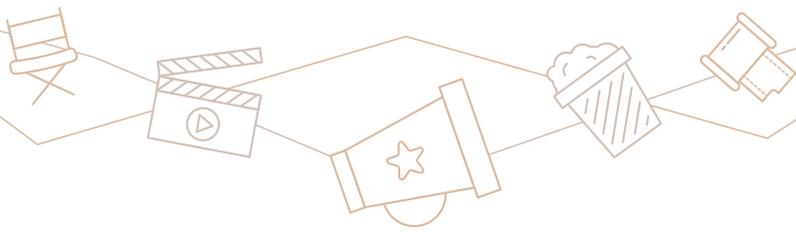
桃園市市長 鄭文燦

局長序

策辦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鼓勵文學創作、培植文學人才，並且提供創作者一個互相交流的平臺。除此之外，也利用本市各圖書館、學校、獨立書店等文化場域，辦理一系列文學推廣活動，邀請學生與民眾參加，體驗文學閱讀的樂趣，進而提升大桃園地區的文學氛圍。本年度的推廣活動以「文學顯影」為主軸，辦理「說故事的人」文學營、「影像故事」等系列推廣活動，將文字與影像相結合，並邀請王小棣、蔡明亮、曹瑞原等導演主講，深受民眾喜愛。

如今文學獎已邁入了第四個年頭，秉持著鍾老「大河長流」的文學精神，持續鼓勵文學創作者，以新詩、短篇小說、散文、報導文學以及兒童文學等各種文體，寫出對這片土地的熱愛，紀錄自己的歡笑、淚水，讓各種生命的風采躍然紙上，為自己、為臺灣，留下動人的文字記錄。感謝這次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所有的投件者，無論得獎與否，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因為你們的努力而豐富、圓滿。

本年度的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選文類包含：短篇小說、報導



文學、散文、新詩以及兒童文學5大類，總獎金為200萬元，堪稱臺灣最具指標性的徵文比賽之一。獲獎的榮譽吸引著文學創作者們踴躍投稿，整體而言，投件作品素質精良，且題材多元。經過評審們激烈的討論與交換意見，15件優秀作品脫穎而出，恭喜這些得獎者獲獎。感謝評審的用心評審，評選出這些優秀作品，為臺灣文學注入新血。

文學是文化重要的載體之一，也反映著臺灣社會的多元面貌。未來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將持續辦理徵文及推廣活動，積極培養文壇新星，並努力提升大桃園地區的文學風氣。此次作品集的出版，一方面是為臺灣文學留下優秀作品，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夠藉此拋磚引玉，讓更多喜愛文學閱讀與創作的人們，為臺灣這塊土地注入更多文學養分，傳遞臺灣文化內涵，打造新時代的臺灣人文風景。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目次

- | | | |
|-----|-----|-----|
| 002 | 市長序 | 鄭文燦 |
| 004 | 局長序 | 莊秀美 |

短篇小說

- | | | | |
|-----|----|-----------|-----|
| 010 | 總評 | 曬語言 | 楊富閔 |
| 013 | 正獎 | 日光無聊 | 陳怡濤 |
| 039 | 副獎 | 妻子 | 陳泓名 |
| 057 | 副獎 | 水塔與卡車 | 陳新添 |
| 080 | 紀錄 | 短篇小說・評審會議 | |

報導文學

- | | | | |
|-----|----|-----------|-----|
| 098 | 總評 | 視野開闊，表現不俗 | 須文蔚 |
| 101 | 正獎 | 來自東寧橋畔 | 古少騏 |
| 139 | 副獎 | 化南緣 | 薛若儀 |
| 159 | 副獎 | 不會滑壘的球隊 | 林以君 |
| 184 | 紀錄 | 報導文學・評審會議 | |

散文

- | | | | |
|-----|----|----------|-----|
| 200 | 總評 | 面對真實的「我」 | 李欣倫 |
| 203 | 正獎 | 伯公下做大戲 | 姜子安 |



- 215 副獎 大出海時代 呂政達
225 副獎 魚 葉社傑
234 紀錄 散文・評審會議

新詩

- 252 總評 水準整齊，風格多元 唐 捐
255 正獎 柿情 汪子翔
261 副獎 在詞語的世界裡 游書珣
267 副獎 最近的遠方 田煥均
272 紀錄 新詩・評審會議

兒童文學

- 294 總評 兒童文學的當代性 小 野
299 正獎 通往故事結局的蟲洞 蔡淑仁
311 副獎 海上漂來一間房 李威使
323 副獎 一貨公司 張英珉
332 紀錄 兒童文學・評審會議

附錄

- 348 2018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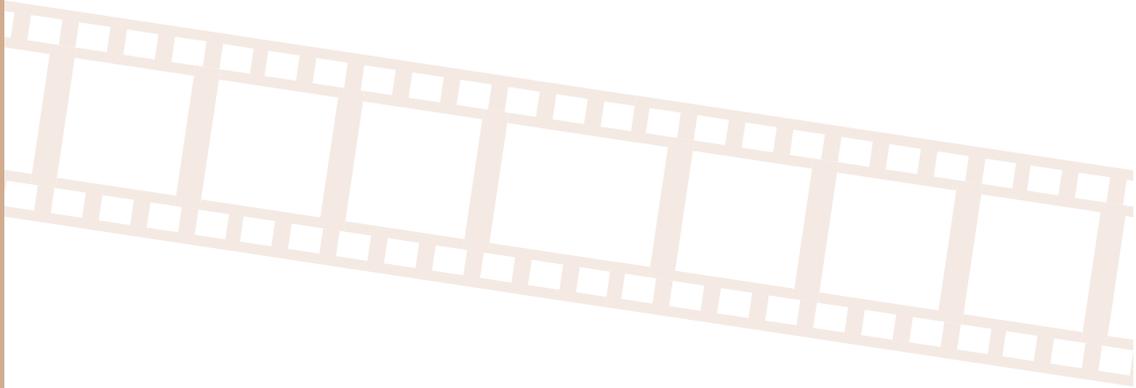
文
學
顯
影

2018
桃園

鍾肇政
文學獎

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散文·新詩·兒童文學

得獎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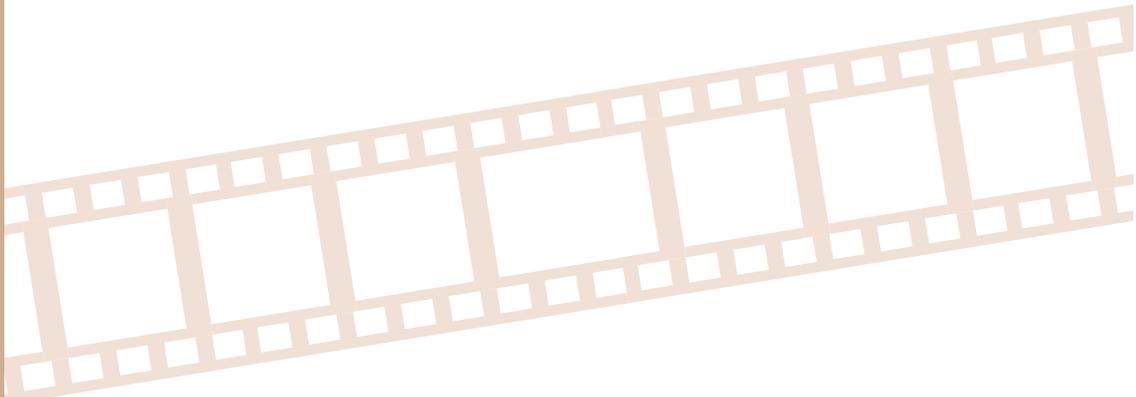


短篇小說

正獎 陳怡濤〈日光無聊〉

副獎 陳泓名〈妻子〉

副獎 陳新添〈水塔與卡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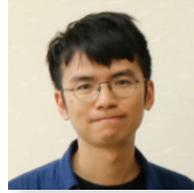


短篇小說·總評

曬語言

◎楊富閔

本次短篇小說參賽作品，無論最後得獎與否，整體來說水準齊高。對於形式技術的摸索，敘事語言的探測，乃至題材向度的開展，於我而言，可以說是一次相當寶貴的閱讀經驗。而盱衡三篇得獎之作，皆是值得反覆咀嚼的佳構。〈日光無聊〉藉由人物小紀的追尋，嘗試重新定義時間的意義。什麼是無聊呢？什麼又是時間？「無聊的時間」需要怎樣的一種語言來加以描述？本篇情節豐富，小紀途中與鄉村人事物的種種互動：戲台、老潘、西施犬，佈滿各種隱喻，而小紀之眼所欲傳達的正是嘗試名狀生存，卻發現生存不可名狀的心路歷程。敘事語言靈活，彷彿在百無聊賴的日常動線，拋擲文字的大小石塊，展現出人物的生命力與語言的動態感。而〈妻子〉敘事語調冷靜，丈夫與妻子的性格刻劃立體，主場景移至澎湖的段落描述特細緻：麵線、水管、海浪等意象設計完整——這是小說的敘事軸線，亦是夫妻情感的象徵，間接彰顯彼此內在意識的跌宕起伏，為此反向支撐起了一個個妻夢的故事，形成小說極其抒情的敘事效果。結局的飛



行，回到其實沒有時差，速度卻全然迥異的城市，一路讀來，看似夫與妻各自的故事終而交會：共浴的意義、麵線的慾望，乃至小白雞的意象再次上場，在在留給讀者無限想像空間。〈水塔與卡車〉則是透過夫妻位處溪邊的一座法拍屋宅，搬演一場悲喜交織的現代寓言。行文不時出現的長句，用得恰到好處，這些漫長句型如同運走砂石的一台台卡車，我們讀到小說場景飛沙走石，也同時讀到作者語言的實驗創新。而水塔內外的各種變化，緊扣故事情節，成為小說不能忽視的輾轉意象。其中作者寫到孩童阿茂的部分是故事亮點，在看似荒謬突梯的情節，埋藏一名孩童死亡的秘密，也讓這起河岸故事在挖掘中更見結構的嚴謹，擘開小說的時間空間。人與土地的互動，因而有了新生的視域。



短篇小說·正獎

日光無聊

◎日光無聊

「昔時貪歡，年少紅顏真似幻；
縱入大化，無聊日光幻似真。」

宮廟前有台戲，台上來來去去只有兩個人，演的是鯉魚精化身為相府千金和書生相戀的一場真假，戲牌上寫著「弟子黃德安敬拜」，這黃德安是誰，小紀不知道，他才國二，哪知道每個人？不過黃德安這台戲小氣，只以無限的誠意邀請戲班做戲酬神，看得出預算壓到最低，但不管台上搬弄的有幾人，那擴音喇叭播放得鑼鼓震天，這小小的舞台無疑是整個社區最熱鬧的地方。

小紀今天請喪假，他跟導師說住在另一個城市裡的爸爸那邊的阿嬤快不行了，姑姑說可能今天就會從醫院送回家，要他回家一趟。

老師看了他很久，看出這是個謊，小紀父母離婚，他沒跟父或跟母，身邊能養活他的，只有媽媽這邊當工地焊工50歲就瞎了一隻眼的阿公，還有做清潔打掃，腰和膝永遠抽痛的阿嬤，爸爸那邊的阿嬤，最好是能連絡爸爸來學校確認後請假，可是，假如這是個謊，又何必大費周章？

導師的章是邊看著小紀邊蓋下去的。

「人活著雖然是一天過一天，但早晚也都會來到有過不過這一天的時候。」

小紀不想從那臉上生出自己的慚愧，這導師是好人，知道假是假的，也不為難他，他知道他在教室裡有魂無體，請假貪的只是騎車去繞繞，任誰也看不出小紀的未來，哪有理由網綁他的現在？

「喪假要出訃聞，你這改掉，改事假。」

上次同樣用這招騙代課老師，那女老師剛畢業，太認真，還打電話來家裡，阿嬤一聽她開的話頭，明白小紀的把戲，但也順著說下去：

「有啦！有啦！有轉氣啦！有卡好啦！我會叫伊去讀冊，老師啊！卡拜託妳給伊盯卡嚴咧！拜託啦！」

阿公抽著都寶香菸，菸偶爾會點亮他沒瞎的左眼，亮亮的，全身的力都存在那裡，那瞎了的右眼，更黯淡了，再久一點，會不會就鬆鬆的一層皮？

小紀小的時候，阿公還沒瞎，兩隻眼都看得見，清楚地說著「樹尾頂藏著一隻鳥」，阿公喜歡帶他看這看那，四處找東西，紅龜粿、小阿姨去日本買的扭蛋、阿嬤的甘草止咳液，最狂的是他讓小紀找他身上一顆小紅點，祖孫兩個玩了很久，阿公說：

「無遮呢簡單啦！彼は床母做的記號。」

大概是眼睛好的時候太折磨了吧！使用過度。

「好家在是有轉氣，若是斷氣，你就吃力囉！看你是欲去佗位生一個嬤來還恁老爸？」

小紀不理會這些刺刺的話，他不喜歡坐在教室，請假離開學校，並不是他要去哪裡放蕩，他只是騎著腳踏車，看這看那，四處找東西，他是這樣被阿公帶大的。

「反正明天去學校再跟老師講她活過來了，就好啦！」

一個人會在另一個人人口中死幾次？

小紀不覺得說謊，在自己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有誰敢保證一個老人會處處安全？他只是運用了那一點不確定性，進行一番大膽的說詞而已。

沒有說謊，沒有罪惡感，他今年15歲，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帶給他幸福或不幸，跟大部分人一樣，小紀只對「自己」每天能產生的事有想像，而現在的這個自己，談不上幸福或不幸，這兩個詞需要更長的時間說明，小紀不認為除了阿公和阿嬤，有誰會和他生活這麼長的時間。

想想阿公那隻壞掉的眼，之前好的時候，或許該說是幸福，現在瞎了，可能就是不幸，得到或失去，最常是幸或不幸的標準。可是小紀用父母的觀念輕易地就推翻了這個標準。

如果跟著他們，那可能才是更大的不幸。

就是因為常想這些，小紀才會在教室待不住，他和同學們不同，最大的不同，是他們的眼淚和笑容都來得太快了。

小紀常活在一種慢的時間。

里長家傳出尖銳的播音器test，這聲音讓看戲的人定格了，戲台上正唱著都馬調，地獄油鍋之類，這還好，小紀認為「十殿閻羅」這一類曲，沒人唱得過呂柳仙。

「各位里民逐家午安逐家好，現在是午時，佇遮向各位報告，咱社區電器行振堂仔個厝裡有一隻西施犬叫honey，白的，真嬌，真古錐，這honey無去，若是咱里民有看到honey，honey，請拜託鬥相工掠轉來，振堂仔講伊有禮數答謝，敬請各位里民斟酌、注意，祝各位平安幸福！ㄤㄟㄟㄤㄟㄟ，ㄤㄟㄟㄤㄟㄟ！」

台上的生和旦看來是打不起來也愛不下去的悽慘，從頭到尾兩個角色，真的太孤單，小紀想到後段的無聊，決定去繞一繞，「掠」

honey。

他忽然被那隻西施犬吸引了，有種熱切，常常也都有這種事發生的，不是嗎？明明是ABC一條順程，但也有人是從A出發，繞了G、M，不知道哪些環節再回到C，或者會就停在B，成了結果，許多事是定點也是起點，甚至是終點。

小紀的叔公略懂命理，有一次他幫阿嬤送菜頭粿去給他，就聽到他開館在看一個婦人的手紋，小紀走去廚房，還聽到叔公以龜殼卜銅錢卦，合掌甩的聲音，顛簸、滯悶，一個人的命途運勢全收在這天機裡。恰恰恰，恰恰恰，聽了那聲音，誰都會上前好奇地探看命運。

「這卦文是講雲開月出正分明，卦象看出來，代誌真明朗，雲月共天，伊就是對你歹，才會家己的運途也受影響，諸事坎坷，這是伊的流年運途，也是修養欠缺的影響，不是妳的虧欠，心安就好，心安就好。」

叔公看了小紀一眼，要他把供桌上兩顆水梨帶回去，叔公的人說不上大方，他肯送阿公兩顆，那通常大概家裡有10顆吧！不過可能眼前的婦人得改名改運改命底，叔公心喜讓他能用菜頭粿換水梨，真的，人生何必太執著ABC這種順程？心安就好，心安就好。

小紀不想再留在那裡聽，如果為了好奇那婦人的未來，讓阿公少吃兩顆水梨，那可就冤枉。

就像現在，「掠」honey，西施犬，肯定比這台戲來得有趣。

狗會畫圈一樣走出日常熟悉的範圍，不是直線衝撞，應該還不太遠，小紀知道振堂他家，腦袋裡清楚地浮現一張地圖，右撇子拿的一支湯匙。

振堂他家是整個社區的制高點，社區裡三代留好份的所在，這裡從前是飛官眷村，像湯匙一樣微傾下去的，是百年前最大的墓葬區，

所有鬼魅難解的傳說都留在這裡，日本人來之後，在這基礎上蓋宿舍，和台灣人生死的觀念不同。

阿公說他小時看過出土的石棺，用蚶殼的三合土砌成，嚴密地裹著一個曾經活著的事實，人死了，也就沒人想費事地找出那些秘密。

阿公說他也見過「長長的骨頭」，地方上都說那是荷蘭人的，誰的都一樣，就剩骨了，自己都說不了自己是誰。

眷村外圍加蓋了副食品供應站，以前軍人都有米糧肉油的配給，可是還不夠，就又加開了副食品供應站，眷村媽媽也會做點家鄉菜：冷麵、燒餅、豆腐香腸、豬油榨菜……什麼都好吃。

前年社區改建，得拆遷供應站，價錢和情感作祟，里長已調解了幾次，有攤位的照價收購，錢拿了也就收回那些拖拉的情感，另起爐灶去。

現在只剩賣菸的老潘跟賣油麵的阿春，有人說他們很無聊，補助是火頭燃得紅紅的香，愈燒愈短，燒完了，神也不來，仙也不來，你還站在那裡做什麼？

不過無聊的人天生就頑強，反正都是別人在做什麼，自己不要有動靜就好。

不會有人特地來這裡買菸吃麵的，小紀不管什麼時間經過，空蕩蕩的副食品站就只是空洞，空洞到連豬油香好像都成了油膩的魂，招住供應站裡的每一寸空氣。

或許honey聞過那油膩的魂，也跑來這裡。

小紀認識老潘，90了。

老潘在供應站賣菸，一天只賣兩包，都寶的，小紀的阿公固定跟他買一包，另一包有時候是賣油豆腐的杜仔他老婆會買，她炸豆腐時一定要點菸；有時是開計程車的天吉，天吉的車身外面是他自己拿紅

漆寫上的名字，車屁股被擦撞的地方，他貼膠布。

老潘一天就賣兩包，日子過得比誰都規律。

一包40，兩包80，小紀雖然常請「喪假」，也知道老潘不靠這生意吃穿，但最近因為供應站要拆遷，有些沒事的外地青年就會來這裡挖點故事回去貼臉書，老潘成了臉書裡的主角，常有人找他拍照，他也很熟練，站著就好，不需要太多姿勢，老潘拍了照，懂事的青年也都會把沒賣完的菸買了。

老潘的菸是偷的噢？不用本錢噢？就是一天賣兩包，也不夠他吃一餐。

「老潘很有錢噢！全村就他家最先買電視。」

聽阿公說這是三海還沒死掉前最常說的話，社區裡的第一台電視，大家也就簡單想成第一個有錢人。

三海在大馬路邊買了一間店面開當舖，好貨會盡量留，拖延對方贖回，熬到過期，流當拍賣，結束一個窮人可憐的懸念。

萬物可當，有必要，三海也可以把情感質借給你，陪你嘆兩聲氣，罵一下人間無情，等你簽了名，腳跨出去，笑著抓抓自己的下巴，軟軟的，舒服。

「啊！這世間無一個好人，人是親戚，錢是生命，你若入去過三海個兜，你就知影伊的當舖是專門在吸人血。」

那年代村子裡每戶都上過三海的當舖，三海發誓說只有老潘沒來過，他手上沒經手過他任何一個物件，沒開給他任何一張當票。

老潘自己也承認：

「我無某無猴，一個人行什麼當舖？」

老潘是福州人，跟著國民軍來台灣，先在總統府站衛兵，辦退後，才到這地方落腳。他有退休俸可領，賣菸只是從家裡出來看人、

講話的消遣。

小紀喜歡聽他講閩南語，像壞掉的收音機呼嚕出很慢很慢的一字一句，現在的人不會這樣講話，也沒空聽這樣的話，太慢太單調了。

很奇怪，跟老潘講話就可以準確知道他孤單一人，他的話裡主詞都是我，沒有我們，沒有約定和被約定，沒有別人介入的變化和複雜，就他一個，難怪單調。

聽阿公說他以前好像有動心要回福州，去了幾次，回來就不說了，這幾年也沒看他再回去。

「轉去福州做啥？小弟看著我就討錢，我無錢，我不轉去囉！」

老潘娶過越南太太，一天只給30元零用錢，不到兩年，越南太太跑了，老潘到處說她捲走他30萬，他這輩子「不娶某囉」！

男人說這種事和女人不同，男人不會哭，說得像別人家發生的事，自己的情緒頂多是用露骨的髒字，帶開一連串的癡愚愛恨，但老潘對這女人也沒有深刻的愛，他口氣裡不平的是錢。

有時候社區裡的人會笑他，說他的年紀也可以是人家的兩輩子，這輩子算過了，可以再娶一個了。

小紀明白流言可以跟老潘的年紀一樣長，一個人只要活得夠久，總有幾件事要讓人家說的，他才15歲，也聽過有人說他的事，媽媽剛把他帶回外公這裡，人家只說這孩子父母離婚，但到了現在，他父或他母在遠方的一切發生，還是像條緞帶一樣把他捆得緊緊的，小紀沒離開過這裡，他的父母也沒住在這，奇怪的是，雖然人不在這裡，故事一樣繼續，所以重點不是空間，是時間，小紀明白，遠方有不可預料的發生，這都算在他的人生裡。

「老潘，下班囉！」

老潘揮手，認出小紀是誰家孩子，但叫不出名字，這也是小紀喜

歡的，那條緞帶很不明顯，從頭到腳都和其他人無關。

老潘穿著灰夾克，裡面是起毛的綠毛衣，戴著里長競選時送的帽子，一定還有一把傘，傘比他的腳有用，比較能撐住身體。

他身上不會有老人臭味，小紀確認幾次了。

老潘手上還一包都寶，看來今天敗市，有人沒來報到。

小紀不知道阿公今天買菸了沒，如果他口袋裡有40，他也願意買下來送他，不過，他怎麼可能口袋裡會有40？

「老潘，你有看到電器行振堂仔個厝的狗嘍？小隻的、白的、西施犬。」

「啥？」

「西施犬啦！」

「我食到欲死啊，從來無看過什麼西施。」

「西施犬啦！不是西施。」

小紀的腳踏車繞著老潘，他知道老潘要回家了，老潘花一大筆錢買一戶透天房子，很早就搬出眷村，他每天走路來供應站，來時花一個半小時，回程也花一個半小時，不論晴雨，不曾空日。

三個小時，小紀坐曾想著老潘這三個小時，還有自己任何時間裡的三個小時，像水一樣流去，沒有差別，他不明白為什麼常有人把時間講得太有用？慢慢才知道那是有用的人，時間對他們才有意義，更多更多平凡的人，就只是在時間裡苦悶、倒霉，摻和著一點趣味和慾望，活下去而已。

老潘沒有再理他，像任何一天一樣，自己走。

「老潘，咱做伙去掠西施犬好嗎？若是掠著，里長講振堂仔有答謝，咱一人一半。」

小紀邀老潘，腳踏車咔嚓咔嚓包圍他，不准他不理會。

「不要啦！我今仔日生理結束啊！我欲轉去，我賺遮濟錢做啥？我攏欲死啊！我的錢終其尾攏乎里長，我不是頭殼歹去，掠什麼西施犬？」

「你逐擺攏講欲死，逐擺攏攔出來做生理，你是鬼噢？」

「鬼就免賺錢囉！比里長卡厲害，我不是鬼，我逐工攏要做生理賺錢。」

「你攏講里長歹話，我欲共伊講。」

「我無講伊歹話，里長是要管咱的，我哪會講伊歹話？」

阿公說像老潘這樣沒有家人的外省兵很心酸，百歲年老之後，就是由里長申報，結束一切身份並簡單料理後事。

「人死真簡單，送入去熱蓬蓬的爐，『轟』一下，變灰，像土砂粉仔全款，碎碎碎。」

那天阿公說想吃一包麵茶粉，小紀騎了很遠，到柑仔店買五包，又一路沒煞車地趕回來，果然來不及，阿公早喝了一組保力達加莎莎亞，上床睡了。

「日光赤焰焰，晒火大的，這早晒。」

阿嬤拆了那五包麵茶粉，全倒在一個深凹的碗，邊倒邊說：

「恁阿公講的土砂粉仔就像這色。」

「骨頭灰是白的，我同學講的。」

「正常人是白的，恁阿公藥仔和酒食濟，是欲按怎白？規個人壞了了，欲按怎是白？」

阿嬤更火大了，

「你講一包佻濟？2元？恁阿公規身軀燒燒咧，不免100啦！」

阿嬤對別人講話都很客氣，只有說到阿公時，心頭好像永遠都有一把火，阿公常要她講話不要「利劍劍」。

阿嬤不理他，很多時候阿嬤都不理阿公的，她說那些都是和肚子無關的、不重要的事，她不必理他。

小紀問過她為什麼都睡在床內側？這樣起早下床不就還要跨過阿公，很不方便？

「恁阿公正蕊無看到，我躺伊正片，伊不知我在做啥。」

「妳攏做啥？」

阿嬤沒說，小紀看過，她都揉著酸痛的右膝，等不那麼痛後睡去，不噴藥油，阿公的鼻子很靈，聞到了又要帶她去針灸，她就不能去做工。

小紀很確定，這是跟肚子有關，但阿嬤不跟阿公說的事之一。

老潘專心在走路，他沒打算脫掉夾克，小紀看著老潘，到底老潘都想些什麼？在他來回走著的三個小時，像狗、像鳥、像烏龜一樣，都沒想脫下那毛、羽毛和殼嗎？

呂柳仙說的：一人一領皮。

「老潘，你想振堂仔個厝的西施犬會走去佗位？」

「無聊，我不想這個。」

「啊那你想什麼？你在想什麼？」

「無啊！哪有想啥？」

「哪會有人無想啥？你的頭殼就不是歹去，你在想啥？講啦！你在想啥？」

「里長共我講，昨天我大姐來找我。」

「恁大姐來？恁大姐來台灣找你？」

「是啊！里長共我講按呢啊！」

「人呢？恁大姐人呢？」

「轉去啊！找無，伊就轉去福州啊！」

「哪有可能這緊？伊人一定佇台灣。」

小紀想看兩個已經90的姐弟見面，這或許是最後一面了，小紀看出這件事的意義，掠honey的趣味像浪一樣被推到後面一點。

「那我們不要去掠西施犬了，我幫你去找『大姐』，恁大姊叫啥名？我騎車去飯店問，伊有可能還沒轉去，伊無一定有代誌欲找你，伊在想你。」

「我攏90了，我大姊比我較濟歲。」

「恁大姐當然比你較濟歲，就是恁大姐嘛已經90幾啊，你才要把握時間共伊見面。」

「免啦！頂擺我轉去福州就有共伊見面啊，免啦！」

小紀幻想老潘大姐的想念，這份幻想在這無聊的日光裡發酵，老潘是人，一定也被那條緞帶綁住，小紀想著人的各種聯繫，腳踏車咿咿呀呀，沒事織出了這大把無聊不能驗證的情感。

老潘不再講話，咿咿呀呀的聲音，這下又成縫紉機踩過的針步，縫緊了他的嘴。

小紀心裡乾燒著，老潘的大姐，老潘的大姐，老潘的大姐，他那一碗心思，都快被這日光收乾了。

「你欲食無？我請你。」

牛肉麵店到了，小紀肚子也餓，但如果吃了老潘的麵，回家被阿嬤知道，一定會說一晚上「艱苦人」的痛苦和無奈，小紀很害怕聽到這些，感覺那條緞帶會更緊地纏住，不是只拖拉著父母，還有他自己目前沒人看好的未來。

他的頭搖得很堅定，他對自己每天能產生的事很有想像力。

「我食飽，我等你食就好。」

頭家娘端上牛肉麵，藥膳燉的，那股香氣有點折磨小紀。

「欲食嘍？」

小紀爽快地搖頭。

「老潘，你下午在家都做什麼？」

「無啊！就睏啊！」

「佢厝不是有電視？」

「無啊！歹去啊！頭家載去修理，講無法度修理，就無攞載轉來，共我騙一台電視去。」

「這哪是騙你？是無法度修理，伊才無載轉來，你嘛會使叫伊載轉來還你啊！哪會講人騙你？」

小紀看著老潘，學校老師有播過一支影片，有七個導演各用10分鐘拍攝一個故事，影片的連貫是一條大河，人生像河，蜿蜒、直走，重要的不只是河水，還有風景。

小紀還記得看完很感動，是心裡熱熱的那種。

「各位同學，地貌，地貌和河水豐沛的流量，呈現了一條大河的獨特風景和不凡的意義。」

老潘，小紀看著眼前已經捧碗喝湯的老潘，是溝一樣的人生吧！

「你幾點睏？」

「暗就睏囉！」

「暗就睏？7點？」

「7點就暗囉！暗就要睏囉！」

「你袂無聊？」

「什麼是無聊？天暗就睏，是按怎會無聊？」

能吃能睡能走，能沒有多的想像和感情，風景和意義，就這一點，小紀開始羨慕老潘，或許自己也學他走路，不要騎腳踏車好了，咔噠咔噠，沒事織出了那些無聊。

「那你幾點起床？」

「天欲光，有一種鳥仔就會一直啾啾啾，啾啾啾，我就會起來。」

「鳥仔？什麼鳥仔？」

「我哪會知？就攞會有一種鳥仔，佇我窗仔邊啾啾啾啊！」

小紀想著老潘溝一樣的人生，更懂了，原來都是先有一個名詞，才有一條界線，有道理，沒有「無聊」這字眼的地方，就不會產生「無聊」這東西。

老潘付了麵錢，嘴裡還在啾啾啾，頭家娘和她女兒笑著問什麼啾啾啾？老潘又把窗邊的鳥說了一次。

走出麵店，路會隨行有個陡坡，夏天開滿阿勃勃，現在是冬天，整排樹看起來很枯索。

賣金紙的喜鵲阿嬤和在夜市賣涼水飲料的金汝阿嬤兩人正在大小聲，老人的大小聲一開始不一定是相嚷，但最後一定是相嚷。

「我意思是講妳不好用麥芽假作蜜去騙人，這不好啊！好啦！我向妳失禮啦！失禮！好嚙？」

「是妳先大聲的，失禮？」

「我嘛知影這代誌不好大聲講，啊我小聲講，妳擱聽嚙，我才會展大聲，啊妳今嘛是見笑轉生氣？」

「我有啥見笑？妳這大聲，妳是向我嚷啥？」

「妳這個人嘛真無理，我就共妳講失禮啊！妳擱比我較大聲，妳是靠勢妳大頭姆卡大粒？」

「對！我就是大頭姆卡大粒，我驚妳？」

「好，我打電話叫台東仔來，來共妳打。」

小紀騎在老潘後面，路上摩托車來來往往，沒有人有心情去問她們

一句，也不好奇為什麼見笑、不能大聲講的事要變成用拳頭比大小、找外地人定輸贏的局面？

老潘就這麼走過她們身邊，沒什麼需要停下來的。

小紀一直到有點距離，才敢問老潘。

「老潘，誰是台東仔？台東仔卡厲害嗎？」

「我無熟識台東人，我不知，我熟識的只有福州人，福州人厲害，我親目珠看到，一個打三個，三個攏死了。」

窄巷裡走出來葉秉軒的阿祖，乾淨瘦削，聽說以前有人惡毒地說她「快」瘋了，老是做重覆的事，說重覆的話，一直到阿阮來照顧，就沒人再說這種話了。

阿阮是越南來的，晚上不知道，但是白天她一定緊緊牽著葉秉軒阿祖的手，小紀聽阿嬤說過這事，不知道葉秉軒他阿公一個月付多少錢給阿阮，為什麼能讓她變成像阿祖的女兒一樣？

「老潘，你食飽未？」

「食飽啊！石溪嫂仔，妳食飽未？」

葉秉軒他阿祖笑著點點頭，像要打噴嚏一樣，臉忽然緊張起來。

「今仔日咁是初二土地公生？」

老潘沒講話，小紀記得才月圓沒幾天，因為電視剛播過吃素的廣告，可是沒人問他。

「老潘啊！今仔日咁是初二土地公生？」

老潘一樣沒講話。

「我要去廟裡拜拜，今仔日初二土地公生。」

老潘對著老婦揮揮手，各走各的。

小紀看著葉秉軒他阿祖，已經簡單到不用花三分鐘就能明白她失智了，她一直停留在土地公生這一天。

一天只記一天的事，活到只剩一件事，小紀又想起緞帶，覺得阿阮很了不起，是她讓葉秉軒他阿祖那應該纏得很緊的緞帶，現在感覺像打了活結的絲巾，阿阮從那麼遠的地方來，只是做了一件事—花時間解死結，打活結。

小紀看著她們，阿阮如果回越南，葉秉軒他阿祖該怎麼辦？希望她那時候已經死了。

在路口坐著的那兩個，小紀也叫得出來，一個是賣「安全帽」的順忠，還有一個是上了社會版的萬榮，阿公說這兩個人冤仇結真重，和別人不一樣。

阿公說過，這兩個人打到進派出所，上醫院，還可以相約到關帝廳咒誓，前後結拜三次，沒打算放過對方。

「愛也深恨也深啦！咱普通人無法度綴個拖磨的程度！」

小紀好久沒看到萬榮，很想問他那次到底準備要匯多少錢？

萬榮很有錢，他老婆死了，保險金都他領，錢很多，但是沒有伴，跟老潘一樣，但老潘90了，萬榮才60，他需要伴。

「就是乎伊騙也無要緊啊！」

阿嬤說萬榮很空愙，不熟不識的人，他卻打算捧一堆錢去「乎伊騙一擺」。

警察要萬榮到警局指認詐騙，他確定一切無誤，簽了名，出了派出所就跟記者說了那句話，刊在報紙上。

「愙無要緊，攔愙到通人知。」

小紀覺得萬榮不是愙，他只是無聊，無聊的人會花錢買點什麼，萬榮只是做了同樣的事，卻沒想到連這一點快樂和安慰，都被法律給阻止。

日光曬著，小紀有點頭昏，他覺得這地方應該找不到西施犬，更

正確來說，這地方應該什麼都找不到吧！

這社區只有無聊，無聊到日光能把人偷走，人都丟了，那還有人丟掉什麼？需要找什麼嗎？

管他河或溝，隨日光蒸發，不就是一種消磨和結束？

老潘不主動和人打招呼，路是用來走的，就這樣。

「明池仔個孫仔，你綴老潘欲去佢位？」

「萬榮伯，我欲去掠西施犬啦！電器行振堂叔仔仗個飼的狗。」

「幹！振堂仔這無路用人，規工就攬一隻狗仔冚，惜命命，像查某體。」

「振堂仔若有路用，當初個老父放的溪埔的地，就袂乎人轉食去，頭殼歹去，做人無一點諦覺。」

說話猖狂的人大白天也像喝醉一樣，老潘90了，看起來都比他們清醒。

老潘的腳沒有停，小紀的車也沒有停，對街潑水的女人看著小紀，老潘在這條路上走了幾十年，就像一隻老狗遊蕩，大家習慣了，反倒是靠近他身邊的誰，才會引起更大的關注，因為小紀，今天的老潘被更多人看見。

老潘走在前面，太陽從後面曬著，把他的影子從身體裡逼出來，那看起來真像條細長的溝，向前走著流動著，地上的影子是無聲的皮影，日光慷慨地讓皮影成了地上的風景，是一種哪兒也去不了的注定。

小紀有點怕，他不想被放進這日復一日的無聊，可是再照這樣走下去，只怕自己也成另一個皮影。

這樣的風景老潘天天看嗎？阿公講過一個故事，唐三藏往西天取了經，完全忘記之前答應海龜，要請示如來何時才能升天成仙不再馱

人過河？東歸時，巨龜氣他無信，將駝著三藏的自己沉入水底，經書盡濕，所以三藏只能一直在對岸石頭上曬經，日復一日。

不管是誰，都熬得住日復一日嗎？三藏曬的是經，還是凡人那不變的皮影呢？小紀想老潘和三藏一樣，停在時間裡了。

再來要走進湯匙寬寬的腹裡。

老潘回頭看著小紀，跟他揮手，要他別再跟了。

「這過去是墓仔埔，你不好來。」

阿嬤也不要小紀來這邊，跟他說了很多次，她把這地方說得很鬼魅，以前眷村還沒改建，有些沒家眷的兵分配到的宿舍很小，夏天又熱，他們會在大樹上綁了布搖籃，晚上就穿一件白汗衫四處遊盪，遠遠看去不知是鬼是人，好幾次她被這墓區的白混亂，腦神經衰弱到頭殼心都紅紅的。

記憶是阿嬤的一條界線，在她的記憶裡永久判定可以或不可以，喜歡或不喜歡，原諒或不原諒。

老潘住這裡，他不怕和死太接近？還是跟無聊一樣，老潘的心裡也沒有死這個字？一個90歲的人，他不應該沒有這個字，他為什麼不怕死？

人究竟是從什麼年紀開始就可以不怕死呢？

小紀從後面看他，死還在很遠的地方嗎？還是那也成了界線，慢慢被這90年日光蒸發掉的界線？

小紀覺得找不到honey應該也沒關係，他現在比較想找的是老潘的界線。

「老潘，今天我要跟你回家。」

「不好，不好，再過去是墓仔埔，不好，不好。」

「我欲去掠西施犬，說不定牠跑到你家那邊去了，狗是沒有界線

的，牠才不管什麼墓仔埔呢！」

里長說的「掠轉來」，這代表honey就在一個地方，不用找，想辦法抓牠就好，小紀一直記得這句話。

小紀一心要跟，只要能堵住老潘的嘴，說什麼都可以，可是，就在講完一秒，他想到振堂夫妻如果知道honey真的跑到了墓仔埔，honey還會是他們心愛的honey嗎？

狗是沒有界線的，人不能沒有，阿嬤的記憶力，振堂夫妻對honey的愛，還有自己右肩上那小小皺皺的燙痕。

「老潘，你走你的，我找我的，你用你的時間走這條路，我用我的時間，很公平，這路不是你的。」

小紀把車騎向前去，換他在老潘前面。

這裡的陽光和供應社那裡的不一樣，可能是因為過了午時，太陽略略偏了角度，小紀感覺整個右肩灼熱起來，別人不知道的，有個開關在那裡。

媽媽剛辦好離婚那時候，有一次帶他和阿姨去旗津搭渡輪，大人都是來聊天，根本沒有在看風景。

渡輪快要停靠，媽媽壓著被風吹亂的頭髮，用一種結束的口氣說著：

「感覺之前的生命都被他浪費掉了，現在還得拖著小孩。」

小紀一直停留在「浪費」和「拖著小孩」這幾個字，他聽出這話裡面有他。

那天的太陽也是照在小紀的右肩，那裡有爸爸用菸屁股撇下的燙痕，媽媽常跟他說三歲的事，三歲就這樣留在小紀身上。如果不是摸到燙痕，三歲那年也就只是極其普通的一年，陽光曬遍小紀整個人，他也不會多想什麼。

人為什麼會闖進另一個人的時間裡呢？過了那條界線，不管是可不可以，喜不喜歡，原不原諒，都一定是停留在界線裡了吧！

於是，小紀的心裡也有一條以陽光畫下的界線。

阿嬤有教過小紀怎麼分辨無情的人，

「你看電視做的，無情的人攏是無心情、無時間共人做人，這種沒聯繫的，到尾後想來活活攏是在浪費別人的時間。」

右肩的燙痕是小紀最早認識的無情。

老潘沒有走得更慢，他的步伐跟在供應社時速度一樣，有幾家傳出電視的聲音，那聲音在午後聽來，更是讓人想睡，內容是重播的，複製了白天黑夜。

老潘家是巷口轉進去第五間，外面幾棵不肥的金龜樹，小紀看那幾棵老樹，好奇那天亮就會啾啾啾叫著的鳥，白天，牠會在嗎？

老潘開了門進去，小紀跟著，果然是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家，能稱為客廳的地方，就只有一張凹陷的藤椅，一張很舊的茶几，這些東西不會死，小紀看不出破舊之外的形容詞。

老潘喝了兩玻璃杯的水，牛肉麵和開水，小紀看著他每天的養份，簡單得不像話，可如果老潘是條溝，這樣應該也夠了。

「老潘，你睡哪裡？」

小紀想的還是那隻劃破清晨的鳥，他沒有忘掉西施犬的事，但能找到劃破黑夜的鳥，這樣也不錯，或許就是牠把大把無聊的日光給召喚來的，那隻鳥，毫無疑問的，是一天的開始。

小紀跟老潘走，走入了整間房子最暗的核心，他要帶他去哪裡？墳。

「你來，入來。」

這房間好暗，有一張床，床邊有窗，窗上掛著一塊深到不能辨識

顏色的布擋住陽光。

小紀不敢踏進那黑暗，彷彿那裡也有一條界線，和日光不同的界線，是一種真空的一死亡。

丹比喜餅的鐵盒就放在枕頭邊，黑黑的鐵鏽嵌得很深，盒面上的女人一樣笑得喜氣，在這房間裡看見這樣的笑臉，小紀想哭、想吐，他就站在那裡，等待任何一種反應來帶走自己，任何一種，他就可以離開這裡。

老潘推開窗簾，有日光穿過，他坐在床邊，光照著，小紀看到他沉沉的臉。

「這擺是我有價值的物件，擺佇這，全部擺佇這。」

證件、契狀、寫著五碼的電話號碼簿，還有一枚掉了寶石的戒指，有五、六封信，信底下壓著一張黃黃的硬紙板，是牌位，誰的？潘谷成。

「這牌位是我的小弟叫人寫的，他早就當作我死啊！」

就說這是個墳，老潘拿著自己的牌位，不像笑也不像哭。

小紀看著老潘鐵盒裡的信和牌位，他今天跟老潘走了一路，原來只是日光下皮影的前進，那皮影帶著小紀，最終進入了這個墳。

鐵盒裡的老潘才是活著的老潘，他說的全部。

小紀懂了，老潘能活得這麼平靜，就是因為他每天很確實地回到他的死亡裡。

他不回福州，不找大姐，他那像溝一樣的影子只是有勇氣讓自己徹底成為別人的過去，一點一點地離開眷戀、離開記憶，離開界線，讓自己在時間裡碎成一片一片，最後成為麵茶粉。

有一天，老潘也會死，阿公和阿嬤，還有小紀自己，日光照得到的地方就不會再有他們的影子，那日復一日的無聊，也總算有個結

束，不管是人生的趣味或意義，都將在這片日光裡蒸曬打發。

有一種溝一樣的人生，不是流向河海的交匯，它只是自然地乾涸，從來都不壯闊。

老潘很暈，在房子裡他沒有影子，看起來更像死了。

「老潘，你緊暈，我家已去掠西施犬，我一定可以抓到，拿了紅包我請你。」

老潘要他把門關上，小紀看那厚厚的窗簾，難怪只有鳥叫聲才能告訴他天亮了，人的聽覺是初始也是最終的知覺，老潘的房間沒有光，視覺是沒作用的。

那隻鳥像是無意停在墓碑，卻沒想到叫聲引出了那尚未歇息的一絲陽魂。

小紀回頭看著日光一樣均勻地曬著一切，幾百年前它也一樣均勻地曬著這地底下不知成千上萬的「人」，蒸發時間裡所有人生的無聊。

老潘會不會睡著睡著就死了？要跨越這條界線，看起來似乎不難。

小紀又騎上腳踏車，咔嚓咔嚓，無聊的紡錘又啟動了，可是，這次無聊來入侵，卻讓小紀心裡有點高興，這半天，他想哭想吐，跨過了幾條界線，想了幾件事，他真的有點高興自己又回到日光裡來，不管是不是無聊，不管有沒有意義，那地面上的皮影，此刻他特別珍惜。

巷子口縮著一隻白色犬。

「honey？」

小紀對著狗叫，阿公說過狗搖尾就是友好，就是認識。

這狗是嚇壞了，看起來有點失神，毛色也有點髒，不過，聽到名字是有反應的。

果然是在墓仔埔這裡找到，這西施犬茫茫跨過生死界線，小紀特別明白牠在找的、怕的、要的是什麼。

他抱著狗，單手騎車，沒空看那地上皮影歪扭，他高興著，活著的人都應該要有這樣活潑的歪扭。

振堂夫妻看到小紀把狗帶回來，臉都笑開了，小紀想西施犬都比老潘幸福，被人愛被人記得，在活躍的陽光裡有一條屬於自己的緞帶，生的牽絆。

「這囡仔，免包濟，意思意思就好。」

小紀看振堂從準備好的紅包袋抽出幾張塞回抽屜，假假笑過。

小紀沒有不滿，他想快點回家，回家前還得先去柑仔店。

一走出振堂他家，小紀抽出紅包袋裡的六佰，就把紅包袋扔得很遠，這六佰，他才不管是趣味還是意義？

回到家，天都黑了，阿公剛從工地回來，正在外面洗手腳，放工具，沒看到阿嬤。

「阿公，你今仔日無聊無？」

「我不是你，逐日無聊。」

「我哪會無聊？我今仔日騎真濟所在。」

小紀想到白天經過的一切，只告訴阿公西施犬走丟的事，其他都不說，阿公一定會說那些都是無聊。

小紀沖了一碗麵茶端出來給阿公。

「麵茶噢？」

小紀微笑點頭。

「真芳，幾包？」

「三包。」

「三包？討債，兩包就有夠囉，兩包就出味啊！免用到三包。」

小紀拿出自己買的50包，還有50包他請阿公明天買都寶時，順便帶去送老潘。

「哇！這呢濟？幾包？你騎車撿到金仔角？」

阿公那只剩一眼的臉上，亮更亮了，因為亮更亮了，所以暗更暗了。

這種眼神小紀難得看到，印象裡，一隻眼的阿公和兩隻眼的阿嬤都很少高興到眼睛發亮，他們的眼神會亮，通常是因為錢，生活只能過得剛剛好的人，錢才有辦法點亮那緊繃的眼神。

就因為這日光太無聊，人才會為了那無意中闖進日常的一點什麼而眼睛發亮。

小紀很愛阿公，更愛阿公發亮的眼神是因為他。

老潘死的那天，小紀也會請喪假，他已經想好，到時跟著里長開門進去，拉出老潘床底下東西向的牌位和他寫的家書，這些是老潘說的，他的全部。

總要有人替他把他一生中淡微到幾乎不被人看見的愛和思念了結了。

小紀會一直記得老潘地面上像溝般細長的影，窄窄地框著他，一輩子，到頭化作那不到100元的麵茶粉灰，再也沒貪歡眷戀，沒有界線。

【評審評語】

〈日光無聊〉評語

◎胡淑雯



有一種鄉間的困頓是關於時間的，大把大把的時間像賣不出去的果菜就地發爛。「日光無聊」寫出了這種困頓，卻沒有讓它陷入沈重與寡恩，反而輕盈地，以幽默與某種難以言傳的帥氣，在語言中灌入空氣，給出一種獨特的美學氣壓。

這篇小說的主題是時間，與時間的副產品：人我的牽絆與界線。作者以素淨的語法探入深邃的憂傷，寫出了台灣鄉間的各种廢：廢少年，廢老年，廢物般的時間。「不管是誰，都熬得住日復一日嗎？」小說以「無聊」辯證了牽絆與界線之確立與抹除。沒有父母的廢少年，由阿公阿媽飼育，在時間的廢墟中，垂釣一點點趣味和慾望，活下去而已。那也許只是翹學去找一隻狗，貪圖那幾百塊的賞金。

小說中獨居的外省（福州）老人，說起台語絲毫沒有困難，那是適應者而非特權者的質地。「有一種溝一樣的人生，不是流向海海的交匯，它只是自然地乾涸，從來都不壯闊。」人生如死，廢得很，只是太陽照樣升起，野鳥日出就啼，於是也只能醒來，就生。但「生」是什麼呢？也不過就是出門走路，走掉一天。

眼淚和笑容都略顯奢華了點，但一點點熱鬧與收穫卻能讓人眼睛發亮。「活著的人都應該要有這樣活潑的歪扭。」生活只能過得剛剛好的人，才能夠被金錢——其實也不過是區區幾百塊錢——被那些無意中闖進日常的一點什麼，弄得彷彿可以繼續再活一天。

【作者介紹】

陳怡濤



2012中華電信短篇小說首獎
2013吳濁流文藝獎短篇小說參獎
2014台南文學獎短篇小說佳作
2015台南文學獎短篇小說佳作
2016台南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
2018台南文學獎散文首獎

2017出版繪本《阿茲海默先生》，2018榮獲金鼎獎

得獎感言

「他不明白為什麼常常有人把時間講得太有用？慢慢才知道那是有用的人，時間對他們才有意義，更多更平凡的人，就只是在時間裡苦悶、倒霉摻和著一點趣味和慾望，活下去而已。」

真的有老潘這個人，那個略帶秋意的中午，我陪他走回家。

老潘的福州腔訴說著他蒼白的過往，那些沒什麼好怕被忘記的前生，像水、像溝似的只等待日光蒸發，我聽得很有意思，一路走，一路奇妙地領會他那龐大的無聊。

這樣的無聊，正好讓我看到人生的密度，我一直在學習如何在這樣的密度中保持自由，好好過活。

第一次感覺到高興可以是來自於榮幸，感謝評審的青睞，感謝所有俱足的存在。



短篇小說·副獎

妻子

◎陳泓名

1

那日在清晨多夢的時光裡面，妻子起身坐在床緣很久，久到習慣睡著不知人事的我，發現她發呆了將近半個鐘頭。她說她夢到了一個童年玩具，似乎是目前腦血管狹窄的妻子的母親，給她年幼時的玩具；但是醒來不知身在何處，不知道如何是好，不忍吵醒我，便只好想晨夢。

我摸了摸她的頭髮與耳朵的弧線，她緩慢地閉上眼睛。

2

大學畢業後，回到老家準備國家考試的那段日子裡，每日過海濱的天空，驚覺島上的藍色天空與兒時記憶相似。傍晚從市區的圖書館回家，妻子總會說夢。夢裡面皆有秘密與海邊；在做夢曲線中，像是奇點，物景融入了海邊，還有一些不知道的祕密。

一開始，我會問秘密是什麼。後來，直接開火煮魚麵線，才在餐桌上邊看波浪力學，邊與妻子聊天。妻子說：「夢中的秘密總是斷裂不完全的。夢到我們吃的麵線，不知道是從哪裡送過來的，沒有工廠

包裝的麵線。我以為：『台灣才吃得到麵線』。你跟我就在那系館的椅子，買那種加醬油、烏醋、蒜泥、還有一堆香菜與蔥的紅麵線。我就覺得很羞愧、很不好意思，怎麼能夠在這種地方吃起香噴噴的麵線呢？只怕有其他人看得我們坐在一起，在系館裡面吃麵線。

很奇怪吧我。」妻子說。

我洗著小鐵鍋。妻子沒有任何想要幫助我洗碗的意思，確實地坐在餐桌上，動也不動，就像接受一種心靈上的懲罰；更像是發呆。我默默洗著碗筷，比平常更快的清好流理台上的泡沫與鱗片，打開有鹹鹹味道的地下水，沖開手上的清潔劑。隨著它們流到沒有地下水處理的管線，水管是直接通到隔壁儲藏室。現在已經很少使用，是半廢墟。

妻子這樣的個性是來自於她的家人。家裡的每一餐都是由她的母親準備。如同一個努力工作的螞蟻，母親打理他們三個小孩的所有生活起居，早晚準備飯菜不說，小學時，午餐總是送往不同的班級去；一回到家，又得出門去市場張羅晚餐的食物。母親這樣工作，不為了別的，就是一種對於死去的丈夫的計較。妻子說，在她的爸爸酒駕死去的那個晚上，母親異常亢奮，雖然臉上都是眼淚，但是她彷彿得到了某種權利，如同剛加入戰場的士兵，對著三個孩子說：

「媽媽還在，妳們跟著我一起撐起這個家，好不好？」

孩子從睡夢中醒來，彼時凌晨四點，無知地說：「好。」

那時妻子的夢已經變得豐富多元。晚餐後，她總會與母親分享午睡得到的夢。起初母親感到無聊，沒有章法、劇情。後來某次夢見她在說故事，夢開始暗示她一些秘密，例如：在想要被述說的夢裡面，得要有動機、象徵，還有與母親曾經共同經歷的過程，例如逛夜市買到的小白雞玩偶。因此，她不用捏造任何自己的夢境，故事已經越來

越精彩。夢裡面，時常有在海邊游泳的大白雞。像是玩偶般柔軟的抱在它們的身上，妻子的童年的夢，令她的母親覺得十分的安心，就如同一個小學的女孩子做的夢那樣自然。

當她高中的時候，兩位已經成年的姐姐，不待在家裡很久了。

妻子的母親仍然每天中午送便當，這樣的習慣一直到高中畢業，離開自己身旁後才被迫消失。每天說夢的習慣也維持著，不過母親變得沒什麼心思聽。那時妻子青春時期的生活，格外的痛苦，難以維持同性之間的友誼，使的她感覺的到在脹滿自我意識的教室裡面，非常的刺痛。再加上考試的壓力，年輕的妻子一直很想要死。但她仍然覺得，在家裡不停地洗衣煮飯掃地的母親，是一種支撐的溫暖的力量。後來，這樣的情感根本就是一種對母親生命的威脅。她長大後這樣意識到。

幾次不小心真的劃開手臂上的血肉，真正造成傷害之前，妻子考上了大學。放榜後距離開學有半年之長，妻子幫母親整理家務，在母親隱密的櫥櫃裡面，找到童年時的小白雞玩偶，連同她很少回家的姊姊的生日卡片，整齊的疊放在一起。時間只有六、七年，卻聞起來歲月的味道重。母親從門外走進來，一邊問她：「女兒啊，晚餐想吃媽媽煮什麼？」

女兒看著姐姐們的照片，小白雞玩偶放在旁邊。

母親在她的旁邊坐下，溫柔地問女兒：「晚餐想吃什麼？」

「媽媽，妳看，姐姐那個時候好小喔。」

「因為那個時候姊姊還愛著這個家啊。」

女兒看著母親走入廚房，母親光著腳揮開門簾，似乎還留下一些動作的光陰碎片。還在家庭之中的她，不能夠明白母親的怨懟。那天晚上，母親格外的寡言。妻子選擇坐在餐桌對面，母親則是掀起湯

蓋，熱氣蒸蒸，一股蔬菜的味道瀰漫在家裡。母親垂著眼臉吃飯，那是遺傳在她身上明顯的標記，她們的無聲繁殖下，自然取得生物性質；她們的面龐如此地相近，竟然又要成為家人，那不會過分的接近彼此的模樣嗎……

妻子起身去水槽放下碗筷，便要離開餐桌。

母親憤恨地大吼；是不是離開這個家，就是妳的心願。剎那使的妻子驚惶不敢離開餐桌，手腳不知擺往何處。往後好幾個月，妻子在吃完飯後，都安分地坐在餐桌上等待母親回到房間；偶爾她的母親會坐在客廳看電視，妻子也不回房，就是陪著，有時母親就會這樣睡著，亦或是厭倦了般，慢慢地走回房間睡覺。直到妻子離開家裡，搬入大學的女子宿舍，母親才又哭著開車駛離。舊四人座緩緩駛入黑夜中。那晚妻子久久不能入睡，與剛搬入的室友生疏，所以她便一直流淚到早上，然後在清晨的夢中睡著了。

往後與我交往的日子裡，我悄悄地發現妻子會坐在餐桌上獨自發著呆的習慣。矯正她幾次，她依然改不過來便作罷。

妻子說：「我在等你，看你想做什麼，便不會錯過你的行動。」

雖然這樣的行為使的我更加地感到一種莫名的疏離，但是任由她去。

夜狗悄悄地闖入沙灘，半夜對著海月吠叫著。

3

妻子的小白雞玩偶，放在她的背包裡面很久。那是她的母親，大學的第一次寒假結束後，從櫃子裡面拿出沾滿樟腦味道的玩偶。她對著妻子說：「妳以前不是很喜歡玩嗎？」母親的眼臉笑的彎彎、浮浮

的，很可愛。

下午，我提議去港口吃台北口味的蚵仔麵線。妻子害羞地笑了。

我們兩個騎著機車，如同我最近熬夜陪著妻子共同看漫畫，裡面描述一對男女在未來的日本旅行，世界被縮小一倍，因此，海慢慢入侵陸地。他們常常騎到海邊，造訪開設雜貨店旅人，幫他的飛機加油，衍生一篇篇短篇小故事。漫畫中，他們騎到被海侵蝕的道路盡頭，便走下去看海。

彎入澎湖水庫之後，妻子說想要買在這邊的房子。

那裏草長的深，附近都是獨棟透天，是比較富裕的社區。依傍著地下水冒出的路上逕流，在這座乾旱的島格外涼爽。我和她在一塊空地停了下來。空地四周堆著木材還有水泥灰，藍色小貨車裡面擺置的飲料，就放在清楚可見的駕駛座正面玻璃前。我和她聊起了最近的房價。

東嶼貴，西嶼便宜。

下午的時候，和妻子在吃中正路旁邊的蚵仔麵線。廟似乎正在準備晚上的活動。由於台灣住太久，也非純正澎湖生長的孩子，我和妻子傻楞楞的看他們忙來忙去，一個多小時都沒有看出端倪。聊起大學生活以及最近常常做的夢，我問妻子：「吃過以後，不會再做吃麵線的夢了吧？」妻子彷彿沒有聽見我說話，就自顧自地把自己碗內剩下的湯線，呼嚕地喝光。

我們進了廟拜拜。天后宮內的主委收起擺在正殿面前的素菜與酒，幾個有年紀的女人，在旁邊聊著天。我和妻子燒香、祭拜、插香，就此離去。年輕的女孩，騎著車，經過我們兩個人的面前。夏日時，他們經常出現在夜市的燒烤攤位，穿著短窄的黑色或是紅色的海灘小褲，坐在小板凳上面聊天，或靠坐在寺廟前面的階梯，喝著飲

料。某一次，我看到一個年輕的女生騎著機車，像一隻孤身而堅強的羚羊，從馬公港經過，在記憶之河上面划出一道水紋。

那時我便會想，如果在我們年輕的時候，尚在讀大學或是更年少，能在這個海灘密集的島上面，度過我們剛剛交往的第一年與第二年；也許妻子便能夠照顧，在母親身上的病痛，而非她的姐姐們。興起了住在澎湖的念頭，虛妄的幻想使的我感到一種建構的快樂。幾乎要忍不住跟妻子說，好吧，讓我們開始存錢，離開家人，一起組一個家庭吧。

「為什麼？」妻子可能會這樣反問吧。

很晚的時候，我們從公路上緩緩駛回，月亮在總是，一路上跟著我們回到窩藏的居所。夜晚開門，被裡面的擺設嚇了一跳。我和妻子一直沒有習慣這裡。因我偷偷使用我爸媽的澎湖舊宅，所以一直有種回家後會被發現、驅離、與妻分別的妄念。兒時，母親跟我說，你可以做到給我看嗎？我總是會萌生起一種某個物體被空氣般穿越的感覺，然後就被固定住，動不了了。當時還小的我沒有好好的表達，長大也不曾做到，我總是想要在快成功的時候，投個運氣骰子，好讓這個成功不是來自於我的努力，也不是為了什麼。

妻子洗完澡，走出主臥房，那是我們睡覺的地方，那裏的窗戶朝東，太陽很亮、太熱，總是讓妻子先醒來。我抱了抱她，吹乾她的頭髮之後，換我去洗澡。熱水來自隔壁的管線，連接到廢墟那邊去，就連我的父母都不太清楚管路怎麼接怎麼跑，沒有熱水的時候，就打電話請人來修。哪裡躲藏、隱蔽、甚至可能埋葬什麼，都不明白，但也平安無事。十歲的時候舉家搬到台北，那裏一直是這樣了。

舊熱水管子流出來的水，一律都是鹹的。這是澎湖淨水廠有的特色。沖過身體與頭髮，水尚在冰冷的時候，我放置在旁邊等它變

暖；數著自己的血液流動的次數。舒張壓與收縮壓各算一次。一二、三四、五六…。剛剛手上與身上殘留著妻子血液透過皮膚傳來的溫度。我的血液與妻子的血液同時，慢慢地變熱變硬，二二、三四、五六…。你知道這一切都有個規律在嗎？我腦中的立場與時序開始調動。一瞬間，就在熱水變熱的同時，妻子的尖叫聲從廢墟的那邊牆壁傳來，腦中降下許多隱藏在夢醒的時候才能被論知、透露的秘密；妻子的家庭、即將壞去的熱水管，不，管應該壞了，水壓看起來是不夠天然瓦斯煮沸，一下子冰一下子冷，那妻子呢？應該要好好坐在溫暖客廳的妻子，為了什麼去了廢墟。

妳還好嗎？我問。

妻子從牆的另一面跟我說。不好，熱水管好像爆了，但是我也不想要回去客廳。聽起來她似乎在哭，我趕打開窗戶看妻子的狀況。妻子顯然被我突然打開窗戶嚇到，哇的一聲就哭出來，我光著身體忍不住笑了出來。夜晚之中，這間臨著海的舊小魚屋，海漆黑地似乎要淹沒這裡的聲音。

4

恬靜無聲。

擦乾身體後，用手機的手電筒打著燈，在房子外面來回繞了三圈，才找到跳電的保險開關。連帶哄慰妻子，在燠熱的屋子外面講了五分鐘，妻子仍然不願意再次被跳電嚇到，還吵鬧著要去住旅館。「那我不理妳囉？」這樣說的時候，妻子才連忙說是開玩笑的。

我們乾脆決定去散步。

屋子外面一片寧靜。儘管某些仍然明亮的區域，還是坐著幾個臉

上黝黑，眼角的魚尾紋不論男女都非常明顯的鎖港人，彼此不願意回家，仍然聊著昨天聊過的話題，相約彼此明日的晚上，直到一方老死去，或是爛著了臉皮要借錢。村子裡面瀰漫著魚腥味，草木屋瓦，珊瑚自墻中浮出某角，天人菊長滿了平地，與黃牛的青草。

廟前一片空曠，正門鎖著。我們漫步到隔壁山水里的沙灘。焚香仍然依稀，路狗聚在燈下，注視著主委室裡的燈光。好幾個，父母跟我說過的故事，充滿老去、終止的線索，一切都遵照著廟前面的法令，賭必敗、老必死，幾個關於這裡的故事，被波浪重複吞吐。這些親戚的故事，在父母的嘴說出來的過程中，就像是香灰與香，彼此相生的昇華空氣與香爐底下的厚重灰底。

所以，我認為父母的命運，多半也是用骰子擲出來的。這麼想，讓偷偷使用澎湖的老屋，不令我罪惡深重。因為我明白他們的人生，所以知道要如何躲避受到責罵的方法，他們的斥責還有忿怒，只會從一個悄悄忘記的孔洞，流進我的生命裡。

妻子默默地走入漆黑沙灘之中，我則是猶豫了一下。

「妳看海邊沖上來的水。」

夜晚漆黑一片，我們約莫五分鐘之後才分出海水的黑色與沙子的黑色。妻子赤腳走入水裡。

「只要攪動一下，就有漂亮的光芒喔。」

我模仿父親，兒時告訴我的事情，說給妻子聽。妻子不可置信，手撥了幾次水，沒看見，說我騙她。月亮非常的明亮，在漆黑的海上面，反射出一片白色的水光與月光。從遠遠的海域一片之中，洋流交會之處，那裏的水面非常的平穩，波浪不會生成、潮流潛入不見深底。那時我突然覺得，所有的波浪生成理論都是假的，畢竟也沒人證明過。只是模仿數學與哲學，告訴我們再微小分子的運動場，能夠乘

載所有的船與島。

一切是那麼的冷靜。過分冷靜了。

我們兩個人坐在堤防上的椅子。

浮游生物反射月亮的光芒，才會閃閃亮亮。澎湖因為過漁過撈，生物漸漸少去，沙灘變得狹小。遠處的漁船靜靜的滑過那一片沒有海浪的潮流接匯處，使得我相信裡面是不是有成住在月光的藍魚，在海水全都變黑的晚上，才會被發現。陽光照耀的午後，它靜靜沉入水底，變成一個透明色的藍魚。幾個理性的公式，在我的腦中因果互繫，血液好像被隔開一樣，反而使我更相信藍魚的存在。

夜晚海面波浪生成後靜水壓以下皆為幻想。妻子則是安靜地成為與我相同的樣子，就像一滴水。混入什麼，便成為什麼。

我們向港口走，路上看到穿著黃色反光背心的男子，牽著一個女生的手，那女生似乎是觀光客，就如同在社區裡面，騎著租來機車的小綿羊。她穿著黑色短棉褲，細長的腿穿著夾腳拖，非常的潔白與單純，就如所有文辭描述慾望與自制的雜揉，女生的腿傳達著這樣的訊息。

警察怎麼牽著觀光客。我說。

「那不是警察。」妻子說。

他穿著非常相似的配色。他們走回廟旁邊的主委室。幾隻野狗跑來跑去，晚上玩起狗抓狗。除了廟以外，其他的建築就像是廢墟一樣，開著門，沒有燈，窗戶也灰灰舊舊的。因此，這些同一性令它們似乎隱藏某種秘密，與隱藏著的魚、清晨妻子的夢，是相同的本質。晚上我們散步回到住處後，發現門沒有鎖，燈也沒關，所以我們安心地進去。兩人都留了些汗，為了不浪費時間，我們一起洗了澡，妻子說想要去買啤酒。

晚上，我摸上妻子的胸時，妻子和我說他有看到剛剛那位穿著黃色背心的男子。他看起來像是失去了什麼一樣，或者是心理空白，在晚上整理著自己的漁船，因為穿著黃色的背心，很明顯。

「他也是個不得歸家的人。」海水面下青黑，藍魚、漂亮光芒、假警察皆為虛妄。

5

妻子的母親半夜兩點在自己的床上醒來。兩個照顧自己的女兒，已經累得在沙發睡著，照顧母親，還要工作，電腦沒有關就趴在桌子上面睡。

做為母親的感到憤怒。

最小的女兒為何不能體恤姐姐，還要他們這麼勞累的照顧我？同時，她也感到非常的孤單，因為她總是不覺的任何時刻，能體會到幸福。所有的事情、女兒、生活，都在壓迫她。

所以她哭著打電話給小女兒。

女兒的手機關靜音，而且在半夜，沒可能接到

後來，她又打了第二通、第三通、第四通，電話過熱了後，握在手心裡面感覺的到一種熾熱，然後她依然一直撥一直撥一直撥，六十三通電話直接燒斷開了手機的電路，然後心中的感情之繩也隨之斷裂。最後在清晨很晚的時候，一面哭著把還在睡著的女兒吵醒，一面坐在沙發上面，像極了失去一切家庭、子女的母親。

早晨的妻子在床緣發呆了將近半小時，手上拿著電話。

然後她說起自己的夢。

我將房子裡面剩下的食材全都料理；不能吃的就倒掉，或是給附近的野狗吃掉。清晨啾咕石堆成的矮牆，許多澎湖年老的婦女正在翻土，用她們不能再彎曲的腰，汲取小井裡面的鹹地下水。作物格外的甜肥，水分稀少，造就的生存手段。我走入隔壁的廢墟，昨夜廢墟裏面傳來了巨大聲響，是多年以來，父母棄置不管的鐵皮建材，連著生鏽的石頭，砸斷了擺置在廢墟裏面，廢棄的燈管。一連十幾根從中間斷裂、整根碎裂。降伏後的材料，抗壓的能力便會下降，所以你必須要卸載，否則便會開裂。我稍作擺設後，關上廢墟的大門。

海邊這間屋子，被海鹽侵蝕的很嚴重。

我問妻子是否需要出去走走。妻子說不用。吃完早餐，她就只是坐在餐桌前面，水果也只吃一兩塊。我就坐著看結構力學。幾個極少在澎湖出現的烏雲，下起了午後雷陣雨。平時非常炎熱的馬路，此時處處都有鹹味的海風吹過，早上一股油煙味，夾著鹹味，像蔥油餅。

有些東西受壓後開裂，有些則是溢出鮮美甜汁。

但是一定會有所改變。

妻子的海鮮麵線浮著一些蔥花焦邊、手機的碎殼。早餐食畢後，妻子站了起來，在我旁邊像一隻不知道要做甚麼的小貓，一下走到洗好的盤子看看，一下有靜悄悄地站在我的身後。我教導妻子如何洗碗：「像是捏著雞蛋那樣——」

水光映濺下，她的頭髮滑落了飛沫。平日我們經常聊天的，但不知為何，在這離島的日子裡面，一切的感受都那麼像負載之下的透

明方框之中。今天早上，我們久違的聊起了未來。上次聊起未來的時候，應該是在大學裡面的學生餐廳吧；阿姨剛把紅燒豬肉麵端上來的時候，妳就問我：「我們以後畢業了該怎麼辦？還要繼續在一起嗎？」彷彿聽見了空氣開始受到瞬間應力的撞擊聲後，我才辨識出來，原來聲音來自於妳的那方——那是源自於妳的母親的生命基因，將所有的問題預設了對方的情境，希望對方成為妳的所有物，而且能夠為妳解決所有煩惱。我們那天聊了很晚，晚到過了明日能夠維持正常人生的界線，妳也開始將散落在妳母親那邊的碎片，胡亂扔向我的臉上。遺落在沙灘的貝殼。儘管長的不見邊界，仍然在那個夜晚，循著磷光之海撿起她，也許就是那時候悄悄的養成習慣，在心中稱她：「妻子」吧。

我將貝殼向上投擲，出現了六面幻化以中軸旋轉的圖案，最終落入沙地之中，緩緩沉入這個離島。妻子手上的盤子，撞擊到這個島上

乒

一角缺落。土層開裂。

妻子足足哭了三個小時。

我想起了那些爭吵的結局。突然有一個念頭流入腦中，要是不曾選擇這個女人，接著羞恥與悔意與憤怒萌生，一隻羚羊跑過，婀娜多姿的躺在白色、柔軟的沙灘上。念頭的景觀巨大，令我甚懼，只好抑制下來，摸摸妻子的臉頰。她的淚痕的位置，從未改變，但因眼淚總是停不下來地流，要安慰許久。

直到詞窮語盡，妻子才好好地在午後睡著。

澎湖的午後，便是漁人的半夜。陽光刺目，路上安靜無聲。他們在傍晚出海，早晨的時候，吃著海產店的黃魚，命令女人打理好一切

家務後，便隨便找個地方，像是安靜的懶狗那樣睡著了。有時候，騎著機車行路上，總是有那麼一隻淡黃色的狗，橫在路上的樹蔭之下睡著。那是多麼令人羨慕的酣睡，彷彿沒有任何的開裂。

妻子醒來後，我跟她說明有關於那次的提問。有關她母親的碎片。

她沉默了很久。莫約有半鐘頭那麼久吧，久至我再次從那棟燻熱的房子醒來之後，太陽已半沉入海中。而妻子已經不知去向。屋內的電又跳掉。彈簧內部已經固定的彈性模數，經過了一定的時間下，漸漸減少，因此又降伏了。我想要從這個島裡面找到妻子，但我不知不覺，離開那棟房子之後，只是直直的往海邊走去。彼時天空殘留著紅色雲朵，燒過那樣的餘火，空氣中，海水魚蟲的發酵味道，成為全世界最大水體的氣味。生物分解後釋放能量，那也接近燃燒。

越過了長長的高高的海堤，依稀地想起父親在我年幼時，跟我解釋這個海堤的位置。那應該是在距離海很遠很遠的沙灘盡頭才會出現的一堵牆。如今越過海堤便看見海，妻子彎著腰，在海浪泡沫的盡頭邊緣，用手輕輕擾動著海水。

「我好像也看見漂亮的光芒了。」抬頭看著星空，好像在透明方框上面，有海浪淹過。

7

妻子的夢在雪季。某個北方國家的海邊，妻子、母親、姐姐們，坐在餐桌上面，母親不知道為什麼發怒。一個姊姊不停吃飯，頭也沒抬一下；另一個姐姐，坐在母親旁邊，只是喝著水、撕著麵包。旁邊同團的人，聊著剛剛停留的市中心公園，回憶著地上的小白雪人。他

們先是拍了拍照，然後在平整潔白的雪堆上，挖了一袋雪裝在身上。這是某種無聊的循環，取得快樂的工業流程。

然而膽小的妻子，胃聽著這些沒用的對話，已經無法吃下任何食物。她希望姐姐能夠趕快跟母親和好，她沒有辦法，在母親不快樂的時候，消化食物。妻子感覺，姐姐正可能殺死她。只不過，她也僅止於祈禱。她們從小便養成了各自解決自己造成的母親的憤怒。直到輪到下一件快樂的事，或是下一位令她憤怒的女兒，狀況才會有所改變。

好餓。那個時候，她明確地感覺到死亡、以及死亡原因，同時，也意識到因為這樣死亡的她，是多麼的弱小。那個時候，遠遠地，看見了港口提靠的巨大貨輪，比起旁邊的公寓大樓，多出了幾米。因此她被這種巨大景觀震懾住了，貨輪緩緩地移動，似乎忘記了飢餓地，看著起重車、吊車、港務。確實地體會到某種虛無以及充實的矛盾，夢在無限延伸之中，海水的味道像是蒸發般，自地面吊起、浮空。

「然後我便在海島中醒來。」在飛往台北晚班的風機上，妻子解釋了最後一個夢。而我因為飛機上昏昏欲睡的空氣，一邊看著窗外發光的漁船，不小心太靠近窗邊而著涼了。那個晚上，喉嚨一直很癢，所以也沒有很多話。

下了飛機之後，明確地感受到速度的時間差異。如果在這裡，降伏的速度會更快吧，到時候修復也會變得更加困難吧。空間彼此的切換、轉移，並從靜止觀看著動態，又回到了擾動之中。不似海島，夜晚的路非常的明亮。那些穿著黃色衣服的人，在台北似乎像夜貓躲在巷中，向著陰濕那面睡。

不想要太早回到家，在師大附近進一家廉價旅店。我們各自看著手機，偶爾交換著沒用的話題，就像即將畢業的那些時候，毫無意義

的熬夜到深夜。我們就像已經鬆弛的保險絲，沒有彈開斷電的功能，彈性模數趨逼為零。晚上即將入眠時，窗外只有計程車呼嘯而過的聲音，以及想像著狗過馬路的情景。我捏捏妻子的手掌。妻子已經沉沉入睡。夢碎片混淆在現實之中浮動著，我突然發現，說不定做夢才是目的，活著是儲存睡眠的素材，巨大的素材搜集器，被我們渺小的看不清的小人們，辛苦地從貨輪上移下。

貨物從高處落下

妻子的這份，我暫時的珍藏著。

啪。我突然流淚清醒，妻子在浴室洗澡，肥皂的香味從半掩的門傳出來。我掩飾著眼淚，脫去衣服與妻子一起洗澡，當我沖開她頭上泡沫的時候，我聽見了自己的心跳聲音，規律且努力逃離死亡地，發出聲響。妻子坐在綠色浴缸的邊緣，她閉著眼睛，躲避泡沫，一部分的水沖著浴缸內，發出答答答的聲音。我想和她談一些夢，但是一開口才發現，如果想要回復某個東西，是多麼的困難。

於是我說——

「欸，妻子。」

妳不可置信的懷疑自己聽到甚麼，但我沒讓妳發問便往下說。

「肚子好餓，我想吃香噴噴的麵線。」

「我也餓了。」

妳摸著肚子，像捏著軟軟的小白雞絨髦，低著頭笑了。

【評審評語】

〈妻子〉評語

◎黃麗群



在6000字的格線內，小說能夠做到什麼？這往往是在各種評審場合中一再被提出的關鍵問題。〈妻子〉或許並未處理太新的題材（但話說回來，天底下又有什麼能算是真正的新問題與新題材呢），然而它的語言在高度收斂中，表現出作者收放自如的控制力，並透過這樣的語言，適體稱身地勾勒出日常關係的深邃空間，白話點的譬喻即是：像手藝過人的烹飪者，將極常見的素材以極適合的手段剝剔調理，同時恰當地展現出個人意志與風格，絲毫不曾因故事的普遍而湮沒，從許多方面而言都可謂符合了好的短篇小說的標準。評審過程中〈妻子〉的影像感獲得共同肯定，在圖像先決的時代，它重現了文字如何表現影像、但又超越影像的特殊媒介優勢，儘管乍看並不具備四角分明的清晰結構，然而隨著渾然天成的敘事節奏，便能意識到這原不是鋼筋水泥、而是密林長蔭精巧環拱的天然之屋，平衡、從容、步履中有思路，宛如徐徐展開一軸夜光繪卷，在燈火掩暗的同時浮現了以星指路的縱橫軌跡。而若回到最前的提問：這樣出色的技術在這篇小說裡指向什麼呢？它指向人與人之間一種少有的、溫柔的無條件狀態，以及一種清澈到已不像「所謂感情」的純善感情，若沒有少見的真誠，難以做到這些事。這是一篇手路老練世故、然而眼神毫無油光，竟仍那麼憂傷清澈如小鹿的佳作。

【作者介紹】

陳泓名



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文學再造計畫發起人。得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鳳凰樹文學獎。

得獎感言

感謝陪伴我的人，以及願意一直閱讀我的作品，給我有用建議的朋友。得獎是一個很幸運的結果，而創作的過程中，感謝朋友們能夠將這些壓迫的、傷口的部分，重新結痂。

如果可以走得更遠，以後還會相見的。謝謝。



短篇小說·副獎

水塔與卡車

◎陳新添

(一)

阿茂將棉被緊緊包住整個頭部，雙掌再蒙著躲進被子裡的雙耳，轟轟之聲持續了好幾分鐘，屋裡屋外才恢復寧靜，但是這棟三層樓的透天厝似乎還在隨著餘震持續抖動著。

天地依舊一片闐暗，啁啾鳥鳴尚未開唱，四周再度陷入靜默，阿茂反而再也難以入眠。

輕巧溜出棉被，聽不到她難以辨認的囁語和翻身時的窸窣聲響，雖是心煩，他卻慶幸太太在這一波噪音攻擊中依舊能睡得香甜。

搬來這邊快一年了，夜晚時，雖然四週一片寧靜，靜得幾乎讓人微微心悸，清晨時，大卡車魚貫而過的噪音卻一定會將他從睡夢中驚醒，更頭痛的是大卡車轉彎前的剎車噪音和啟動方向燈時所發出的刺耳警示聲音，還未到他家門口前就開始嘩嘩大響，一部接著一部，直到整個車隊遠離，這才恢復安靜。

太太翻個身，伴上幾聲喃喃夢話和調適睡姿時所發出的短暫聲響，繼續大睡，他卻每早都得上床暗罵幾聲髒話才能消氣。

也不知從哪開過來的大卡車，幾乎天天都在晨曦未亮之際駛過他家門口，他很納悶，四周又沒有工廠，安安靜靜的荒野，稀稀落落的

住家，周遭也沒有重要幹道，怎麼會有大卡車在清晨呼嘯而過？他問過幾個散居在附近的鄰居，大家抿著嘴，擺出痴愚笑臉，擺明就是不肯跟他說清楚。

只有一位年齡與他相似的男人跟他含糊其辭，說是附近有個橋樑工程：「聽說明年雨季來臨前就會完工。」

阿茂決心出去找找看：「氣死人，不睡了，天天都得這樣被糟蹋，至少也得搞清楚這些大卡車到底要囂張到何時啊。」

怕吵醒太太的好眠，推出那部他父祖輩遺留下來，三代傳承，時隔百年，依舊風華萬千的日本原裝進口機車走了好一段距離，他才發動車子。

冬天清晨，冷風颼颼，悅耳鳥語尚未飄起，散落在各個角落的幾聲沙啞雞啼，聽來倒是有著幾分詩意。

「阿伯，您早！」暗漆漆草原中突然傳來一聲宛如劈天悶雷，又好似大地蒙難，萬物齊聲淒泣般的懾魂呼吼。

阿茂還在機車上跟冷風搏鬥，縮藏的脖子被突來的駭人招呼聲嚇得緊急伸了出來，差點就抽筋，他趕快煞車，定神一看，一個小男孩在空曠草原上飄晃，一身白底衣物在黑漆漆的夜色中格外搶眼，阿茂馬上認出是附近住家的小孩，跟他一樣名字，也叫做阿茂。

「阿伯，這麼早，要去買早餐嗎？」小孩飄了過來，緊握的雙拳在腰際兩側急速擺晃著，雙腳依舊原地凌空划動。

冷風颼颼，小孩卻是一身濕透，原來是上下衣褲濡染著一塊又一塊血暗色漬跡，滿臉陽光笑容，燦爛又純樸，頓時讓阿茂產生錯覺，誤以為一天之始的第一道亮白色晨曦已經從這片土地升起。

「早，阿茂。」阿茂常見到這小孩佇立在自家樓頂的絲瓜棚上，偶而也會站在更高的椰子樹梢，隨風搖曳，目眺四方。

剛搬來時，就經常聽見有個婦人哭吼叫著阿茂，當時被狠狠嚇了一跳，以為有人在替他招魂，太太出門打聽了一下，才得知有個小孩跟他一樣名字。

「阿伯睡不著，四處走走。」阿茂揮揮手，順使用指端在空中比畫著圓圈，示意小孩繼續飄啊飄，不用氣喘吁吁跟他打招呼。

「阿伯騎慢一點，遠離大卡車，會壓死人喔，嘩！嘩！嘩！」小孩一面凌空跑步，口中一面模仿卡車啟動方向燈時發出的嘈雜聲響。

機車沿著兩旁種滿大樹的道路慢慢摸索，阿茂一直注意四周是否有能容得下大卡車鑽進鑽出的寬敞叉路。

「今天非得找出這些卡車的來處不可！」阿茂專注尋找：「哼，就算是蟑螂老鼠，也不可能躲得不見蹤影啊。」

兩棵相距較遠的芒果樹中間出現一片凌亂的寬闊空間，他才將機車轉入，迎面就駛來卡車，轟轟之聲有如大軍壓陣，刺眼大燈猶如大門火炮，差點就把阿茂的機車摺倒在地，他趕緊將車子躲入一旁的濃綠雜草堆，接連開過幾輛大卡車，四周又靜止下來，但是，隱隱還能聽見窸窣交談聲流晃在塵土瀰漫的樹林間。

阿茂加速，往卡車開過來的方向衝過去，塵土飛揚，有如瀰漫在這片土地讓人心悸的不祥煙硝，機車前燈在灰濛濛的路上照射出游移飄幻的詭異圖案，有如一波波惡狼群魔撲上身來，他輕咳幾聲，馬上就騎上水泥堤防。

「原來是在這裡載運砂石。」曙光稍露，但是沙土飛揚，視線模糊，阿茂往溪床瞧過去，約略可以看見一群人手中抓著容器，彎腰、挺腰，雙手奮力往上拋，嘩啦啦的嘈雜聲響迴盪在萬物沉睡未醒的山巒下，聽起來更顯得格外刺耳。

一位跟他年齡層相仿的中年男子印入眼簾，阿茂看出這位就是跟

他提過附近有個橋樑工程的人，這才注意到溪底中盡是附近的村民，有男有女，大家拿著扒沙的工具和畚箕，繞在幾部卡車四周，將畚箕中的砂石倒入卡車的後座。

天色灰濛濛，沒有人認出杵在堤防上的他，此起彼落的興奮呼聲晃漾在溪底，阿茂原本想大力揮手，朝大家示意，卻直覺大家可能是在共謀一件陰暗勾當，事有蹊蹺，趕緊縮手。

跨上機車，趕在下一波車隊從溪底爬上堤防前，他靈巧地將車子騎出岔路，赫然發現地上滿是澄黃亮眼的落果。

等卡車開走，他也不管粉塵還在四處飄散，趕緊跨下機車，拼命撿拾。數層樓高的芒果樹似乎還在隨著卡車餘震持續抖動著，碩大芒果噼噼掉落，他靈巧有如台灣獼猴，下一列卡車還在溪底準備啟動，他已經掃光地上的芒果，機車後行李箱一下子就塞得滿滿的。

不想跟在卡車屁股後回到村裡的住處，他直接騎向山腳下。

第一道晨曦將稜線濡染成詩情畫意的暈黃色調，空氣清涼，蒼勁老樹羅列道路兩旁，像似在恭迎著他。枝葉緩緩搖曳，朝著他輕吐迷人氣息，和剛剛四處迷漫的粉塵相較，阿茂情不自禁深深呼吸，冷冽寒風似乎也幻化成怡人的大地氣息。

在溪床挖砂石？法令准許嗎？阿茂腦門才繞了一下，就知道這些人是偷偷摸摸的來，要不然，幹嘛天未亮就群起幹活？

渾蛋！這種挖法很快就會把整條小溪挖成坑坑洞洞，美麗溪河不但會變得醜陋不堪，雨季一來，還可能為附近土地帶來災難！

阿茂一路咒罵，冷鋒此時彷彿已經不再擾人，他朝著逐漸迎向他的幾座巒峰大吼幾聲，聲中摻雜的不只是對於大家破壞溪床的惡劣行徑的憤怒，他心中也很清楚，那幾聲怒吼也是對自己無法挽救即將被拍賣的屋子的怨氣。

稜線原本只是框鑲著一道薄淺的金黃晨曦，阿茂又大吼一聲，突然，太陽像似被他喊了出來，四周立即浸染在瑰麗光芒中，陽光從巒峰射下，輕撫遍野，每棵大小樹木都在青翠綠地上拉出一道道夢幻般的細長影子。

阿茂被這瑰奇的迷離景象震懾住了，他停下機車，關掉引擎，讓原野中各種蟲鳴鳥叫盡情在耳際狂響。

陽光翻越稜線，大舉進攻，周遭頓時一片亮花花，溪流乾涸，印入眼簾，阿茂這才又煩惱著家中頂樓水塔可能又無法主動送水了。

幾棵大樹，枯枝滿地，他撿了幾支直挺挺的木棍綁在後座，準備拿來敲三樓的水塔。

剛買下這間法拍屋時，那亮晶晶的不鏽鋼水塔還能主動送水，卻在一次暴雨來襲之後，自動送水的功能就掛了。經常洗了一半的澡，或是坐在馬桶上，還得大呼小叫，請太太爬上三樓頂掀開蓋子，再伸手抓一下浮球，水才會源源而來。

他實在是挪不出錢來請水電匠過來修理，幸好，一向迷糊的太太突然開竅，發現只要拿一根竹竿往高高的水塔敲一敲，不用爬上水塔，不用掀蓋子，就會開始送水，這倒是讓他暫時鬆了一口氣。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已經有好幾天都不用到頂樓敲水塔了？」最近，太太喜孜孜問他：「卡車啊，是卡車震動的功勞啊！我們不是缺錢修理水塔嗎？他們幫了我們一個大忙啊！」

對喔，我怎麼都沒發現？阿茂這才想起最近已經好幾天都不用爬上頂樓拿出竹竿敲水塔，卻很少會斷水。這樣一來倒是可以省下水電師傅的修理費用了。

雖然被這些大卡車吵得難以安眠，但是這群掠奪土地的龐然大物也偶而幫他啟動送水開關，甚至還能幫他搖下芒果，唉，困頓生活中

總算是還有一件值得慶幸的美事啊。

唉，剛搬進來，環視屋內陳設，東摸摸，西瞧瞧，他縱聲嘲笑前任屋主：「哈哈，這傢伙活該被折磨，也不秤秤自己的斤兩，牛就是牛，乖乖拉犁，窩在牛舍嚼乾草就好，還敢住這種高級人士專屬的華廈？」

「不要那麼毒舌。」太太當場數落他：「人家夫妻搬走，沒跟我們要搬家費，裡裡外外幫我們整理得乾乾淨淨，鑰匙一一交出，還編好號碼，人家說一些重要設備不夠白晳，還幫我們換新貨耶，你看，白白淨淨的高級馬桶多迷人啊！道地日本貨耶！」

唉，想不到，才短短一兩年，人家可是瀟灑揮揮手，我卻狼狽得就連落荒而逃都有可能跌個狗吃屎。

(二)

托卡車的福，水塔在清晨恢復自動送水功能，阿茂只能小小高興一下，因為，更大難題已經閃不掉了！

在郵差尚未按下門鈴前，法院的掛號通知函就被他搶先一步在路口攔下，他不敢告訴老婆，暗暗藏著。即將面對的第一拍只有短短十來天，儘管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他依舊找不到解決方法。

雖然第一拍不可能有人出手，但還是得面對接下來的二拍、三拍，甚至是第四拍，這期間他都必須搶先一步，攔下法院不斷寄出的掛號信函，以免被太太接到。

想不出房子一旦被買走，如何瞞著太太搬家，但是也不知該如何解決，只好能拖則拖。

唉，當初如果不要聽信鬼話就好了。

一夥白癡，瘋狂追隨台灣經濟即將飛颯的口號，斷言台灣股市最保守估計絕對會從一萬點起步狂颯，大家紛紛跳下去，結果呢？通通套死在最高點。財力雄厚的朋友，還能丟著不管，靜候年年配股配息，或是等候漫漫無期的解套。幾個跟他一樣抱著從質押不動產搬來的資金衝進去的人，個個都得面對房子被法拍的悲慘世界。

當時，阿茂請專門代辦銀行貸款的代書算了一下，哇！這棟房子起碼可以在銀行貸款三百萬！

哇！多神奇啊！代書說，一樣是這棟屋子，以前從銀行還搬不出兩百萬，以後不一樣了啦，大家閉著眼睛，隨手一撈，隨腳一踩，處處黃金！配上高槓桿的融資模式，嘖，嘖，不到一年就可在股市撈進一倍，甚至不止喔！

「我也不懂啦，真有這麼好賺嗎？」太太憂心忡忡問著：「你自己小心點，不要到時連房屋貸款都繳不起，這棟房子可是要留給兒子娶老婆用的啊。」

「哈哈，女人啊，懂甚麼啦？尤其是妳這種一臉古意模樣的鄉下歐巴桑，我所認識的人，現在哪個不是摩拳擦掌，準備大撈一筆？」阿茂被潑了冷水，差點動怒，但是看在太太一臉憂懼，他還是選擇哈哈一笑，輕拍幾下她的肩膀，聊表安撫。

「好不容易存下錢跟法院買進這棟屋子，唉，跟前任屋主因商場失手，選擇尊嚴離手的歷程相較，這哪是同病相憐？我根本就是自掘墳墓。」阿茂帶著那封掛號函，爬上頂樓，站在水塔鐵架旁，望著原本圓滾滾、光溜溜的不鏽鋼水塔已經被他敲成凹痕累累的破銅爛鐵，心中好不惆悵。

小孩阿茂站在他父親架設在頂樓的絲瓜棚上，陣陣風兒從海岸那一頭猛撲而來，將絲瓜藤葉吹得東搖西晃，讓他的挺拔身軀更顯飄搖

難止。

「阿伯，別嘆氣。」小孩一臉智者開釋眾生迷惑的慈善神情：「沒房子，你腳下還是有土地。不像我，想站上大地，還得擔心一陣風又將我吹起，四處亂亂飛，只是謙卑地想在自己出生土地上隨心走走，也屬奢求。」

「你已經了無牽掛，我們不一樣，唉，這種事，小孩不懂啦。」阿茂的眉頭皺得幾乎可以夾死蒼蠅。

「我怎會毫無牽掛？」小孩飄上屋子一旁的椰子樹梢，一陣微風掠過，又見他飄飄然站在蘆葦花上：「大家慢慢忘掉我，甚至就連稍稍提起那件車禍都會被臭罵一頓，說是在挑撥，在搞分化，存心讓大家沒飯吃。」

阿茂口中不懂事的小孩，此時眉宇深鎖：「最近卡車越來越多，甚至還有一家規模更大的公司加入。大家更是刻意要將我的不幸事故從記憶中徹底抹除。唉，我的魂魄好像越來越淡薄，我想，很快，別說趴臥在草叢中，就連躲在一棵細草後方，可能您也看不見我了。」

(三)

今晨，阿茂又被卡車吵醒，想起後續麻煩事，情緒更加低落，毫無睡意，悄悄溜出被窩，站在頂樓，目眺四方。

一列卡車又從草原旁的道路開來，小孩四肢凌空瘋狂揮舞，神色驚恐，飄向另一頭，全身趴臥在草叢裡。

「找機會帶他到山腳下還沒被糟蹋的溪流走走。」阿茂一想到這小孩的悲劇在這附近人們心中都已幻化成模糊記憶，他自己至今卻還對壓死他的砂石車如此膽寒，心中陣陣不忍：「說不定這片土地上

尚未被破壞的好山好水能撫慰冤魂，滌淨他一身血汗難辨的汗暗漬跡。」

晨曦已在巒峰微微暈染開來，稜線在酡紅曙光的背襯之下，倍加醉人。阿茂發現原本尚有一段距離的山丘竟然就移駕到離他家不遠處，黑壓壓一大片，頓時讓他讚嘆此時陣陣迎面而來的山風倍覺沁涼。

幾聲悄悄的自滿犬吠，混雜著咕咕自娛的雞啼，讓他陶醉在幾世代以來飄送在這塊土地既熟悉又親切的旋律，一興奮，縱情狂吼一聲，太陽好像是被他喊了出來，倏忽從稜線一蹦而出。

狗與雞，不知是被他的吼聲驚擾，或是受到白花花晨曦的擾動，悄悄犬吠，咕咕雞啼，倏忽轉趨狂亂，大地頓時陷入集體性的恐慌，有如驚慌萬物四處逃竄時，呼吼而出的齊聲悲泣！

雞犬不寧，晨曦大舉掩至，他這才黯然發現，那些逼近眼前，有如美麗巒峰的稜線暗影竟然就是周遭幾排房子的醜陋鐵皮屋頂，前一刻還讓他渾身舒暢的山風，竟然也有如在捉弄他，旋即銷匿無蹤。

悻然下樓，想再入睡，鑽入棉被，習慣性地將大腿往旁一靠，試圖碰觸一下溫烘烘的肌膚，卻發現棉被雖然餘溫猶存，裏頭卻是空晃晃，再往更深處探索，這才發現太太不在床上。

掀開棉被，一張紙，四行字，八言絕句，攤在床上：「蒼天轟來一聲響屁，四處雞犬齊聲沸騰，災難已找上此大地，娘子外出求佛問神。」

這個笨女人發甚麼神經？該不會她也在溪床中同流合汙？不對，她剛離床，別人早就幹了一大票，而且一向自詡為貴婦，不可能跟那群人混在一起。

阿茂無法再次入眠，他騎過草原，小孩不知去向，他靈敏操控機

車，在草原四周條條大小路徑靈巧穿梭，繞了一大圈，始終不見小孩與太太蹤影，這才決定騎到堤防邊。

他將機車停在堤防上，慢慢走下溪底。

跟大家不太熟，他不敢貿然跟主動打招呼，倒是有人先跟他問候了，微微晨曦中，阿茂聽出一位婦女的聲音：「一車五百，做小工，賺點買菜錢啦，哈哈。」

「挖多久了？」阿茂隨口一問。

「七十年。」

阿茂愣了，那這條美麗河川豈不是已經被折磨了三代？

「我阿爸阿母年輕時就已經在這邊幹活了，他們常叮嚀，要我們永遠歌頌，卡車公司的大老闆就是養育我們長大的恩人。」

「這樣挖，對勁嗎？」阿茂不敢厲聲，只能皺皺眉頭，輕語問著。

幾位村民立即丟下工具，靦腆呆立一旁。

一位腦滿腸肥的男人跳了出來，疾言厲色，朝著那幾位丟下工具的村民惡狠狠指點著：「沒有大老闆幫我們拚經濟，沒有大老闆的施捨，你們只配喝番薯粥，有可能長得如此肥肥壯壯嗎？不知感恩，還敢唱反調？幹！」

眾人挨了一頓罵，立即重拾工具，歡聲雷動，高歌詠頌：「管他們挖走多少，反正我一家人可以溫飽；管他們多有錢，反正我們的命本來就比較賤。」

阿茂搞清楚了，原來他們清晨在這裡幫卡車裝滿砂石，論車計酬，兩人一組，一個扒砂石，一個負責將畚箕裡的砂石抬上卡車後座。

小孩飄上巨石，依偎在那位腦滿腸肥的男人身旁，見阿茂出現，

他朝這個人比出兩根大拇指：「我爸爸，卡車在草原旁撞死我，爸爸知道法院是卡車公司開的，打官司沒有用，他主動跟卡車公司的老闆打交道，幫老闆管理附近村民，哇，他現在也自稱是大老闆耶。」

小孩的父親拿著兩支旗子，屁股上的口袋還插著一支白旗，站在那塊巨石上指揮卡車進出溪床。

一紅，一藍。紅旗一揮，被點到的卡車優先進來，悠哉停在較平坦之處；藍？被紅旗迎送而出的滿載卡車走完後，藍旗一指，其他卡車才開到溪床較崎嶇角落，溫馴靜候，溪谷中人群一擁而上，齊聲歡呼，奮力將後車斗填滿。

他用兩色旗子帶領車隊進出時，神態前倨後恭，不斷彎腰鞠躬，屁股上那隻白旗就像是狗尾巴，猛搖不止；在指揮彎腰工作的眾人，卻是不可一世的老大哥表情，一有人質疑卡車進場次序，他立即手握那三色旗子，湊成巨棍，爆粗口攻擊，甚至惡狠狠要脅村民，但他根本不知道渾身暗色漬跡的兒子就黏在他身旁。

溪床處處粉塵，阿茂逕行往堤防上走回去。一部大卡車從他背後轟轟駛來，他不想閃到一旁等著吃灰塵，趕緊加快腳步往前衝。

「抓緊，阿伯要加速了。」才跨上機車，小孩不請自來，緊貼在後。機車幾次轉彎時，放慢速度，他可以感受到小孩的身影全然跟他緊黏在一起，甚至，偶爾還直接滲入他的體內，兩人渾然合為一體，讓他一時難以承受小孩悲戚宿命的苦難印記，卻在釐清兩人分處不同時空，那排山倒海的衝擊才消褪淡薄。

「爸爸越來越有錢，聽說要出來幹鄉長，選縣長，拚立法委員，當大官，發大財。」

阿茂感覺小孩的身影越來越輕淡，卻能感受到兩人的心念亦步亦趨，密切結合。

「剛搬來時，聽到你媽媽在樓頂哭喊你，當時阿伯還以為有人來找我，哈，好幾次都被嚇到。」

「媽媽是在叫您啊，呵呵。」小孩咯咯笑著：「自從爸爸從這家卡車公司跪迎恩賜，賺到大錢，媽媽就忘了我被卡車壓死的事，哈哈，就連我的名字也忘了。」

阿茂倏忽全身雞皮疙瘩，倒不是小孩的媽媽會忘記孩子的名字讓人匪夷所思，而是哭吼著他的名字時，那淒厲的聲調令他毛骨悚然。

「跟我又不熟，幹嘛喊得有如我是找不到歸途的冤魂？」不祥預感浮上心頭，阿茂當然要急著問清楚：「難道我會步上你的後塵？」

「放心，您不會被卡車壓死。」小孩又是咯咯笑著：「媽媽現在把您喊得有如孤魂野鬼，是在搞心戰喊話，準備摧毀您跟伯母的鬥志，想逼您兩人滾出附近。」

「我們夫妻有得罪她嗎？喔，想起來了，一定是剛搬來時忘記拜碼頭，沒有送禮，讓她不高興？」

「放心，沒事，沒事，阿母的脾氣本來就是如此，不是跟她一夥的人，再怎麼優秀，再怎樣自潔其身，阿母照樣會想辦法讓他們一家人漏尿拉屎，臭不可聞。」

機車沿著溪流兩岸四處遊走，巨碩的蒼翠竹叢遍佈溪床，迎風搖曳，沙沙輕響。兩人經常為了欣賞同一個美麗景點而下車同聲歡呼。

雲雀在高空撥弄銀絃，山麻雀在身旁輕搖銀鈴，白鷺鷥似乎對兩人狂喜的嘈雜聲息毫無所覺，長喙在草地一啄一啄，不時抬頭，已經飽餐一頓的那群則拍著翅膀飛到岸旁的樹上。

(四)

膽戰心驚逃過前兩拍，第三次，屋子還是變成別人的！

阿茂呆坐法院一隅，望著那位小姐跟書記官辦理手續。他在等，等那位小姐走過來時想跟她聊聊，看看買主打算甚麼時候要他遷出。

標下這棟房子的小姐穿著一襲火紅上衣，再配上一條鮮藍緊身長褲，甜蜜迎人的臉頰，卻沾染著算計得逞的邪惡神色。眼神挑釁，惡狠狠的敵意飛快游移在庭內每一個人身上。

紅衣小姐的眼光掃向在阿茂身上，阿茂跟她四目交接，立刻垂下頭來，如同靜候發落的罪犯。

「您好，請問是陳先生嗎？很榮幸能認識您。」紅衣藍褲的小姐毫不遲疑就湊了過來，那一臉親密如一家人的美滿笑容，那一口軟綿綿的親切聲調，真可以讓鐵石心腸的硬漢渾身酥軟，乖乖繳械。

阿茂依舊不語，接下小姐恭謹遞出的名片，他略瞄一眼就知道對方是當地某個惡名昭彰的代書，人稱「喫銅喫鐵」，又稱「包山包海」的助理。

「您好，請問是陳先生嗎？」小姐再次確認，但是阿茂聽得懂她的語氣，雖是問句，其實在笑意綻放時，由她剛硬嘴角勾勒出來的邪惡線條就知道這位小姐是在跟他炫耀她自己的角色，而不是在確認他的身分。

阿茂發火，卻不敢表露。緊繃的心情先是被她甜美的笑容舒緩了幾分，再加上即將跟她扯上現實的金錢問題，他立刻撫平波動不已的心緒，擺出笑臉相迎。

「買家是當地人，並不急著搬進去，陳先生可以暫時不用擔心搬遷的問題，了解嗎？」小姐條理分明地跟阿茂解釋，阿茂這才暫時放

下心來。

「我身無分文，怎麼搬家？」阿茂不想了解旁枝末節，直接開口要錢了：「買主如果不肯拿點盤纏出來，我哪來的錢搬家？」

「放心，我會跟買主說明，請問陳先生搬家的預算是多少？」

「我也說不出來，一般行情大概是多少？」

「那要看看買主是甚麼角色啊？」小姐的語氣突然莫名其妙地轉趨冷瀟，但是眼神中依舊流轉著甜蜜韻味。

阿茂呆住了，他無法將小姐眼神和語氣連結在一起，看著小姐的眼神忽而飄渺如弱女，忽而強悍如惡霸，他心生警覺，開始在情緒上武裝自己。

「有時連一毛錢也沒得拿喔。」小姐此時的表情全然寫著蠻橫神色：「甚至還要吃上官司耶。」

「這是我的電話，你們商量好，可以隨時找我談。」阿茂馬上就搞清楚這位小姐的語意，他掏出一張事先在家裡寫好的電話號碼，草草塞在小姐手中，霍然站起，連客套話都不說了，狠狠瞪上一眼，大步邁出法院，丟下目瞪口呆的小姐杵在椅子上。

幹，我不會坐以待斃，走著瞧！阿茂忿忿離開法院，決定狠狠回擊。

「大哥，行情是三萬元。大家說好，可別再反悔了喔。」還沒到家，代書助理小姐的電話就追過來了。

哼！才拿個三萬塊就要趕人？而且還不准商量。唉，自找的，行情的確也是如此啦，阿茂雖已準備接受這價碼，心中依舊是陣陣不快。

這幾支從山腳下帶回來的木棍，質地異常堅硬，陶瓷馬桶和洗臉盆，一整屋的玻璃窗和其他易碎物品，讓它們通通變成廢物，應該是

沒問題，樓梯的實木扶手可能就必須另尋破壞工具了。

阿茂的頹喪心情中突然湧上層層踏實感。

有沒有必要在馬桶和排水管內倒入水泥？阿茂掛著詭異的笑容，思量著如何下手才能避開法律責任，太太微顫顫尾隨在他後頭。

「不要這樣。」太太捏著他的衣角：「房子是小阿茂他爸媽買走的。」

阿茂愣住了，一路極力遮掩的秘密，太太竟然早已掌控在握：「妳怎麼知道房子被買走了？還知道誰是買主？」

「我藏了不少錢。」太太先迴避他拋出的兩個大大疑惑，小心翼翼，一句一句：「就算想搬到富得流油的美國逍遙過餘生，全家拿美國國籍，幫孩子買幾輛超跑，買幾棟豪華別墅也沒問題。」

阿茂眼角微濕，緊緊擁抱著太太，再給她深深一吻：「妳哪來的錢？」

「說我笨？沒有啦～沒有啦～」說到此，太太突然笑得渾身猶如在風中狂顫的花枝：「哈哈！那對狗男女跪下來，當卡車公司的走狗，以為自己吃香喝辣，其實啊，那只不過是人家隨手丟棄的骨頭而已。卻不曉得我就只憑著一張白淨臉孔和兩片紅潤薄唇，一路混進權力中樞！」

阿茂聽得目瞪口呆，腦袋卯足全力運轉，眼珠瘋狂左飄右移，依舊跟不上太太的精采告白。天啊，老婆大人怎麼懂這些？

突然，他一把推開太太：「妳既然全程都在幕後關心，為何不早一步拿錢出來，讓房子免於易手？」

「笨！這片土地馬上就要大難臨頭，我就是存心要讓他們夫妻自己跳進來。」太太一臉嬌媚，一直跟他撒嬌：「唉啊，你一直笑人家是笨蛋，是沒腦筋的女人家。」

阿茂樂壞了，又叫又跳，老婆臉頰被他舔得花容失色，推也推不開，只好任由他瘋癲嬉鬧。

（五）

房子易手，太太完全不在乎，依舊是每天哼著歌，悠哉澆灌屋子附近每一株植物。阿茂卻懶得去幫那幾盆花草澆水了，如果不是太太接手，那些花草早就一命嗚呼了。

省點用，喂，那一盆不用理它，不好看，也不開花，那一盆，對，就是那一盆，多澆一些。他站在頂樓指揮，太太也喜孜孜配合著他，有如仙女踩著輕盈蓮花步，神遊於花花草草之間。

小孩阿茂又站在絲瓜棚上面，身體隨風搖曳，有如雜耍藝人，雙掌熟練拋接著各式各樣的蔬果，在空中起落的蔬果原本遵循著橢圓路徑，卻在陣陣海風拂揉之下，悄悄變成番薯形狀。

上下起落的蔬果呈現不規則運轉途徑，小孩雙手卻沒亂了套：「爸媽買的，我拿來玩，反正經常便宜得跟糞便一樣，玩壞了也不心疼，直接埋進土裏當肥料，或是丟給豬當飼料。」

阿茂瞄一下不銹鋼小塔上的凹痕，再想起太太已經暗中安排好退路，心中不由得陣陣欣喜。他先朝著絲瓜棚上的小孩比出兩根大拇指，再猛揮著手中樹枝。兩棟屋子稍有距離，小孩卻能從肢體動作中同步解讀出阿茂狂喜的心境。

絲瓜，高麗菜，鳳梨，椰子，芒果，蓮霧，木瓜，芭樂，香蕉，番茄，火龍果，檸檬，橘子，所有能在台灣土地上看得到的農作物，各式各樣的蔬果不斷從小孩手中飛了過來。

碰！一顆快速球飛來，水塔又多了一個特大號的凹痕，原來小孩

砸過來一棵硬梆梆的大椰子，阿茂揮棒落空，水塔發出轟然巨響。

嘩！水塔開始進水，阿茂突然覺得剛剛他在馬桶上被燻得噁心的惡臭通通從腦門中消失了，四周瀰漫著溪水在大地湧動時，散發在大片原野的清涼氣息。

他大吼大叫，不斷揮舞著手中木棍，小孩也受到他狂喜的肢體語言的撩動，一直從他家樓頂丟來蔬果。

阿茂一直朝著飛馳而來的蔬果揮棒，他揮棒落空的次數遠大於擊中的機會，水桶不斷發出碰碰聲響，水聲霍霍，阿茂又吼又叫，小孩也興奮到了極點，投球動作越來越快，嘴中也不斷呼應著阿茂，兩人就在樓上狂吼不止。

「幹甚麼啦！吵死人！」馬路上突然傳來一陣怒吼。

「經常敲水塔，敲得碰碰響，那就已經夠吵了！」看來被惹火的鄰居不只一兩人，樓下一群黑壓壓的人影：「今天起瘡啊，叫他老婆把他送進瘋人院啦。」

幹！卡車就不吵嗎？哭爸啊！阿茂先是朝著眾人轟出一連串的髒話，接著就撿起地上的破爛蔬果砸人。

樓下人群，爭相接下破爛蔬果蔬果，接得樂呼呼，還相互推擠踐踏，甚至有人還大打出手了。

蔬果不再飛，這才發現小孩已經飛到遠遠空地，躲在草叢中。

（六）

陽光熱情如火，從四面八方邁入村裡的風兒卻是懶洋洋。

半夜，雷電撞開雲層，天空被鑿開巨洞，暴雨從天上倒下來，雨水撞擊每一角落，轟轟迴聲，響徹原野每一寸土地，雷鳴難以止息，

漫無邊際的天空處處被撕裂，閃電不斷把屋內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

清晨，大雨依然下得撼天動地。洪水在溪床裡狂吼，漂流木更有如百萬狂獅，從高山一路猛衝，推擠堤防，撞擊橋墩。

溪床早就被折騰得體無完膚，此時還要承載兇猛洪水，讓堤防更顯得毫無招架之力。

尚未完工的新橋就在洪水與漂流木的合力摧殘之下，斷成數節。

碰！門口傳來巨響，阿茂知道大水已經衝破他家大門，他使盡渾身力氣，踏上已經被淹掉一半的樓梯，二樓不見太太蹤影，爬上頂樓，發現太太渾身濕透，雙手扶著女兒牆，悠哉欣賞著遍地奔闖的大洪水。

他陪太太站在頂樓任由雨水潑灑，洪流已經漲到一層樓高，眼看就要淹到二樓。

原本就是家徒四壁，唉，這下子就連簡陋的家常用品也都付諸流水了。

太太在頂樓拉長喉嚨，高聲唱歌，她的歌調時而尖如細針，鑽蝕每一角落；時而如轟隆重錘，遍地敲擊。歌聲融入雨聲中，從四面八方傳送而來的迴音卻盡是哀嚎聲調，彷彿每個人都正被她的奪魂曲調無情凌虐著。

戶戶樓頂，佇立著一尊尊無魂無魄的人形，神情呆滯，行動痲緩，彷彿家家都在辦理喪事。

機車從汙泥中挖出，原本以為等沿街收購廢鐵的貨車一來，隨便拿個幾百塊，拜託他們載走。想不到，水一沖，竟然亮麗如新，依舊風華萬千，一發動，引擎咆嘯如怒吼雄獅！

阿茂得意極了，四處飆車，遇上有人推著已成破銅爛鐵的國產機車，他就狂按喇叭，還將大燈、方向燈閃啊閃啊，火力全開。當然，

一路招惹來陣陣臭罵，還有人在地上找木棍，存心就是要將那部惹人忌妒的骨董機車砸成廢鐵。

(七)

受災戶補助三萬元，以戶籍為準，一戶三萬，戶籍不在此，就算是一屋子家當泡成廢物垃圾，一毛錢也沒得拿，哈哈。

阿茂拿到紅衣藍褲小姐施捨的那三萬「搬家費」，卻因為戶籍在水災前遷出，而將這三萬補助款送回買主手中，哈哈，果然就如小姐所說的：搞不好一毛錢也沒得拿。

他不心疼，積水已退，走走溜溜，多痛快啊！哈哈，此時還有甚麼比欣賞一家比一家淒慘的景況能讓他更爽快？

「雖然最近無法到溪底賺外快，但是一戶分到三萬元，大家也都爽歪歪啦。」太太的鄙夷神色再加上粗鄙用詞，更是讓他心儀不已。

「小阿茂的媽媽帶隊，包了幾輛遊覽車，到政府那邊歌頌官員體恤民瘼的德政，順便帶大家到觀光地區吃吃喝喝，玩幾天，經費由環保署提供，車上會發放一大袋的紀念品，發傳單，還要帶動唱，教手語，教導大家如何保護土地環境。」

說到重點，太太更蛇蠍了：「那個賊婆這次暗槓多少經費，就連我也算不清楚，還四處哭爹哭母，說她自掏不少腰包，幹！不要臉！」

附近成了鬼城，不見人影。堆積如山的垃圾已成蟑螂老鼠的樂園，處處流透著詭異的寂靜。

四處看不見小阿茂，他決定騎機車到橋梁那邊找找看。

一再追加預算，耗費巨資，尚未通車的橋梁此時只剩殘斷柱體，

遠看，有如一排巨人國度的墓碑。

殘破溪床中，巨碩竹叢裹著層層汙泥，四處散置。長年來在這塊土地上一點一滴緩緩汲取養分，緩緩茁壯的美麗植物，經過此一浩劫，別說已無蒼翠綠意，就連想簡單辨識一下它們的顏色，也已屬奢求。

小孩在大橋柱上跳來跳去，身影又顯得更小，更輕，更淡了，像似在墓碑林上四處飛舞玩耍的小精靈。他父親則踱步橋墩下，雙掌十指伸在胸前，抖個不停，臉上橫肉也不斷抖動著。

「爸爸很傷心喔，畢竟這工程他也算是全程參與啊。」阿茂站在堤防上，兩人離得遠遠，不必開口，心靈卻又更能輕易相通。

「哈，這您就不懂了，爸爸是爽得不得了啦，他說這下子可以從頭來過，再大撈一筆了。」小孩淡淡的身影突然幻化成一襲薄紗，話語也輕如徐風，飄恍耳際：「當初我被卡車壓死，他一開始也是雙掌十指發抖，涕泗縱橫，卡車公司一跟他談好優渥條件，就輪到臉上肥肉抖個不停。」

小孩跟前跟後，身影又更輕，更淡了，淡得有如一縷輕煙，阿茂擔心這小孩即將離開他：「快！趕快告訴我，你會在這裡投胎，阿伯過去抱抱你，買玩具送你，用機車載你到溪邊玩水。」

阿茂才驚覺有如薄煙的小孩已經全然消失，就聽到有人在橋下朝著他鬼吼。

「我的手下敗將，你還賴在村裏不走！」小孩的爸爸一臉橫肉，抖得有如颶風中的帆布，全身也鼓脹如充氣的塑膠不倒翁，臃腫滑稽：「哈哈！只憑那部破機車，你就想東山再起？滾！」

吼聲夾帶著狂風，那傢伙有如雜耍藝人，雙掌熟練拋接著一顆又一顆從溪床挖起的泥塊，在空中起落的泥塊原本遵循著橢圓路徑，卻

在陣陣海風蹂躪之下，悄悄變成一隻看似碩大老母雞，又有如一片巨大海棠葉的不規則形狀。

跳上那部被視為眼中釘的老機車，泥塊從背後呼呼追來，阿茂將油門催到極速，百年機車離地飛起，猶如一支火箭，噴著火柱，穿過橋柱，再從海岸邊迴繞而來。

那傢伙渾身被層層厚重汙泥緊裹，不動如墓塚，紅藍旗幟各插左右，猶如雙臂，最上頭插著一支白旗，泥堆冒著陣陣熱煙，顯然那些追著機車跑的泥塊都被轟轟火柱噴彈回來。

泥堆龜裂，浮現出有如台灣樟樹皮的立體圖案，又像似台灣農村炕番薯的土窯，可是啊，陣陣熱煙蒸騰，哈，倒也很像是粗鄙無文的巨人在這片大地拉下的一坨噁心大便。

天色逐漸昏黃，剛從汙泥中悄悄迸出，初始萌芽的各類小草蒼翠欲滴，那些敷裹著層層汙泥的巨碩老竹叢則是凋零無生命，夕陽公平無私，通通替它們披上一層金黃亮彩。

一縷有如蕃薯形狀的細長水潭被暈染成一片亮艷的金箔，溪底萬物全然陷入神秘詭譎的安祥靜謐，卻是處處流露著蓬勃生機。

【評審評語】

超級荒誕的超級嚴肅

◎張亦鈞



雖然在寫實傳統下進行社會觀察，已普遍被認為既非唯一、也未必最有力的手法，然而，果真能夠透過揚棄邏輯敘事，演繹出具爆發力的小說空間，仍是少數。〈水塔與卡車〉大規模地偏離了，唯情主義與人道主義這兩大安穩路線，也不全仰賴反諷戲謔，創造出令人不寒而慄的恐怖抒情宇宙。更重要的是，透過這種超超展開，具體化了一種鑲嵌於台灣土地上，既可思、又可感的「批判虛擬實境」。小說初始令人莞爾，繼之令人發麻：如果「得過且過」，不但不會因為「因循苟且」而頹唐黯淡，反而，還能令人一路「逢兇化吉、開獎有喜」，你我是否還願意，找出不同於「短視近利」的生存之道？我們不能說已有作品，完全沒有觸及此一命題，然而，過去此類作品，較著眼於個人處境——〈水塔與卡車〉中，雖然人物不多，但仍明顯地，關注到一種集體共謀、全員陷落。「人去樓空」，在小說中，不是「人身來去」，而是「心去人空」的「在地卻離土」現象——儘管奇幻的成份並非大量使用，仍適切地表現出近似「人類已成人精」的魔性，殊為可觀。水塔或卡車，土地、法拍屋或無人記憶的小孩，都散發宛如歷史幽靈的暗示性，荒誕與嚴肅在此交會，發出不安閃爍，既如霓虹，也如警燈。

【作者介紹】

陳新添



筆名陳林，1955年出生於屏東縣林邊鄉，林邊國小，明正初中，南一中，成大。

年輕時曾教舞多年，從土風舞到國標舞，目前已退休，專注於文學創作，曾獲「吳濁流文藝獎」、「時報文學獎」、「台中文學獎」等。

去年出過兩本中篇小說，「台灣農場」、「阿嬤的故鄉」。

得獎感言

「水塔與卡車」是我首次嘗試「魔幻寫實」的實驗性創作，我採取尖銳諷刺，但也不忘摻入幽默元素的筆法，情節一路隱喻，卻也清晰描繪出台灣社會短視近利的通病。

此篇小說，磨耗我多年心神，幾次想放手，幸好，總是在最後關頭重拾熱情，能在如此被高度重視的「鍾肇政文學獎」中脫穎而出，的確讓我雀躍數日！

短篇小說 評審會議

會議時間：2018年9月11號（星期二）下午2:30

會議地點：臺灣創價學會桃園文化會館

決審委員：花柏容、黃麗群、胡淑雯、張亦絢、楊富閔

列席：桃園市立圖書館知識服務組組長王偉誠

《聯合文學》雜誌總編輯王聰威、唐聖美

主席：胡淑雯

紀錄：林承樸

攝影：嵇國鳳



執行單位報告

王聰威：

本次2018桃園鍾肇政文學獎短篇小說組，徵件總篇數為106篇，經過初審評審吳鈞堯、陳又津、葉佳怡，在8月20日完成初審，總共有23篇作品進入複審，經過複審審查後，共計17件作品進入決審。本次選出正獎一名，副獎兩名，今日會議推舉胡淑雯為決審主席，本次會議開始。

本屆鍾肇政文學獎整體評審狀況說明

楊富閔（以下簡稱楊）談論整體印象：

這次收到的作品還蠻不錯，有很多收穫，由於這次入圍的作品蠻多題材類似，所以我的評審重點在寫作技巧、語言運用有特色的。這是我初步的感想。

張亦絢（以下簡稱張）談論整體印象：

和富閔的感覺蠻相似，最後只能選三篇有點可惜，其中有十篇的水準蠻整齊，要分高下很困難。作品有兩類，一類是傳統寫法但寫得很好，另外是讓我認為有突破性。在這兩類各自選取作品。

胡淑雯（以下簡稱胡）談論整體印象：

我自己讀的時候，有一種比較印象式的感受，感覺鄉村好憂鬱。可能因為鍾肇政文學獎的特質，不知道之前篩選的過程，是否對類型有思考。確實高比例書寫城市的移民，而且這個移民是本土的，非台北。或者是被遺留在故鄉的人，非常高比例的角色都出現可以稱之為「憂鬱症」的精神狀態。有些非常年輕，有些則是很多年紀大，失魂落魄的人。有年長男性或理想母親的形象，我



覺得這些特質很突出。我在選擇作品的時候，想從這些顯而易見的特質裡頭，找到各自的珍貴差異。

另外和亦絢講得一樣，如何在評審的過程中，如何在成熟但傳統的寫法，跟充滿瑕疵但很有創造性的寫法之間選擇，可能是這是評審會議的重點。我會更珍惜，年輕的、語言上出現自己的風格、自己的宇宙，即使有顯著瑕疵，我還是傾向支持他。

花柏容（以下簡稱花）談論整體印象：

我是比較保守。我用三個標準評斷，第一是創意，對我來說，創意是新的觀點，或者風格。第二是敘事能力，第三是文字的駕馭能力。我欣賞在這三個標準裡取得相當平衡的作品，至少能讓我愉悅地欣賞它。

黃麗群（以下簡稱黃）談論整體印象：

我大概會有幾個技術上的標準，第一個文字本身的成熟度或風格，作者有沒有掌握本身說故事的工具。第二個是結構，短篇小說可以犯錯的空間不大，技術的掌握要有一定的水準。第三個，作者利用前面兩者，如何對這個世界再發現或再發明，對我來說這是短篇小說最重要的工作。進到複審之後的作品，我會比較注重技術使用的程度。

第一階段評選

先從只有1票的作品開始進行討論與淘汰。討論完全部作品後，評審委員針對進入決賽的作品再進行一輪投票與排列名次的程序。

- 〈可圈的名字〉花，合計1票
- 〈裝死〉黃、楊，合計2票
- 〈春風隨著春風走了〉花、楊，合計2票
- 〈負心漢〉楊，合計1票
- 〈日光無聊〉胡、張、黃，合計3票
- 〈轉生術〉胡、黃、楊，合計3票
- 〈問城隍〉張，合計1票
- 〈軍官的重生〉花、楊，合計2票
- 〈抓耙仔〉胡，合計1票
- 〈石壁村〉花、胡、張，合計3票
- 〈溫州街故事〉花，合計1票
- 〈山路〉張，合計1票
- 〈世界之胃〉黃，合計1票
- 〈妻子〉胡、黃，合計2票
- 〈水塔與卡車〉張、楊，合計2票
- 〈米米〉張、黃，合計2票
- 〈互助會〉花、胡，合計2票

1 票作品討論

〈可圈的名字〉

花：吸引我的是前半部，寫得非常漂亮。可惜小說的後半部，利用回家，阿嬤死所以回老家去，表現對生死分離的感受。後半部處理

有點突兀，雖然可以理解用意是角色身份的轉換。想告訴作者，其實這是一篇蠻有潛力的作品。

張：我補充一下，我反而對後半部感動，無法說服我的原因是，文字不夠精煉，轉換場景時做得不夠好。

胡：作者寫出一篇，讀完後我們會記得的作品。主角十七歲後到城市，試著成為光鮮的女人，新造了一個自我。當她回到故鄉時，不斷抵抗村人用以前的名字稱呼她，因為她的名字就是菜市場名。等送別祖母的那一刻，才對祖母的棺木低聲說用自己以前的名字，希望阿嬤好走。那一刻，在自我認同的矛盾裡頭，重新問自己我是誰、新造一個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可惜的是，認同的流動性不夠，比較像是跳接式，然後沒有矛盾地整理自己的認同，太快了。

花：讓我想到〈東尼瀧谷〉，人對物質的執著，可惜沒寫出物質對人的影響，反而做小。

黃：這篇沒有說服我，首先是鞋子只是小說的工具，主角是戀鞋的女人。我覺得作者可以考慮一下，鞋子是大量生產，很難說服我主角會這麼迷戀。作者似乎沒有意識到這點不合理，沒有好好鋪陳。此外，主角是在網路上賣特定號碼，而且是他穿過的鞋子，但這個生意沒辦法做，可能從《慾望城市》類似的戲劇得來的印象。

胡：主角沒有意識到現實的情況，我還特別google主角穿去參加葬禮鞋子的樣子，是很低調的黑色鞋子。不太會被鄉下的親戚發現，但小說被村人發現了，並且讓親戚認為主角又在亂花錢了。但我讀起來有彈開的感覺。

〈負心漢〉

楊：讀起來兩個角色，利用旅程，一個帶著照片，一個牌位，去消解自己的創傷。這篇作品特別吸引我的是，可以看到角色的反思和糾葛。但類似的題材偶爾可以在《蘋果日報》看到，新鮮度上是還好。給作者的建議是給兩位角色有不同形式的交流，情感可以更豐富。

張：我看到十分之七時，覺得可以投入情緒，因為地景的描寫引人入勝。這個作者將台灣的地理寫得如此好，真的是很引人入勝，以景代物的氛圍是成功的。我的評語可能更直接，小說的重點是增加兩者交流的困難，才可以跟描寫的地點有所交融，可惜作者往往跑回去做單純的敘事，因此張力和特殊性就失去了。

〈問城隍〉

張：傳統寫法的小說裡裡，寫得很到位，像挖池塘。描寫鄉下對憂鬱症的恐懼與歧視。「籤詩」是有趣的設定，它的文學性以及如何對人和社會產生影響，值得重視。我知道有人在做研究，小說利用這個素材，讓我覺得相當不錯。以作品來講，也蠻感動我。結尾大母蟬的意象很吸引人。整篇沒有缺點，但創新性來講弱了一點。

〈抓耙仔〉

胡：我覺得是非常年輕的作品，場景是中學校園裡頭的兩個洗手間，描寫少年小猛獸社會裡發生的是非。我覺得這個作品非常特別的地方，是發生在鄉下的同志小說。描寫男孩之間的互動，既暴力相對，可是暴力本身又是慾望。強暴和慾望無法拆開來，我覺得寫得很自然。由於寫得很自然，因此最後半強暴半自願的性行為，我有被說服。小說去辯證一個人如何變成同性戀，我覺得辯

證性有出來。缺點就是前段太多拖沓，然後文字的風格並沒有突出，很普通的說故事方式。

黃：高強度的情感碰撞，是有說服我，但其他之外就沒有。

胡：應該鼓勵他做到不容易的事情，也捕捉到十幾歲男孩的同性戀經驗。就是「不知道是什麼，但就變成什麼」的過程。

〈溫州街故事〉

花：我心中的前三名，這篇是入圍的作品中整體水準最高，看起來致敬邱妙津，作者應該是老手，敘事非常成熟。感覺調子很像女性纖細的情感。創意來講，弱了一點。寫作手法來講是很好的。

〈山路〉

張：很難得是講父子之間的創傷，從這個創傷連接到和父親出軌的女人，這種執著是念念不忘。文字技巧非常好，所以讀起來原本可能有點俗爛的東西，有點打動我。沒到前三名的原因是，其他作品太強了。我會希望作者繼續寫作。

〈世界之胃〉

黃：寫作者有意識去鍛鍊說故事的語氣，也符合故事裡迷亂的氛圍，講的是同志去泰國潑水節玩的事情。語言不錯，結構上沒太大問題，可是講食慾與性慾的交纏，這篇小說的處理方式不是特別吸引人。作者可以再想想怎麼處理。

張：我給他的技巧很高的評價，像巴洛克式風格的作品很多，但有這篇寫出東西，沒有亂掉，還是有自己的章法。但好的敘事技巧下，所表達的東西，敘事的慾望更大於肉體的慾望，是這篇小說的亮點。

楊：小說裡有一個漂亮的隱喻「餘數」，以此取得名更好。

2票作品討論

〈裝死〉

黃：如果把透明的鳥屍刪掉，不會影響情節走向、小說的意境，不知道作者的意思。如果沒有特殊意義，可能是重大的技術失誤。荒涼的裝死，最起碼的氣氛處理得很好，因此我把它選進來。

胡：經營的不夠透徹，所以需要我們腦補。透明鳥屍的經營，會讓我聯想到《時時刻刻》裡頭，吾爾芙自殺之前，她也收拾了鳥的屍體。但因為作者的敘事上，沒有給我們豐富的意向或細節，我們只能用通俗的路徑理解。

張：像奧森威爾斯大國民的rosebud，感覺有點是這樣，作者想知道這個東西，所以環繞這個而寫。我覺得作者很優秀，深刻的部分非常尖銳。讓我遲疑的點是，題目叫裝死，開頭寫到裝死，小說內文也一直提到，不知道有沒有更好的寫法。

黃：其實就在描寫青年人的百無聊賴，自我放棄，但又沒有激烈到去死。所以用裝死卸除焦慮和疼痛。意象和細節編織沒有很好，有點想到哪說到哪。

張：我覺得太走同志密語，密語無妨，但使人偷聽也能懂，密語會更有力量。

楊：經過討論，我更能捕捉小說的狀態。小說一開始，主角就說正在做一件自己搞不懂的工作，這就是整篇的氛圍。用鳥的隱喻，從鳥屍開始、學舌的鸚鵡，甚至有「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意味，感覺上都有勾連，以至於我讀到「鳥不懂裝死，鳥需要學」讓我覺得有一種莫名巨大的悲哀，讀到覺得呈現一種裝死也裝不成的狀態。

〈春風隨著春風走了〉

花：起點是很好的，從失憶的老人，啟發敘事者童年的故事，牽扯到死亡的事件，但關鍵的點處理得太草率。我選這篇，是想和作者說故事寫得不錯，但處理得有些瑕疵。

楊：感覺作者淡淡地寫，從制式日常生活離開、接受原鄉召喚，因為一件死亡的事情，串連起當時童年的玩伴。我很享受他說故事的方式，認為還可以繼續發展下去。小說結尾停在「爸爸走失了」是個問題，和小說開頭無法勾連。

胡：結構的問題，春風的故事和父親的故事之間沒有連結，只是父親失憶前想到春風。之後才真正進入到小說要談的問題，就是主角跟幼時同伴懺悔，才發現同伴有自己的版本。問題在於春風的死法就是溺死，不像宮本輝小說裡頭「走著走著就不見了」或者「我對他傷害之後，他就消失了」。如果春風的死法和宮本輝的小說類似，就可以跟父親的故事縫合在一起。不過罪惡感的處理很好。

〈軍官的重生〉

花：和上一篇作品類似，出發點也是蠻好的，講軍官當職業保險員。和其他入圍作品相比，有寫到平常看不到的題材，只是沒有把握住故事的魅力。但不少不合理的地方，有點看不下去。但有潛力，希望作者寫下去。

楊：入圍作品很多談生死，從保險、軍官的「重生」來談，記憶點非常強。作為主角需要詛咒人死，需要說服人買下保險，這是需要說故事的技藝與反思，必須不斷想要如何取信別人，這是小說最迷人的地方。要說死的故事，還是要生的故事。但敘事不夠沉

穩，句子的意思不夠明確，雖然可以看到作者對說故事的看法。

胡：作者寫了一篇好看的故事，讓我掙扎了非常久，最後沒投的原因是，越深思越覺得作者想說另外一個故事，或者我認為另一個故事比較有價值。就是裡面有個角色很可能是自殺的，我覺得有價值的地方是，人自殺詐騙保險金，是死對生的詐騙，而且領錢的是毫無關係的人。主角和家屬為了保險金之間的勾心鬥角，也很精彩。可能作者寫到後來就亂掉了，如果再多花一點篇幅經營，就會很精彩。

黃：無論暗示某位角色其實是自殺，或主角跟死者的家屬互動的綴成，都流露出很好的細節，利用動態展現故事，但作者太常跳出來講道理，如果這種說明少一點，作品會更好。

〈妻子〉

胡：到了第二頁才好看，開頭起得不好。而且夢是會讓人煩膩的主題，但透過經營夢的敘事，討論主題為「遺棄」，也是不斷討論罪惡感的作品。把離島經營成廢墟，把離鄉者的身心狀態，那種廢墟感，我覺得有經營出來。語言很素淨，我很喜歡，確實掌握到「不知道該怎麼說，不知道說什麼，但我活成這樣，病成這樣」的狀態。作者自己構築了具有詩意的對話，比如女兒在跟媽媽看照片裡的姊姊，女兒說：「媽媽你看，姊姊那時候好小喔。」媽媽回答是：「因為姊姊那時候還愛著這個家。」這就是小說的邏輯。經營妻子脆弱的情節，當我開始覺得有點煩時，丈夫的出現可以順利讓讀者解除厭煩的情緒。結尾從苦苦追尋生命的意義，回歸到日常生活。

黃：文字是整體作品數一數二好，正確的位置會出現正確的詩意。兩

位命似漂萍的人很緊密扣合在一起。看似平淡互動，卻是非常有情的，作者非常知道日常的有情是什麼，要像小說角色之間的感情一樣是不容易的。很深的情感用畫卷式景深跟詩意的語言描寫，然後心景和物景融合非常好。

張：文字節制，將感情寫得很好，我決定保留。

〈水塔與卡車〉

張：如果要標示文學的進展，我會投這篇作品，是荒謬與恐怖的小說，小說寫實的原因感覺是要讓恐怖與寫實更尖銳，採取這樣寫的作品，又寫得好的其實不多，不僅說服我也嚇到我。雖然有清楚表達一些東西，譬如「沒有核心價值是什麼狀況」、「短視近利是什麼狀況」，但不是用說教的方式呈現。就像某位角色很討厭卡車，但發現卡車可以幫助水塔，立刻就轉為支持，黑到不行。希望大家能支持。

楊：我也很喜歡這一篇，文字很好，以為寫得像是外國翻譯的魔幻小說，但作者有了自己的腔調。我非常喜歡他的結尾，到最後還是有回到土地的脈絡，但小說講述的內容已經大過之前也是類似題材的作品。

黃：有奇怪的幽默感，用似笑非笑的口吻講述，但有些重要的轉折沒處理好。

胡：太太打入權利中心，而且預言之後「大水會淹沒這個村莊」，這個轉折沒有說服力。

花：作者的魅力是天馬行空，在作品的脈絡裡，但有些部分需要自圓其說。

胡：我想保留。

〈米米〉

黃：寫酒店上班的女子，文字很好，結構不錯，但不是四平八穩的節奏，但敘事的腔調、說故事的起伏，是有寫作本能的寫作者。酒店生活寫得很淡，而非大驚小怪的寫法，有寫進去這個題材，一位年輕女孩百無聊賴的生活，有好的細節。

張：這篇小說的政治性很高，但不是用說教的方式，而是以小說的方式。而這篇小說至少有三種不一樣的觀點，而且自然交織在一起，第一是既定事實，在這種環境裡的人，怎麼生活。第二是米米自願作為酒店小姐，那米米屬不屬於受害者，需要附和這個生活的情節。第三個則是偶爾將說故事的目光從前二者抽離出去。

胡：經營「父親習慣性外遇」的細節，也影響米米看待男子關係的方式。

黃：不少作品寫性、情慾、原生家庭的傷害，在不同文學獎看到很多篇複製彼此口氣的作品，寫成這是一種羞辱、傷痛。很少看到寫到女人是享受其中，作者對這個環境有真實的理解，希望選出來可以讓這種小說類型有另一種可能。

胡：我有個有疑惑，主角生命中最根本的動盪，還是跟前男友有關，也就是她的前男友又愛上了另一個人，這又呼應主角父親和母親的關係。這一點設計其實是舊的，這可能讓我有點遲疑。

花：不知道為什麼用第三人稱敘述，因為作者提到主角在酒店工作，是想到外面看看。如果是這樣，小說重點不應該放在主角的過去，應該著重描寫酒店的經歷。

〈互助會〉

花：寫出很有意思的故事，可惜文筆不是很好。

胡：文字上沒有特殊的優點，腔調很帥氣、有膽。精確描寫產權不明，而且畸零人盤據的地方，作者很好帶我們進這種空間裡頭。一個老人的死亡，成為大家賭博的標的，很有層次地把細節寫出來。把死亡當成賭博標的的人，描寫成世俗的人，不是惡類也不是善類，獵食和被獵食的關係，動物性本身就社會性。

三票作品討論

〈石壁村〉

花：使用客語讓這篇小說非常有特色，不過有個小缺點，小說太多註釋了。石壁村是客家人的原鄉，小說後面表現出客家人硬頸的精神。

張：故事並不複雜，敘事風格很好看，雖然我不懂客語，但讀起來很有感受，具有音樂性，諺語使用上也很有趣味。議題的選擇也有反思性，本來人可以一己開路、取水，但演變到現在卻是需要取得權利才可以進行開發，這種辯證讓人眼睛一亮。

胡：很好的故事，但不見得是最好的小說。分段式呈現開發商如何跟不願賣土地的人鬥，給我們非常可信的細節。讓我們看到開發的故事和村民的抵抗。雖然閱讀的過程中，要一直讀註釋，但用客語加架小說時空是非常明顯的優點，堅持用客語對白，讓讀者覺得小說場景是可信的，也呈現出當地的生活氛圍。也因此，男主角最後笨拙的反抗才顯得可信。可惜的是，敘事的穩定度到後來就變很亂。

張：我反而覺得不同的敘事節奏，其實代表本地和外地之間的觀念辯證。

黃：我很喜歡他的客語對白，非常成功用語言建築世界，故事進行有

條不紊。作者寫出極為惡意的世界，裡頭的現實非常殘暴，而且沒有一個解決方法。最後的走向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而是荒謬的轉向，這無法解決主角的困境，是非常殘暴的。相較於〈水塔與卡車〉，這篇的場景非常樸實，便宜解決方式的可行性不高，因此使得後面解決衝突的方式有點貧瘠，其實不用寫事情又沒有解決。

楊：很像學生劇展，敘事結構非常穩定。想給作者的建議是，除了對白使用客語，是否其他部分的敘事也能嘗試看看，如此一來架構的時空會更強悍、迷人，這也成為作者獨有的風格。順著這個脈絡，當普通人可以讀懂的新聞跟小說描寫的事情相對照，小說可能會更精彩。

〈日光無聊〉

黃：小說有個細節我不太清楚，印象中福州話和閩南話不一樣。裡面的腳色是福州人，但說話時文字呈現是閩南語。不過內容和題目很切題，這篇小說的技術含量很高，反而沒有太多缺點可以挑。

張：根據小說的設定，可能是福州人來台灣後，學會講閩南語。很多篇作品都說自己百無聊賴，可惜我都没讀到。人到一定的年紀，就是要面對無聊這件事。這篇不是以濃烈，不是節奏緊湊的作品，但不是沒有張力的作品，這是很好的示範。小孩子成長的經歷，譬如親人死亡、逃學，這些事情都在危險邊緣，即使遭遇這些事情，主角碰到的人都保有微小的善意和真誠。普通的作者很難抓這種氛圍，這個作者做到了。調性很明確，很有辨識度，也不會超過年輕小孩的視角。

胡：是沒有明確缺陷的小說，而且優點也很明確，是有呼吸感的小

說。用字遣詞很節制，跟著小孩的角度一起經歷小說裡頭的時間，以「水溝」比喻某些人的人生是非常好的。

黃：很多作品描寫高級外省人之外的生活，但大部分作品很刻意，這篇不是。

張：台灣有很多隔代教養的現象，感覺很多人還小時，更容易接觸到死亡。

花：我蠻喜歡這篇文章，把台灣鄉村的氛圍寫得很好。但我想到抓狗的主軸處理得似有若無，以說故事來說，感覺缺了一點東西。

楊：小說中「溝一樣的人生」跟「阿嬤教我分辨有情跟無情」這兩點讓我非常感動。

〈轉生術〉

楊：以往跟鄉土有關的題材，在這篇小說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拔升，對於城鄉差距、城鄉離返、亡兄等，故事地點發生在白河，對於那地方的歷史書寫，都有自己的觀點。是基於前面作品，走出新的出路，我想認識作者。

黃：訊息量很大，以為是過去未來交錯的敘事，但作者不是這樣，是很自然地述說不同議題，而且處理生命裡面的無奈，無法主張自己的生活。最後他落到某個位置，是在各種錯過之後，不得不的選擇。

胡：寫成重要的人生命題，「一位作不起大事的男人，會成為怎樣的人。」主角的人生是缺乏動機的生命，連結婚也是，不一定是跟對了人才結。我的理解是主角不斷在地方誌尋找做大事的人，反問自己為何不曾放手一搏。可惜只有個地方有點怪，通過地方史的研究，那些英雄做的大事多半是革命、反抗，雖然利用歷史材

料，但史料裡的人不夠立體。

張：我覺得小說沒做好的地方很嚴重，我必須逆推作者的意圖，才能肯定意圖。但以作品論，我覺得以全知或第三人稱，再轉第一人稱，有些段落就不會太漂浮。我覺得是講屈服的問題，但沒寫好，小說可以有武斷性，但要有效果。

花：最大問題就是利用了過去做轉生，但我看不出歷史跟角色的對照性。

第二階段評選

經過討論後，一票作品並無進到最後決選者，二票作品則有〈妻子〉、〈水塔與卡車〉進入最後決選，與原3票〈日光無聊〉〈轉生術〉〈石壁村〉作品，共計5篇作品進入決選，決選評審評分是54321，第一名是5分，以此類推，加總成績最高為第1名。

〈日光無聊〉花4分、胡5分、張3分、黃4分、楊2分，合計18

〈轉生術〉花1分、胡3分、張2分、黃3分、楊5分，合計14

〈石壁村〉花5分、胡2分、張4分、黃1分、楊1分，合計13

〈妻子〉花2分、胡4分、張1分、黃5分、楊3分，合計15

〈水塔與卡車〉花3分、胡1分、張5分、黃2分、楊4分，合計15

評審結果

評審一致同意由〈日光無聊〉(18分)獲得首獎，副獎為〈妻子〉(15分)、〈水塔與卡車〉(15分)。

(17:30散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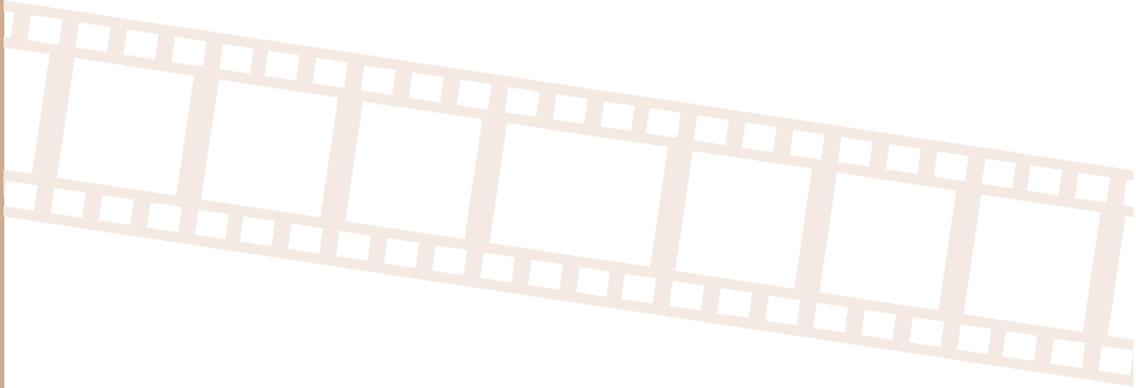
文
學
顯
影

2018
桃園

鍾肇政
文學獎

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散文·新詩·兒童文學

得獎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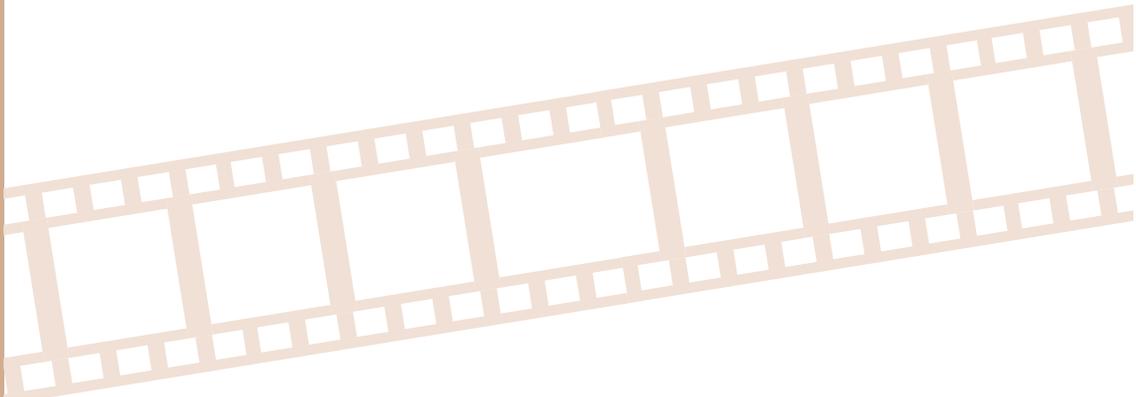


報導文學

正獎 古少騏〈來自東寧橋畔〉

副獎 薛若儀〈化南緣〉

副獎 林以君〈不會滑壘的球隊〉



報導文學·總評

視野開闊，表現不俗

◎須文蔚

2018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報導文學類決賽會議中，評審一致認為此次參賽作品水準整齊，觸及臺灣歷史、認同、環境、社區營造乃至運動等主題，也可以發現投稿者的視野相當開闊，表現不俗。

就寫作技巧層面觀察，本屆投稿作品中，多數循傳統報導文學、雜誌專題寫作或人物特寫的筆法書寫，有時過度重視事件或史實的描寫，忽略了文學面的修辭、敘述、篇章、結構等元素，讀來顯得較為呆板。不少人物特寫的主題，偏向光明面的報導，少了對人物面對困境的思索與應對，也減損了作品的張力。

喜的是，不少作者開始重視導入更多元的說故事筆法，無論是角色塑造、場景側寫、人物關係甚至對話交鋒，更深入故事的內涵，也有更生動的表現。不過也有過度偏向紀實小說書寫模式的作品，更渲染氣氛，少了事件的描述與論述，也削弱了報導文學作品應有的理性力量。



報導文學經常會觸及政治或社會的敏感議題，作者往往也會是社會運動的行動者，如何能更為更客觀表現多重觀點？也是評審重視的作品特質。從得獎作品觀察，題材創新方能夠脫穎而出，避開前人報導與書寫題旨，讓讀者體會到臺灣現實的脈動，看見平日忽略的社會角落，這是鍾肇政文學獎關注社會現實的關懷，也是今年豐收的成果。



東寧橋畔的晚江茶亭。(古少駢／提供)

報導文學組·正獎

來自東寧橋畔

◎古少騏

數百年前它或許是時隱時現的原住民獵徑，也或許是漢人從海口往內山屯墾的沿溪牛路；日本人在竹塹城與舊稱樹杞林的竹東之間路段，架起輕軌運輸物資，且為著皇室要到竹東考察油田而將之拓寬；中華民國的現在它叫南清公路。

南清公路從台灣海峽邊的南寮起始，經新竹市穿越竹東，沿著頭前溪上山到了海拔六百公尺的賽夏族清泉部落，那裏有被軟禁的張學良故居、三毛駐足的小屋，和天主教的美麗教堂。

這些帶著神祕色彩的異鄉人成為眾目焦點，但罕為人知的是，南清公路在竹東鎮內稱東寧路，就在東寧橋前後短短不到百公尺的距離裡，住著幾位親歷時代波濤的老人。他們的青春，曾沿著這條公路，被輸送到天寒地凍的日本內地生產飛機以保衛「國」土；或被送到南洋戰場歷經潰敗現地自活，見聞吃人肉的驚悚；復被送往中國內地，在國共對峙中三易兵服，不斷脫逃一路乞討亡命歷險，於上海跳入最後一艘船終得僥倖歸台。

貫穿山海的道路在現代化後益加喧嘩，老人們不知能否以壯闊名之的悲慘青春，卻隨著歲月的衰頹日益沉默，沉默到一切彷彿不曾發生，只剩下異鄉人的光彩在路末的清泉為旅客發亮不絕。

所有故事，是否將一如門前車馬川流的往來煙塵，隨著歲月消去？

梁煜堃

大正14年（1925）在橫山客庄農家出生的梁煜堃，說得一口驚人的標準北京話。年少時父親帶著全家離農搬到竹東街區開雜貨店謀生，梁煜堃於竹東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後，入讀今稱開南商工的台北開南商業學校，這是全台唯一有北京語課程的中等學校。他萬萬沒想到當時為商業目的所學的北京語，在他的人生繞一大圈後，成為此後職業之所依。

西元1937年日本發動對華戰爭，梁煜堃個子雖不高，在校體檢為甲上體格，1942年畢業，1943隨即被徵調為軍屬，軍屬非正規軍人，受僱於軍方負責處理大小勤務；軍夫則是純勞工，負責運輸戰場糧食彈藥等戰備物資。

商業學校畢業屬高學歷的梁煜堃為何走上軍屬之路？

「我是長子，下面有十一個弟妹，食指浩繁，家裡雜貨店因為經濟統制沒貨物無法做生意，生活困難。我想若當正式兵，一個月才8元對家裡沒幫助，為了較高薪水去當軍屬，而且不用上戰場跟人直接廝殺，但其實後來才知道飛機來轟炸才沒有分你正規兵還是軍屬……。」

對比起來，軍夫和軍屬的俸餉算是優渥，軍夫月薪與當時台灣警察月薪一樣約30圓，軍屬月薪為30到150圓不等，梁煜堃屬甲種高職本俸45圓，待遇跟小隊長一樣多，去南洋還有加兩個月90元海外津貼，一共135元，其中部隊直接轉寄安家費回台70元，另外剩65圓軍票，在戰地現場用不上也都寄回家。有許多人是因為家庭無以維持生計而「自願」去當軍夫或軍屬，面對未來死生，在那樣的現實壓力下，無能有更多的考量，梁煜堃笑笑說「我弟妹那麼多，少我一個還好啊！」。

他清楚記得，1943年4月26日清晨在竹東郡役所前面上大卡車。

未來，要去到哪裡？「不知道，只知道要打戰，去戰地」。梁焜堃很晚才知道自己的部隊全名是猛6050部隊台灣第四回特設勤勞團。

大東亞戰爭期間，臺灣總督府為因應對外戰線擴張迅速，徵募各種為軍隊服務的勞力，有到戰地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業義勇團」、「農業指導挺身團」、「臺灣特設農業團」，勞務為主的「臺灣特設勞務奉公團」、「臺灣特設勤勞團」、「臺灣特設建設團」。其中「臺灣特設勤勞團」從1941年起，一直到1944年7月海路中斷前，共出團30次，人數有2萬8千名。梁焜堃，就是這2萬8千名之一卒。

出航

集合那天早上，光是竹東地區就有兩百人，分搭四台卡車到新竹市轉火車到高雄港，連夜上了一台老舊的輸送船。

當時的部隊如此分層：最基礎為分隊20人加分隊長21人，五分隊為一個小隊105人，加小隊長106人，兩個小隊為一中隊，含中隊長213人，五中隊是一個團，1065人，加上正副團長1067人，再加上16名負責行政庶務的「本部員」共1083人，全部在一條船上，梁焜堃是第五中隊的本部員，在全中隊一千多人裡面學歷最高。

第五中隊全部來自竹東郡下的竹東、芎林、橫山、北埔、峨眉各地，共213人加四個本部員。其他四個中隊也以客家人為主，來自桃園大溪、新屋、宋屋、觀音、中壢等地，其中第四中隊全是大溪河洛人。

這幾乎是所有人生平第一次搭船，在貨船的硬板上擁擠如罐頭魚般塞在一起，為恐聯合軍魚雷來襲，規定必穿救生衣，更加悶熱難捱。

船老舊，且載重，為避魚雷走之字型路線故速度甚慢，高雄到馬尼拉費時三四天。行前曾聽聞馬尼拉的雲和夕陽絕美，但是抵達時天色不佳，一片灰濛，甚為抱憾。彼時無樓廈，多是兩層屋與平房，一

派祥和貌。為適應熱帶氣候，部隊在聖塔安那跑馬場的大房子住下進行訓練。

五月的馬尼拉已極燠熱。訓練期間，第二中隊第一小隊長姓范的新豐人長得很壯，但是喊口令時搖搖擺擺似乎行將倒地，二十歲強壯的身軀，怎生如此異樣？中隊長一問得知罹淋病，當場狠狠打了兩大巴掌連幾聲憤恨的八格野鹿後立馬送回台灣，且即刻調梁煜堃為小隊長，這算是平調，因兩者薪水一般，於是梁煜堃從竹東的第五中隊改派第二中隊，他此時還不知道，命運之神正在眷顧他，是這小隊長不可告人的性病，救了他此生一條小命。

接著去帛琉最大的本島梅拉克魯島（Melekeok），本部員負責行政事務文書庶務，改當小隊長後，負責監督港口裝卸工作，梁煜堃不幸得到無法排便或會便血的A型副傷寒病，陸軍醫院滿額，改送到海軍醫院，命運之神在此再度眷顧了他，帛琉本是海軍基地，海軍醫院設備較好照顧周到，若送簡陋的陸軍醫院不無喪命可能。梁煜堃在醫院一個多月終得康復。

威瓦克

梁煜堃因病停留的帛琉，是派駐的關鍵分流點，有些部隊往已無戰事的印尼去，可保得平安，而往激戰地新幾內亞中部威瓦克(Wewak)的，往往餓死戰死病死，最後生還者往往不到十分之一。

入院期間部隊早已移駐威瓦克，此地有良港機場，是新幾內亞大陸最主要的空軍基地，梁煜堃病後一人搭上五百多噸的小船，毫不知情的奔赴死亡之港威瓦克。

梁煜堃在威瓦克擔任的傳令工作，本是中隊長才有資格，但中隊長都是日本人，可能怕炸彈不長眼，一致同意把此職務交付給小隊長

梁煜堃。

聯軍空襲次數從幾天一次變兩天一次，接著愈來愈密集，每天固定九點來襲，好像變成上班。據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本地平均十公尺一棵椰子樹，總數幾千棵，如今已見不著半棵。這樣的平原沒有任何隱蔽物，士兵被訓練跳到坑洞裡掩蔽，也只能祈求不那麼「幸運」再被擊中一次，雖然重複轟炸是家常便飯。

梁煜堃有一次看到海上不遠有船上人向此岸招手，原來是於索羅門群島倖存的台灣高砂義勇隊，正興奮無比的準備回台灣，後來聽說途中遭美軍潛水魚雷擊沉，峻山叢林中英勇無比的原住民，從此魂葬海底不見八方，島上的家人，不知該有多麼的思念他們。

荷蘭亞

在轟炸的日子裡，有一天部隊突然要在五百個團員裡，找五個二十歲左右、沒有結婚生子的士兵，緊急集合報到，梁煜堃突然被選上，身分從軍屬變成日本兵。

原來當時僅存的一架偵查機，發現麥克阿瑟率領的艦隊有五十四艘，極似朝威瓦克來，而看不到的海底潛水艇還沒計入。

那這五人是做什麼呢？就是在這樣大量聯軍兵臨城下的危急時刻，要在槍林彈雨裡當傳令兵。報到前，日本長官勉勵說：「你們是部隊之花」。

五名新傳令兵裡有個桃園河洛人叫做游錦村，在往海邊移防海邊的路上，不斷用國罵一直罵「幹××，要人家去死還說是部隊之花！」。梁煜堃在無際的黑暗海邊一晚沒閉眼，同伴的幹××狂咒也整晚沒停歇。

徹夜等待，部隊計算聯軍船團的速度及登陸時間，推測必是拂曉

攻擊，全員精神繃如張弦，面對生死決戰關頭，所有人的意志和注意力上推到臨界點，警戒那可能帶走所有人生命的槍砲聲響。

陽光已露曙光，整個海邊卻悄無動靜，安靜的令人心慌——船，都跑哪裡去了？

過了一段時間，似隱隱聽到炮聲，原來聯軍避開威瓦克直攻司令部所在地艾達貝(Aitape)！然後再打最西北端的荷蘭亞(Hollandia)，此二地都沒有應戰準備，因為荷蘭亞跟威瓦克相隔250公里，麥克阿瑟竟然兵分兩路從遠處登陸。這是1944年11月，歷史上著名的美國、澳洲聯軍發動的艾達貝威瓦克戰役，也被稱為跳蛙戰術。

威瓦克有兩萬大兵，後有山勢可居高防守，若強攻必有損傷，麥克阿瑟避實就虛擊其虛，第二天威瓦克空中飄滿美國聯軍施放的日文傳單：「君子不與牛鬥力」。

竹東第五中隊的人全數集中都在荷蘭亞，他們同樣以為聯軍會打威瓦克，以為聯軍還離很遠，整個部隊都在睡大覺，聯軍拂曉登陸，被驚醒的竹東人，沒命的往山裡跑。

麥克阿瑟的戰術讓兩百五十公里外的梁煜堃撿回一條活命，卻讓近兩百個竹東郡下的年輕人幾乎全數埋骨荷蘭亞。

過了非常多年，梁煜堃曾在竹東遇上從荷蘭亞倖存歸來的較年長軍屬，他述說吃人肉的經歷，使梁煜堃想起一些不曾說起的往事。

心臟粉

梁煜堃管理貨物廠，跟一位負責監視敵機的對空監視員富田軍曹很是要好，兩人經常流通物資，無所不聊。

有一天富田說「喂！吉浦君」，梁煜堃的日本姓名叫做吉浦信夫，他拿一罐像是胃散一樣的東西，說吉浦君這你要不要吃？梁煜堃

問那是什麼東西？----「人的心臟」。

梁煜堃搖手說，「喔，台灣人不吃這東西的！祖先傳下來的教誨不吃這個，不敢吃不敢吃」。那或許是敵人的心臟，富田軍曹也有管俘虜。

梁煜堃好奇問說「你裝這幹嘛？」，他說帶回去給我的太太吃。「你太太敢吃嘛？」，富田說「我會騙她，不會老實告訴她」。原來是老婆不會生子，富田聽說吃人的心臟會生小孩，要帶回去給太太吃。還說「是好朋友才給你吃，別人我還不給，蒸三次晒三次碾成粉，多麻煩才做出來的！」。

後來部隊撤退散離，富田沒有等到投降，好像就發瘋精神錯亂死了。

現地自活

跳蛙戰術之後，聯軍仍持續空襲，多的時候一天三次，威瓦克所有物資，包含食糧被服棉被毯子衣服鞋子武器彈藥，一切東西都被燒光了。

部隊往南撤退，十八軍的司令安達二十三下令，所有兵員入山「現地自活」，從現地自活令直到投降，期間約有一年多。

早在現地自活軍令抵達之前，本地土人很早就移進深山避禍，部隊於是接收現成土人部落，梁煜堃的中隊有一百五十人進到Labuntagun，約百人在Sewandagun，以及幾十人在Mabulinga。

天無絕人之路，本地有一種很大棵的澱粉樹，日本話曰sagoyasi，砍下樹幹搗爛水洗過濾可製出澱粉食用，而樹頭留著，以後有客家話叫筍蛄的象鼻蟲出現還可抓來吃補充蛋白質。

Sagoyasi的作法是，砍下以後，取中間段剝去上方皮，留下面皮打

橫，用木柄石斧打爛成漿，再把樹漿放進用大竹殼編成的筒狀容器裡面水洗，撈出糟粕丟掉，再拿棕樹編成高與直徑都約一尺的筒狀過濾器，把粉漿水倒入濾水，留下粉團在棕樹筒裡，再用粉樹的生葉子鋪底，粉團放上面，用乾葉子於周圍點火，用直火把粉團烤乾，再把下面生葉子往上收束，綁好，就是一團乾燥的澱粉團，可以背著走當乾糧。這粉團放十天半月不會壞掉，可以直接泡開水喝糊，微甜。或者可以捏成扁平狀水煮食用，或者混合一點南瓜蕃薯或芋頭椰肉，塞入竹管裡，架火燒之，有如竹筒飯。在山裡拜澱粉樹之恩賜沒有鬧饑荒，還跟土人的青年合作開墾菜園。

梁煜堃有學一點土話，當「宣撫班長」，負責跟土人溝通，他發現部隊的行蹤其實都在他們觀察中，幾個人哪一天會到哪個部落，他們似乎都知道。

檜杉明

部隊的醫務助手是阿里山頭目的兒子叫做檜杉明，除了擅長放陷阱抓山豬還是出了名的神槍手，現地自活的期間負責打獵，梁煜堃當小跟班，進森林打食火鳥，別人打胸腹，檜杉明專打眼睛，樹林裡的王冠鳩他一槍可打兩隻下來。

檜杉明有一次受命到軍司令部做澱粉後獨身要返Labuntagun，走威瓦克山後面一條小溪，天快黑時遇到三個日本友軍，日本兵留他一起過夜，且說要分享烤山豬肉，檜杉明餓的半死，高興的留下來。

吃完豬肉不久，約晚上八九點，檜杉明與他們三人分處兩處，他敏銳的耳朵聽到遠遠有磨刀聲，他感到非常奇怪，日本槍上有短劍屬正常，但這磨刀聲聽起來絕不是劍，在阿里山成長的獵人對磨刀聲音實在太熟悉了，正在這樣的狐疑下心生提防，不久聽見其中一個日本

兵說，「我們差不多可以開始了」。

檜杉明的第六感告訴他有殺身之禍，隨身包袱沒拿，轉身以最快的速度奔逃，這三個日本兵惟恐醜事外瀉竟一路追來，檜杉明在黑夜裡死命跑，用他矯健的雙腿遠離這即將被吃落人肚的恐怖命運。

檜杉明為何能意會到他的殺身之禍呢？原來當時日本兵之間講體重，已不說公斤，而是開玩笑說你幾飯盒，言下之意是你的肉可以裝幾個飯盒，這是因為吃人肉的狀況已非罕見所衍生出的黑色笑話。

檜杉明逃過此劫卻沒有回台的好運，日本投降後部隊在山裡待命，為了摘椰子給將官，有一天不慎扳到枯黃的椰子葉，人從高高的樹頂落下，從此失落了他無限可能的人生。同伴們將他就地掩埋，骨灰沒有帶回來，其實所有返鄉的骨灰罈子裡的骨灰都是沙，木箱裡面裝白沙，用白布包起來就代表骨灰。他那高齡八十的頭目父親檜杉彥，等不到兒子回家，不知如何的失落傷心。

終戰

軍司令部剩下一台收音機，不能發信，1945年8月7日那天，只知道長崎和廣島被投以可怕的炸彈，但不知是原子彈，也不知日本投降，全員照樣出門找食物，過了三四天，眾人正在做sagoyasi澱粉時，一個日本兵跑來說戰爭已經結束了，所有人以為他擾亂軍心，起身要合揍他，但他很快跑走，因為要到下一個部落傳訊。

傳信兵沒講投降，講「結束」。

後來接到命令停止作戰、原地待命，仍沒用投降的字眼。待命約十幾天，才從山上下來，花兩天到威瓦克向聯軍繳械投降，當時沒有歡喜或悲傷的感覺，因為一切都還是未知數。

下山途中有個插曲，聯軍司令官澳大利亞陸軍第六師師長霍勒•羅

伯遜（Horace Robertson）少將，下令追究凡有吃人肉者需軍事審判，結果部隊裡很多人竟然嚇得睡不著覺，下山投降途中，日本長官找人演戲娛樂安撫下屬，演完後下令：吃人肉的事情不可透漏，絕對不可承認，全員嚴格封鎖消息。

投降後所有人被送到威瓦克北方的一個小島，梁煜堃巧跟司令官安達二十三同船，兩個副官在他旁邊，任澳洲憲兵搜刮他的手錶、軍刀、徽章，梁煜堃看到司令官眼裡似乎含著淚。

在小島上當俘虜沒有人管理，自己搭房子住，不知何故一星期只有三天份糧食，無論如何偷農人的蕃薯葉、吃木瓜根、椰子肉、小貝殼，都無法止住飢餓。好幾百人因為飢餓全躺著，連走幾步路到海邊小解的力氣都沒有。當時日軍跟台灣人分開，台人裡面的領導是個醫官，他的英文很不好，雖然台灣從戰敗國變戰勝國，結果還是沒被聯軍搞清楚，誤當俘虜餓肚子。

有人陸續死亡，例如吃到蜈蚣蟲，或瘧疾死掉，只能草草就地理葬。

後來終於等來了一艘一萬噸的日本驅逐艦，速度非常快，花七天六夜直接到基隆，沿途遇上大颱風，連水兵都嘔吐，這最後一程仍如此多災，慶幸所有人得平安歸來。

歸鄉

1945年12月28日梁煜堃回到竹東，去時四台卡車，回時孤身一人。

回程在南清公路中途的番社高處俯瞰到竹東全貌，眼淚不停的流，不停的流。

兩年八個月又兩天的戰地歲月，撿回一條命，對於戰爭的可惡可怕，和平之可貴，感慨萬千。

他說「這一切似是一場夢，惡夢」。

回到老家睡覺聽到卡車經過還會跳起來，以為是空襲，後來買下東寧路橋頭現址，是往昔竹東郡長宿舍，屋後被空襲炸出大洞，所有人都說應回填重蓋，梁焜堃把它做成地下室當防空壕，以備萬一發生戰爭可以躲。

早先還能通信時曾從南洋給家裡寫一封信，寫什麼呢？「不管怎樣一定要挖防空洞！假如被直擊那是命，但是大部分砲彈是斜角往上衝，有了防空洞就可以保命」。還有寫給女朋友的唯一一封信，內容仍是一定要做防空洞。

戰爭結束，世局大變，商業學校的學歷無用武之地，連進水泥公司謀職都要紅包，幸虧因為一口標準北京語，橫山一位校長鄉親讓他進小學教書直到退休。退休後醉心古典詩文，為自己的生命寫下：「紅顏奉命赴南洋，海陸蒼茫萬里長，激戰蠻疆成鬼域，天公寵賜得還鄉」。

梁焜堃說，離家幾步之遙的東寧橋跟我同壽，大正十四年建的，不過我想它會比我長壽才是。

是的，假如沒有戰爭。

戴金和

東寧橋舊名軟埤橋，大正年間竹東員嶼仔甘承宗出資建橋並易名之，地方人呼應義舉，集資在橋頭築一茶亭，此亭座西朝東，日日曉迎初旭，復有清溪拱橋，故名曉江亭，茶亭供往來行人休憩，內有石桌石椅和奉茶石缸。

昭和6年（1931），戴金和在竹東郡關東橋誕生，上有四兄三姐，父親打鐵維生，父母為生計搬到曉江亭北側較近市區，家門前的東寧

路段有一長排油加利樹，後傍小坡，晨昏婦女於伯公下洗衫坑浣衣，母親姊妹也都在此列。

戴金和受日本教育，但大東亞戰火下的學生總在躲空襲，學習零零落落。

戰後萬業蕭條生活困難甚於戰前，父親的打鐵生意有限，大哥二哥一組，三哥四哥一組，輪流各做一天鐵工也難糊口，家無田地，下一餐伙食經常成憂。戴金和十四、五歲時，母親狠下心咬了牙根對這瘦弱么子說：「這十斤白米，吃完後母親也無能為力了，自家快去尋頭路吧」。

戴金和無一技之長，鄉間工作機會也少的可憐，孤身一人外出尋覓工作機會時，適逢國軍七十師貼告示徵兵，戴金和心想投軍總比餓死好，找了鄰居徐靖凱阿凱一起去，反正沒田沒工，只能做此打算。

民國34年10月17日，國軍第70軍主力部隊，由台灣省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率領，自基隆登陸，分駐苗栗以北和宜蘭羅東一帶。35年6月，該軍奉令整編為70師，由陳頤鼎所部，並開始招募台灣兵，戴金和就是在這時間點，看到了告示。

國軍70師在民國35年中來台招兵，緣由又得從更早的國共內戰算起。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在美國支持下，快速進行全國淪陷區的接收，除全盤接收日本和汪精衛政府的武器物資，也接受大量美援，軍事經濟實力暴增，國民黨控制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人口和城市。

民國35年1月，國共雙方在美國馬歇爾的調停下簽署停戰協定，會中民主黨派和國民黨民主派發揮力量制衡國民黨一黨專政及個人獨裁的力量，然而，3月，蔣介石就在國民黨中全會公開撕毀政協決議，隨後下令向中共發動總攻擊，爆發全國內戰。

當時擔任參謀總長的陳誠曾誇言3到6個月就能解決共軍，但是到了36年6月，國軍軍力日減，中共解放軍的人員和裝備卻大有改善，轉守為攻。

民國35年底，蔣介石片面召開國民大會通過憲法，周恩來指其為「獨裁、內戰、分裂」合法化的手段，此時社會經濟面臨崩潰邊緣，通貨膨脹、物價飆漲，人民生活困頓，不斷爆發大規模學生、工人、群眾運動，並開始發生搶米風潮，民眾連最基本的溫飽都受到威脅，國民黨政府的對策是出動軍警特務鎮壓和搜捕，遂引起社會更激烈的反抗。

國民黨戰後接收的貪腐，以及四大家族的舞弊自肥，是經濟崩潰的結構性因素，但抗日結束又馬上進行內戰，軍事支出高達財政支出的百分七十，入不敷出、國庫見底，大量發行紙幣並增稅的結果導致商品囤積、物價飆漲、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原本因為內戰徵糧拉伕早已經衰弊的農村，已近破產瓦解的悲慘境地。

於是米穀豐盛的台灣成為國民政府「劫收」對象，台灣米糧全數運到蘇北、華北充當軍糧，加上許多官員舞弊營私，如蝗蟲般噬盡一切台灣物資，使得原是米倉的台灣竟發生米荒，生產停頓、失業者眾；戴金和家庭的貧困、他個人的貧困、找不到工作，源自這個時代脈絡。

少年投軍

次日，戴金和和阿凱坐火車到桃園，選兵長官看到這兩個矮個子的小傢伙，二話不說直接斥喝：「回去回去！年紀小又矮，怎麼當兵？回去！」，他們兩以為一定可以入伍所以都只帶了兩元的單程車資，這下子連回程的車票錢都沒有，只能賴著不斷求情，若真被攆走

就完全走投無路了。

站在軍營大門邊，兩個少年不敢不想也不能離開，逢正午開飯，眼巴巴的看著軍營的大鍋飯直流口水。那長官心生憐憫，招呼他們吃飽再走，少年開心囫圇飽餐後，繼續哀求：「部隊有飯吃，家裡沒飯吃，吃了飯還會長高，做什麼都可以！」，「沒有車錢回家，連路上吃飯錢都沒有了，出去會餓死在路邊，拜託收留我們啊！」。長官發慈悲心終於首肯，少年歡喜的幾乎要下跪了，因為從此不必再受飢餓之苦，那年，戴金和十五歲。

民國35年，戴金和就這樣被編入國軍70師，在桃園受訓一點也不覺苦，因為終於有一份工作了。某日放假回家，開心的帶父親到竹東老市場去吃板條，這是第一次有能力請父親吃東西，同時也去鄰居徐兆麟阿麟家走動。阿麟沒工作，看戴金和好像過的還不錯，就乾脆和他一起投軍。阿麟雖比戴金和小一歲，但因個子高可負重故順利入營。阿麟不知道，此刻他這率性一去，竟一輩子再也不回來了。

隊裡有個竹東同鄉二重埔人，不知何故逃兵，軍隊遍尋不著無法交差，竟捉他父親頂替。部隊從營區行軍往新竹火車站，途中旅長騎馬視察，發現最後一個士兵光腳沒鞋沒帽還駝背喪氣看不到臉，根本不像軍人，旅長大聲斥喝：「咋回事？這人是誰？」，下屬唯唯顫顫說「報告旅長，他的兒子跑了，拉老子頂替」，旅長大罵：「混帳！王八蛋！把他放了！」。

在新竹火車站前，有鞭炮歡送國軍。往後，比這鞭炮還要嚴密還要震裂還要致命千萬倍的槍林彈雨，將一路伴隨戴金和，直到他歷經三年大劫大難才能逃回這個當初響砲歡送他遠行的新竹車站。

在基隆宿夜後上船，戴金和第一次在海上，望著海，望著遠去的台灣陸地，他突然開始感到前所未有的巨大不安和惶恐，他從未離開

家鄉，從未想過自己的命運有一天將如海船般漂浮搖移。此番一去，還能帶著小命來歸嗎？快看不見陸地了，他突然萬分想念起母親，和那個旭日初照有美麗茶亭的油加利樹街道，才剛剛滿十五歲的少年，第一次流下不捨的眼淚。

初戰徐州

軍隊抵上海時已入冬，大雪紛飛，南方少年們第一次看到雪感到驚異，但來不及對冰雪有多一點點反應，就上了往徐州的火車，沒有人知道此去迎接他們的即將是扭轉歷史的第二次國共內戰，命運之神發了一副險牌，少年們毫無選擇只能迎頭走去。

這是民國35年底，部隊在火車上的每個窗口都架了機關槍以妨偷襲，六天後抵達徐州，行軍北上翌日途中即與共軍相遇激戰，這是戴金和的第一場戰役，在台灣受訓的一切，於此刻沒有任何思索空間，性命交關下許多動作變成直覺本能反應，背著裝備奔跑躲避，躲避奔跑，打打退退，衝來撞去，心神裡專注的只有躲和打，如此日夜交火三天三夜終究寡不敵眾，28團和旅部被包圍且全數被擄走，只剩下29團。

戴金和所屬的29團最後退到魚台縣城外，有國軍88師在此駐守。他心想有援兵安全了，終可喘口氣休息，但旋即接到88師師長命令要攻退對面的共軍方可進城，於是背起裝備再度衝峰。

敵人的子彈像台灣夏季暴雨般兇猛落下，戴金和看到負責挑送彈藥的同鄉劉壽發趴在地上，棉襖被打到散花，害怕他就這樣死了，不自禁放聲高喊「劉壽發！劉壽發！」，劉壽發是否真聽到了？他竟乍然奮身挑著彈藥又往前奔，戴金和趴著看遠方村落，濃煙滾滾裡一片通紅，台灣只有大颱風要來的前夕，天邊才會有這種奇異的紅霞籠照村里，此刻爆炸聲震耳欲聾，故鄉景致只在腦中飄過一秒，戴金和退

回牆下，等待下一個進擊的機會。

緊守著攻不下對面就不得進城的命令，士兵們已毫無章法的忍痛摸黑亂撞，一班十二兵，大都殘存二三人，背著槍械彈藥，靠老百姓有一餐沒一餐的接濟，如此最後仍是攻不下只能退守豐縣，適臨農曆過年，雙方終於暫時停火。

這一戰，打兩個多月，沒有半天片刻得以鬆懈，渾身塵粉污泥煙硝跳蚤臭氣汗垢，臉是黑的，心也暗了，在豐縣雖可喘口氣，年一過又緊隨部隊打游擊。一次半夜受命集結，出動三個連隊往南陽島，那湖裡養了數以萬計的鴨子，養鴨人不知大禍臨頭在船上哼著歌，國軍雖用樹葉掩蔽，可惜月色過於明亮槍械反光很快被共軍發現，槍砲一響，方才唱著小曲的養鴨人翻船落水，鴨群受驚紛飛，寧靜美湖在國共戰禍下成了血煉地獄。國軍雖攻下南陽島但折損慘重，阿凱不幸中彈受傷送漢口後方，輾轉改編他隊並得回台療傷，因禍得福。

首次被俘

某夜出擊，好心的百姓以小米糕接濟，黑暗中戴金和和謝華欽吃畢往稍露曙光的東邊看去，怎麼遠方似有萬頭鑽動？他不敢大意馬上上傳報告，營長接獲消息後，不知何故判斷認定是我軍，竟吩咐號兵：「吹號看看是那個部隊的聯繫一下」。

號聲一響，對方的機關槍如萬箭齊發狂射不停，完全無警戒的國軍毫無招架能力，一顆手榴彈飛來，戴金和如駝鳥般急衝入壕溝掩蔽，待起身時，五、六支槍口對準他這駝鳥腦袋，一陣陌生腔調卻能聽懂意思的口音喊著：「好同志投降！」，槍械被撤，駝鳥得乖乖的跟著共軍走。

戴金和被共軍擄為戰鬥兵，阿麟則在共軍文宣部貼大字報，大字

報寫：「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兩人私下碰頭時，戴金和用家鄉海陸客話向阿麟小聲說：「阿麟，這毋係我們的地方，有機會一定愛轉去」，阿麟點頭不作聲；同被俘虜的還有芎林鹿寮坑人彭紹貴。

沒多久，不知是指導員察覺戴金和的心思，還是阿麟被洗腦告密，指導員說：「戴同志，你是不是想家啊？你不要胡思亂想，為了國家的未來不要想太多，在我們共產黨服務不是很好嗎？你好好地幹，好好的打，將來我們打到台灣去，你光榮的回家！共產黨一定帶你們回家！」。

戴金和被分配當小砲手背四顆砲彈，另一名共軍同志背著大砲彈緊跟著他監視，部隊來到棗莊要進攻豐縣。棗莊地形很長，有一營國軍保安隊正在朝會精神講話。

戴金和受命上砲準備攻擊，他假裝技術很差，刻意做出不精確的角度使落點偏離，混戰中戴金和拉住彭紹貴趁勢躲進民宅，共軍撤退後，回到國軍保安隊的兩人被上手鍊腳鐐暫關牢房，一天只得一個窩窩頭吃，月餘經查為實，遂被送回70師。

部隊移防至嘉祥縣，戴金和與老友謝華欽重逢，兩人興奮不已，三、四月前在金鄉縣西南方被共軍打得奇慘無比，謝華欽隨連長逃跑，連長已被軍法槍斃，一營四百多人只生還三十幾人，兩人格外珍惜倖存相逢。芎林的彭紹貴在此編入他隊，鄉親從此分別，戴金和被改編入後方部隊前往濟寧，濟寧與嘉祥相距三十公里，不到半個月，嘉祥縣失守。

濟寧之戰

共軍來襲濟寧，國軍先把橋樑炸毀斷路，於城之四門架防禦工

事，城牆外除兩米護城河還有十二層路障八道鐵絲網，牆上密布步槍、機關槍、探照燈。共軍以國軍俘虜當先鋒的人海戰術險些攻上城牆，高度交戰八日夜後，第九天才撤去。

國軍雖勝，傷亡慘重，城牆外不論壕溝道路小溪，四處無不是屍體。不知多少車次的牛車把屍體散肢殘骨運到城外大坑掩埋，恐怖的屍臭瀰漫，四處一片死寂，惟蠅蟲作響，有好幾天，戴金和都吃不下飯。

此役中，江西籍徐連長受重傷，他一向待下屬甚好，臨死前淚流滿面勉勵大家：「要好好做，不要犯法」。一起出生入死的領兵長官罹難，竟有失卻親人之感，令戴金和難過異常，銘記至今。

幾天後部隊移防回金鄉，共軍再度來襲一如濟寧之戰強攻七日夜後撤退，金鄉漫地拋屍露骨，棄甲蔽野，戴金和隨著耗弱的部隊轉退徐州，一日竟收到父親去世的家書，獨自蹲在牆角嚎啕大哭。

戴金和擔任張軍師的隨從兵，張軍師在徐州外小村辦訂婚禮宴後，接到告急命令，慌忙下驅車離去，戴金和扛著張軍師的一雙新皮鞋無奈獨自摸黑走十幾里夜路回徐州，到徐州天未亮，滿城卻極度騷動焦躁不安，所有部隊軍車馬匹全數滿載戰備往漢口方向撤退，老百姓也攜家帶眷魚驚鳥散，國軍節節失守。

徐州再敗

戴金和跟著部隊出西門走了一日夜後，遇上共軍交戰，國軍雖佔有三百多個村莊，卻被大面積包圍兩月餘，百姓早已逃盡，軍隊兵疲糧空，運輸機空投補給有限，傷兵遍野呻吟哀號，戰者無糧草，傷者無醫藥，已到烹馬裹腹的絕境。六十萬國軍在這場局勢扭轉的「徐蚌會戰」，死傷慘重無比。

共軍終於攻進，到處喊著：「好同志放下武器，放下武器是好同

志，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幾個女兵惶恐哭泣，戴金和識相的丟出了卡賓槍和白朗寧手槍。

共軍分俘虜為軍官和小兵，各自分連分班，練兵之餘，指導員教唱歌所有人一定得學：

小南風飄飄 運輸機來了
丟下了降落傘 眼看它往下去
小南風飄飄 向北慢慢飄 呀！慢慢飄
子彈、砲彈、糧食、罐頭 我們全收到了
飛機呀！飛機！你要不要收條
飛機說：嗡嗡嗡 小南風 你把我氣死了
要想有飯吃 要想有衣穿 別害怕！
打到南京去 活捉蔣介石
有吃有穿 有飯有衣 有吃有穿 有飯有衣
打到南京去 活捉蔣介石

這歌，戴金和牢記了，一輩子都會唱。

部隊開始行軍往南京，戴金和跟五個俘虜觀看天候掌握時機，在一個烏雲密佈、毫無月色星光的絕暗黑夜裡，迅速摸黑翻牆出逃。跑！六個人秉住喘息壓低聲音拼命往前跑，跑到幾近快斷氣不能呼吸了，有個大坎下面是河，夜色太暗無法判斷路況，膽大的山西老李要弟兄們稍候，他瞬即縱身跳下，發現竟是一條沙河，坎約有兩丈高，沙水深及胸，在老李呼喚下其餘五人一一縱下，然後六人緊緊拉住彼此的手走過河床，此時是正月中旬，天候最寒的時節，年輕小伙子全身濕透顫抖，卻只能擰乾衣服穿上後無聲往前繼續加速奔走。

途中幾度安全暗渡衛兵路哨，卻往往在村莊邊緣難敵家犬耳目，六人腳程加緊，直到一處透光獨屋才敢稍停歇，大夥往內窺見一老者正在烤餅做饅頭，年輕人客氣的敲門低聲詢問附近有無軍隊駐守，老先生一看這些狼狽青年，無需猜想也知是逃兵，六人向老先生買了備糧，換上常民衣裝後，從此分道揚鑣天涯各路。這個驚心動魄的逃難之夜，這六個素昧平生的逃難之交，無法留下更多聯繫，無法交流更多情感，只能緊握彼此雙手慶幸逃過此劫，然後往眼下最重要的唯一任務：繼續逃命，直到自由。

自尋生路

天亮後戴金和發現自己似乎走錯方向了，在山腰上往下看見一隊隊共軍部隊在吹號，驚嚇之餘幸有山壁可藏身，等天暗後再想辦法。

躲在山壁中餓了有餅可吃，卻無水喝，這一天是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口渴日，他謹慎異常惟恐再度被抓，直等到天黑無人方敢下山，在水溝邊盡情大口喝那不知是髒或乾淨的水，確認方位後續往南行。

雨來，戴金和找草寮棲身避雨，多日連雨，身上乾糧告罄無計可施只好行乞，為避耳目一天只敢出乞一餐，但戰爭荒年且防人之心不可無，此地人家不輕易施食，獨一年輕人願相助，雨停，戴金和急著上路，離開前他特別把唯一值錢的東西——繫在褲腰上的皮帶送給他。

換上草繩繫腰的戴金和繼續他的路程，一度夜色昏暗下不幸的走進泥沼動彈不得，幸好深不致沒頂，安靜的等天明，再想法子脫困。

有天走在路上不幸遇上一個共軍和村長迎面而來，他想裝作若無其事的走過，那共軍突然叫住了戴金和說：「站住，你要去那裡？」，戴金和支支吾吾不知所措，共軍開始要進一步盤查，村長慈心大發說：「放他走啦！年輕人沒事沒事」，戴金和有冥冥好運，遇

貴人閃過此劫。

如此一關過一關，戴金和向著目標南京徒步前進，他不知走了多少路，過了多少村，討了多少飯，閃避了多少惡意和危機。

在一條小河關卡前戴金和向部隊詳報來歷，卻只被允許在關卡一起駐守，不能踰越。不久共軍攻來，交戰三天，國軍兵敗如山倒，撤退到浦口坐船，到了岸邊，竟只有一艘小船，根本容納不了那麼多兵員，所有人奮力擠身拼命要擠上船，這可是生死交關的一刻，晚了就要當八路軍了。戴金和看見離他不遠處有個空隙，心一狠死命雀躍一跳抓住鋼索爬上了船。

船因超載沉重，行駛異常緩慢，有些士兵眼看船走了自己卻還在岸上，生氣的對船開槍掃射。「終於抓住往南京的希望了」，戴金和在擁擠的甲板上，嘆了一口大氣。

南京三俘

到了南京沒想到竟也是全然兵荒馬亂，民國38年的此刻，軍事失敗、貨幣貶值、民情激憤，南京也已保不住了，戴金和好不容易靠著討飯和雙腿進了南京，所有部隊卻正急著從南門出走棄守南京。民眾搶糧，煙火四焚，戴金和找不到部隊投靠，拾起公糧倉庫的一包米也隨人流走出了南門。

在城外感到異常飢餓，他蹣跚進一戶人家對老太太說：「這米跟你換隻雞給我做菜好嗎？」吃過了飯戴金和在灶坑旁忍不住睏意睡著了。

「前面打起來了！」，有人騎快馬報信大喊驚醒戴金和，他把身上的武器丟進水溝，人躲進柴堆，直到八路軍消失才出來趕路。戴金和再度換上百姓常服，卻忘了換內衣，近午時分想找東西吃，不巧被八路軍盤查搜身，內衣透露了國軍身分，偷縫在褲腳下的戒指也被搶走，戴金

和下跪苦苦哀求幾乎落淚「拜託了，這是我要回台灣的最後希望」。

或許是有貴人運，帶隊的班長看他如此可憐，命令下屬還物，小兵把戒指折成兩半，小的丟給戴金和，臨走時那班長竟然還叮嚀戴金和，「你不要往那邊，那邊還有我們的人」。上蒼如此暗暗戒護戴金和！

走了三天，不幸再度遇上共軍盤查逮捕被關入一間老廟，面對滿室俘虜他一整晚都在思量如何再度脫逃。

第二天早上一陣哨聲大響衛兵和俘虜整隊的混亂中，戴金和躲進事先觀察的小暗房不敢作聲，等到全軍開拔空無一人後，才悄然向路旁小溪邊洗衣婦女打聽部隊方向，反著走過河後見鐵路，沿著鐵軌找到載貨車廂，攀上車廂跟著火車來到上海，沿路依舊荒屍遍野。民國38年4月23日，中共解放軍佔領了南京總統府。

一盆冷水

到上海頗費一番功夫找到台灣同鄉會卻空無一人，在這麼陌生的城市如何能想法子回鄉？完全無頭緒失神亂走進到一條小巷，突然天上潑來一盆水淋個滿身濕透，二樓有人下來趕忙道歉，「您來小巷找誰呢？」。

沒有要找誰，也不知要往那裡去，如此亂世不知如何才能回家，沮喪的戴金和說「台灣，我想回台灣」，隔壁看熱鬧的老太太聽了說：「你從台灣來的啊，我老弟在國軍部隊當少尉官，正好要去台灣，我給你想想辦法」。

在老太太家等了兩天，終於上了少尉部隊的船，船剛駛出黃海，無線電來報，上海淪陷。

那盆水救了戴金和。

此時，是1949年5月。

望著一片汪洋，戴金和終於又回到這當初讓他落淚思鄉的海，當年望著基隆港逐漸消逝，現在期盼著港口燈塔早日明晰。

下船後搭火車到新竹市，家鄉獨有的海陸客家話開始懸繞耳邊，但戴金和感覺自己的客家話竟然好像丟失了。

這是萬里徒步歸鄉的最後一程，植有油加利樹的東寧路終於出現眼前，茶亭還是那麼美，遠遠看見隔壁的阿甜姐肩上扛著一支竹竿要晾衣服，甜姐轉身一看到他，慌張的丟下竹竿跑到家裡高喊：「金和回來了！祥伯母，金和回來了！」。

戴金和見到母親，竟然雙腳跪下痛哭，這一路的槍林彈雨沿街乞討都不知苦，但在母親面前，卻軟弱不堪，涕淚縱橫。

此後，戴金和再也未曾離鄉。

歷劫餘生

鹿寮坑的彭紹貴、鄰居謝華欽都平安歸來，阿麟徐兆麟留在大陸娶妻生子，入共產黨當官，多年前一次回台訪張學良故居後，來看昔日戰友戴金和。少年時兩人雖為生息相通的鄰居，歷經了這麼多年的文化政治隔絕，已難多談上話。

脫下軍服回歸日常的戴金和當雜工，努力掙錢，娶妻生子，仍在東寧橋不遠處落腳，每每酒後談起這些經歷，總引來不少聽眾，戒嚴時期不敢公開講，總是在私密安全的聚會，才敢多說一些，深恐一不小心惹來牢獄之禍，尤其是活抓蔣介石的歌，一再告誡子女去外面千萬不能提起。有一次，故事講的多了，竟還被初識朋友打賞兩千元。國共交戰往事，在解嚴前於社會於教育，是高度的禁忌與空白，如今有個大難不死的小兵歷歷道來，戴金和嘆息說，命大命大，真是命大！

王金生

竹東山區生產優秀的桂竹，昭和年間，在東寧路曉江亭北面輕軌車站邊，有間不起眼的泥磚屋，裡頭有十幾名福州師傅在製竹尺，生產各式短尺及工程用五十米卷尺；昭和4年（1929），王金生在這裡出生。

父親因熟稔桂竹原料和竹工藝，得以承攬這來自於台灣總督府的竹尺業務。竹尺要按時送到總督府土木課核驗，小王金生總會跟著父親北上，但每每看到總督府前面那些配劍的威昂軍官就嚇哭了，因之他小時外號「貓生」，意謂這小阿生像貓咪一樣膽怯畏生。

大哥在台北當運轉手，後來考上通譯官派任海南島管理工廠，經常寄錢回家，二哥入日本山梨縣航空高等學校，大東亞戰爭開始時，父親寫信叫他儘速離開自保免遭南洋徵兵當砲灰，二哥就真的不告而別逕自離校。

離開後，白天在早田的工業學校讀書，晚上在東京淺草電影館學拍電影，並向家裡開口有對象想成婚，父親一聽到要娶嬌滴滴的日本女性立刻命他返鄉：「阿爸找一個太太讓你帶去日本」。

此時王金生正在公學校即將畢業，看大哥二哥在外地好像很神氣，心裡憧憬也能到日本內地求學，他問二哥「日本會危險嗎？」。

造機

1942年，日本在中途島之役後失去制海制空權，美軍轟炸機B29可直達日本本土轟炸，首都東京與皇宮岌岌可危，日本零式戰鬥機在飛行高度與裝備都無法與之對抗，因此緊急研發新機種，設計出專門對付B29威力如雷電般強烈的「雷電」戰鬥機。

因雷電主要供厚木機場增強防衛東京能力，因此製造廠設在厚木

機場鄰近的神奈川縣高座郡，百公頃土地遭低價徵收以闢建工廠倉庫宿舍，廠名「高座海軍工廠」，代號「空C廠」，擬月產小中型飛機各一百架。

當時日本本土適齡役男幾乎被徵召出征殆盡，日本海軍於是透過台灣總督府，從台灣招募公學校、高等科、中學校畢業的青少年，前往日本到高座廠接受短期技術訓練後，投入生產飛機行列，這些生產者被稱為「海軍工員」，目標是三萬人，是高座工廠的希望，也是「台灣少年救日本，造機保衛日皇宮」的宣傳鎖定目標。

官方及學校發出的誘人宣傳是：公費半工半讀且有薪資可領，畢業後具工業學校正式學歷可繼續升學，或成為獨當一面的技師。許多少年為閃避派赴南洋的死令，認為去內地應較安全，加上對母國求學的嚮往，紛紛報考，1943-1944有兩萬多人報名，錄取8419人，年齡在13到20歲不等，分批送到高座工廠養成所訓練，再派到日本各地飛機製造廠。

王金生在這樣的背景下，同時通過海軍工員和高等科考試，但他並沒有選擇的自由，當時諾大的竹東公學校只錄取兩名，篩選相當嚴格。老師說海軍工員很難錄取，既然已入選，國家亟需造飛機工員，不能拒絕。他是台灣第二批前往日本的少年工，預定從新竹出發的時間是1943年5月，高雄船期在6月。

二哥回家前後才15天，徵召南洋兵的紅單竟就來了，幸好他身上帶著日活電影公司即將調任他到滿州拍電影的派令單。那紅單後來轉到附近一個姓彭的人家，結果他上船還沒到菲律賓，船就被炸沉了。

父親為二哥安排的婚期正是王金生要去日本的那一天。前一晚十二點這群少年在新竹火車站上車，火車吭匡慢走沿路不斷停下收人，如此折騰整晚疲累異常，到岡山61海軍航空廠的兵舍，少年們一看

到塌塌米就都倒下瞌睡，沒想到海軍下士官扯開嗓門激烈狠罵：「你們還是軍人嗎？這是什麼樣子？在那裡睡著怎麼能看？」沒體諒少年昨晚旅途疲累，立刻把所有人叫起來排隊賞每人兩記耳光，邊打邊大聲說「給你精神！」。

少年們從此見識日本軍國主義之無理嚴酷，所有人臉頰都腫起來不敢吭聲。那天晚上身旁同學突然哭了起來。王金生低低的跟他說，現在哭太慢了，要忍耐下去有精神才行。小時候被譏諷為無膽貓咪的王金生，現在是會安慰朋友的勇敢少年。

第二天起集體到大運動場跑步，旁邊飛機場有練習機在呼嘯，打赤膊在南方六月大太陽的酷暑下不知道跑了多少圈，背上起泡，晚上睡覺壓痛不成眠，全部少年都趴著睡，這樣十五天的訓練後，隔天一早七點上卡車，沒有被告知要載去哪裡，少年們感到自己像是待載豬羊，車到高雄港看到海，少年們想：「高雄港？船在哪裡啊？怎麼沒看到船？」。

啟航

站上一條擠了四、五十人的小木船，他們心裡想說：難道這麼荒唐坐這樣的船去日本？沒想到行到外海，才看到一萬七千噸的大船，大到看不透頭跟尾，上面寫「淺間丸」。

王金生暗忖，這麼大的船要怎麼上去呢？那麼高，若要用梯子要很高才爬的上去啊？沒想到船肚打開了，從倉庫最下面的底層走上去就可以了，少年們興奮著排隊分配房間，並到船尾倉庫領救生背心，船肚子裡不斷上下樓像在逛大觀園，船身似不只百米長，走到後面驚見電影院、遊戲場，才知這以前是豪華郵輪徵為軍用，是日本最大的輸送船。

初航數日每夜都有演習集合鈴聲，五分鐘內穿鞋和救生衣捉梯子快爬到甲板排隊，有時一急沒穿到鞋，或救生衣沒拿到馬上被拳打腳踢。船體雖大，但仍是搖晃嚴重，眾人皆吐唯王金生不吐，下士官派他清理同學嘔吐物，結果一聞也吐了。

為恐美軍突襲不敢直航，路線從台灣海峽沿中國邊緣北上，旁有南洋回返日本的空船左右各三艘，前有驅逐艦，上有一架飛機，另一台驅逐艦在旁邊圍繞護航，以船團護著少年們的平安。到了黃海轉往朝鮮再往南到佐世保軍港，第九天到日本瀨戶內海，南洋陣亡的軍人骨灰和傷兵先下船再去吳軍港，接著到神戶下船，再利用夜間火車經大阪、京都、名古屋等載少年們去到神奈川縣的大和。

半路上日本婦人會的歐巴桑在火車站，倒開水給士兵喝，她們看少年個子都小，全身如此黝黑，親切的問：「小弟弟你從哪裡來？是不是印度人？」，知道是台灣來的非常驚訝：「啊？你們這麼小，從台灣來做什麼？」。

葬別

位於大和的宿舍有四舍，一舍十寮，一寮二層上下樓各十室，一室住十人，等於一寮兩百人，一舍兩千人。寮前有玄關出入，後有走廊連接十寮，廊邊餐廳可納兩千人用餐，廚房邊是大浴室，所有煮飯煮水浴室水都是燃煤驅動蒸汽，故有又粗又高的煙囪，四舍煙囪與建物相連，少年們初到都以為這就是工廠。

高座工廠與培訓所都還在施工中，故以宿舍空地操練「舍內特別教育」，及整理環境。宿舍起居按照海軍作息嚴格執行，稍有不慎就遭「海軍制裁」以拳擊臉，少年們都沒想到懷抱學習美夢卻迎來這樣嚴酷的軍事生活。

兩個月後，同去的竹東二重埔林同學，因盲腸炎驟逝，日本長官命少年自製棺木，同時守靈兩夜。同學齊力以木板釘出箱子，鋪上芒草，將同學遺體移入，王金生想：「這是大殮啊，平常若在家，這種事只有在一旁看的份」。但眼前，全無害怕與禁忌，只有面對。

大家用手推車把克難的棺木移去火葬場焚燒。十三歲孩子們看著同學火化成灰燼，全場靜默，沒有人流淚。

高座實習工廠與教室在距宿舍三公里外的座間市，八月下旬完工，少年們每天唱軍歌精神昂揚向工廠出發，課程有國、英、物理、工業數學、圖學、體育、地理、實習等，實習從揮動鐵鎚斬斷鐵板開始，短短三個月後，由於高座的工廠尚未竣工，少年們被以時局緊迫為由，派往全國各航空廠支援生產。原先預定的課程憑空消失，變成輪調於各工廠的全時勞力，徹底淪為童工。

雪國

1943年秋天，王金生等一行三百人被調配到東京東北茨城縣土浦市的海軍第一航空廠，廠內有飛行機、發動機、兵器等部門，王金生在工作中學習到各種金屬、比重、熔解點、機械材料、化學藥劑、化學實驗、顯微鏡觀察等多元技術，由於大家學習和工作的專注與效率，完全不輸日本成人，明顯感受到日本人對台灣少年的驚訝與尊敬。

難過的是，土浦十一月開始下霜，王金生想，這下糟了，身上只有一件衛生衣褲和薄襪，沒幾天降雪，早上要走兩公里去工廠，雪水入鞋，腳底瘡腫無法走路，送醫手術割除，休息二十天才去上工，很多同伴凍到耳垂爛掉，鼻下人中斷裂出血，嘴角出血。當時資源乏竭，工廠只供應制服並無保暖衣物，寫信請家人寄衣服來，這幾件冬衣穿到終戰王金山還帶回家。而家貧無力寄衣者，真只能含淚錐心忍

凍靠意志堅持下去。

這時才感覺到什麼叫苦。睡覺的床墊是一層薄布包覆的稻桿墊，毯子由下等棉花製作，一人四件，全蓋了也只能維持非常微弱的溫暖。極冷時不敢到廁所尿尿，大家都在窗子旁邊往下尿然後趕快回被窩，王金生用客語形容「當時在那裡慘到想爬著逃跑」。

彼時已無軍事訓練，工廠受命加班增產，白天一班十小時，零件若沒做完，還要自行加班到三更半夜，有時十二點走回宿舍，路上異常清冷，走在冰雪上發出硬幫幫的「叩叩」聲響，襯托出天地肅冷，反而備添寂涼，晚歸只能吃剩下的冷飯，吃了趕緊睡覺，隔天早上踩著已溶的雪地，發出「加加加」聲響，在團體的精神武裝下繼續上工的一日。

南島來的少年活在沈重勞動和挨餓受凍的考驗裡，跟出發前的天真想像渾然天南地北，但沒有人喪志放棄，各自以無比韌性和毅力，完成交付工作，努力活下去。

1945年春天，隨著局勢惡化，工廠上空常出現美國戰鬥機，上工路上要改走林間小路掩蔽，有時不小心被發現一陣掃射下來，子彈穿過樹木，或將穿過恐懼的身心。

當時害怕嗎？「人的精神似乎已經麻痺，無所謂怕與不怕」。有一次，王金生來不及跑到防空洞在工廠裡趴著，機關炮的子彈比較大，打到他面前一公尺的地方，火一直燒，那一刻，他只差一米就跟世界告別。

未戰

位在名古屋的三菱航空機製作所，是三菱財團的企業，除了生產零式戰鬥機，也是高座廠主要零件供應廠之一，1944年12月7日東南海

強烈大地震名古屋地裂樓倒軌斜人亡，緊接著12月18日，美軍針對性轟炸工廠，空機所幾十萬坪的廠房和宿舍都夷為平地，全廠有三百多人死亡，其中包含25名台灣少年工。長王金生兩歲的竹東鄰居李增昌逃過火海，與倖存同學劫後餘生在樹下露宿了兩夜。

過了三個月的3月10日凌晨，279架B-29飛臨東京上空，從六、七百公尺的高度，投擲超過2000噸的炸彈，東京有四分之一約四千公頃的土地化為火海，10萬5400人化為焦屍，上百萬人無家可歸。

此時，王金生已調回高座廠，他在大和市往東京方向，目睹當時天邊紅染一片。

高座廠的雷電飛機雖完成試飛並開始量產，但少年們從空中密集的B29體悟到，這一切似乎已接近枉然。早期奮身工作報效國家的高昂精神，和遙望自己所造飛機升空作戰的驕傲，在連綿不絕的轟炸裡，黯然寂滅。

戰爭後期的高座伙食很差，飯碗像茶杯那麼大，一半以上都是麥片和榨過油的黃豆渣，配菜通常是海菜芽，有時有小小的魷魚，或是半塊魚，清湯裡只有桑樹嫩葉，此時資源已近匱乏，營養不良且經常腹瀉。

1945年7月30日那天，美軍再度掃射高座本廠，王金生眼看子彈落在前面，想衝出去防空洞躲，海軍軍官把日本刀舉起來說大聲喊：「不准你們出去！出去掃射更嚴重，死更多！」，那次空襲心驚異常，美軍若像名古屋一樣把工廠炸了所有人必死無疑。後來一位長官早川金次看情勢稍緩判斷警報已過，下令解散隊伍，沒想到又來一台敵機掃射，六個孩子瞬間倒下身亡。

早川金次為自己的判斷錯誤耿耿於懷，直到戰後十幾年，他才有能力用多年積蓄，在大和市善德寺購買墓園一角，立兩塊墓碑和一座寶塔，上書「戰歿台灣少年之慰靈碑」，署名是「昭和38年11月建立

神奈川縣平塚市 元 高座海軍工廠海軍技手 早川金次」。王金生等人戰後每次赴日必前往祭拜這些不幸的同學。

終戰

廣島和長崎被投原子彈後，收音機中傳出雜音很多聽不清楚的天皇廣播，是長官宣布說：「你們可以回台灣了」大家才知終戰。所有少年大吃一驚的反應是：「啊？五年還沒做完，證書還沒拿到，叫我們回台灣？」，勤奮的少年們沒有思索過國籍歸屬問題，一心只想著自己當初來日本是稟著求學志業；在工廠捱過殘酷生活努力為日本生產戰鬥機保衛國家，現在卻一聲令下什麼都沒有就要驅走，少年們萬萬沒想到是這樣失落且冷酷的結局。

天皇廣播之後，心情非常複雜，王金生不知怎麼辦才好，日本的軍官一夕間全部消失，只有一位叫做大和正也的上尉，他為照顧少年們，自行留守看管米倉，為阻止百姓搶糧還向他們揮動日本刀，使八千多名少年在能夠賦歸台灣之前，都不致陷入沒米可吃的窘境。

為維持大和宿舍正常伙食和治安，較年長的青年自行成立自治隊進行管理和巡邏，除了排到廚房或巡邏輪值，所有人的時間是自由的。由於掛臺灣同鄉會臂章坐火車不用錢，王金生會去北邊青森買魚乾回來販售，或與同學出遊。

在宿舍等歸船近一年，船期亦由自治隊跟政府交涉。雖然戰敗，但等船期間每個月還有薪水領，當時一人月薪水約百元，回家前每人還分到一千元，算是旅費或退休金，王金生感覺還算有一點點人情。

王金生搭上最後一班船期七千噸的永祿丸，據說與李登輝同船，這是專載煤炭的貨船，裡面沒有隔間，日本人用木板釘出床板的樣子，幸虧當時三月還不算太冷，船上一千多人都是高座少年工。

歸程只花四天，在前一批離開的，發生一件事，他們離去後，第三宿舍某棟房子著火，還好火沒傳過來二舍，不然王金生這批最後上船的就沒房子住。猜測當時因為二月下雪很冷，有人把屋板拆來起火取暖，結果火一延燒，十棟兩層樓木造屋全數燒光，承載了數千少年辛酸和眼淚的宿舍，在取暖的疏忽裡，化為灰燼。

農曆三月多回到台灣，到基隆港口看到肩挑鍋子身穿藍色爛棉襖的中國兵，感到不可思議。日本兵的綁腿很高，從膝蓋以下綁到腳踝，中國兵卻只包腳踝上面一小節，王金生問說你們為何這樣綁，中國兵回答說：這樣砲彈比較打不到。

返鄉前日本人特別從倉庫找出一套完好整齊的衣服陪少年們歸鄉，所以他們身穿日本軍官學校制服和新釘鞋。從戰敗國回來者整齊有序，戰勝國的士兵卻邋塌破爛如丐，這是王金生對新政府的第一印象。

在橫濱要上船前還發生一件憾事，貨船肚子打不開，只好爬梯子上去，梯子很軟不好爬，有個新竹人揹著太重的背包，當小船載到大船旁邊準備上梯子時，因為很搖一不小心掉到海裡，所有士兵都只顧自己，竟然沒人去救他，日本兵也沒人跳下去救他，就這樣淹死了。

或許因為窮困，他想揹太多東西回家，少年們分得的東西放在宿舍沒有鎖，王金生有一條日本軍官留下來的高級白羊毛毯，想帶回來給家裡用，結果被偷走了，當時同學流行偷物變賣去吃東西。王金生買一雙特攻隊穿的長皮鞋想帶回來，也被偷了，東西沒有一樣留的住。等船期間人心大變毫無紀律。王金生什麼都沒帶回來，只有頭上戴著一頂日本軍帽，以及當初家人寄來的阿爸的冬衣。

團聚

家中對三兄弟生死全無訊息，王金生回到家時約是半夜子時，

他仍按日本規矩先去派出所報戶口才回家，王金生敲門，「啞啞啞、啞啞啞！」屋裡客家話傳來：「麼儕？三更半夜！」，一開門大吃一驚，像見到鬼一樣卻又高興得不得了：「還活著？！聽說死掉了！東京大空襲死掉了！」，阿婆抓著她一直哭一直哭，不斷的哭。

阿婆疼么孫，王金生去日本沒先跟她說，這時她還很生氣追究：「唉喲，你要走喔？你要走就走，都不用跟我講？」，第二天正是竹東年度迎媽祖婆，阿婆說：「阿生，我有幫你許福，你一定要拿香跟著拜」，阿生乖乖的說好，可是當時這位還充滿日本英勇精神的青年軍人，覺得拿香很沒面子，只好頭低低難為情的乖乖跟在阿婆後面。

王金生等了一年船竟還是三兄弟最早回到家的，二哥一直在東北，二嫂在東京空襲嚴重的時候，挺著大肚子躲在防空壕，砲彈一下來受到驚嚇，當場就生了，二哥二嫂生了女兒竟然還團聚平安歸來。

大哥在海南島是最尷尬的，日本軍隊不處理台灣人，國軍忙著打內戰也無暇理會台灣人，大哥最終想辦法找朋友一起出錢買艘帆船，再分賣船票，用帆船把大家載回基隆。

王金生問大哥說，「你算是日本通譯，那裡中國人應該很討厭你是嗎？」。大哥答「大陸的里長對我很好，他們拿錢拿的很習慣，我很安全」。王金生從哥哥口裡領教到中國人拿紅包的「習俗」。

王家一家三兄弟竟都能平安歸來，福氣甚好，戰時竹東出征青年凶多吉少，這家沒有半個人傷亡，還添了人口連娃娃都帶回來，父母親笑嘻嘻，戰後無論如何飢貧再也沒比這更令人欣慰的了。

餘生

從基隆回來，港口很多中國兵，沒想到回到竹東，水泥廠、工廠也到處是兵，客家話叫他們「襖婆兵」，意思是穿棉襖的兵，日本歸

來的少年們慣叫他們支那兵，父親幾次喝阻王金生：「不要亂講！不能叫支那兵，他們這些人不是正常人，槍拿起來就隨便打你，講話要小心！」。世界怎麼變成這樣？王金生感到非常不舒服。

戰後物資匱乏，回來以後兩個多月在家裡每天吃蕃薯籤，所有職缺都被外省人佔了，王金生求職四處碰壁，最後想說不然去水泥廠試看看。

王金生回台時的竹東水泥廠還是日本人管理，因為才剛蓋好，試運轉中需要招考二十個人員，王金生考試通過，工作主要是把原料調配好，送到機器裡面試燒後檢視再調整，後來他改到化驗室，經常出差，如台中港、高雄港拓寬工程用特種水泥，若發生問題都派王金生去查驗，結果一看都因為是用海沙，這在日本時代根本不可能發生。

王金生秉持著在高座所習的專業和嚴謹態度，後來專責處理最困難的水泥崩裂問題。例如高速公路裂了，他取沙子跟水泥回來試驗，按照試驗數據，跟公司的研究室資料對比得出結論；每次跟其他三、四家水泥公司比賽研究結果，他總得第一，久了名揚業界，因而傳出「王先生的試驗和配方最準」的佳話。

戰後日本兵都有賠償和養老金，台灣人卻沒有，少年工向日本索賠，結果是亡者才有賠償，倖存者無。

就王金生所知，竹東人因為去當少年工而去世的不多，只有二重埔一個，以及橫山田寮坑官屋官德乾，他不小心陷進鐵軌被火車碾死。還有芎林有一個姓許的，米店的孩子，也是在名古屋被轟炸死亡。王金生知道的就這三個。當時骨灰放在防空壕，用白布包著，由班長搆回。

已成社會中堅的少年工成立了海軍高座會，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安倍晉三、森喜朗都曾任會長，2013年大家去日本，獲頒日本內閣大臣

署名的感謝狀，內容：「尊敬的您，經過選拔通過去到日本本土，經過艱難辛苦，幫日本做新型的航空機，製造並整備，回台灣後，對經濟發展民主化有貢獻，又為日台友好親善盡力，特別感謝您」。一張紙，似乎多少撫慰這些老人內心的不平，因為在台灣，沒有多少人知道八千多名少年工的故事。

海軍高座會每年在台灣都有集會，固定兩年去一次日本，從前工廠裡有高級女學校的大姊常從家裡煮飯糰送給少年，戰後也一直互有聯繫。

想起日本這段生命經驗，王金生說，當時很累，可是過後並不生氣，不會像有些人很討厭日本，覺得這人生經驗很珍貴。他說：

「戰爭的時候，自己的命不值錢，明天要死沒關係，每天都覺得明天戰鬥機一定來，但那是明天的事情了。每天就是勇往直前；戰爭，會改變人的心態。」

「經過這樣奇特的青春，是不知該如何形容的生命歷程，我看著孫子們平安度日，每天打電動，也不知道這種生活是不是就是幸福」。

王金生於2018年3月離世，東寧路曉江亭前的老家已成空屋，他那頂從日本帶回的軍帽，和十三歲赴日前的照片，在抽屜裡，安靜的停格。

*

東寧橋下的山溪水仍不斷的流著，這些在橋畔成長離鄉歸鄉復又老去的人們和他們的往事，即將跟著流水飄向哪裡呢？

我有幸聽了這些故事，是為記。

【評審評語】

〈來自東寧橋畔〉評語

◎邱祖胤



一條老街，三個老人，歷歷往事，無盡滄桑。他們都在十三、五歲的青春年少離家，一位去了南洋，一位去了中國，一位去了日本，戰爭是唯一的交集，苦難各自不同，他們最終都回到台灣，述說各自驚心動魄的遭遇與不可思議的命運。

報導文章最忌流水帳，本文對時間的交待、細節的陳述，娓娓道來，不厭其煩，節奏緊湊，畫面感十足，令人有深歷其境之感。流水，但有溫度。

當我們隨著三個孩子，或身歷南洋叢林，疾病交迫，差點吃了人的心臟磨成的粉；或深入1949前後的戰場，一會兒是國民黨的兵，一會兒是共產黨的兵；或搭著超級船艦到東瀛追逐不著邊際的夢……。人們終將發覺，當戰爭來襲，子彈不長眼，沒有人能置身事外，倖免與難，不管是心體之難，還是心靈之難。

三條看似平行的命運，開始與結束，都在東寧橋畔的客庄街道，歷程與心路，盡是斑斑血淚，幸，也不幸。作者冷眼這一切，不批判，不涉入，不控訴，行筆間卻讓人感受到無盡的心跳與熱血，以及再苦也要活下去的生命力。

【作者介紹】

古少騏



紀錄片編導，高雄出生，現居新竹。

得獎感言

上一代的生命史和語言，在歷史的謬誤下，離我們很遠。
透過書籍，隔了層皮；
有幸面對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物，與之接軌，
卻在不斷的探問和耙梳裡，
忍見老人們的清淚……。

感謝父母，賜予自由的環境。
感謝老前輩們，願意訴說。
生命如此短，故事那麼長。



化南新村。(薛若儀／提供)

報導文學·副獎

化南緣

◎薛若儀

傍晚五點，化南新村的貓開始騷動，一隻接著一隻，以小公園為中心聚集。幾隻霸佔著板凳，慢條斯理舔拭背上的毛，後到的兩三隻則在木椅周圍徘徊，眼睛骨碌碌地轉。

遠處傳來鐵門開啟的喀嚓聲，眾貓豎起耳朵，鐵門重重闔上，苑太太從遠處走來。

苑太太的造型很好辨認，頭頂毛帽、一件粉紅外套，肩上再掛兩袋貓飼料，口中念念有詞：「今天怎麼沒看到招財？對，等等還得去餵茆妹。這樣開五個罐頭應該夠了……」

每天下午五點半到八點，是化南貓的放飯時間。苑太太笑說，她一手餵大化南新村僅存的貓住戶，每次出門碰上街貓，至少被尾隨幾十公尺不放。化南的貓都認得她，附近的人也知道，化南新廈有位家裡住著九隻貓的「貓太太」。

其實不只貓，這三年來，苑府客廳也是化南新村保存團隊的重要基地。

一、因水災而生

時間回到2015年春，政治大學藝文中心正如火如荼籌備一場「憶南忘」系列展。「南」取自化南新村，南忘亦「難」忘，雙關之意不言而喻。

五月是雨季，木柵居民即將展開為期一個月的潮濕抗戰。當人人呻吟著驅逐霉氣，卻怎麼也趕不走緊黏毛孔的水氣時，政大正悄悄用這場大型告別式，弔唁將被拆遷的化南新村。

他們口中的化南新村座落臺北市文山區萬興里，今年五十五歲。

1954年政大在臺復校，由於校地匱乏，政大以「興建法商學院及健康中心等校園空間」為由向木柵農民徵收土地。



1960年代，幾場颱風接連拜訪臺灣，政大剛在木柵立足，險些被洪水沖得面目全非。

連日豪雨造成指南溪水位上升，雨勢伴隨洪水大舉入侵校園，平地校舍接連淪陷，根據政大校史記載，一樓幾乎滅頂。幾天後校園長出一座巨型湖泊，大家湊近一瞧，完工不久的操場正躺在湖底，仰望一艘艘載滿學生的橡皮艇滑過，安靜等待洪水退去。

橡皮艇載著全校師生漂來晃去，甫來臺的教職員連米食都還沒吃慣，在船上差點暈得把午餐都吐出來。此後，學生口耳相傳，將政大封為「水樂園」。

這場水災中，校方提供的教職員宿舍已不堪使用，因此決議將這片原為法商學院使用的農地，於1963年改建成教職員宿舍「化南新村」。

這是老一輩化南人，對政大的第一印象。

二、牽起法學院姻緣

1980年代末，政大依行政院《眷舍處理辦法》將化南新村丙、丁二區改建為公教住宅「化南新廈」，售給化南新村原住戶及部分政大教職員。當原住戶扛著家當，從矮矮的紅磚房搬入高樓大廈時，外頭正因出售改建校舍，掀起一場公教輔建風波。

1992年，政大法律系教授郭明政剛返回政大任教，偕同地主及教授向立法院陳情，控訴政大以公教輔建名義，任意將文教用地變更為可供出售的住宅用地。經過數年陳情、抗議，1995年監察院認定政大出售化南新廈有違法之虞，向行政院提出糾正，化南新村第二期改建案由此宣布停工。

事隔二十年，前法學院院長、現法律系教授郭明政仍持續關注化南新村議題。接受訪問時手上不停翻閱歷年資料，要不是資料上積累一層灰塵，聽他講述的激動神情，差點讓人忘記化南新廈已是二十年前的事。

郭明政急促的說話方式總給人巨大壓迫感。那位陪著農民四處奔走的青年被歲月刻出幾道皺紋，背駝了一些，中氣十足的嗓音倒是一點沒變。

「農民以務農為主，當初這些土地在極不情願的狀況下被徵收，如果土地是用來辦教育，我們沒意見，但要轉手給私人未免說不過去。」他義憤填膺控訴政大欺壓農民生計。

「這塊地講白了，是向農民偷來、搶來、騙來的，現在用這塊地去蓋法學館，達成當年徵收目的，是對人民應有的承諾，不能因為時間久了就說有文化價值。」他停頓了一會，接著說：「法律的問題、對錯的問題，不是可以用文化加以搪塞的。」眼前這位年輕時四處替農民奔走、阻止化南新村改建案的青年，二十年後為了相同的土地正義，代表法學院與化南保存團隊拔河。

2013年7月，國立政治大學的官方網站上刊出一篇報導：「新建法學院館募款順利預計明年動工」，當時政大校長吳思華站在正中央，笑容燦爛。順利在院長任期內募款到位的郭明政選擇站在後排，低調不搶鏡，臉上堆滿笑意。

法學院從2006年提出院館興建計畫開始，熱心校友、企業共挹注5400萬資金，大家無不企盼政大法學院能擁有獨立院館，早日揮別與政治系、社會系、民族等系共用一棟大樓的窘境。

當時沒人知道，預計2016年落成的法學院新院館，竟一路延宕至2018年都沒能動工。原因無他，新院館地址好巧不巧，偏偏落在化南新村。

沒人料到，後來一群社區居民組成的「化南新村保存團隊」，竟讓預定動工日無限延期。各界校友、贊助單位、企業的壓力鋪天蓋地，郭明政和法學院肩上扛著大筆募款資金，和新院館建案的承諾。

如果參加過幾場化南新村的公聽會，必在會場看見郭明政的身影。他始終堅信土地正義，每次公開發言一再強調「回歸原先用途」論點。將化南新村回歸「興建法商學院」的原徵收用途，最後讓他成為居民口中罔顧文化價值的洪水猛獸。

政大校園開始傳出風聲：「法學院蓋不成了。」

這是政大師生，對化南新村的第一印象。

三、憶南忘，亦難忘

今天化南新村的尷尬處境，沒人能說出確切原因。硬要追究，2015年春的「憶南忘」活動，或許有跡可循。

2015年夏季將至，夜晚由涼爽轉悶熱，現場人手一把小扇子。默劇演員穿梭在化南新村巷弄間，踩著輕盈碎步，像隻初來乍到的貓。演員將鼻子湊近紅磚牆，手指撫過每塊磚頭，雨打日曬的裂痕，深深淺淺刻在圍牆上。只見演員一會兒奔向隔壁戶，不到兩公尺高的圍牆上插滿玻璃渣子，這戶大門艷紅如故，掛著一副斑駁紅春聯，隱約透

露它的歲數。

額頭斗大的水珠一顆顆沿著臉龐滑落，默劇演員帶著民眾繞化南新村一圈，汗水滴滴答答，落在每條小徑，這是獻給化南新村的最後禮讚，也是巡禮。折騰一晚，演員謝幕，民眾心滿意足揮著扇子離去，回過神，黑夜逐步籠罩化南新村。老舊磚房之間，隱約辨識出小公園的位置。

這公園確實「小」過頭了。

一道溜滑梯，兩張木椅，佔地甚至不及政大操場五分之一。夜晚的小公園無人聞問，居民知道，入夜後的小公園是蚊子大本營，虎視眈眈每寸鮮嫩的皮膚。

現存的化南新村甲、乙區從小公園兩側分別延展，背對小公園左側，門牌53號房子前，一男一女面對房子佇立。越過低矮的53號房子，他們凝視的方向是原化南新村丙、丁區。憶南忘活動中，許多民眾第一次知道化南新村丙、丁區早在1980年代末被拆除，改建成今日矗立、高聳的化南新廈。

在53號前佇立的其中一人，就是化南新廈現任住戶，苑舉民，

四、一代化南人

抗日戰爭後，苑舉民的父親苑覺非攜著一批山東子弟逃亡至澎湖，卻碰上澎湖七一三事件，轉而落腳臺灣。

1959年苑覺非至政大中文系任教，舉家定居化南新村。



苑舉民自幼在化南新村長大，濃眉大眼，身材瘦削，不諳閩南語。「別人一聽口音就知道了，我是外省人。」大多化南新村第二代只會說一口標準國語，這在早年習慣說閩南語的木柵居民中算少數。事實上除了語言的差異，化南新村與木柵普通人家的生活，實在南轅北轍。

苑舉民的哥哥—苑舉正對幼時的「省籍情結」印象深刻。憶南忘活動邀他分享化南記憶，他提到兄弟倆幼時就讀政大實小，小學同時存有化南及木柵子弟兩派。一邊是政大教授第二代，另一邊則是農村地主子女。

他形容下雨天雙方人馬撐傘相遇的場景，「一邊穿著黑皮鞋撐傘，另一邊赤腳蓋著塑膠布。」階級、省籍的意識衝突，從小隱約可見，「反而長大了大家再碰面，這些東西才消失。」

苑舉民也說，教授子女之間容易出現比較心態，「每年這家考上建中、哪家又出個北一女，還有幾個在國外唸碩士的，搞得我們小孩壓力好大。」後來他也赴美專攻生科領域，學成回臺任教，直到年屆四十才好不容易遇見王曉敏（苑太太）。

婚後搬進化南新廈七樓，他的老家已被拆遷，地點在化南新廈下方，可他還是懷念過去的化南新村。每晚十一點，他會穿著螢光色運動服，到另一頭的化南新村散步。黑夜裡踩著新鋪的柏油路，幼時鬆軟的泥巴地，只存在記憶裡。

「當時左鄰右舍常常串門子，每一個教授都能叫出彼此小孩的名字，現在我自己在大學教書，都不一定記得同事的名字。」站在自家陽台，苑舉民靜靜凝視尚未被拆除的化南新村，三十年光陰，一切都變了。

化南新村變了好多，每當化南人談他們印象中的化南新村，如推開一扇塵封的窗，窗外景色不如當年清晰，卻因模糊令人嚮往。

「化南就是那個時代的縮影。」化南人一致認同這句話。

五、化南日常

回不去的時代老早風流雲散，雖然部分耆老後來搬進化南新廈，成為樓上、樓下的鄰居，畢竟縱向的空間設計不如橫向緊密，鄰里關係淡了許多。

提到物是人非，至今仍住在化南新村、屋子五十年如一日的張奶奶，是這段變遷的最佳見證。

「搬來的時候還想著要反攻大陸，我們家老頭也成天說著要回去，講了這麼多年，一直到他走了，都沒能去成。」張奶奶慣坐的位子旁擺著室內電話，和一幀夫妻合影。奶奶口中的老頭在十五年前過世，一生掛念家鄉的他，提前走上返鄉路。

張奶奶本名梁錫純，是化南新村第一批住戶，1964年隨著丈夫張則堯（前政大財稅系教授）輾轉入住化南新村，至今超過五十年。聽說剛搬來化南新村時，張奶奶興沖沖在前院鋪上大理石，怎知一碰到雨季，庭院就成了最危險的摔跤場。如今造訪的人少了，庭院不需要費心整理，當年的摔跤場成了蚊子集散地。

張奶奶記憶力驚人、頭腦清晰，另一方面身體卻漸漸大不如前，短短三年，用餐地點從餐廳移到床榻上。現在張奶奶行動不便，偶爾和照顧她的阿胖阿姨看電視消磨時光。

即便如此，張奶奶仍清楚記得天天串門子的景況。

化南新村裡許多教授夫人平日愛打麻將，更精確一點，是重度成癮。

上午九點鐘開始電話鈴不停響起，「我打麻將只能去一桌，結果這家也找、那家也問，我家老頭很無奈，說你下次不要每個人都答應。」除了打麻將外，每家來自中國不同省份，有些擅長麵食、有的習慣米食，飲食習慣大不相同。其中張奶奶擅長灌臘腸，一串串用竹竿掛著，拿到院子裡曬。

有次隔壁的太太跑來找張奶奶，直說她的臘腸好吃，「我聽到就

想，你怎麼會吃了我家臘腸？結果那個太太說，我把你拿竹竿曬的臘腸剪兩根回家一蒸，還真好吃耶！我女兒一聽，就跑去院子算少了幾根臘腸。」張奶奶憶起當時情景，笑得眼睛皺成一團。

年過耄耋，張奶奶戲稱每次和其他教授夫人碰面，不免刻意驚呼：「你還活著啊？」奶奶們的笑聲縈繞半世紀，笑顏依舊，卻少了打牌的力氣。

她們如此調侃化南今昔：當年從自家走去對門，今天則從化南新廈走回化南新村。

除了昔日牌友外，較常拜訪張奶奶的客人，就屬陳淑美了。

陳淑美畢業於政大歷史系，和政大有相當深厚的情感，婚後搬至化南新村隔壁公寓，臥房窗戶正對著化南新村一隅。深淺錯落的Z字型圍牆，據說方便友人在街上相遇，退一步讓出車道，形成人車分隔的自然韻律；磚紅街道整齊劃一，巷弄雖窄，剛好一人一貓共行。化南新村屹立半世紀，與年過半百的陳淑美相望。她的碩士、博士論文，都在化南風景前一字一字寫下。

她問，憶南忘活動後，還有誰會記得化南新村呢？

如果憶南忘活動是化南新村的告別式，那麼逝者生平、化南遺族姓名、幾句墓誌銘，這些身後事總得有人去辦。後人應該要記得，在法學院新院館底下，流淌著一代歷史的血淚。

2015年秋，化南保存團隊成立。主要成員有三位：陳淑美、苑舉民、王曉敏。平均年齡五十歲，他們的天命是寫一紙化南新村墓誌銘。



六、中年小兵救化南

起初大家不以為然，兩個中年婦女、一位大學老師，能弄出什麼名堂？無人看好的團隊，就這樣開始了化南新村保存運動。

苑舉民憑著兒時記憶，初步還原五十年前的化南樣貌，嘗試將門牌號碼與每戶姓名對上。接著團隊按照化南新廈樓層按門鈴。一次次敲門、解釋來意、初訪、二訪、寫稿、影像紀錄，尋找化南記憶的日子裡，他們拜訪耆老的第一句話多是：「你好，我是住在隔壁的……」

他們發了瘋似搜尋一切與化南新村相關的事物，也戰戰兢兢學著跟上時代—經營粉絲專頁。

陳淑美是粉絲專頁管理員，負責一切對外作業，從約訪老化南人

到接受媒體採訪，都由她一手包辦；苑舉民則在大學教課之餘，增列化南新村的維基百科條目，同時他也是串起整個化南記憶網絡的重要角色，有些化南人不記得他，卻異口同聲指出化南新村曾住一戶姓苑的人家。至於眼睛不好的苑太太，雖然無法長時間直視手機或電腦，不過對於宣傳化南議題，她不遺餘力。

每天傍晚餵貓，定能看見苑太太一手扛著飼料袋，拿出手機點開粉絲專頁，和其他愛貓阿姨解釋化南新村的來龍去脈；還有一次前往郵局匯款途中，苑太太碰上同棟鄰居，閒話之餘也有意無意提起隔壁的化南新村；每次團隊參與大小社區營造會議、活動，必看到一身粉紅的苑太太雙手各舉一支牌子，上頭寫著：「化南新村，政大之根」。

苑府餐桌下，化南新村全開海報、立牌越積越高，幾隻苑家貓悄悄鑽過貓隧道、爬上跳台，湊近海報嗅了嗅，再用下巴磨蹭幾回，暗自宣示主權。

漸漸地，有人注意到化南新村。政大、世新、輔大等學生媒體開始採訪團隊成員，團隊深知化南新村需要曝光度，因此陳淑美幾乎來者不拒，日復一日回答同樣的問題：為什麼要保存化南新村？目前的進度如何？你受到什麼啟發？化南有可能留下嗎？

過去55年，化南新村曾收容無數漂泊的靈魂，如今總算等到願意了解它的人。

2016年11月25日，團隊舉行「他們的人生與臺灣記憶—化南老照片

與故事展」開幕茶會，地點在萬興區民活動中心，發表第一本關於化南的著作《他們的人生與臺灣記憶：化南人物說化南》。同時，這本書幾乎耗盡團隊心力。

大家的生活都因化南新村而翻天覆地，誰也沒想過，拯救化南新村是這麼沈重的擔子。

陳淑美原本在家擔任全職家庭主婦，參與化南新村保存運動，日程更加忙碌。原先的煮飯、打掃、餵貓之外，加上製作化南簡報、訪問、寫稿、校正。有時候先生和女兒也難以理解，陳淑美究竟在做什麼。她的忙碌，全家人看在眼里。

大女兒陳世平親眼看到化南老照片與故事展之前，始終以為陳淑美是活動參與者，而非主事者。「她就只是一個社區媽媽，別人吃麵她在旁邊喊燒的那種角色，但突然間大家都叫她淑美姐，天啊，她根本就是團隊領導者！」母親凌晨一兩點仍為化南事務忙碌，陳世平的困惑化為擔憂。

「我常常安撫說，妳不要緊張，因為她就是一個很焦慮的人。」小女兒陳世芃坐在沙發上，一手抱著靠枕，氣定神閒和我們談分析母親的行事風格。與母親截然不同，陳世芃個性爽朗，深諳家庭和諧之道。當化南新村的問題演變成家庭戰爭時，她會跳出來，擔任父母中間的停火線。

其實家人都清楚，陳淑美的焦慮是長期累積的結果，每日如坐針氈，害怕哪天化南新村被拆除，或怪手半夜造訪。

七、政大與化南新村

2017年二月，怪手沒開進化南新村，倒是政大終於召開公聽會。

公聽會上砲火猛烈，社區居民、政大總務處代表、法學院、學生、化南居民幾乎全數出席，校方在公聽會上說明法學院館規劃，後方傳來一陣騷動：「不想聽的人舉手！」一位社區居民高舉右手，圓睜雙眼瞪著台上的校方代表。台上主持人語帶懇求：「請各位聽……」未畢，台下騷動四起，許多民眾揮舞版子，上頭寫：「法學院請回校園、化南新村是政大之根」。

紅色、黑色、白色交織的標語，在慘白的燈光下格外搶眼。陳淑美靜靜坐在觀眾席，等主持人唱名拿起麥克風，她按耐憤怒，一遍遍復述團隊信念：「我們很早就說，希望政大加入我們，一起來瞭解化南新村。」手中抱著《他們的人生與臺灣記憶：化南人物說化南》和化南地圖，她接著說：「沒有一個政大老師理我們，這些故事是我們花了兩年，一家一家問出來的。」

那晚公聽會成了戰場，眾人擲出一顆顆砲彈，有人暢所欲言，有人鬱鬱寡歡；有人忙著說話，有人沈默不語。大概是這一年，陳淑美與苑舉民等人決定，向臺北市文化局提出化南新村的文化資產申請。

他們很清楚，文資身份是最後替化南新村爭取全區保留的機會。他們準備大量的採訪資料，邀請建築專家進入化南新村，研究建物特色及保存價值。四月份，化南新村迎來文資委員現場會勘。導覽過程中，陳淑美偷偷觀察文資委員的表情，怎麼也看不懂委員臉上的笑意，意味著留，還是不留。

八、化南身分證

2018年1月23日，日曆上標著世界自由日，也是臺北市文化局召開化南新村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會當日。頂著來不及整理的亂髮，身穿灰色西裝外套的郭明政坐在臺北市政府二樓的會議室外，手中不停翻閱歷年整理的化南改建資料。

斜對角坐著化南保存團隊，陳淑美穿著暗紫色褲裝，一遍遍背誦半小時後的簡報內容。會議規定，一個人只能發言五分鐘，她焦急想著，怎樣才能把兩年又九個月的過程，濃縮成五分鐘呢？

「各位文資委員好，我是陳淑美，我住在化南新村的旁邊，今天要把我們對化南新村的認識跟各位委員分享。」吐出生硬的詞彙，陳淑美緊握麥克風，不知道是底下文資委員過於嚴肅，還是因為現場聚集了超過四五十人的緣故，她的眼神始終飄忽不定。

反觀郭明政在台上激動地講了十多分鐘，情緒激昂，原原本本地交代整片土地的來龍去脈，他一再強調：「我們現在就是要把當年做錯的事情扳正，回歸原先使用用途。」

後來的發言沒人記得，只知道文資委員開始說話，宣布化南新村確定取得文資身份。

陳淑美開心得在現場又哭又笑，摔了一跤，一隻鞋子被踢飛幾公尺遠；政大校方代表剛步出會議室，記者一湧而上；郭明政站在一旁，經過無數翻閱、邊角起了皺摺的那疊資料仍握在手中。這天距離他第一次接觸化南新村，剛好二十六個年頭。

化南新村確定拆不得，幾天之內媒體爭相採訪，陳淑美突然明

瞭，三年的努力並非徒勞，只是出書、辦展、帶導覽遠不及一場文資會議帶來的威力。

2018年，位於木柵的政大教職員宿舍取得文資身份，這是大部份臺灣人對化南新村的第一印象。

九、化南新村，是家嗎

從那天起，「化南新村」成了搜索關鍵字，話題熱度延續到五月底，政大校長遴選公聽會上，多位候選人不約而同被問至化南新村存廢議題。等政大今年換了校長，化南新村的命運會有什麼不同嗎？許多人關切這個問題。

更多人擔憂，取得文資身份不是終點，未來是否全區保留、部分拆除的可能性，都替化南新村的未來添加變數。

文資會議隔天，陳淑美一個早上接了三四通電話，好多人來電，劈頭就問化南新村後續發展。「你看，要怎麼辦？」陳淑美毫無想法，一顆心全懸在臺中的老家。

今年春天，陳淑美接獲母親住院的消息。她在臉書上寫下：「媽媽在，家在。哪裡不安，哪裡就不是家。」

無獨有偶，她為化南新村創立的粉絲專頁取名：「化南新村，是家」

不過，化南新村是誰的家？



聽說今年雨季遲了，少了空氣中的溼熱，人們不再行色匆匆。取得文資身份後，陳淑美的生活沒有太大改變，像染上職業病，逢人就問：你聽過化南新村嗎？



【評審評語】

必須堅持下去的獨孤之路

◎劉還月



在台灣，還有多少人記得「報導文學」這個文類呢？

曾經在二十世紀80~90年代，在台灣文壇上扮演過重要角色的報導文學，沒想到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後，非但寫作的人少了，連文學評論也很少有人討論過這種文類，「報導文學」彷彿從來不曾存在過似的。

以「報導」為骨幹，加上「文學」的血肉，是所有的文學作品中，可以最真切、寫實、記錄、留存每一個時代真貌的重要文類，沒想到從興起到覆亡，連半個世紀的時間都不到，它的衰亡可以有千百個理由，但真正的核心問題就只有沒有人願意經營這個園地。

「報導文學」既要「報導」，又要兼顧「文學」，本身就是一種較不易經營的文類。而所謂的「報導」，更不是聽聽一些鄉野傳說再寫出來就可以的，報導前的資料蒐集，現場的採訪技巧、事後的正誤判讀…，都是費心費力的事；此外，更必須以文學的形式呈現…，這些全都是讓年輕的寫作者躊躇不前的重要因素。

坦白說，2018年的鍾肇政文學獎中，竟然還設有「報導文學類」，的確讓我非常震驚，當然也讓我看到許多年輕人的作品。這些作品中，讓我明顯感到現代年輕人對於主題的選擇，跟社會的氛圍、走向有極大的關係，雖然部份作品會落入意識形態的陷阱中，但多數作品還是很能掌握這些社會議題，並且明確表達心中的理念或想法，都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我特別推薦的是《化南緣》，這是一個現代社會常見到的議題，故事看起來普通，要處理好並不容易，要將一個看似簡單的議題描繪出它的血肉更不容易，作者卻可以把這個故事，以真誠卻樸素的筆法鮮活的重生，實在是非常難得的。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意識形態掛帥的時代，作者卻幾乎完全擺脫了這一切，只是想把這個故事，透過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也是報導文學最重要的元素。

無論得獎或沒得獎的朋友，請都要加油，這條路需要更多的人堅持下去。

【作者介紹】

薛若儀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曾任國立政治大學政大之聲學生實習廣播電台主持人、警察廣播電台實習採訪記者。

得獎感言

今年決定投作品參賽，沒想到評審願意給〈化南緣〉這樣青澀的作品一次機會，除了感謝之外，我想不出更多的話語表達我的情緒。

化南新村在這篇文章寄出後發生許多事情：政治大學在七月中選出新校長，也是文中其中一位主角—郭明政老師；九月初，張奶奶離開人世，聽說她走得安詳，最後在睡夢中悄悄告別我們與化南新村。

化南新村的議題很複雜，我也清楚文章有許多不足之處，〈化南緣〉僅做到努力將故事說清楚，其中仍夾雜許多我和團隊成員的關係、情感。始終擔心〈化南緣〉刊登後對團隊及政大是否會帶來影響，只希望以文章作為起點，讓「化南新村」被更多人看見。

謝謝始終守護化南新村的淑美姐、苑教授、苑太太，以及在大學最後一學期，對我帶來無比啟發的林元輝教授。



台灣的社區棒球隊要繼續茁壯前，仍待克服的首要問題就是球場不夠，球場專業保養與維護的知識及技術也要同步提升。(李英勇／提供)

報導文學·副獎

不會滑壘的球隊

◎林以君

「棒球，是孩子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但絕不是全部。」一位社區棒球隊的家長這麼說。

近十年的台灣，出現另一種不想當「台灣之光」的棒球，新型態的棒球觀。

化身棒球種子的社區球隊

2011年1月22及23日，是台灣棒球史上首次由純社區棒球隊組成的正式比賽，正式名稱是「社區性傳福杯全國少棒錦賽」。

比賽在彰化延和球場舉行，主要原因是為了選在「種子聯盟」發源地彰化舉行，象徵「社區少棒隊」剛剛才從台灣的棒球土壤中發出新芽，一切都需要外界呵護。

這項比賽並未吸引到習慣於報導「主流」比賽的媒體，但家長們超捧場，由台北市光復社區、松山區體育會，新北市三峽區、宜蘭縣親子聯盟等4支「外隊」參加，帶來的是家長與孩子們的棒球熱情。

這是一場沒有長官致詞的比賽，以往主流比賽的秩序冊上會列出長長一串由教育部到縣市教育局、體健科等指導單位，首屆社區型少棒錦標賽的秩序冊上，全省了。

頒獎典禮也沒請長官，現場最大的「長」就是家長，笑到嘴咧開

到耳朵的家長們一位位喜孜孜地站到隊伍前頒獎給自己的孩子所屬的球隊。

當時的報導是這樣的……

這項比賽在彰化「種子少棒聯盟」承辦下，締造了許多有別於傳統棒球賽的新作法。

秩序冊上，沒有大大一串的「指導單位」。通常，這指的是教育主管機關，上至教育部長、下到體健課長，都會被列為指導單位。社區少棒賽不玩這一套。

倒不是他們不尊重這些單位。因為這些教育主官機關，從來沒有「指導」過社區少棒球隊該如何讓孩子可以兼顧功課下，歡樂打棒球。

前天開幕、昨天頒獎典禮上，「社區性傳福杯全國少棒錦標賽」也不知道該找哪位長官來講講話。因為，有些學校根本就不把社區少棒當一回事，只覺得他們是「打好玩的」。

昨天北市光復社區隊在冠軍戰6局下逆轉得4分，終場以7：6擊敗「三峽少棒」隊，贏得史無前例台灣第1屆社區少棒賽冠軍，沒有人把這場比賽、本屆比賽當兒戲。

光復社區打完6局上還落後3分，靠著不斷的加油打氣，讓氣勢轉回自己這邊。光復社區場邊的家長們樂壞了，被逆轉的三峽隊，掏出來的藍彩帶又收回收口袋。

社區棒球沒有迷思在菁英化訓練，也沒有非冠軍不可，更沒有以練就出「台灣之光」球員為目標。

他們不同於台灣主流傳統棒球校隊精英化訓練，但對棒球的態度

不曾馬虎，甚至比任何人都更愛護這個可能一輩子陪著他們的運動，為了能參加棒球訓練、比賽，孩子們比沒參加球隊前更用功。

社區棒球最早於十年前左右的2009年在台灣浮出檯面，大多出現在中部、北部，以及東部宜蘭。北部地區有北市文山區社區少棒及後來的青少棒、松山區體育會、光復社區、日僑學校等比較成形的社區棒球隊，中部則有向上聯盟，其中包含了彰化地區的球隊，彰化另有種子聯盟的大佛隊等社區少棒隊，南部有台南兒童棒球國。後山的宜蘭另有宜蘭羅東親子聯盟，佳音診所醫生藍慶中出錢出力經營近十年。

社區棒球，是相對於「棒球校隊」的概念。它的組織並不如校隊般嚴謹，成員幾乎都不是單一學校學生組成。社區棒球隊因為家長及教練都重視球員課業，加上球員並非同校，也無法天天練球，有某些地區的社區型球隊，可能因為尋找不到合適場地，連一周全員集合練球一次的機會都難。

早期，社區球隊大多是少棒隊，球隊的組成，是因為某些教練或家長熱心，也有人小小年紀時曾有過當棒球選（國）手夢想，年紀漸長，夢醒後，轉而為自己下一代構築另一個棒球夢。

因為不是校隊，組織又不夠緊密，教練初期又很「業餘」，能夠找齊一支球隊所需至少九人，就阿彌陀佛了。場地不標準、裁判沒認證，這類天缺地殘是常有的事。

台灣自五十年前的1968年紅葉少棒隊擊敗日本少棒隊開始，金龍、巨人少棒揚威國際，再到70、80年代三級棒球連年奪冠，讓外交困境下的台灣有了在國際舞台上露臉的機會。封閉年代下，政府用運動競賽的國際成績，補足了台灣人心靈上的國際空虛感。

台灣棒球人也爭氣，90年代接續而來的是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棒

球賽銀牌，以及各項國際賽中屢晉八強、四強，廿一世紀開始，又有台灣在主場拿下世界杯第三，中華隊的強投、豪打選手們一一放洋旅外。台灣有相對於其他棒球強權國家更少的運動人口，卻又有令人驚異的棒球水準。

光榮錦標背後的因素，直到最近十餘年才被當成議題分析，尤其是學生棒球。

分析的面向多元，核心提問是，台灣為什麼要用精英式訓練組成最強的學生棒球隊，參加美國世界少棒聯盟(LLB)在美國賓州威廉波特等地所舉辦的分齡且由社區型棒球隊參賽的國際賽事？台灣人為何總是因為派出全明星式的「中華隊」痛宰同齡對手而喜不自勝，露出國族主義下的情緒滿足？

有一個有趣的提問是，如果，我們也以和對手隊相同的方式組成學生棒球隊，不以球員技術優劣當作唯一入隊標準，同樣由懂棒球卻非球員科班出身的義工擔任教練，且在不擔誤學生球員正常課業的前提下，僅適度練習。如果這樣，我們還能夠奪得相同成績嗎？

疑問，凝結在紅土綠草間。

隨著每一道由球棒揮出的弧線，棒球走進台灣人的生命。熟悉棒球規則的比熟悉法律的人多，你我都追逐過職棒明星，又在國際賽為「中華隊」掏心掏肺，且不眠不休地關注旅外球員的每一次上場打擊，生活作息被每一場「投一休四」切割、分配。

社區棒球隊球員的家長、教練也因為棒球而豐潤，但專業化訓練不是他們想要組織一支社區型棒球隊的初心。

這些家長大多是中產階級，有大學教授、公司經理、業務代表、雜誌編輯，他們有穩定收入，無需用孩子的一生當賭注，讓孩子進入精英式訓練環境，或藉由早起晨操直到夜間特訓的長時間封閉式集中

訓練，脫離正常同儕互動、刺激。

社區棒球隊的球員家長們，也和教練類似，他們買票進場看球賽，也是「中華隊」的死忠兼換貼，但要他們把孩子訓練成「台灣之光」，他們不願意。

拒絕和棒球校隊交手的球隊

台灣目前社區型態的棒球隊，採行的是「限制練習」制，不因為即將有比賽來臨而中斷原有學科學習，甚至在比賽的競賽規程中，明定參賽球隊每周練習時間不得超過若干小時。

出身社區棒球的主辦單位，例如舉辦過2011年首屆全國社區棒球賽的彰化種子聯盟就會在競賽規程中明訂「校隊」的定義為，「凡是利用正課時間練球，並且每周練球時數超過12小時者，認為校隊」，只要是校隊，就婉拒他們參賽。

社區棒球隊近十年來除了少數交流賽之外，極少和傳統棒球校隊交手，因為那是「不同量級」的比賽。

就像拳擊或舉重賽，你不會讓羽量級選手和重量級大塊頭參加同一場競賽的道理一樣，練習量不同，勉強放在同一場比賽交手，贏的球隊不光彩，輸的也不服氣。

限制練習，反而強化了家長的信心，家長放心讓孩子在課餘時間隨同球隊練習、比賽。

傳統棒球名校的教練從眼睛睜開一直照顧球員到上床睡覺。以往校隊模式中的球員家長，把教養的責任全部交給棒球隊教練，教練也樂於承擔。社區棒球隊家長和教練有相同的理念下，孩子不應該進入傳統校隊那樣的「棒球安親班」。

全方位且不間斷的練習及生活管理，正是傳統精英化練習所需要

的環境，教練有至高的權力，培養出比賽中能猛攻強投的選手。從地方到全國選拔賽無役不與，再「出國比賽、為國爭光」。拿到讓全國人欣慰且滿足的成績後，教練更可強化精英訓練模式的合理性。

社區棒球隊與傳統校隊間的反差，代表的是台灣棒球界加入新血後的覺醒。

社區棒球隊由少數地區點綴式地成立，演變為各地種籽發芽，全台開花，反映的是台灣人，尤其是中產階級對棒球真心接納的程度提高。認知改變，促成更多家長願意把孩子送到不求成為「台灣之光」的社區型棒球隊，接受適度棒球訓練，卻又不被棒球綁架孩子全部的人生。

翻越傳統參賽高牆的球隊

教育部「學生棒球聯盟」的前身是「中小學棒球聯賽籌備委員會」，那是主辦全國各級學生棒球賽的單位，舉凡各級聯賽、選拔賽，都是以學校為單位報名，不收混合各校學生的「聯軍」球隊，是從來不變的規定。

社區型態棒球隊早期曾被主流棒球團體視為「不入流」的棒球隊，他們被認為是「打好玩」、「快樂就好」。社區棒球隊球員來自不只一所學校，教練大多非科班出身，在傳統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參賽的環境中，大多是吃閉門羹的份。

2010年的嘉義諸羅山杯少棒賽是一個轉捩點，諸羅山杯少棒賽報名隊數超過一百隊，也有日本、香港等國際球隊參與，這一年卻有新北市三峽社區棒球隊「偷渡」參賽。

台灣近50年來的學生棒球史上，從1989年起開始正式統計隊數，以單一學校組隊參賽的模式成為主流，而且是唯一主流。以校隊為單



台灣社區棒球隊沒有足夠紅土球場可供練習，校園草皮操場，是許多球隊不得不的選擇。
(張聖恩／提供)

位固然和管理、練習、保險等因素有關，背後更大的磁吸式動機是，球隊集合練習容易，比賽也能融進校際競爭氣氛。

在更基層、甚或是台灣棒球的「底層」，要學校組隊，並不是每個校長都願意點頭。如此的環境下，各縣市就偏重在少數明星重點學校推展棒球，棒球真正普及到所有學校嗎？其實未必。

2010年諸羅山杯少棒賽主辦單位一時心軟（或是不察），竟讓這支非單一學校學生球員組成的社區型球隊報名進了籤表。三峽社區少棒隊應是台灣近50年棒球史上第一次以社區型態組隊參加傳統校際棒球賽的首支球隊，球員來自三峽地區13所學校。

主辦單位等於是助了社區棒球隊一臂之力，讓他們得以翻越台灣學生棒球組織、官方指導單位築起的那道高牆。

三峽社區少棒隊才剛翻過牆頭，就得面對殘酷的事實。她們在首

戰就對上傳統少棒名校，台中力行少棒隊。而且是力行A隊，也是力行少棒隊中的一軍球隊。力行當時另有二軍、三軍，總教練張振楠是帶隊出國比賽的常勝教練，當(2010)年還取得美國小馬聯盟世界少棒賽代表權並獲得季軍。

這是雞蛋碰石頭的比賽，一輪打完，力行A隊陪著三峽社區少棒隊交流棒球技術，大幅領先，除了讓他們知道玩票不能當比賽，棒球不是只有快樂打球。力行A隊在3局之後也放慢節奏，改用拋物線投球，他們沒有痛下毒手，讓三峽社區少棒隊耐心等待球，還是可以打得到球。

諷刺的是，諸羅山杯少棒隊中的國際參賽球隊，許多就是三峽社區少棒隊的組隊模式，由非單一校隊球員組成，教練是棒球義工，家長隨隊義務協助球隊管理。

三峽社區隊在力行A隊手下只撐了4局就以0:10依規定提前結束比賽，但球員周世加第4局擊出三峽隊全場第一，也是唯一的安打。

更多等待發芽的球隊

首波社區型棒球隊成立後，帶動更多台灣基層、底層那一串串曾經有過棒球夢的棒球人發動成立社區型棒球隊，其中以桃園市的社區棒球發展最具代表性，也最值得持續觀察。

基層棒球教練黃國洲曾計算過，全台灣最多只有3%的小學生能穿上球衣打一場正式比賽。他在2017年3月的文章中指出，

以2015-6年（民國104學年度）為例，全國小學共計2633所，參加學生聯盟的軟硬式少棒比賽合計419隊（軟式242、硬式177），每隊約20餘人，全國1萬人左右參與這項賽事。該學年度小學生中年級以上總

數約為60萬人，等於是每100個國小孩童，不到2人能參加正式比賽。根據統計，歷年來12歲以下孩童加入球隊的比率，不會超過3%。

依照「學生棒球聯盟」提供最新數據，105學年度學生棒球國小硬式組(182隊)加上軟式組(245隊)，總計427隊，以保守估計每隊20人計算，合計8540人參加過正式比賽。

教育部「中華民國106年版教育統計」資料顯示，同時期台灣國民小學學生總數超過一百一十萬人(1,173,882)，扣除低年級尚不合適打棒球的36萬餘人(366133)，以及尚不成熟的三年級198,137人，仍有約60萬四到六年級小學生(609,612)，換算下來僅1.4%的四到六年級學生曾經穿正式球衣打過棒球賽。(教育統計第105頁)

當每一百名小學四到六年學生中，僅有個位數學生參加過正式比賽時，到底是「不到兩人」，或是「不及三人」正式穿過球衣下場比賽，追究這數字背後的意義，已顯得無趣。

反而是，每一百位四到六年級小學生中，那些沒有正式參賽過的97或98人中，他們心中有沒有過棒球夢呢？

社區棒球，就是在97或98位小學生心中找到發芽的土壤。能不能成軍、組成球隊，就看是否有合適的溫度，以及是否有關心這一塊土壤的人，持續地呵護。

桃園於2014年12月25日升格為六都之一，當時的桃園已有號稱全國第一、超過百支各級學生棒球隊(110隊)，加上原來就有1998年成立的國立體大及2004年成立的開南大學棒球隊，2009年也有了甲組成棒桃園航空城棒球隊，2011年中華職棒大聯盟Lamigo桃猿隊以桃園國際棒球場為主場，從少棒、青少棒、青棒、大學棒球、甲組成棒、職棒，各個層級的棒球隊在桃園市都到齊了。

最底層的社區棒球，也在桃園冒出新芽。

桃園2010年人口數突破兩百萬人，有全台灣密度數一數二的棒球隊，幾乎可說是全台灣最有資格稱為「棒球城市」的地方。

桃園市在2013年起陸續有「中大紅襪聯盟」等社區型棒球隊、聯盟成軍。傳統棒球校隊如大勇、仁善、龜山國小也陸續組成類似社團型態的社區型棒球隊。

桃園縣自2011年起有了Lamigo 職棒隊以此為主場後，球隊中有知名球星陳金鋒等人，轉戰桃園為主場後的七年內拿下四次年度總冠軍，吸納了更多熱血棒球家庭進球場。

桃猿隊的場邊活動在中華職棒四隊中獨具特色，Lamigo girls帶動氣氛，紅色閃電社區少棒隊總教練吳修量說，「Lamigo的影響力真的很大」。小朋友不願只當一個在場邊加油吶喊的球迷、啦啦隊，他們渴望拿起自己的手套、球棒，穿上正式球衣，也能把心中的棒球一棒揮向綠茵草地的另一端。

雷霆社區、中壢陽光、八德陽光、桃氣小子、桃園建德、龍潭兄弟、長庚親子等社區型球隊一一誕生。

桃園市前任市長吳志揚目前仍是中華職棒聯盟會長，現任市長鄭文燦也多次對棒球人提出承諾，例如他在2017年9月參加桃氣小子社區棒球隊開訓典禮時說，「桃園市是『棒球城市』，市府會支持社區棒球隊的組成及各項交流賽事，希望讓更多市民朋友喜歡棒球，並享受打棒球的快樂。」

鄭文燦說：「桃園棒球隊實力堅強，去（105）年桃園的中平國小、新明國中、桃園市聯隊，分別得到世界少棒聯盟（Little League Baseball, LLB）台灣代表權少棒、青少棒及青棒全國冠軍的「三冠王」榮耀，全台僅有桃園市獲得三級棒運三冠王殊榮。」



桃園市社區棒球隊向鄭文燦市長提出需求。(李英勇／提供)

他也說：「今（106）年新明國中參加『2017世界少棒聯盟青少棒世界錦標賽』勇奪世界冠軍，平鎮高中棒球隊也拿下全國7個高中聯賽的冠軍，棒球實力堅強。為培育更多優秀選手，市府致力健全運動場地，增設八德、觀音、楊梅及新屋等4座棒壘球場，並規劃更新龜山、大潭棒壘球場；此外，編列1億4,000萬元更新平鎮棒球場，增加使用率。」

桃園市的社區棒球現況，真的符合一座「棒球城市」的稱號嗎？這些華麗口號背後，卻有另一層意義，以及底層棒球人不解的辛酸。

桃園市議員、棒委會主委謝彰文曾在2017年5月中，也就是鄭文燦致辭前的四個月，在桃園市議會質詢時提及隱憂，「沒有『戰場』是

社區棒球原地踏步的主因」。

很難得見到一位直轄市市議員，對棒球環境認識如此深刻。媒體報導，謝彰文在質詢時的內容是這樣的……

「社區棒球」在桃園市推動多年，始終是弱勢的一群，棒球振興計畫沒有提供任何援助，但若要让基層棒球發展的札根更廣、更穩，社區棒球運動的推廣絕對是不可忽視的一環。

謝彰文說，政府過去四年來的棒球振興計畫，看不到有關社區棒球的政策協助，讓這些長期處於弱勢的組織，只能靠自己的力量默默推動。中大紅襪、桃園建德、龍潭兄弟、長庚親子、陽光社區、雷霆社區等社區棒球隊，就在夾縫中求生存。

謝彰文表示，市府除了要扎根國高、中、小學及成棒的四級棒球，也要致力推動親子同樂的社區棒球，鼓勵大家組隊，並多蓋幾座簡易球場及辦理社區聯賽。棒球振興計畫中，有廣建簡易球場的目標方向，但多數都以已經擁有球場的球隊為主，外人根本無法進入使用，沒有「戰場」是社區棒球原地踏步的主因。

不會滑壘的球隊

謝彰文的質詢點出桃園市、以及全灣棒球發展處於瓶頸狀態的重要數據。桃園市雖已號稱各級棒球隊都已到位，學生棒球隊數超過百隊、隊數高居全國第一，但「約85%的國小沒有棒球隊」。

新聞報導中，她說，據統計顯示，桃園市約85%的國小沒有棒球隊，而且，教育部學生棒球聯盟現行的規定，報名市長盃比賽必須以「校」為單位，面臨這麼多學校沒有棒球校隊，小學生想打棒球該怎

麼辦？

謝彰文在這次質詢桃園市政府時建議，桃園市棒球振興計畫不應都以奪牌、戰績為考量，必須鼓勵全民參與。球迷從小開始培養，運動人口也會隨之增加，棒球的風潮，才能真正提振，也才能作為各縣市表率。

桃園市有八成五的國小沒有棒球隊，沒有棒球隊就不會有場地，若沒有場地，想打球的孩子及家長、教練就只能將就現有設施。大部分社區棒球隊沒有合適場地練習，但能有一塊空地、草地就是大大的滿足，想要踏上簡易紅土球場，只有等著寒暑假交流賽時，到對手的球場過過癮。

沒有合適場地練習，球隊普遍出現「副作用」。

桃園市紅色閃電社區少棒隊教練吳修量沒有苛責眼下的球員，是他主動要求孩子們進壘時放慢速度，雖被觸殺，而且若是比賽就此結束，輸球，也沒什麼好埋怨的。

棒球的基本功，投、打、跑，缺一不可。台灣人對棒球的認識，也在於歷來的棒球賽中，投、打、跑俱佳的球隊，都是吸引眼球注意的元素。「投」，除了投手蹲馬步的功夫，也包含野手的傳球，準確，加上速度，是阻止失分最好的朋友。「打」，長打，固然是比賽高潮，適時且精妙的短打，有畫龍點睛的功效。

「跑」，包含更廣。防守時的跑動接球、攔球，配合臂力傳球，可以讓對手的安打殺傷力降到最低。身為跑壘員時，進壘的企圖與技巧，反過來可以讓比賽變得更多樣化。

更多時候，跑壘員要用「技巧性」的進壘，例如滑壘，讓一壘

安打變二壘安打，或是一壘跑者藉由一支右外野安打，冒險推進到三壘。這些，絕大部分都得要靠「滑壘」。

棒球賽裡，速度，決定了大部分的節奏，而節奏，是比賽進行的韻律。吳修量曾是桃園龜山少棒隊的教練團一員，怎會不清楚速度的重要性？

吳修量高高舉手示意，阻止了壘上跑者藉由滑壘，推進到三壘。

台灣人應該極少數沒看過棒球賽，就算是棒球新鮮人，本能性地坐姿滑壘，就能讓速度加快零點幾秒。這短到不及一秒的時間，就是賭一下對方野手傳、接球有可能因為看到你滑壘而在心有懸念中失誤，也賭一下裁判有可能肉眼判定會出現錯覺。

這樣的推進，靠滑壘搶占下一個壘包、搶得分機會，天經地義啊。

吳修量卻說，「我們常常就因為沒滑壘，輸掉比賽」。

沒滑壘，或者說，沒機會滑壘，是吳修量這支球隊的特性。他說，全台灣大多數社區型少棒隊，都是如此。只要是稍有安全概念的社區少棒教練，都不會冒險讓孩子們在比賽中滑壘。

這些孩子們，大多數都沒練過滑壘，運用下半身讓身體重心放低，再將其中一腳小腿彎曲放在另一腿之下的動作，能意會，卻沒有機會練習。

因為他們沒有合適的場地練習滑壘，以紅色閃電為例，他們直到今(2018)年7月起，才有一個月一次周六下午的4個小時能在桃園農工棒球場附設棒球場的簡易紅土球場練習，這裡才有紅土，才能放心練習滑壘。

他們在桃園高中室內水泥地上只能練接捕彈跳球，在草地上只能練跑壘，但水泥地、草皮，前者太過平整、後者有坑洞，兩者都是

摩擦力太大，都不是剛進入棒球殿堂的小學生可以安心練習滑壘的場地。

2011年中華隊與美國職棒大聯盟明星隊友誼賽，現任富邦悍將外野手高國輝在台中洲際棒球場5局上衝回本壘，為閃躲捕手觸殺，滑壘時不慎壓傷左腳，造成左腳腳踝脫臼，踝骨閉鎖性骨折。高國輝因傷勢嚴重，連夜開刀。

高國輝曾是旅美球員，也是中華隊中心打線打者，他在正式比賽紅土標準球場都會因為滑壘不慎而嚴重受傷，社區棒球隊的教練們再大膽，也不致於拿眼前這些小朋友開玩笑。水泥地、坑洞滿布的草地，不應該是這些小球員練習滑壘的地方。

沒有機會練習滑壘的球員們，就算到了真正紅土球場，吳修量也特別交代「不要滑壘」。不滑壘，或說不會滑壘的球隊，常常輸球，一點也不意外。

不會滑壘的社區棒球隊，不是只有桃園市，全台灣各地的社區球隊，若是無法找到合適的合作夥伴學校，普遍性地都沒機會在紅土球場練習滑壘。

用魚鱗紙板滑壘的球隊

台南兒童棒球國社區棒球隊教練張聖恩說：「場地，是台灣社區型棒球隊最大的難題。」大多數社區球隊無法在紅土球場練習，一是有紅土球場的學校本來就少，社區棒球隊球員又不是來自單一學校，想要和哪一所學校交涉借用紅土球場，都有困難。

全台各地也有不少簡易型紅土棒球場，但一遇假日就被慢速壘球隊或是乙組棒球隊早早借走，社區棒球隊就算願意有償借用，都還不



台灣社區棒球隊沒有足夠紅土球場可供練習滑壘，台南社區棒球聯盟兒童棒球國教練張聖恩妙想一招「歡樂一躍」，在紙板上練習滑壘。（張聖恩／提供）

一定能借得到合適的紅土球場。

張聖恩和其他各縣市的社區棒球隊教練退而求其次，借用有草皮的學校操場或是社區內大型活動草皮，例如桃園龍崗大操場練球，這裡可以跑可以跳，但滑壘很容易受傷。

滑壘時，需要的是紅土，或是，至少在壘包周圍有紅土，讓速度化為塵土飛揚，減低攻守雙方受傷機率，提高比賽精彩度。也有點類似人工草皮球場的概念，全場都是草沒關係，只要滑壘準備區，以及壘包周圍緩衝區有紅土，球員就比較不容易受傷。而且在比賽中利用速度，製造出棒球比賽特有的節奏感。

桃園紅色閃電社區少棒隊教練吳修量說：「滑壘，是保護自己，也保護對手。」若是進壘時不減速、不藉由滑壘防止正面衝撞，攻守雙方都很可能受傷。

沒有紅土球場，甚至連一小塊紅土區都沒有的社區球隊，教練大多數都放棄練習滑壘，到了正式比賽，即便是在紅土球場，也不希望、甚至禁止球員在沒有平常練習的基礎下滑壘。

張聖恩的想法不一樣，他抓破腦袋想出來平常在草地上練滑壘，且防止受傷的方法。就算是草地上有坑洞，也可以練習。

他試過過大片的紙箱鋪在壘包前面，紙板和壘包間有大約1.5公尺的空間，球員衝向壘包時在紙板上「滑壘」，球員會蹲坐在紙板上，殘餘動力會將球員及紙板推向壘包。

長條狀的紙板有時候會因為球員蹲坐滑壘時向前收縮、擠壓，形成另一種改良式的滑壘練習。

這當然有缺點，例如防守球員的腳可能會被紙板影響，也例如，球員衝壘、滑壘後殘餘動力仍強，人過壘包後要回來觸壘時，攻守雙方都會被紙板影響。但瑕不掩瑜，至少在兒童棒球國，在草地球場上，可以滑壘，且相對安全。

張聖恩持續改良，他改用「魚鱗式紙板」，將紙板裁成小塊，以魚鱗式排列法放在壘包前。虛擬的魚頭朝向跑壘員，魚尾是壘包這一側。好處是，魚鱗式排法可以讓跑壘員蹲坐下滑後「坐」在前幾片紙板上，殘餘動力向前推送時，大腿及屁股底下的魚鱗紙板會自動收合其他紙板，減少防守球員被紙板干擾的機率。

宜蘭親子聯盟總教練藍慶中醫師對這種天才式的設計呵呵大笑，「我什麼沒有，紙板最多。他是佳音診所醫師，也有配合藥局，各式藥品都是用紙箱進貨，這下子連裝藥品的紙箱都可以廢物利用。」

在北二高涵洞下練球的球隊

習慣了電視上綠草紅土的標準棒球場的電視球迷，看到台灣社區少棒在草地球場上以魚鱗紙板練習滑壘這一幕，不知做何感想。也怪不得佩服台灣棒球教練的靈活，以及創意設計背後對棒球的瘋癡狂

愛。

第一看到張聖恩的「魚鱗紙板滑壘練習法」，有人覺得那是胡鬧，棒球怎麼可以這樣搞。靜下心來聽完底層社區少棒隊教練說著來龍去脈，又不得不心一揪。

但是，棒球不是台灣的「國球」嗎？

沒有場地，不是教練不願意低下頭向有紅土球場的學校拜託，不是家長不想找替代方案，是他們窮盡各種方法，都還只能像吉普賽人一般四處尋找一塊鑽石般稀有卻又珍貴無比的場地。

台灣的運動政策在制度沒有設計到這一區塊，沒有考慮到社區棒球隊孩子及家長的需求，甚至可以說，在政策上無法吸引各級學校提供校地。

桃園市「八德陽光」社區少棒隊總教練黃俊凱說，「我不過是去停個車，小孩子就被慢壘球場的人趕出來，但我們明明比他們早到。你要我去和他們吵架嗎？我們是文明人，不會這樣。」

他說，「這是管理員告訴我，原本申請今天要來壘球場的那個隊臨時不來了，就讓我們來占位子。應該是先占先贏的，但怎麼知道我先把小孩子放在球場，我去停車，停車回來，小孩子也被後面來的別隊的人趕出來。」

桃園人的社區棒球隊，在桃園找不到練習場地，跑到隔壁新北市練習，也是被趕來趕去。

就又回到A、B兩壘球場中間的空地草皮。這裡彈跳不規則。黃俊凱說：「我也問過，草地上練滑壘很容易受傷，所以，也是要孩子們別滑壘。」

有一餐沒一餐的練習場地，想要向有棒球場的學校租場地，有錢也未必租得到。

桃園市有龜山、仁善及大勇三個小學有棒球場，校隊沒練球的時候，怎麼沒開放給社區球隊？黃俊凱說：「校方第一句話就是--總務處規定(不准)。」

大勇國小後來也成立大勇社區棒球聯盟，校隊不練習的時候，就是大勇社區棒球隊練習，外面的球隊，也是沒機會在正式的棒球場上練習。但大勇國小的球場，到底是屬於大勇國小，還是八德區公所，又是說法不一。

以賽代練，是一個方式。例如雷霆隊就是去報名盃賽。也有球隊尋找其他草地，臨時畫線當球場，例如中壢陽光社區棒球隊，就利用龍岡大操場。

黃俊凱建議，學校應該可以規畫出一塊場地供棒球練習之用，學校開放，不用很大，有個內野區就很夠用。這個內野區要稍微比四個壘包連起來的區域再大一點，有跑壘或接捕界外球的緩衝區。

黃俊凱在桃園市找不到合適球場，他帶著球隊跨到新北市三鶯壘球場找機會，也還是得碰運氣。這群孩子一聽到有球隊提早離開，教練一喊聲，大家就把裝備移往提早離開的成人慢壘隊預訂的球場。留在兩個慢壘場地之間為了遮陽而帶的帳棚，晚一點拆解沒關係。

理想狀況總是稀少，黃俊凱大多數時間是在三鶯壘球A、B兩座球場中間的一片不大不小的草皮上練球，這是每周六固定的練習，如果A、B任何一個壘球場擊出全壘打，他們就要躲球。遇下雨，這片草地沒有遮雨棚，一頂帳棚容不下所有球員，這支「(八德)陽光」球隊，只能移到一旁的北二高高速公路涵洞下避雨兼練習。

桃園市縣員謝彰文去(2017)年5月質詢時說得一點也沒錯，「政府過去四年來的棒球振興計畫，看不到有關社區棒球的政策協助，讓這些長期處於弱勢的組織，只能靠自己的力量默默推動。」

最「威廉波特」的球隊

桃園市議員謝彰文身兼棒委會主委，她無法改變的是教育部的制度。她曾在質詢時間相關單位：「教育部學生棒球聯盟現行的規定，報名市長盃比賽必須以『校』為單位，面臨這麼多(85%)學校沒有棒球校隊，小學生想打棒球該怎麼辦？」

中央大學教授劉正毓熟悉美國世界少棒聯盟運作，也就是一般所稱「威廉波特模式」，他認為：「台灣在最近一二十年來，社會經濟的進步，已經有足夠的能力來發展社區棒球，這也就是為什麼近十年來台灣社區棒球有逐漸蓬勃發展的原因，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在台灣，社區型棒球隊最有可能正常成長，是找到可以依附的學校，也最好是來自不同學校棒球隊成員距離最大公約數的學校，而且最好是這所學校有相對合適的球場。

2013年成立的中央大學紅襪聯盟棒球學院(NCU League Baseball Academy)最早是校內一些教職員家長及孩子們的組合，其中以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教授劉正毓是靈魂人物。他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材料科學與工程博士，也曾在旅美時長期擔任過美國的「世界少棒聯盟(LLB)」志工。

他和其他有志一同的同事結合社區內其他有相同理念的家長共組中大紅襪聯盟，並向中央大學校方申請使用中央大學棒球園區。中大棒球校隊使用時間之外，可以供中大紅襪聯盟的社區型棒球隊使用整個棒球園區。

中央大學的棒球園區可同時有四隊比賽、練習，周邊也有圍網防止飛球傷到其他人，場內是簡易紅土球場，守備、跑壘及打擊練習都可以運用現地資源。家長在棒球園區旁邊也可以有地方遮陽、休息。

把這樣的棒球園區移到棒球起源國美國，應該與當地的棒球文化相去不遠。而這正是劉正毓設立中大紅襪聯盟的原始想法，他衷心期待一個藉由棒球做為「親子共學」的環境。

同時期與劉正毓一起構築中大紅襪聯盟的，還有前新屋區社子國小校長、現任大溪中興國小校長黃建安。他的孩子是第一批組成中大紅襪隊(聯盟)的成員，那時候就是看到劉正毓在中大棒球園區邊一一徵詢在傳接球的家長與孩子，大家一商量，決定來運作看看。

近五年後，中大紅襪由球隊成聯盟，目前有近200位球員，聯盟內也仿效美國職棒大聯盟，有大、小聯盟之分，小聯盟也有3A、2A、1A不同層級。規模之大，應是桃園、甚至是全台灣少見。黃建安說，「我沒有預期人數會這麼多」，但他也說，「劉(正毓)教授應該有想到。」

黃建安說，社區型棒球隊與學校棒球校隊間各有難題。社區棒球隊有使用者付費的認知，合理範圍內由家長自付個人裝備，觀念及作法上都不是問題，但在學校棒球隊來說，若是打出較好成績，想更上層樓時，是否有足夠經費，常困擾著校方。

反倒是，棒球校隊不用擔心場地，但能否有像樣的場地可以練球、比賽，是社區型棒球隊最難解的習題。中大紅襪聯盟幸運的是有中央大學校方同意，在不影響中大校方正常教學及中大棒球隊練習下，還能使用棒球園區4座球場。甚至，棒球園區周邊設備維修，都由中央大學負責，中大紅襪聯盟僅需負責球隊器材及個人裝備。

黃建安是小學校長，也是社區棒球隊教練，他如何看待社區型棒球隊尋找場地，相對客觀。

這位小學校長說，「傳統上一所小學若是沒有個漂亮PU跑道操場，好像不像是完整的學校，而且一般認為PU跑道操場好管理（他個

人對此持保留意見)。

黃建安說，若是某位小學校長想將操場設為棒球場，或是把草地操場改良一角落成為本壘區，做成棒球、田徑多功能型操場，他馬上會想到的問題是，「真的有那麼多人打棒球嗎？」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正向且具體數字的答案，絕大多數校長不會放棄PU跑道操場。

能不能不再有吉普賽球隊

校長沒有意願支持操場改良成棒球使用球(田徑)場，社區棒球隊教練們向誰瞞頭都沒用。

紅色閃電社區少棒隊教練吳修量說，就算有錢也未必能租用到合適球場，但靠著私下拜託及人際關係，他從今(2018)年7月起，可以每月一次的周六下午使用桃園農工棒球場的簡易紅土球場，這已是最好的結果。

能夠找到關係，或是運用理想球場的社區型棒球隊就有生存發展的可能，相反地，吉普賽型社區棒球隊面臨的是「有這一餐、沒下一頓」的球隊生存危機。

為了能長遠發展棒球扎根運動，謝彰文2017年時曾提出改進方向及做法，但革命光未成功。她建議，

- 1.讓擁有豐富資源的傳統棒球學校，一起來參與社區棒球隊的運作，「提供硬體設備，讓其他小朋友共享。」
- 2.社區棒球教練師資可以聘請目前就讀大學的市內優秀現役選手來擔任，除可自己賺取鐘點費減輕家庭負擔，又可發揮所長為日後就業先鋪路。
- 3.請(桃園市)體育局全民運動科每年編列預算，辦理社區棒球賽及

社區國際交流賽經費，讓這些非體育班也喜愛棒球的同學也能享受它的樂趣。

桃園市已是全國第一個縣市同一年內拿到少棒、青少棒及青棒三級棒運「三冠王」(全國冠軍、台灣代表權)，卻仍有吉普賽球隊，而且都還個個喊要簡易棒球場，遑論其他縣市。

在吉普賽球隊消失前，我們還能隨便就把棒球稱為「國球」嗎？

當桃園市仍舊有85%的國小沒有棒球隊，想打棒球、也正在打棒球的社區球隊孩子們仍舊因為沒有合適場地練習，因而不會滑壘，或是無處練習滑壘時，任何以「國球」之名，企圖唬弄台灣每位想要打棒球卻不得其門而入的孩子，都是弔詭的溢美之辭。充其量，是想藉著贏球，滿足個人或政策目的。

所以，桃園若要成為名符其實的「棒球城市」，就該讓97%到98%四到六年級的孩子，至少穿上球衣參加一場正式比賽。否則，再吹噓棒球為國球，只是更諷刺的打臉口號，未來，整個台灣仍舊是「只喜歡贏球、不懂得棒球」。

【評審評語】

〈不會滑壘的球隊〉評語

◎彭瑞金



這篇作品是這次參賽作品中，唯一不具意識色彩和沒有英雄人物的絕對平實的報導，但它提供了一個足以顛覆全民運動觀念的、極具革命性的議題。一般人談運動大都只談職業運動，談運動比賽的選手、明星，只關心自己喜歡的球隊、明星是否贏得比賽，薪資、獎金多少？基本上那已經是商業文化的一環，不是從「運動」觀點看運動了。

很多人都把野球（棒球）說是我們的國球，今天60、70歲一代的臺灣人還可能知道或曾經有過在田裡用石塊、土塊當球，用竹竿當球棒的野球經驗。升學主義早已把我們的下一代的野球詮釋成、只有愛玩、功課不好的孩子才會成天在外面打球，不顧功課。有幸進入有球隊的學校，目標則鎖定加入職業球隊或成為旅外球員，賺美金、賺日幣，已經離運動本為生活、健身、交誼一環的本質，漸行漸遠了。

滑壘本為野球比賽強行取分的高度技巧，卻容易受傷，職業棒球或重要比賽，盜壘、滑壘往往是悠關勝敗的關鍵，但滑壘容易受傷，也會傷及防守球員。原本的野球運動，是運動、是休閒、是社區聯誼，何必因為無金錢、無榮譽的聯誼活動傷人、傷己？因此本文報導的是已經消失的臺灣運動文化，也是非常可貴的社區文化。本文的「報導」精髓，在於他為我們找出臺灣的各個角落仍然有許多識者，在推動這種原汁原味的野球運動，他們也許沒有文化或其他目的在做這件有意義的事，其實無心栽柳柳成蔭。對當代人甚至當權者的運動文化觀，仍具批判性。

平實的報導，卻具批判性，應是此文最可貴之處。

【作者介紹】

林以君



1993年8月起進入聯合報系擔任記者至今，前十八年著墨於運動新聞，2012年11月起奉派擔任駐新加坡及曼谷特派記者，合計3年又3個月。近兩年尋找創作靈感，重回第一線新聞現場。

擔任運動新聞記者及東南亞特派記者期間，曾獲吳舜文新聞獎、星雲真善美新聞傳播獎各兩次，另獲兩岸新聞報導獎、社會光明面新聞獎各一次。

首次嘗試以報導文學方式整理過去十年對「社區棒球」從無到有的過程，內容有陳年往事，也有新增訪談，聚焦在社區型態棒球對台灣棒球生態帶來的衝擊，以及應有的反思。

得獎感言

我也希望棒球是「國球」，但它還不是。目前，棒球是台灣人的共同記憶、躋身國際的通關密碼。

棒球不應是生命的全部，它若要成為「國球」，不能只有少數精英在紅土球場上奔跑、揮擊。十年來，關心社區棒球媒體逐漸增加，討論核心議題的能量仍待增強。

「不會滑壘的球隊」不是批判某些縣市未盡責，作品獲獎、被肯定，應是凸顯棒球反映文化的平台個性，它承載著許多人的夢想，不論是少數精英，或是更廣大的肉腳型球員，都應該被看見。

報導文學 評審會議

會議時間：2018年9月10日（一）14:30

會議地點：台灣創價學會桃園文化會館六樓

決審委員：向陽、彭瑞金、須文蔚、劉還月、邱祖胤

列席：桃園市立圖書館知識服務組組長王偉誠

《聯合文學》雜誌活動專案主任邱美穎、唐聖美

主席：向陽

記錄：鄧觀傑

攝影：嵇國鳳



執行單位報告

邱美穎：

2018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報導文學組，總共收到22篇稿件，經過初審評審湖南蟲、萬金油、陳昭如，在8月20號完成初審，總共有9篇作品進入複審，經過複審審查後，共計7件作品進入決賽。本次選出正獎一名，副獎兩名，今日會議推舉向陽為決賽主席，本次會議開始。

本屆鍾肇政文學獎評審狀況說明

彭瑞金（以下簡稱彭）談論整體印象：

本屆報導文學組入圍決賽的作品雖然只有9篇，但程度相當整齊，每篇作品都各有優點。稿件大部分都和政治、特別是白色恐怖題材有關；再來就是比較常見的民間英雄或傑出人物類型。只有我投的這篇〈不會滑壘的球隊〉是當中比較特別的作品，雖然我不是運動員，但我很愛看球賽，能體會到現在大家只把職業球賽當成運動的想法。可是這篇作品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棒球本來是一種全民運動。裡面提到這種既不要參加比賽，也不想要成為職業運動員的體育觀念，讓我看了嚇了一跳。他讓我發現原來野球可以是這樣運動，而且台灣竟然還有那麼多人願意支持這種想法，這是我選這篇的原因。

須文蔚（以下簡稱須）談論整體印象：

臺灣會辦報導文學的文學獎原來就非常少，看到一個地方文學獎那麼重視報導文學，讓我覺得非常激動。這次的作品水準非常高，從他們做田野的方式和書寫的語調上來看，就可以發現報導

文學近年來產生的變化。這些作品脫離了過去資料堆疊較多的問題，更重視說故事和場景塑造的能力，甚至還可以看到用小說形式完成的作品。我認為這是很值得高興的。

邱組胤（以下簡稱邱）談論整體印象：

據我在新聞線上幾年的經驗，我覺得這個比賽非常困難。因為作者必須兼顧報導和文學的兩個特性，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這次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是〈東寧橋〉，作者的筆法很老練，應該也長期在關注這個議題才能寫出這樣的作品。裡面寫三個台灣少年在同樣的年代到中國、日本和南洋的經驗。我覺得報導文學最困難的部分是，你不能寫得像流水賬，需要投注一些感情在裡面；但同時也不能太過投入，失去報導的客觀性。〈東寧橋〉很厲害地兼顧了兩者，因此雖然我們讀過很多類似題材的作品，還是會覺得這篇讀來特別吸引人。另外只有我投票的還有〈風車〉，這可能就是須文蔚老師說用小說筆法那篇。我自己也認為他寫得非常像小說，原來是想要淘汰的，但後來又覺得這篇能夠從眾多相似的作品中跳脫出來。他寫環保、拆遷、社運，當中還有一些年輕人的憤怒，用的雖然是小說筆法，在新聞線上可能不及格，在文學性上卻很有企圖心。這裡面雖然有些雜亂，不過還是能看出他想要呈現事情的企圖。

劉還月（以下簡稱劉）談論整體印象：

最近我比較少閱讀年輕的作品，因此當我發現大家選的四票作品我都沒有選，對我來說震撼很大。我沒有選那兩篇作品是因為，我認為任何一個歷史事件站在意識形態的角度去討論，有天終究會出問題。這兩個事件當然不是不能討論，他們寫的也沒有問

題，但我從自己的寫作經驗來閱讀這些作品時，會覺得很心虛。我這幾年寫《琅璫卑南道》、過去幾年寫馬卡道人的漢化，讓我開始反思：我們為什麼不是站在當地人過去或現在的想法來思考問題？如果以前的族人在面對傳統和現代價值衝突的時候，寧願選擇現代價值，那我們為什麼要站在所謂「維護傳統文化價值」的角度呢？我過去也寫了不少這樣的作品，這些年來我很清楚知道自己犯的錯，所以我現在寫作會盡可能減低主觀印象，只去把一個事件、一個人的感情表達出來，這也是為什麼我選的三篇裡有兩篇和大家不一樣。那兩篇我掙扎了很久，最後還是放棄了，因為我的工作經驗告訴我可能還有其他的選擇。我覺得他們無法跟現場中的人有直接對話，而是用自己認知的價值去討論這些事情，這是有危險的。

向陽（以下簡稱向）談論整體印象：

我閱讀這些篇章時主要從兩個角度來看。一是報導，作者有沒有做採訪和調查，在我來看是很重要的。第二則是文學，看作品的結構是否完整順暢，文字是否能夠吸引人。因為報導文學不可能只是純粹文學的，他也需要引起讀者讀下去的興趣。要兼顧這兩部分很不容易，對作者來說會是很大的考驗。這次我選擇的三篇，在我來看文從字順，在結構篇章上的經營也相當完整。有些作品我也很喜歡，可是後來放棄了。像是〈風車〉以虛構的手法寫他想報導的社會事件，但看到最後會覺得在採訪和資料上面有所不足，態度上也太投入。作者沒辦法提供讀者太充足的證據，這點這是比較遺憾的。不然就文學性來說，這篇自然處理得很好。

第一階段評選

決審委員先各自挑選出4篇作品，進行首輪投票。首輪投票後先就一票作品開始，依序進行討論。討論期間若推薦作品之決審委員不堅持，則不納入下輪投票。完成討論後由各評審選出前五名作品，給予五至一分的評分。作品最後依總分數進行排序，得分最高的三篇為本屆報導文學獎得主。

〈第一次中壢事件〉向、彭、須、邱、，合計4

〈來自東寧橋畔〉向、彭、須、邱，合計4

〈生於斯、長於斯、學於斯、教於斯〉向、須、劉，合計3

〈化南緣〉須、劉，合計2

〈選擇遺忘〉邱、劉，合計2

〈不會滑壘的球隊〉彭合計1

〈風車〉邱，合計1

1票作品討論

〈風車〉

邱：放棄納入下輪投票。

〈不會滑壘的球隊〉

彭：這是9篇稿件裡唯一沒有涉及意識形態的作品，談的是一個比較大眾的議題。作者顛覆我們對運動很商業化的印象，將運動回到一個比較原始的狀態，像我們小時候拿石頭、軟皮球就可以打棒球的感觉。而且裡面也有特別強調，這除了是體育運動之外，其實還是一種社區運動，因此我很推薦這篇。

須：這個題材我也很喜歡，也是我在掙扎的作品，所以我建議可以保留到最後投票。但這篇的缺陷是文筆前後不太一致，前半段有地方記者的風格，到後半段又開始出現政治人物。後半部也只有寫一個議員的看法，消息來源比較不夠多元。不過整體而言很清新可喜，十分值得鼓勵。

劉：我也同意保留這篇。

2票作品討論

〈選擇遺忘〉

劉：對於一個寫作者而言，這個故事十分迷人。作者追尋這個事件的熱情是非常可愛的，但最大的問題是他對報導文學的運作手法不熟悉，沒有技巧把這個精彩的題材處理好。我在這篇和〈不會滑壘的球隊〉間掙扎很久，最後還是選了這篇。原因是我認為這篇的技巧還是比〈不會滑壘的球隊〉好一點，但我也堅不堅持。

彭：我沒有選擇這篇是因為，報導文學還是需要一個切入的角度。我會很疑惑一個日本人尋根的事，為什麼你台灣人會去幫忙。

邱：這篇讓我想到現在很流行的公民記者，作者像一個一頭熱的家庭主婦，很有熱情地投入到一個事件去。可是像彭瑞金老師說的，有個問題還是沒有解決：你跟這個事件的關聯性究竟是什麼？你當然可以完全站在客觀的角度去報導一件事，但如果你要介入事件，那你和事件的聯繫性應該要很強，作者卻沒有把這部分說清楚。另外就是寫得有些雜亂，失去了報導文學的味道。所以這篇這我也不堅持。

〈化南緣〉

須：這篇談的是一個社區營造、土地資產保存的議題。作者寫這些人去對抗學校徵收土地，以及知識分子在這中間矛盾衝突的角色問題，讀起來十分有趣。他比較難得的一點是沒有傾向任何一方，他把每個涉入的人都刻畫得很精彩，甚至讓他們陷入前後尷尬的位置。譬如現在已經是政大校長的郭明政，他從捍衛那片土地到自己要去蓋法學院，處境就變得很尷尬。但他最後還是堅持知識分子立場，說政大不應該徵收這片土地。從這裡面會看到有些人一以貫之的形象去堅持一件事，這是非常精彩的。

另外還有社區裡面人，他們抗爭自然是為了維護自己生存的權利，可是他們用一個比較新的概念——「文化資產保存」、「社區營造」——去留住這塊地方。在這個社區營造的過程裡，讓你看到一群人怎麼努力地往這個方向走去。這是作者很特別的切入角度，這樣的議題在臺北市其實不常見，也很少看到有這樣的故事。再來這篇也是各篇作品裡文筆比較好的，裡面對人的刻畫、場景和對白的設計相對而言都比較高明。這篇其實是我的第一名。

劉：這篇也是我的第一名。因為這篇在不管是寫作技巧、或是處理理智與情感的衝突都拿捏得非常好，這是很難得的。更最重要的是，這篇作品不會讓你有一天後悔。當你站在某個強烈的意識形態去思考問題，有一天事件反轉過來過後會覺得很後悔。可是這篇比較沒有這樣的問題，他有呈現出事件的多面性，文字也非常出眾。

彭：這篇寫政大教職員發起的公民運動，這裡面所呈現的反省能力也是很可貴的。可是他們討論土地正義的問題，好像忘了這片土地

原先是從農民那裡被徵收來的，要追根究柢的話應該要還給原來的農民才對。作者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似乎太侷限於知識分子的立場。

向：這裡面有引用郭明政的話反省這點，但最後立場好像又變了。作者的文筆很不錯，可惜不夠深刻，有些轉折處沒有處理好。我想如果他能夠去進行採訪，把郭明政的內心轉折呈現出來，那整部作品就會更進一步。

3票作品討論

〈生於斯、長於斯、學於斯、教於斯、……〉

須：這篇談一個老師為了帶動學生的藝術教育，自己一路從行政做到校長的歷程。過去這類寫英雄人物的故事通常只寫一個片段，但作者這篇故事寫得非常完整。同時來比賽的有兩篇，這篇是相對比較好的，筆調也很溫暖。缺點是看到後面會有點疲乏，因為他寫得太正面了，情節缺乏曲折。作者如果更會寫人物的話，應該要把這個人遇到的挫折稍微放大一點，這樣整個人物形象會更完整。

劉：這篇很完整地呈現一個人物，這是不容易的。他的問題是沒有能力去處理報導文學應該有的張力，是一篇幾乎沒有張力的文章。坦白說，除了〈化南緣〉之外這次的作品都有這個問題。我會選他是因為雖然手法比較平實，我還是會被他寫的人物而感動。他很努力的去呈現一個人忠實的付出，讓我們看到一個小人物如果肯努力去做，還是有可能推動一些事情。這裡面的價值值得鼓勵，所以我選擇保留。



向：我的看法和兩位差不多，我覺得他有兩個問題。第一個是題目不理想，可能是因為作者還是新人的關係。第二，雖然他寫作非常誠懇地刻繪出宋老師的面貌，可是一個成功的人物一定會有辛酸，一定會有人反對。文章裡面也提到有人反對宋老師，卻沒有具體說明他們為什麼反對，宋老師又怎麼面對這種反對。比如說宋老師有沒有晚上起來祈禱？有沒有到山上去？或是唱一首泰雅的歌？最後才寫他做出繼續堅持的決定。這些就是戲劇張力的由來。

彭：這篇如果是在報導宋美麗所做的事，會是一種非常成功的表達方式，因為他把教育圈裡面的狀況詮釋得相當好。譬如說他堅持的精神就是在教育界裡面非常需要的。不過這篇在我看來最大的缺陷，是會讓我們覺得宋美麗不過是一個特例，也就是我們說的英雄人物。宋美麗雖然造福了很多人，可是他退休以後這些東西還是會歸零，沒有辦法為整個教育生態改變什麼。這篇報導只停留在這裡而沒辦法深入，我覺得很可惜。

邱：單一人物的報導其實很多人喜歡看，也很多成功的例子。所以對於這類型的報導我們也會有更大的期待。這篇在處理這個議題時比較像新手，有些地方沒辦法處理得很好。因為有這樣的期待落差，所以我沒有選擇這篇。

4票作品討論

〈來自東寧橋畔〉

彭：因為我經常出沒在竹東街上，這篇對我來說非常親切。這裡面提到的這三個人在東寧路，也就是現在台三線，是客家人所居住的地方。作者寫他們三個人如何在不同的情況下當了異族的軍人，為別人的國家打戰。這三個人還有個共同點：他們都是貧窮的客家人，當兵給了他們一個希望。

第一個去當了日本的軍屬，因為當時臺灣人不能當軍人。他當軍屬也只是為了貪圖比較高一點的薪水，用來解除家庭的困難；第二個是在戰後去當中國軍人，這是為了家裡的兄弟姐妹著想；第三個很特別，他去當海軍工員。那是台灣歷史上一件非常淒慘的事，從頭到尾有一萬多人，他們小學畢業就被老師鼓勵去當海軍工員，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是桃、竹、苗的客家人。他們的口號很誘人，說是要到日本去學造飛機。結果美國一轟炸就先轟炸造機廠，能夠回來的只剩下八千人，裡面還有一個是李喬的二哥。這篇的作者雖然談的是東寧路，但他把當時整個客家人生活的情境都寫了出來。我覺得他做報導的時候有比較深厚的背景，所以我很肯定的這篇。

須：這篇的主題其實也不算新鮮，因為《中國時報》開始做社會邊緣人採訪的時候，其實就已經有針對臺籍日本兵的報導，這幾年也

陸續有相似題材的散文作品。整體上來看，這篇的筆法是用一個第三人稱的方式寫，自己沒有涉入，很確實地做了口述歷史式的訪談。他的寫作方式，也像還月老師說的是「以後不會後悔的文章」。這裡面三個人各自的處境和人生變異都很大，而且面對台灣後來白色恐怖，他們也各自有自身的應對之法，這些刻畫都是作者成功的地方。

弱點是這三條線雖然最後都歸到東寧橋畔，可是開頭結尾對這三個人之間的互動描述比較少。所以我會覺得像是把三篇文章湊在一起，拼成一個結構，在藝術性上處理得不太好。文章讀到後面忽然就收掉，也讓人覺得很可惜。如果用一種更藝術性的處理方式，可能會先讓這三個人現實生活先有一點交會，再告訴讀者他們過去截然不同的人生經歷，最後再總結。這樣處理的話整體結構就會變得比較好。當然，這是我對他的一點挑剔。

劉：這篇的議題我不太熟悉，但我認為作者有點太刻意地想要把這些東西放出來，我不選是這個原因。

向：我選這篇是因為作者能透過同一條東寧橋，把三個客家人的故事呈現出來，這是這部作品的優點。缺點則是結構上虎頭蛇尾，作者弄來了三個人，最後竟然只用三行就結束了。其實可以把這三個人後來的經歷多作一些敘述，或是思考他們三個人在先前的差異之外，有沒有其他共同的意義？這是他這篇結構上的缺點，非常可惜。可是這部作品基本上可讀性還是蠻高的。

彭：或許是受到字數的限制，他另外有些東西寫不到可能也是這個原因。

〈中壢事件〉

彭：我沒有積極支持這篇文章有三個原因。首先，這類白色恐怖的故事在國家人權博物館成立以後，國史館、地方政府和民間所作的報導文章恐怕不下幾百篇。這篇談的雖然是單一的事件，但基本上整個模式已經固定了，沒有特別突出的地方。第二是所謂第一次中壢事件，一般來說不是指這件事。第一次應該是農民運動，第二次才是共產黨這個，前一個確實比較少人知道。另外一點是，他可能為了讓文章比較具有真實性，用了一些虛構的場景描述。特別在第一和第二頁的部分最明顯，可是我覺得這對報導來說反而是敗筆。

須：這篇是最近在談轉型正義問題時大家都在注意的議題。當然，類似這樣的題目也像還月老師說的，將來會不會後悔還不知道。我們過去對白色恐怖的補償是不包含這一塊的，因為連你自己都承認是為共產黨從容就義、就是要顛覆這個政權，所以就沒有問題了。可是現在討論轉型正義時，會認為他們沒有得到司法程序保護，所以也應該要補償他。這比較是從政治受難者的角度來看，所以會出現一個矛盾的對峙：後人原來非常悲痛受創，可是讀到遺書後，忽然發現受難者每個人都從容就義，都覺得台灣應該被赤化。對我來說這樣的矛盾衝突是很好的，它能夠帶給我們對歷史的反思。作者的問題是寫作的筆調非常涉入，他自己就是投入運動中的人。而且因為他採訪的人物也不太多，所以寫作時必須依靠一些虛構場景和歷史材料來做連接，成為這篇文章比較弱的一環。

邱：這篇寫得很用力，可是有同樣的問題：寫報導的人如果要把自己丟到事件裡面去，必須寫出你和事件的連接性。你要讓讀者知道

你到底是誰，你為什麼要進去。這個連接沒有揭示的話，反而會讓讀者覺得有點莫名其妙。這篇文章裡面有兩個地方是讓人很有期待的，一個是發現埋骨處的段落，一個是收到遺書那一段。大概類似題材的口述歷史與調查工作都會有人處理這兩個東西，可是作者卻沒有把中間的轉折處理好。另外很多段落的銜接也有這樣的問題，人物間的區隔沒有弄清楚；總的來說這篇文章用力過度，每個力量又都沒有深入，我覺有點可惜。

劉：我認為這篇單獨的角度太深了。如果這篇要談轉型正義，會遇到一個更大的矛盾：我們要從什麼時候開始談，又是誰來決定這個時候談，又為什麼之前的不談？作者會需要面對這個問題。就像彭老師提到化南緣那篇裡的農民問題，這常常是糾纏不清的。因此我這幾年處理這些問題時，都會盡量和當地的人接觸，理解他們怎麼去思考這個問題。可是這篇個人的主觀意見實在太強，所以我不選。

彭：我覺得這篇比較缺乏新的發現價值。像剛剛提到的遺書問題，其實最近已經有集結出版了。發現六張犁埋骨處的事，更早以前洪維健和陳映真也都處理過，所以也不算新聞。

向：我的意見和大家差不多，可是這篇更大的缺點是文字太差。像藍博洲的文章意識形態也很強，但他的文字夠好，出場順序也都安排得很清楚。但這篇很雜亂地把人物一個一個丟進來，到最後自己也沒辦法處理。我覺得跟只寫三個人物的〈東寧橋〉比起來，東寧橋會比較動人。尤其寫「最後的微笑」那一段是硬湊的，哪有可能知道蔣介石在總統府微笑呢？

第二階段評選

討論結束後，共有一票的作品〈不會滑壘的球隊〉與二票作品〈化南緣〉進入決賽，與三票以上作品〈生於斯、長於斯、學於斯、教於斯〉〈第一次中壘事件〉〈來自東寧橋畔〉，共計5篇作品進入決賽。

決賽由每位委員就5篇作品進行評分，最高分為5分，最低則為1分。最後依作品總分高低排名，總分最高者為第一名。

〈不會滑壘的球隊〉向2、彭4、須2、邱3、劉3，合計14

〈生於斯、長於斯、學於斯、教於斯〉向4、彭2、須1、邱2、劉4，合計13

〈第一次中壘事件〉向1、彭3、須3、邱1、劉1，合計9

〈來自東寧橋畔〉向5、彭5、須4、邱5、劉2分，合計21

〈化南緣〉向3、彭1、須5、邱4、劉5，合計18

評選結果

評審一致同意〈來自東寧橋畔〉(21分)，為本屆報導文學組正獎得主。〈化南緣〉(18分)、〈不會滑壘的球隊〉(14分)為本屆報導文學組副獎得主。

(16:30散會)

文
學
顯
影

2018
桃園

鍾肇政
文學獎

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散文·新詩·兒童文學

得獎作品集



散文

正獎 姜子安〈伯公下做大戲〉

副獎 呂政達〈大出海時代〉

副獎 葉衽樑〈魚〉

散文·總評

面對真實的「我」

◎李欣倫

這次進入決賽的散文，就題材、形式和敘事方法，都相當多元。以題材來說，包括日常生活勞動、台灣土地或環境，以及家族、家庭故事和情感等，有的橫跨了百年歷史，有的只是聚焦於某一事件（例如太陽花運動）；有的將小事放大描寫，例如通篇寫盡按摩時的身體感受，有的則將半世紀祖孫三代之情，凝縮至一顆紅寶石中，其間，故事之光璀璨閃耀。

其中特別有幾篇碰觸到老者照護，無論是照顧父親、寫晚年愛看電視的父親，或旁觀並細寫百年人瑞，除了情感真摯，事實上也適時回應了當今的高齡議題，作者將照護者的內心拉拔和老者的苦痛穿插，皆深刻動人。然相較於此，青春的小情小愛也不見得無可觀之處，兩篇寫到「魚」的篇章都處理到了愛情：或以兩條時間軸並置相對，或將偶像劇般的情節細寫，呈顯出不同世代的愛情觀。另有篇章專注描寫搭車移動時的性愛想像，文字詩意飽滿充盈，新世代的寫手潛力無窮，也令人期待。

簡單來說，這批作品中，有些是整體結構、設計感強，作者善於聚焦和剪裁，看來是老練寫手，但有時過度工整，反而失去了味道和意外驚喜。有的則是素人之筆，以樸實的口吻娓娓訴說一個故事，雖



偶有雜訊過多或冗贅之感，卻也容易讓讀者浸潤在故事氛圍裡。由此可見，要將差異大的題材放在一起討論，實屬不易，若進一步細究其文字工夫、結構、敘說方式，更是高難度挑戰，對不同世代的評審委員來說，也得經過幾番取捨工夫、彼此說服，才能在不斷的猶疑中稍稍確認。

在決審過程中，仍無法迴避「這篇散文寫的是真實的嗎」此一陳年大哉問，即便這個問題已被反覆熱議，從事件的真實、寫作的真心，以及諸多延伸出來的問題，皆已經眾多論者、寫作者激烈辯證。通篇虛構的散文總是爭議焦點，但在訊息完全不充足的評審過程中，彷彿只能猜度是否又出於「獎金獵人」之手。最終只能回歸到主觀的閱讀經驗來看，當然仍有無法判斷的時刻。

到底為什麼寫散文呢？又為什麼參加文學獎呢？完全虛構的散文最終要帶我們、帶領散文走向何方呢？我想起曾有一位散文作家說，此一透明度高的文類，即便作者如何粉飾、偽裝文本中的「我」，最終還是要回過頭來面對書桌前的那個真實的「我」吧。



散文·正獎

伯公下做大戲

◎姜子安

罕少主動聯絡的母親打我手機：「中秋節的後二日，伯公伯婆入新屋，要轉來冇？」

故鄉的土地公廟整修完工，開趴慶祝，我怎麼能夠不回去呢？

想起久遠以前，某個颱風夜，風狂雨驟，我們一家七口連夜撤離，到鄰居家避難。臨出門，父親還把家裡最值錢的動產——大同電扇拎著出門。

去到安伯母家才發現，那棟全村唯一的磚房擠滿了村民，人人睜著驚懼的大眼，盼望自己可以活過這恐怖的一夜。

磚房很小，窗戶更小，原本應該悶熱的夜晚卻沁涼無比。

我在涼涼的夜溫中睡去。

第二天醒來，一室全空，大家都趕回家察看災情。

颱風走了，我們家的土墘厝倒了一面牆。房東不願出資修繕，牆邊的木門雖在，只是門已不具存在的意義。晚上躺在大通鋪昏沉睡夢中，隱隱約約聽到父親低得不能再低的聲音：「說是租我們快十年了，怕我們賴著不走……」

「總有辦法想的。」母親幽幽的嘆氣。

颱風過後，里長四處遊說。

「這次風災大家會受損那麼嚴重，就是因為咱們沒有『伯公下』給『伯公』住，颱風那天『伯公』下班回天庭去了，才會很多房子被吹倒。」里長的話字字擊中要害，「大家捐點錢蓋棟房子給『伯公伯婆』住，他們就會一天二十四小時都留在本里照顧我們。」

這樣的說法合情合理，在里長的奔走下有了結論：村子口有個「石頭公」，石頭公的正後方有塊空地，可以蓋一棟磚房，迎來「伯公伯婆」坐鎮。而「伯公下」預定地的斜對面有個沼澤，原是種茭白筍的溼地，年邁孤獨的地主趁機求售，一般人都不喜歡跟廟住得太近，但母親覺得地點好，又便宜，牙一咬，標了幾個會，跟「伯公下」一起動工。

那一年，我國小三年級，住進了磚房，和伯公伯婆成了斜對面的鄰居，共用一個上百坪的廣場，那廣場有若干地登記於母親名下，既是「伯公下」，也是我們家的院子。我們兩戶的差別就於，人住的房子晚上要關窗鎖門，伯公伯婆則是永遠敞開，隨時歡迎信眾上香許願。

自從伯公伯婆當我們的鄰居之後，每年的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節，就是我們做「平安戲」，答謝兩位老人家的大日子。鄰居辦喜事，我們家當然鼎力支持，年年光復節，門戶大開，讓戲子們在我們家院子化妝更衣上廁所。也因此我們總可以比別人早一步看到男女主角的新妝。年幼的我，分不清戲劇與現實的分際，某次看到台上分明是讓樊梨花神魂顛倒的薛丁山，為何下了舞台，卻能拉開衣襟，讓嚎哭不停的嬰孩安靜吃奶？為此，我困惑好幾天。

伯公下做平安戲那天一早，廟埕會擺出臨時神桌，里民們殺雞宰鴨，酬謝伯公伯婆一年的保佑。祭典近午結束，下午兩點就是日戲上

場，在那個娛樂極少的年代，一旦伯公下的鑼鼓一響，老人小孩個個搬著家中的板凳往外衝，老人看的是台上的故事，小孩看的是台下的棉花糖、糖葫蘆、烤香腸……等零嘴。那麼，不老不幼的當家中年人呢？他們可忙了，男人要在客廳擺桌椅，泡茶，接待客人，女人則忙著料理祭品，剝雞擺盤，白斬豬肉、熬高湯煮客家湯圓，各種炒盤的材料也都切洗妥當，擺在灶上排隊……當日戲結束，客人來得也差不多。廚房大火一開，好菜就要上桌。

至於上門食客的數量，完全看主人邀約的電話打得勤不勤。

「我們的伯公下做大戲。要請你來看戲……」這樣的電話，是父母每年的台詞，美其名來看戲，其實是要對方來打牙祭。客家人的含蓄就藏在話裡頭，彼此心照不宣。物質匱乏的年代，人人幾乎有邀必到，提著簡單的伴手禮就上門餐聚，賓主盡歡。

那個年代沒有塞車問題，一旦客人到得差不多時，事先備好的雞盤、冷拼盤、炸物首先上場，先壓壓客人遠道而來的空胃腸，母親則在廚房裡開火快炒，把灶上排隊的菜料，一盤一盤送作堆，讓它們從醜小鴨變成香噴噴的客家大菜。而我則充當端菜的服務生，從廚房穿過兩間臥房外的走道，才會到達宴客的大廳，那走道的壁燈只有五瓦，昏暗的上菜之路正是我充當品嚐師的實習教室：今天的薑絲大腸會不會太酸？客家小炒的魷魚泡得是否夠軟？韭菜花炒花枝夠不夠辣？豬膀燉得夠不夠爛？冬瓜封肉入不入味？凡此種種佳餚的美味指數，我一一打在心裡。

晚上七點半，母親卸下戰袍，親自端上水果切盤，她的手藝絕妙，盤盤盤底朝天就是最好的明證。院子外的鑼鼓聲就在這時響起，提醒客人還沒吃飽的手腳要快一點了。七點半，夜戲準時開鑼，我這

個小小服務生兼地下品嚐師立刻化身為戲迷，端著椅子到伯公下去了。不必趕客運末班車的客人，有些會留下來看戲到散場才告辭。母親也總是在夜戲結束，曲終人散時唸我：「晚餐都不吃，看戲就會飽了？」

這麼多年來，她始終不知，在那幽暗的送菜走道，客人未嚐我先飽。這一切都該怪她手藝太好，若不先下手為強，慢伸手恐怕只剩空盤。

中學以後，我離家到城市就學、工作，生活圈子遠離了客家庄，伯公下做大戲的熱鬧也走出我的生命。

隨著台灣經濟起飛，大家到工廠上班，生活愈來愈忙碌，雞鴨魚肉也成平凡菜色，客家庄各村各里輪流做「平安戲」的活動雖仍在，但宴客習俗已消失，食客不再上門，「伯公下做大戲」也已經不再是令人嚮往期待的日子了。

但是，這回特殊，廟齡近半百的伯公下整修半年完工，又適逢國慶日彈性連假四天，里長伯特地辦了場大廟會，精彩可期，母親破例打電話來邀我。高齡八十六的母親，還有多少機會享受「伯公下做大戲」的熱鬧呢？我當然應該回去。

這天，早上七點里長伯就著人運來各式客家甜點，借用我們家的院子擺放。我以都市人晚起的姿態下樓時，廟埕早已擺滿了祭品，上香的里民塞得水洩不通，我們家的院子尤其熱鬧：人們圍著圓桌專心絞斷糍粑沾著花生糖粉、喝仙草蜜的人則一排排坐在我們家門口的凳子上，一口仙草一口話，邊吃邊聊。冰有香蕉口味及百香果口味，兩種冰桶前都排著人龍。母親見我出現了，便興奮的招呼：「快來吃，這客家糍粑100斤是議員送的、仙草100斤是里長伯送的、米苔目100斤

是鎮民代表會主席送的、剉冰100斤是……」

「那你出什麼？」我戲問母親。

她嘿嘿笑著：「我又沒當官。」

我吃了糍粑，喝了仙草，肚子裝不下了，只好往客廳走回去，看到客廳門口貼著一張粉紅色的電腦列印紙，上頭寫的客家甜點贊助名單，和母親所說一字不差。

原來，她的記性和年輕時的廚房手藝一樣厲害。

鄰里鄉親們吃飽喝足，有精力拜拜了，祭拜儀式八點半開始。

伯公伯婆的神桌左前是電子琴右邊是鼓，三個道士在神桌前用客家語唸著經文，中間道士面前立著一隻麥克風，他主唱兼跪拜，兩旁道士一手握鈸，一手握麥克風幫唱，三人眼睛還要瞄著神案上的經文，著實忙碌。鐘鼓磬鈸琴聲交錯下，道士的唱腔聽得模糊，只能斷斷續續分辨出誦讀的是普賢菩薩普門品及一些地方士紳的姓名，想必是此次修廟活動腰包掏得特別深的善心人士吧！

剛開始大夥兒跟在道士後面拜著，他鞠躬我們就鞠躬，他頂禮我們就頂禮。但儀式實在是太長太久了，漸漸的大夥兒累了。有人找凳子坐下來聊天，有人開始舀仙草喝，年輕人拿出手機拍照打卡。伯公伯婆是大家幾十年的老鄰居了，不會介意我們的隨興。

好不容易，三個道士的誦經聲停止，脫下「工作服」，中場休息。

我趁機欣賞神桌上的供品，可真豐富呀！雞鴨魚肉水果應有盡有，有的人擺得隨意，三牲五牲自便，有一隻雞太胖了，蒸煮時焦到鍋邊，彷彿散發一股烤肉的香味。有的信徒把祭品當裝置藝術，火龍果文旦柿子擺成了一盆紅花綠葉的模樣。我的供品是友人送的高粱香

腸，據說吃一根便可醉一夜，我獻上一盒，想讓伯公伯婆兩位老人家醉上十天半個月，這樣牠們就永遠忘不了我的存在。

約莫一刻鐘後，琴鼓聲再起，祭拜儀式繼續走，只見里長伯接下道士手中的「金紙」，對著伯公伯婆頂禮跪拜，道士的工作團隊好像在趕路，節奏愈來愈快，里長伯在二十幾秒內就神速的三拜九叩完成主祭大事了。

接下來，道士繼續跟伯公伯婆天人溝通，我們也開始跟久違的老鄰居們聯誼。這是最好的公關時間，只見一些政治人物趁機四處握手，為下一次的大選展開拉票行動。

好不容易終於捱到十一點，道士的誦經聲停了，戲台上的鑼鼓音立即接棒。原來是「打八仙」了，福祿壽三仙翁一起出來祈福。我這才發現，戲台展演場比以前小多了，布幕一隔，前場唱戲，後場更衣，我們家對戲子能提供的服務，只剩下廁所了。

鑼鼓音喚醒我沉睡多年的「戲胞」，趕緊拉了張椅子坐在戲台前。

剛坐定，財神爺便出來撒糖果。我坐在戲台下的正中間，財神爺的糖果一撒就丟到我的嘴脣，只見台上的財神爺尷尬的抿嘴偷笑，用眼神隔空跟我說「失禮」。觀眾們紛紛搶著撿地上的糖果，而我陶醉在財神爺自動送上門的驚喜之中，等到回神，地上早沒半顆糖了。

打完八仙，我喜孜孜回家跟母親說起這事。她懊惱說：「你沒撿半個糖果回來，這不是過路財神嗎？」

哎呀！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

戲台上的八仙樂音停歇，供品撤去，人潮開始流散。

剩下好多的仙草米苔目和冰，糍粑也不少。大家都跑到母親那兒

要塑膠袋打包回去，只見她從客廳櫃子拿出一台斤裝的透明塑膠袋，現場拆封，有求必應。她得意說：「這是昨天特地買的，我就知道今天一定很多人需要它。」

薑，果然還是老的辣啊！母親雖然沒有當什麼官掛什麼名，也沒有捐任何甜點，但她的心思，用得恰到妙處，令人不得不擊節讚賞。

下午兩點，日戲開演，演的戲目は「郭子儀征西」。

出門看戲的都是老人，演戲的人也老了。

郭子儀年紀尤其大，記性不佳，跟站在城牆上的西涼公主搶了幾次對白，被公主怒瞪好幾眼，公主無論台上台下，看來都是潑辣貨。

戲雖是以郭子儀為名，但年邁的他，捅了幾次樓子，後來跑跑龍套就沒戲了。倒是換個年輕的主將上場，帥哥被西涼兩個女人搶著當老公…

這齣戲演來雖然彈性十足，但牛頭不對馬嘴。所幸客家阿嬤包容力極大，仍看得津津有味。

晚上七點多，鑼聲又響。

伯公下做大戲向來有個傳統。白天演的是戰爭動作片，夜戲則較偏向逗趣討喜。但這次的夜戲是「母之罪」，講的是一個愛慕虛榮、拋夫棄三子的女人，她的自私造成一家人的淪落，在十八年後得到報應。

這場戲的女旦個個濃妝豔抹，雖是客家大戲，但出場時台語歌、國語歌唱不停，偶爾還溜出兩句英語，時代真的不同了，多元文化在客家戲台上淋漓呈現。

女旦的歌聲透過擴音器一直向里民播放邀約，或許也是大家吃飽晚餐了，阿嬤級的觀眾們陸續前來。

兄嫂到日本旅遊，為了幫他們不錯過這難得的盛況，我一邊看戲還要一邊拍照錄影傳送，三C時代，真正的「天涯共此時」！

兄嫂的兒子、女兒、孫子女全都回來了，但隔代如隔山，從小在說國語學英語的環境長大的他們，這種廟埕上的客家大戲，對他們而言比看國外影集還吃力，所以，三十幾歲的年輕父母，窩在家裡各築城牆，才能「兄弟鬩牆」，來場方城大戰。而年幼的一代，則在「阿太」的監督下，在搭棚的院子烤肉，他們邊烤邊吃，全然未將戲子的台詞裝進耳內。老母親則是今夜最忙的人，她一方面要關心台上的劇情，一方面還要關心她的曾孫子女們的烤肉進度與安全。那份忙碌不亞於當年宴客的廚娘。但她臉上的喜悅，更甚當年。

好日子，就該跟摯愛的親人共度。我終於了解，母親邀我回鄉的心意。

晚上九點半，戲台上那個愛慕虛榮，拋家棄子的母親終於得到報應。正義伸張了，擴音器也可以休息了。

阿嬤觀眾們心滿意足的回家了。

早已等在一旁的戲團卡車，像個張口怪獸，吞著被辟哩叭啦拆下的布幕道具。不一會兒，卡車帶走所有的歡愉，留下漫天的寂靜。

只剩下我和老鄰居伯公伯婆。

今天伯公下人來人往，神案上的兩位老人家，應也累了。

「戲演完了，趕快收拾準備睡覺。」母親吆喝著曾孫子女的聲音，穿過涼涼的空氣傳來，話聲裡振動著福壽雙全的幸福頻率。這樣的頻率，是方才戲台上那個拋家棄子的女人所不懂的。

我想起童年那個颶風過後的夜晚，母親在大通鋪上幽幽的嘆氣聲：「總有辦法想的。」果然是天無絕人之路呀！從小都聽說客家女

人很「硬頸」，但我從母親身上看到的是一種追求幸福的韌性。如果不是母親當年的果決，我們哪能擁有如此的美好宅第，幾代人都享受伯公下做大戲的熱鬧歡愉？

夜深時刻，我走向燈火通明的伯公下，對從小看著我長大的伯公伯婆合掌悄悄說：「謝謝照顧，請繼續庇佑。」

兩位老人家以一貫的慈祥神情笑望著我，一句話都沒說。

【評審評語】

神的樣貌

◎張曉風



用現代人的政治語言來說，大伯公——這位土地之神——在神明的官譜中只算是個「基層」位階的神。

「基層」的意思很可能指分配到比較小的宿舍，吃比較馬虎的伙食。民間拜土地公時，如果用的供品是拜過天公的剩菜，也不算失禮。

不過，由於客家人普遍對土地、對農業有其難以割捨的舊情。所以，大伯公所得到的尊敬，其實還不錯啦。

而且，你若性情不好，常罵蔡英文或陳建仁，則反正「天高皇帝遠」，你一時不會有事——但你若借酒裝瘋，大罵正在巡邏的管區警員，那，你就要小心了。大伯公就是「管區的」，或者就是「鄰里長」，是不便輕慢的。

好在，大伯公，很少有人不喜歡。如果大伯公家剛好又有大院子、大樹、草地，那麼，方圓一公里的客家小孩都會變成「大伯公幼稚園」的註冊學生，天天來報到。

作者幾乎沒有用什麼炫示的手法，整篇文章只是從容不迫，娓娓道來。行文之際，也只用了可能大伯公應該不會太在意的幽默語氣——算是「童言無忌」吧？

但作者把故事說完了，作為讀者的我們努力思索大伯公的音容笑貌，卻滿眼只見作者母親——一個硬頸硬項，卻又萬分柔情的客家女人。一個家中來了多少客人也不怕，隨時都可以端出滿桌飯菜的女人，一個熬過狂風暴雨之夜，黎明興起，立即想著如何蓋一間磚房的女人，一個年過八十對於誰捐了多少仙草、誰捐了多少飲食一筆筆說來歷歷分明、釐毫不差的女人……。

【作者介紹】

姜子安



本名范富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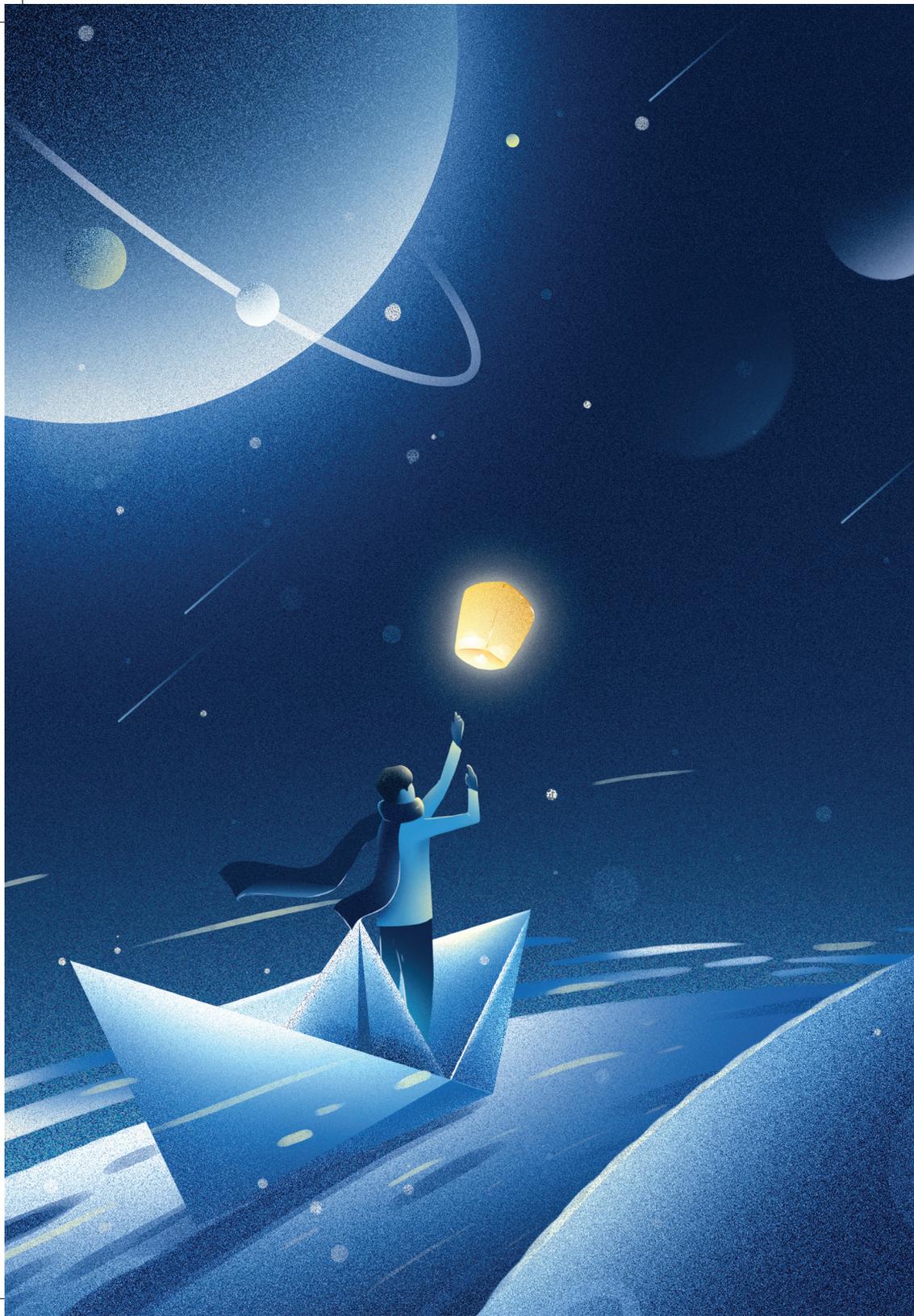
生於新竹縣新埔鎮，現居高雄。

曾任國小教師三十年。

創作作品以傳達「愛與智」為主，曾獲臺灣文學散文獎、教育部文藝創作散文獎、磺溪文學散文獎、吳濁流文藝散文獎……等。近期出版的作品為少年小說「登革末日」。

得獎感言

十歲那年，我搬進了一棟水泥房新家，和伯公伯婆（客家人稱土地公土地婆為伯公伯婆）成了斜對門的鄰居。土地公廟埕我們稱為「伯公下」，那兒是老人聊天聚會的所在，也是孩童的遊樂場。伯公下作大戲，更是村民們生命裡的美好記憶。能夠把我們的故事用文字記錄下來，跟大家分享，是件幸福的事。謝謝文化局給的機會，謝謝評審的肯定，謝謝伯公伯婆的庇佑……



散文·副獎

大出海時代

◎呂政達

請為我敘說海洋的訊息，如鏡面的海，不再有戰爭的海。

來的時間稍遲些，我們搭的船離開永安港，安靜地劃過海面。天空是燃香的橘黃，海水是一如既往的暗藍，如同廟前的香爐，我們的船便像是一根祝禱的香，默默的浮動在海面上。

船上的人都安靜下來，耳裡只聽見陣陣的海風如訴和引擎規律的運轉，安靜著，船上的媽祖神像前插上的一炷香，暗示著時間的流逝。

我靠在欄杆回望，海面在背後迅速的後退，陸地卻變小了，沙丘漸離漸遠，像是兒時的玩具陳列在岸上，桃園的天際線也漸漸可以辨認，是蹲在島嶼的一條長長的彩虹。

但我仍見得到沙岸連綿向遠方，潮汐的起落，經過我們的船再撲向海岸，我見到濕地上插著一根根木柱，當作候鳥棲息的座標。在離開陸地前，我彷彿見到一隻燕鷗緩緩落在珊瑚礁上，藻族的暗藍掩住我的想像，但我知道，雁鴨和金斑 仍然成群飛來。

我們的船繼續向前，航向兩百年前的海戰場。

那場戰爭發生在海上，此後兩百年如海的鹹味重重撲來，但此刻我卻想著幾個月前，永安港眾人的牽罟儀式，當海螺響起魚汛的訊息，漁船停泊在遠方的海面，眾人拉住兩條粗麻繩向陸地走，華麗的儀式，魚隻跳出海面，奮力要掙脫既定的命運，那是魚群的戰爭，在陽光下閃亮

著魚鱗。這時，我彷彿聽見心內的耳語，「如果，也能這樣將海裡的亡靈都牽上岸呢。」大漁網內的每隻魚都是亡魂的想念，沿著沙岸開滿飄拂草和馬鞭藤。還有我從來不認識的，紅紫色的小花與藻類。

一切都希望能如此美好，陽光照耀中的美好飄拂，如同桃園的天際線，連時間的消逝也是甜的。但我們的船已靠近那個經緯度，標註著沈船和死亡，如同既往，海水冰冷，天地靜寂，連魚群都停止耳語。但是，每當我隨著家族眾人來到此處，心中總反覆地想，誰該繼續記住那場戰爭？

嘉慶那年啊，我們眼前的海面掀起巨大的水柱，砲彈擊中的船隻迅速燃燒，烏雲重重的壓下來，海上浮著燒焦的屍體。從桃園岸上增派都司的船隊，才離海不久，即遭逢海賊蔡牽的船隻，雙方發生激戰，戰雲密布，呼喊和哀叫迅速蔓延，海洋默默承受著殺戮的疼痛，用一如既往的沉默記住桃園祖先的這段歷史，這場巨大的疼痛。

在家族裡，我們小孩從小就熟知這個故事。蔡牽率五十餘艘船攻進台灣，竄劫八里坌，陷新莊，火燒艋舺，沿著台灣西海岸南下，沿線官民死傷無數，屍體疊在海邊如同煉獄。我在桃園的祖先，算來是我高祖父那一代得知蔡牽的軍隊即將攻向桃園，研議保衛家鄉。他們組成義勇軍，將家人遷到大溪山內，男丁日日守衛著家園，夜晚，一尊關帝君像鎮守威嚇，他們透過屋厝的火槍孔望向地平線，遠方的消息都讓他們觸目心驚。

那年，我才十歲吧，放學放下書包，祖父總要跟我講上一段祖先克敵的故事，那是祖父的晚年，我記得祖父一口煙燻的黃牙，「我們家的長子都要把故事傳下去，」祖父說，將來等我再大一些，我也要在海戰日赴海上牽魂。

那年，我的高祖父和同伴聽見的卻是朝廷戰將一一戰死的消息，

戰火越來越逼近桃園，家族原準備南遷避難，傳來總兵愛新泰奉檄招募鄉勇，要正面迎戰海賊的消息。我的高祖父應召，和幾名男丁加入朝廷的軍隊。有人隨軍隊南下府城，後來，熟知海性的高祖父編入李長庚和王得祿將軍的船隊。

我熟習這段故事，難免以為是祖父編撰出來嚇小孩子的，「阿公，有沒有高祖父的照片。」我從來沒有搞清楚，高祖父是祖父的祖父還是更早？祖父笑著說，那個時代那裡有照片。畫像是有的，年輕的男子雙目炯炯有神，站在早已拆掉的三合院廳堂，距離他加入海戰只有兩年，那時，他是不是已準備好，要迎接殞落的命運？

水司提督的船隊即將遠征，我的高祖父搭上漁船從桃園出發，要前去會合。那天，家族的人都前來海岸送別，他的夫人和孩子，家族奉祀的媽祖神像也被請到海邊，祈福我的高祖父出海平安，眾人向陸地齊敬三炷香。據說，我是聽說的，媽祖的賜福讓那日的海面異常的平靜，如鏡面的海，反映著此後兩百年來的一則傷心往事。

我在高中時，在圖書館讀了蔡牽的故事，讀著他如何從一名窮苦小孩變成威震一時的鎮海威武王。當時的台海是海賊和官兵的戰場，商船往來黑水溝，外國勢力從海上而來，為即將開啟的那個大出海時代掀開序幕。蔡牽，我看著這個奪去我祖先性命的名字，這麼平常的名字，如今，也已是屬於歷史的冷冷的灰燼，我多次徘徊在現在的永安港，潮汐變化，日月輪轉，水筆仔在海風中飄動，想著，那屬於我的大出海時代，何時才會到來？

或者，兩百年前的灰燼還留著戰爭的溫度，在桃園老家的回憶裡，盤據在小孩意識的恐懼，竟是老人家不經意的一句話：「你再哭，蔡牽就要打來了。」

家族另一項長遠的記憶，卻是去廟裡看皇帝老爺賜的匾額，褒揚

死靈護衛家鄉，義民忠勇。小時候，到蘆竹的誠聖宮拜關聖帝君，爸媽總要我在匾額下的香爐再插一炷香，爸爸說：「你就站在這裡，給老爺子看一下。」爸爸口中的老爺子就是英靈吧，要在下一個人世，眼見他的香火如何傳下，他血中的血，有一次，我真的感覺有陣風從匾額吹過來，有雙眼睛在看著。我趕緊在心中祈禱，老爺子，你不會讓我再去打另一場海戰啊。

蔡牽，還會再打來嗎？

但戰爭並沒有結束，我差點以為，這是近代台灣人共同的命運，共同的承擔。蔡牽亂後將近一百年，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1895年，歲屬乙未，日本近衛兵團從澳底登陸，沿鐵道南下，在桃園遭逢義軍的抵抗。在這段戰火燎原的歷史記載裡，我的家族有數位年輕的祖先犧牲了生命，後來，他們成為家祠裡站立的神主牌，沒有子嗣，一起接受後代同姓子孫的膜拜。

我的祖先，當年，正逢青春的年輕男子，拜過家裡的媽祖和關聖帝君，百年前在海邊給過祝福的同一尊媽祖慈眉深坐。他們懸掛平安符加入胡老錦的義軍隊伍，戍守安平鎮。年輕的熱血拂曉出發炸斷鐵道，對著近衛兵團生平第一次拿起槍枝瞄準。戰爭殘酷地在桃園的土地上進行，每朵血花的綻放，都是一個家族纏綿百年的傷痛，夜半不可自抑地哭泣。我總是想著，和我一樣年輕的男子中彈倒地時，最後一個掠過的念頭。

最後的時刻，日軍團團圍住龍潭，在市區放火，火是人類間最強烈的仇恨，蔓延卻如此迅速，家族裡僅存的男子往後撤退，躲過日軍的殺戮，他沒日沒夜地奔跑，奔跑過所有神明的凝視，身上的平安符已在戰火遺落，他只是死命跑著，一直跑到了海邊。最後，他成為在家族中，傳下這段戰爭史的傳奇人物。

那片海，桃園的海岸連綿沙丘和溼地，夏天的炎熱和秋冬的強烈海風，曾是我的邊境，圍住我對海洋彼端的所有想像。

乙未年過後的某個夏季，很久以後了，家族建造了一項傳統，在那個足以紀念的日子，將媽祖請到海邊。同一尊媽祖，當年帶領著早遠的祖先渡過黑水溝，在桃園平原開發的媽祖，賜福給每一代，縱使災難也安平度過，延續著門祚繁衍盼望的媽祖婆，每個家族的故事總是圍著一尊菩薩，媽祖婆的眼神望向海洋的深處，深藍的海。

那天，海邊的超度祈福儀式結束，一陣海風捲起沙塵，撲向所有人。眾人卻請不動媽祖婆的鑾駕，他們請示媽祖的旨意，說媽祖婆要出海，帶領著家族的長子弔慰海中的亡魂，帶魂靈回家。

但請為我敘說海洋的訊息，不再留下空白和遺憾，也不再有戰爭的海岸。

隨後百年，幸得有媽祖婆的庇佑，我的家族在桃園的土地上開花散葉，戰爭逐漸褪色為過往的記憶。我的表哥那一支落居在大溪開發，每年的春節在桃園老家才有大團聚的場面，補足每一年我們彼此錯過的故事。幾年前，也是家族的親戚和鄉人開始在大溪種植落羽松，每到季節變換，一整排的落羽松顏色由綠轉為繽紛的紅，羽毛般的花冠落滿地面。

我的表哥是他那一家的長子，年年隨媽祖出海慰魂，我們擁有共同的血脈和記憶。表哥告訴我，大溪離海還遠，但每次經過落羽松大道，他總會悠悠想起他在海上所見所感，「晚霞燦爛的落羽松，其實是魂魄向海上的張望，是樹木的精靈。」某一天，表哥告訴我，他將在某株落羽松樹幹上，書寫我們共同祖先的名字。

我們這一代是不是時時要歸向海洋，創造屬於我們的大出海時代？思緒像牽罟時網裡跳躍的魚隻，躲不過意識的追捕。潮汛經過身

邊，漁船只是大海中的一個小點，岸上的人奮力合拉麻繩，陽光燦爛，海螺聲聲催，有如海岸的進行曲。我想，這也是桃園人的故事。

我的大出海開始於桃園機場。那一年，我要去日本旅行，初次過海關，我猶想著詩人的句子「一出現代的陽關」，沒有人來勸我更進一杯酒，沒有送別。我坐上飛機，機窗外正臨著巨大的引擎，綁安全帶的指示燈亮起，飛機滑向跑道，突然一個巨大的響聲，下一刻，白雲在我們身邊如卡農曲調的順行，褐色的陸地和藍色的海，我看見漁船，白色的潮浪如玩具般的泡沫，一波接著一波的浮動，我心內狂喜：「我出海了。」機身出海隨即轉向北，隨後迎接機長的廣播。

隨後的年頭，出國、回國已是常事，每當機長廣播「我們已接近桃園機場」，機艙內的電子圖上的小飛機逐漸靠近陸地，時時的，就有我將要回家的喜悅感。出海，又從海上歸來。

那些戰爭的歲月，那些疼痛的記憶，躲藏在桃園人的生活裡。我在中學時參加繪畫比賽，畫的就是蔡牽攻台的故事，那個故事簡直竟是我成長的養料。我畫著紅色的雲和洶湧的海，我從沒有見過的戰爭，風雲密布，砲彈進海時的巨大水柱，船艦傾倒，但媽祖婆就顯現在垂死者面前。我也畫上一支在書裡見到的，蔡牽的旗幟，那支旗幟正在熊熊燃燒。燃燒，往事理當如此燃燒。

小時候在大溪，從淡水搬回來的鄉人每年維持著拜門口的習俗，那一日，他們會在門口擺上一張桌子，酒杯、幾碟小菜和十二雙筷子，虔誠祝拜後，將酒杯裡的酒灑在地面。我好奇問道：「你們是拜那個神明啊？」鄉人說，小孩子不要亂講話，沒禮貌，讓蔡牽王不高興。事發多年後，烽火連天的殺戮年代仍躲藏在鄉人的血液中。

幾年前，平鎮的紀念碑揭碑，參與過安平鎮之役的六大家族家屬，推著寫有「彈藥」和「煙火」的補給車，在街上遊行，假裝那場戰爭還

在進行。我站在參拜的行列間，臉因為香火而發熱著，香火繼續燃燒，氤氳間，我看見我那位祖先，他躲過戰火，轉身開始奔跑，那天，我突然也想跟他一起跑，一直一直的跑，無日無夜的跑，一直跑到海邊。

一如既往的海上，海跟天就是一座大香爐，祝禱的香冉冉升空，這時，所有的人都安靜下來。

我悄聲問大伯，他也是那一房的長子：「當年的海戰真的就在這裡嗎？」

大伯苦笑，也悄聲回答：「好像也沒有人真正的知道，不過，這就是我們後代子孫的一番心意。」

停下船，海面異常的安靜，高空有飛機飛過的白色痕跡，又有一群人要出海了。當然，還有媽祖婆的凝望，穿過兩百年的光陰，穿過海天一線。

家族的長輩點燃了香，讓所有長子一一來拜，我們輪流站在媽祖前默禱，插香。最後，向海面燒紙錢。每次，也會燃燒一個紙偶，同樣丟向海面，燒掉的，就是蔡牽，那個海賊王

長輩開始念名字，當年參加征伐蔡牽的名字，隨著時日滋長，這個名單也越來越長，也加上百年來抗日、二戰、二二八、白色恐怖中所有死去的名字，名字是魂魄的繫念，如海中漂浮死去鯨魚的琥珀。大聲唸著「歷代子孫有興旺嗎？」其他的人就對著海高喊：「有喔。」

「代代出狀元嗎？」有喔。

「家族事業有發達嗎？六畜興旺嗎？」有喔。

我默默望著萬古的海洋，如鏡面的海洋，匯集所有苦難的海洋，我只想說：

蔡牽不會再打來了。

回來了，回來好嗎？

【評審評語】

〈大出海時代〉評語

◎凌性傑



關於匿名參賽的文學獎散文，單篇作品究竟要「設計」怎樣的程度，一直令我感到困惑。

〈大出海時代〉的時空背景設定非常精準，這篇文章的作者藉由今昔的對比、虛實的參照，寄託個人的想望。如果以故事繪本或歷史小說的架構呈現，更細膩地刻劃兩百年前的那場海戰，〈大出海時代〉其實可以作為桃園鄉土教育教材。用散文的形式呈現大歷史，自然有其輕巧動人之處，但也難免面臨篇幅與格局的限制。作者由一趟出海航行說起，遙想歷史現場，交代蔡牽故事，結尾政治正確地點出反戰主題。文章裡出現永安、蘆竹、大溪、桃園這些地名，頗有「接地氣」的作用，亦相當符合地方文學獎的徵稿屬性。作者敘述歷史事件的同時，亦摻入家族的集體記憶、個人的旅行經驗，試圖賦予「自我（敘述者我）」濃烈的感情。

文章開頭寫道：「請為我敘說海洋的訊息……」這個概念在之後的文字中重複出現，雕琢痕跡極為鮮明。作者自問：「我們這一代是不是時時要歸向海洋，創造屬於我們的大出海時代？」然後寫到自己初出海關去日本旅行的心情，如此連結是否太過刻意？都是可以再多斟酌的。而敘述者將「蔡牽攻台故事」定義為自己「成長的養料」，恐怕有點辭溢乎情。我想，或許以心交心的書寫狀態，才是散文最動人的美質。

【作者介紹】

呂政達



台灣大學碩士，輔仁大學博士班，著作有《孤寂星球·熱鬧人間》、《散步去吃西米露》、《錦囊》、《不落跑老爸》等書，張艾嘉導演曾將其作品〈諸神的黃昏〉改編成影片，也曾多次獲得文化部和教育部的好書獎。

得獎感言

中年後發奮寫作，每次寄稿出去，也不知道寫得行不行，此番終於獲得評審青睞，也終於得到文學獎肯定，心中感激，也更堅定了寫作的信心。得獎雖屬運氣僥倖，但心情也頗覺篤定。

我要感謝好友張揚和施富智帶領我們全家人和雅芳多次暢遊桃園，對當地風土人情才有初步的印象，也特別感謝張揚告訴我的大溪落羽松大道的故事，讓我直接寫進文章中。

我在昔日的《自立晚報》編〈名人開講〉，曾經訪問過鍾肇政先生，感受前輩風采，如今得到以他為名的文學獎，與有榮焉。



散文·副獎

魚

◎葉衽櫟

水不斷湧來，從我的膝蓋迅速往上漫，一下越過了鼻腔。那瞬間，我渾渾噩噩的沉進了裂縫的漩渦裡，無法呼吸。就在雙腳即將觸抵地縫中的水底時，我抬頭看見太陽白頭頂上緩慢的射了下來。不知從何冒出來的魚群，五彩斑斕的小魚們頂我全身。

頭浮出了水面，太陽照在我仍然放空的臉上。我大口呼吸著。

我將這個夢告訴同學致誠，他一本正經的說夢有兩種：一種是黑白的，純粹是火氣太大睡不安穩的亂夢；另一種是彩色的夢，和事實全然相反的夢。

夢裡，那些小魚身上有著繽紛的色彩，所以這是第二種？

夢完這個夢後的一個月，我染了重感冒。拖了三四天才去診所報到。醫生問我，平常睡得好不好？我說，常常在幾秒內就睡得不醒人事了，但，有時夢多。醫生問是惡夢嗎。我又想起這個洪水氾濫的夢，說不上來是美夢或惡夢。也不好意思問出口，只沒頭沒尾回說，是水很多的夢。醫生指示：那睡前少喝點水。

回家吞了藥，飯也沒吃，沉沉睡去。半夜熱醒，開小桌燈，看了鐘才兩點半。

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房間裡似乎還有愛煦灑下的味道，他有一兩個月沒來找我了。我還耐心的等著。但自己能等，時間卻不等人的往前奔走。時間的流逝會丟掉很多物件，連記憶也會被無情拋開。或許有那麼一天，「等待」這兩個字會像天空上的星，在眼前是明亮的，在遠方卻已爆炸成為灰燼。我心裡想起「耐心」這詞，可能那是因為在時間迅速流失的過程裡，等待需要這苦工。看了幾秒的天花板，空白的顏色在桌燈的輝映之下顯得渺茫，很快的，又睡去。

第二天醒來，愛煦還是沒來。

第一次遇見愛煦是在放學後去逛的水族館，當時我透過一缸孔雀魚，在水草漂動的瞬間與他四眼交接。我告訴同學芳莉說，這是真的，在水與光的交錯間，我遇見了愛煦。芳莉從來不信，反駁過我很多次。聽久了，我也動搖起來，會不會真是我自作多情，在那瞬間讓自己相信這是真的。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未曾開口問愛煦，那天他在水缸的另一邊，有沒有看見我。請店老闆來撈魚時，我們看上同一條黃色的公孔雀魚，用我自己的算法，那算第二次相遇。

我一直不信夢有預知的作用，但細細回憶起來，和愛煦僵持要同一隻魚，這感覺好像在夢中曾見過。

聽說，一個人醒來之後的幾分鐘內，一些原本記憶深刻的夢大多只剩下模糊的影子，甚至會消失殆盡。直到某刻，重新被喚醒。

愛煦不是很特別的人，注重穿著打扮，話很少，眼睛眯起來迷人。這些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趁虛而入。那時愛煦剛結束一段奇怪的交往關係，需要一個人陪伴。

或許在大人的眼中，這類青春期愛戀不算什麼。可是，那對愛煦來說就是全世界。而我，就這樣喇的一聲闖進他的世界，從共同養一

缸魚開始。這是我提議的，當他說他剛情傷，很想要養這魚，能不能讓給他時。我靈機一動，就一邊笑著，一邊告訴他一起養吧。愛煦猶豫一陣子，逛了水族店好幾圈，才迂迴說魚就先養在我這邊，他會來看魚。我留了電話，他留給我電郵。

這有點狡猾，他撥電話給我，我只要一開手機就會有來電紀錄，非回電不可；我寫電郵給他，無法得知他收信了沒，他沒回信可以推說沒看到信。即使，他收了信。我知道他留給我電郵的用意。只要他沒撥電話給我，我就無法得知他電話。

起初，好幾天愛煦沒來電。我寫了兩三封電郵給他，沒反應。終於愛煦來看了兩次魚，幫我的魚缸添了好幾條母魚後，反而變成他三天兩頭撥電話來給我，想知道那些魚過得快不快樂。我笑著，自話筒這頭唱魚兒魚兒水中游，游來游去樂悠悠給那頭的他聽。那是，我第一次聽見他大笑。這時我才知道，不是我闖進他的世界，是他闖進了我的王國。

我們在一起後沒多久，愛煦不少次說起他的前任學長情人。我可以感覺到，他回憶時，在憂傷的情感之中，還帶有一種興奮。我曾聽一些閱人無數的朋友說過，多數人最後結婚的對象，都不是自己最愛的對象。我想愛煦當時最愛的對象，就是他的學長吧。他們交往了一年，就好幾次論及未來，也不足為奇。我其實有些在意，卻裝作不以為意。只是一起養著魚，看孔雀魚生小魚，讓母魚小魚隔開來，看牠們在水裡游。只是，我們避開愛煦曾和學長去過的地方，製造新的記憶。

之後，愛煦說起他前一段關係的頻率越來越低。

我也好像拔掉了眼中釘一般，自胸臆透了大氣。只是，雖然那個學

長已不足為懼，但總不明白我為何認為有著惘惘的威脅。直覺，就像是閃電一般，會帶來狂雷。很長一段時間，愛煦不再提起學長，我也越來越放鬆，日子好像很簡單的過著，如清風徐來，幸福悠然而至。

我約了芳莉和致誠出來聚餐。致誠笑說買個魚也能談戀愛，我懶得理他。芳莉說真的得小心點，因為上次他聽我說透過魚缸和對方四眼交接，就覺得我瘋了。致誠倒覺得芳莉才瘋了。芳莉說，愛煦想養魚，是因為情傷，魚只是替代品，那麼會和我在一起的原因呢？是不是一樣？我一時答不上來。

愛煦說他喜歡我笑。那麼我就多笑點吧。店老闆說孔雀魚要養得鮮豔，可以讓兩隻同種而顏色艷麗的交配；或是，直接買鮮色飼料回家餵養，餵了就豔了。

愛煦種下了水草，水草逐漸長高，穿過了水面，光合作用。我換水。自來水有氯，放一段時間後才能用來替換變汗的水缸水。愛煦隔開的那些孔雀魚幼魚，有些緩慢長大了，有些找不到原因沒能存活。餵養小小魚的飼料，需要碾碎壓磨，小魚嘴巴小，太大的飼料無法吞食，縱使硬吞了，也會噗通一聲吐出來。我壓碾著那些小紅丸，像照料自己的小孩一般。

致誠來看我這些魚。那天愛煦剛好也在。致誠是我在學校時少數的好友，他什麼都不懂，但又什麼都懂。有任何問題問他，他是不會知道答案的，他會千方百計去查，然後熱心的告訴你。我跟致誠說，這就是我常常提起的愛煦。致誠說他一眼便看出來了，愛煦果然有那種隨時都可以的氣質。我聽不懂。

愛煦和致誠處得很好，致誠自此便常跟我說愛煦的好話。愛煦

說，我那個同學人很不錯，會幫人解決很多問題。

愛煦還喜歡看日劇，看那種有華麗佈景和不可思議劇情的愛情劇。他也在魚缸裡放了彩色的石頭，放了怪怪的小屋子。愛煦看的眾多日劇當中，有部叫《零秒出手》。男主角上矢直輝是山下智久飾演的，二十四歲的職業籃球員。上矢直輝有一個多年女朋友，卻由於遲遲無法給予對方所需要的關係，復加球賽成績欠佳，導致最終女朋友和另一個新來的籃球隊員，發生了外遇。我有那麼一秒，覺得愛煦和致誠走得太近，最終，顯然是我想太多。

我曾經問過致誠對愛煦的想法，他也只是說愛煦很好很單純。就像魚的記憶力一樣，只有幾秒鐘。前幾秒發生過的事情，後幾秒就全忘光了。致誠當時察覺到我對他的疑慮，但沒過幾天就好像不曾發生過一樣，和我又好了。至於愛煦大概知道，我從頭到尾對他就不放心。

水草長得越來越高，修剪需要小心。會進行光合作用的植物，容易讓魚缸內部產生微妙的變化。一個暑假後，一切濃轉淡。愛煦忽然又講起了那個人。我感到巨大的不妙。我想我多少有些底了。受傷的人，其實無法靠另一個人撫平傷口的。那真是像芳莉說的，另一個人只是可有可無的替代品。傷好了，就不需要了。

我慌得開始觀察愛煦，多方探問他行程，趁他不注意偷看他手機。幾個禮拜下來，我受不了，愛煦也受不了了。他就坦白跟我說了，他之前那個學長回過頭來找他了，原本他也不想去，只是躊躇一番後，他發現，他們其實還是有感覺。

芳莉知道了愛煦這些事，說服我去了結一切。所謂了結，其實就

是放棄。畢竟大考在即，所有人都在苦讀，只有我在苦情。

我忿忿的打電話給愛煦，卻用平和的語氣告訴他：「你不能隨意闖進一個人的世界，又在他開始在乎你之後，自私的離開。」愛煦說他的學長闖進了他的世界……。後來，他到底說了什麼，我聽不見。他也聽不見我說的每個字。

這電話講完後的第二天，愛煦就人間蒸發了。怎麼也找不到。

我盯著魚缸看了很久，魚缸裡的半條魚也沒帶走。致誠說他覺得愛煦挺好的。他也不知道到底問題出在哪裡，然後，用一種無奈的眼神看我，說：「會不會是你有問題？」。

於是我做了那個夢。

又重感冒。我向學校請了好幾次假。

兩個星期後，致誠又約吃火鍋，我邈邈赴會。吃到一半，神神秘秘的，他把他那新買的碩大智慧型手機拿出來滑半天。他對著我嚷嚷說終於找到了，快看！我往他的手機頁面看去，有一整排關於夢到魚的解說，最後寫著「解夢：希望正在進行的戀情有更高層次的發展」。我覺得好笑，怎麼他還記得這個夢。我問，那夢見大水呢？致誠說他得再查，但印象裡洪水代表會有好事發生。我忍不住笑了，還要再查啊。我又想，重感冒都好了，算好事吧。

返家之後，看著魚缸裡幾隻孔雀魚追逐，又想起那首兒歌歌詞：魚兒魚兒水中游，氣氛也挺快樂的。成語也說「如魚得水」嘛，我想

那個夢大概真的是象徵好事吧。

卻發現那隻黃色的孔雀魚，不知何時不見了。怎麼也找不到。

被帶走了嗎？在什麼時候？

黃色的孔雀魚杳無蹤跡，小隻的孔雀魚卻有三條成長了。這三條裡面，有兩隻和原本的黃孔雀魚有些相似。我時常盯著這兩隻黃孔雀魚看，有時會覺得是牠們在看我，不是我看牠們。曾經來過的魚，雖不見了，也留下了些什麼，我這樣想著。可憐的紅孔雀魚，在黃孔雀魚離開後，怎麼好好過活，我這樣想著。我差點忘了，魚的記憶力有限。牠們只是很自在、很快活的在水裡游著。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

沒來沒去。

而夢，真的會有預知作用嗎？

又忽忽想起致誠說過的，彩色的夢，是與事實相反的夢。

所以我沉到了水底，任那些水侵犯我的鼻腔。卻又被那群沒來由的孔雀魚往上頂往上頂，呼吸新鮮的空氣，看見了陽光。

往下看，一片洪水之中，映照出我的倒影。在那些漫長等待的空白裡，一天要想好幾次這些亂七八糟的夢。

所以，像愛煦曾經關注過的那個我，雖然鼻子酸酸的，卻笑了。

【評審評語】

〈魚〉評審感言

◎周芬伶



描寫魚與一段若有似無的愛情，或者說是純純的單戀，看似平淡而日常的寫法，耐人尋味。魚在這裏有著象徵意義，如魚得水，魚自古也是愛與思念的意象，作為經常出現的場景與主意象，貫串著愛的始終，從在水族箱四目對開始而心動，而愛煦就像那不可捉摸的孔雀魚，作為愛的幻影不時閃爍其中，養魚既是養著希望，也是心的交換，這充滿希望的開頭，從愛煦老是提及男友，到漸漸不講男友，從而燃起信心，然愛煦的突然失蹤，讓人省悟這終究是一場徒然的單戀。愛雖是是幻影，一剎那即是永恆。在作者的筆下，只要存在或確信過的，將會永遠存在。這種隔著水族箱的愛，會不會是映現自我的鏡子？或是愛就是這麼難以捉摸。

從洪水中的魚之夢作為開始，以敘事為主的寫法接近小說，然不以戲劇性衝突或對話為主，而是生活細節的描寫，情感的表現也透明如水，可說是自我之書。

在這次入圍作品中，有些大題材寫得用力，小題材大多在親子之情中打轉，描寫愛情的更小作品，很難在大型比賽中突圍而出，這篇描寫愛情淡而生活化，卻充滿影像與畫面，單向的戀情寫得明亮而不晦暗，失落中仍帶著美好的希望，在厭世代中，可說是難得的作品。

【作者介紹】

葉衽樑



我曾在私立大學教學發展中心擔任博士後研究與助理研究員，也曾經在私立技術學院擔任通識教育課程教師。我曾獲得一些文學類獎項。目前我在雲林從事教學與行政工作，工作之餘，偶而從事宗教活動，也持續寫作。

得獎感言

這篇作品修改多次，久久未能面世，很高興最終獲得今年的鍾肇政文學獎，這對我和這篇作品是莫大鼓勵。

每個人都有許多的回憶，就像蝴蝶效應般，無論那些回憶本身是重是輕，都影響了我們一輩子。拋個小石塊在大河上，就會泛起漣漪，一圈又一圈往外擴散。我會帶著這篇作品的回憶，以及獲得鍾肇政文學獎的回憶，持續在文學路上前行。

感謝主辦單位，感謝評審，感謝閱讀這篇作品的每一個人。

散文 評審會議

會議時間：2018年9月10日下午2時30分

會議地點：臺灣創價學會桃園文化會館

決審委員：劉克襄、周芬伶、李欣倫、凌性傑、張曉風

列席：桃園市立圖書館館長蔡志揚、館員黃廷維

《聯合文學》雜誌總編輯王聰威、許立心

主席：劉克襄

記錄：張嘉珊

攝影：李佩勳



執行單位報告

王聰威：

本屆鐘肇政文學獎散文類共收到105件作品，初審評審計有王盛弘、鄭順聰、祁立峰三位評審於8月20日完成，共計有22件作品進入複審，經過複審審查後，共計18件作品進入決賽。本次選出正獎一名，副獎兩名，今日會議推舉劉克襄為決賽主席，本次會議開始。

本屆鐘肇政文學獎評審狀況說明

李欣倫（以下簡稱李）討論整體印象：

本屆篇章的題材非常多元，主要以家族的主題為主。在家族的主題中，有對老者的關懷、對晚輩的書寫，另外也有人物的描寫。還有一些作品的題材是針對台灣的事件、環境、土地等，或是一個外來客的眼光來看台灣。另外一類是日常生活風景的書寫，例如說職人書寫，寫上班、勞動，或是寫人跟人之間的情感等等。題材雖然非常多元，但問要怎麼說一個好故事呢？我自己在看這次的文章時覺得可以簡化成兩個脈絡：一個是說故事的人對於整體的設計和結構有想法，他的結構非常分明，或是用幾個主軸去做穿插或對應；另外一種則類似素人的描寫，作者用一種娓娓道來的口氣講一個樸實的故事。這兩種手法都有它的一些瑕疵，我們在討論各篇作品的時候再談。

周芬伶（以下簡稱周）討論整體印象：

本屆的文章水準很好，所以我選擇的時候很掙扎。可是雖然有水準的作品很多，我認為其中並沒有特別亮麗的作品。這次的作品

讀來會有散文「小說化」的狀況，有些情節還會跨到一個歷史的大書寫，但確實大題材是比較容易被看見的。另外則是字數方面參差不齊，像是〈父親離去了〉這篇文章很長，而有些作品的字數又偏短，這就關乎到長短之間的比較。再來我們也可以看到新舊之間的比較，有些作品的文字很有新意，但卻不那麼符合散文典雅抒情的傳統。有些則是寫得很好，但就是比較老套。

張曉風（以下簡稱張）討論整體印象：

初審的老師給我們留下好幾個特別的面向，像是悼念父親是蠻傳統的情感，但〈煙斗〉這篇又是完全不同的寫法，每篇作品都相差甚遠。如果要大致劃分的話，可以說有些作品是偏向群體的，譬如〈伯公下做大戲〉或〈大出海時代〉，寫一個大的格局；而小的又有像〈按摩〉這篇作品，寫一個人身體上非常細瑣的疼痛和不舒服，當中可能還牽涉到身心的問題。這樣比較下來，會發現本屆的作品相差很大。我覺得他們給我出了一個題目，在探問怎麼樣的範圍需要怎麼樣的東西，非常具有多樣性。

劉克襄（以下簡稱劉）討論整體印象：

在評選作品時我很強調作品結構，像是李老師剛剛提到的職人書寫是從小處出發的；也有一些自傳式的寫作，如〈大出海時代〉這樣的大文章，我也會比較重視它整體結構的問題。某些作品的結構是失敗的，譬如明明是四萬字的東西卻化成四千字去處理。這種問題在好幾篇作品裡都可以看到，讓人覺得扼腕。而有些小文章的呈現也有結構問題，像〈按摩〉雖然文字很好，寫得很動人，但它沒有恰當地掌握好比例分配，這同樣是好幾篇都有的問題。不過因為獎金高，這次的散文作品還是比各縣市文學獎

的素質要好，這是無可厚非的。這也是給各縣市文化局的一個參考，獎金能夠吸引寫作者把更好的文章投到你的文學獎來。

凌性傑（以下簡稱凌）討論整體印象：

我也有同感。我在看比賽的散文時經常覺得，這和我們看已經結集成冊的散文是不一樣的。比賽時作者的身份是隱匿的，到作者身份揭露後，卻讓我們覺得感情受到傷害。因為作者寫得和真的一樣，但常常又不是真的。但我覺得既然已經匿名了，我們就只能用作品的完整度來看。我比較重視的是作者如何去運用材料。這次的作品材料都發展得不錯，也貼近他們自己所面對的真實，呈現出這樣多元的生活面向。當中有很個人的、有集體記憶的、甚至有各種族群不同的生活經驗。我覺得這真的反映了現代的生活情境。再來我會看敘事結構的問題，在作品中，有一些刻意設計得非常工整，但我讀到後來會更喜歡自然流露、不是那麼刻意工整的東西。第三我會看作品的敘述腔調。我覺得散文和小說相比有個很不同的特點：散文可以做到敘事腔調非常迷人，光是靠著敘述語氣就可以感動人心。以上幾點是我在看散文時會比較留意的地方。

第一階段評選

委員討論後決議，除複審獲三票以上的四篇作品自動入圍決賽投票外，每位委員另從二票以下作品中推舉一篇進行討論。決賽會議開始後，決賽委員們先對18篇作品發表綜合意見，接著從一票作品開始，依序進行討論。

- 〈移動的意淫〉周，合計1
〈按摩紀事〉劉、張，合計2
〈一半〉劉，合計1
〈遊牧時光〉凌，合計1
〈光〉李，合計1
〈大出海時代〉周、李、張，合計3
〈金魚後來都去了哪裡〉周，合計1
〈驚蟄〉凌，合計1
〈阿公與他的好朋友〉李，合計1
〈雙生〉凌，合計1
〈父親離去了〉劉、凌、張，合計3
〈魚〉周，合計1
〈各成宇宙的你和我〉凌，合計1
〈廣場〉周，合計1
〈擱淺顯影〉李，合計1
〈菸斗〉劉、周、李、張，合計4
〈伯公下做大戲〉劉、李、凌、張，合計4
〈桂香浮動〉劉、張，合計2

1票作品討論

〈移動的意淫〉

周：這篇的主題和文字有新意，我覺得並不是為了參賽而寫的。所以作者的個性鮮明，讀起來像舞鶴和林奕含的結合。這樣的新意很吸引我，我會積極爭取這篇。

李：我覺得這次作品很多篇章都很接近，但我願意支持這篇，因為它的語言很有詩意，並帶點遊戲的方式，讓我非常驚艷。這篇寫在移動當中的很多想像，比較多的是性愛部分。它看起來是一個漫談，可是又有結構。我覺得這個作者應該蠻年輕的，所以還會思考工作或是職場上遇到的事情。我之前很猶豫，但若有老師支持，我就會願意支持這篇。

張：這篇的手法有一點像《金瓶梅》之類的中國古代情色小說。因為它在過程中寫得很驚悚，但最後還是收到道德的立場上。這個故事的發展本身是有點困難的，就像《金瓶梅》先寫很色情部分，而最後又有報應或是改過向善的結局。可是我不能同意這個作品在中間的轉換。

劉：我對這篇有一個小小的批評。其實作者書寫上可以不用過於用力，簡簡單單、輕輕鬆鬆就好。

凌：我覺得這篇有很多拼貼的部分。他引用了一些歌詞，卻不把歌詞用引號引出。這樣的寫作方式有點過度拼貼，會讓人分辨不出來是原創還是引用，這讓我閱讀時有點疑惑。

〈一半〉

劉：這是所有作品中唯一用台語寫的。這是一篇類似自傳式小說，文字到位，但結構上卻有所不足。我不堅持我之前的票選。

〈魚〉

周：我覺得這篇的細節處理得很好。魚本來就是情感的象徵，他把男女之間幽微的情感寫得很好，確實蠻能寫的。

劉：我同意給他分數，可以進入保留階段。

李：我也覺得可以保留。



2票作品討論

〈按摩紀事〉

張：我之前看蔣勳老師寫過，老莊不太願意描述身體，中國繪畫史上也沒有人提到身體，好像中國人不太願意面對自己肉體的樣子。繪畫是這樣，宗教雕塑也是這樣，中國雕塑的身體上一定是穿著衣服的。這篇作品寫的是肉體的本體，作者會去點到某一個穴或是筋絡，去書寫中國人的身體。因為蔣勳寫了那篇文章，我思考了一下，覺得中國人的思維不是不面對身體。比如說針灸，真的是把針插到身體去，這是西方不太做的事情。我們的醫學上有好多東西其實是身體都很清楚地呈現出來。我覺得這篇寫得算是不錯的，他忠實地記錄華人按摩的經驗和身體之間的關係。我想起白先勇老師說過有些病還真的不能在國外醫，給中國的醫生弄一

弄就會好一點。這個身體是有一個特定的應對方法的，我覺得很有趣。我繼續支持這篇。

劉：我在閱讀前面幾段時，很震驚這篇用字的到位。這好像是70、80年代，聯合報與時報文學獎中接近首獎的作品。但是讀到一半之後，發現他在形容戰爭的部分就不是這麼理想，這是我比較掙扎的部分。但我仍會支持這篇，因為這篇散文的內容寫桃園這個大都會浮現出來的社會狀態，他呈現了這個地方特殊的風景和場景。

李：前面真的寫得不錯，但後半部寫戰爭的時候就有點老套。

凌：我覺得他的按摩經驗還是比較少的。中歷這一帶的按摩有純也有不純的按摩，林立青在他第二部書裡就寫到這一區的按摩業很特殊的存在模式。書中有一篇是寫按摩小姐在慶祝中秋節，那個按摩店是做黑的。有一天按摩小姐在空檔的時候烤肉，有個工程師被按摩的時候聞到小姐身上的烤肉氣味，他就哭了起來，因為他就覺得這已經不太有愛的感覺。這個敘述方式就呈現了每種按摩形式的差異。我覺得這篇曝露了自己按摩經驗的不足，所以才需要在後面用虛張聲勢的寫法補足經驗的欠缺。

〈桂香浮動〉

張：我蠻喜歡寫物的東西，像是一棵書或一朵花。我覺得這篇最可貴的是寫家庭裡糾纏的關係，寫他的父親、母親、兄弟姐妹，還有寫女性在家族裡的地位。如她在不小心認得一個字後，她的媽媽是不高興的。她好像藉這麼一棵樹，把台灣社會和家庭的問題都凸顯出來，而最後那棵樹最後又跑回老家去了，問題也很神奇的和解了。這本來是一件悲傷的事，卻也得到某種奇怪的解決。他

在過程中用了某種幽默和傷感的手法，我覺得還不錯。

劉：我對這篇的意見和張老師差不多，相對於《按摩》，這篇在結構的錯誤和瑕疵會比較少。我希望爭取它進入複審。

李：我對這篇也算是喜歡。他寫家庭的分裂、彼此之間的恨意與不諒解，寫得很濃稠，卻用了一個桂花作為對照。文章書寫上也不用力，以清淡的手法處理。我給予支持。

3票以上作品討論

〈煙斗〉

凌：這篇設計精巧，也有原住民的題材，顯然有事先做功課。作者以煙斗這個意象貫串整篇文章，敘述方式老練。他的敘述腔調挪用了某些原住民的話語，形成了一些語言對照的趣味。可是他在行文裡又運用了許多類似文言的句法，或是文言的詞彙，像是「身型嬌小佝僂的他」等等。但小說中頗多錯字，像是「璀璨」也寫錯了。這篇有一個很好結構，然而錯字很多，讓人覺得可惜。我會疑惑說這是不是非原住民的作者書寫的，因為我對一些地方的敘述有點疑問，如文中提到「黑膠影片」，這樣的說法是比較少見的，一般都會說「黑膠唱片」。這會增加文章的虛構性，需要注意一下。

劉：這篇一開始就提到紋面，但當我們講到長輩或親戚紋面時，並不會把紋面講得這麼詳細，這會顯得有點刻意。我覺得也許並不需這麼寫，只要帶過去就行。我和凌老師有個看法不同，我覺得他可能是部落的人。但我也猜測他應該很常參加文學獎，他每一段的佈局都很有共鳴，會透過描寫原住民特別的情境，讓你產生共

鳴後一直讀下去。

李：我在閱讀時，覺得這篇真的很工整。除了錯字比較多之外，作者敘事的基本功都很好。但最後的收尾會讓人覺得很刻意。我覺得從媳婦沒有給他吃東西，讓他長期處於飢餓這部分開始有點弱掉。因為這些段落比較短，結構開始變得很鬆，文章會顯得沒辦法連貫。

張：評審會考量散文是不是有虛構，但這又可能是作者的真情流露，兩者之間的考量是很痛苦的。這篇作品並沒有把自己歸類成名人的後代，只是呈現了自己和年紀很大的老太太之間的關係。我覺得其中有些描寫還算真實，包括他寫兒女奇怪的心態，像兒女怕丟面子不讓人拿東西給他們吃等等。這一類描寫老人處境的痛苦，我覺得蠻真實的。我覺得這篇作品是可以被肯定。

周：這篇的虛構感很強，小說性強烈，作者要注意這樣刻意設計，但是題材和技術還是很好的。還有一點，文章裡「我」這樣一個敘述者的身份並沒有說明白。他到底是一個原住民還是一個旁觀者？他如果是一個旁觀者，就像是去做田野的人，我覺得會比較真實。而如果他是那個部落的人，就用自己誠摯的眼睛去看是更好的。我覺得作者的寫法上要再斟酌。

〈伯公下做大戲〉

周：這篇的大題材和處理手法都是在水準以上。但是讓我猶豫的是，這個東西有點套路了。我看到每一年的文學獎都有類似操作模式的作品，像是伯公做戲或是做壽。這會讓我們去思考，每一年的文學獎是否都要選這樣的作品做代表？還是我們要以有創意和特色的東西來挑？所以我的掙扎是這樣。我並不覺得它不好，只是

我比較傾向有新意的東西。

李：我覺得〈伯公下做大戲〉和〈煙斗〉剛好是兩種不一樣的敘事方法。從〈煙斗〉的敘事角度來看，作者對於結構和佈局是有經營的。〈伯公下做大戲〉剛好是他的對立面，這篇從一開始就是採用娓娓道來的方式敘述，時間安排上也沒有經過刻意設計。我投這篇的考量，也是處於人們對「鍾肇政文學獎」這樣一個地方文學獎的期待。人們是不是會期待看到台灣的民俗和土地，以及這個土地上的人之間的互動？作者在寫互動的部分是讓人印象深刻的。譬如寫媽媽在炒客家大菜的部分，還有後面寫演戲的那段。我覺得有些段落也很有畫面感，只是用這樣娓娓道來的方法沒有太多的經營，讓文章裡有很多零散的東西。作者在文筆上有太多的枝葉並沒有去修剪，寫作略顯隨意。我投他是因為這題材本身的趣味性。

凌：我很喜歡這篇作品發展到看戲的部分。雖然是客家大戲，但做大戲不是只有客語而已，出場時有台語歌、國語歌唱，甚至有英語。時代不同了，做戲的形式也改變了。我覺得作者可以思考要如何把看戲的歷程，用更接近田野的方式記錄下來，這樣文章的血肉就會更鮮明。我覺得他以平順的方式交代過去就結束，寫得有點不夠味道。作者可以在看戲的歷程中設定一些波折，包括戲的內容、家庭成員之間的感情、還有他們的宗教信仰都可以再連接起來。這樣的連接可以讓文章變得更好。

劉：這篇文章在最後有提到「信仰的韌性」。雖然他在整個敘述的過程都想要把這個東西表現出來，但他並沒有成功將「信仰的韌性」充分呈現。不過相對於其他作品，這篇從內容到整個呈現方式上的瑕疵比較少。另外，我覺得周老師的意見值得參考，作者

應該聽取周老師的意見。同樣的作品是不是存在其他的寫法？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切入角度？這是作者可以去思考的。

張：我本來對故事中的故事是有所期待的，作者敘述做大戲的「戲」時應該要好好地描述一下。前面的武戲他倒是描述了一下，這也是一般人所熟悉的，打得熱鬧的、有清楚情節的戲。但後頭的戲我就不太知道他要講什麼，我覺得很可惜，感覺他在結束的時候草草了事，但最後那個戲是很重要的。我覺得那個戲這樣寫很不容易，因為要懲罰愛慕虛榮的媽媽、寫她怎麼得到報應，以今天來說是蠻困難的。她得到什麼算是壞的報應，我也不知道。在現實中有很多愛慕虛榮的媽媽後來得到什麼？這個部分也有蠻多可以講的。這個應該是劇團新編的戲，如果有道德教訓，他要用什麼道德教訓？如果只是諷刺，又是什麼？一個離家出走的媽媽所得到的懲罰，除了失去和孩子一起成長的歲月，我不曉得她還有什麼損失。我覺得作者這一部分就有點可惜。至於其他的部分，我覺得還算是稱職的，他還是成功把客家人的活動寫得很熱鬧。

〈大出海時代〉

劉：我是讀過蔡牽的歷史，但不知道他和桃園這個地方有這麼精彩的關係，也沒想到桃園竟然有這樣的風俗習慣。但我覺得這篇的缺點是結構上沒有銜接。故事講自己的歷史時都沒問題，但講自己出國那段開始就連接不上了。

凌：我也認為這一篇在銜接上有問題。這個作者很有企圖，他把桃園的資料收集得很好，而且每一個資料和鄉鎮的對應都連接得非常好。他其實是有備而來的，因應這個文學獎，同時把桃園的元素發揮到極致。甚至他在出海的時候特意選擇在桃園這個空港出發

到日本旅行，但我覺得自己的出海和當時蔡牽出海活動的斷裂感有點強烈。我覺得可以不用寫自己去日本旅行那一段，而著重在蔡牽的故事上，這樣效果會更佳。

李：我覺得這篇最吸引我的是題材。在散文中，我們可以看到大多數題材都是寫個人或者是自己熟悉的家庭、家族。這篇雖然是寫自己的家族，但這個家族對應了一段特別的歷史。我原來也不知道這和桃園是有關係的。另外，我覺得作者的文字敘述能力很流暢，文筆在漫談式和刻意經營間，取到了一個中間值，這點非常吸引我。但我也同意桃園機場那段相較起來有些突兀，我不太知道這段為何要鑲嵌在這些段落當中。我想可能是想帶出他是新時代的蔡牽，他可能是想嘗試去扣題，然而卻顯得有點牽強。他沒有過分經營，文學性又比較高，會加一些文學成分比較高的敘事，我覺得這是好的。

張：我覺得他的文筆很好，相較於一些太用力或太平實的作品，他抓到了一個中間的平衡。這篇寫得很熱鬧，又有海防歷史，還包括了海盜的時代，海賊還受到崇拜也讓我驚訝。這篇的內容很豐富，作者自己也在其中扮演了一個角色。這篇寫了格局比較大的東西，但另一方面又稍微遠離散文的規範，所以我在選擇上是有點矛盾。

周：這篇題材很好，但是可以去考慮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把蔡牽和我牽扯起來，也許可以專注在寫我的出海時代就好。我認為一篇好的散文，是可以感動人心的，所以設計性不要太強，這一點要去注意。

〈父親離去了〉

凌：我很喜歡這篇。這篇所有的場景都是自然流露，作者也不去設計題目。不過這裡面有個問題，「父親離去了」可以換一個更關鍵的形象來談這個關鍵的事件。文章裡面充滿了老和病，寫父親在晚年得了白內障、痔瘡等，這種種的現象都很動人。我很喜歡其中一些描述，像是寫父親在醫院的狀態，然後跟牙醫的對話，銀行里的人覺得敘述者是一個不孝子等等，我覺得這很有力量。作者很坦白地把他的經歷說出來，我覺得這是蠻不容易的。

劉：我非常認同凌老師的看法。但我有個困惑，這篇字數是否有超過？這篇有不同角度的父親的書寫，像我自己正在照顧母親時就很有感觸，這些問題可能不是同樣的案例，但那些問題的共鳴性很強，是非常不容易的。我相信這種父親的情緒勒索在很多人身上都會遇到。這篇文章確實是比較沒有設計性的，而是遇到事情時自然而然發洩出來。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有作者自己的失控，也可以看到生活上有趣或感傷的事情。裡頭對於父親有各種的角度呈現，也有自然而然發生的事情。

張：我很喜歡這篇最後用了一個目蓮救母的改編。當然目蓮救母和他的情形是不一樣的。目蓮的母親在故事裡不是肉體的朽壞，而是做了很多壞事。目蓮等於是用了自己的私情去救了母親，用他的善去抵他媽媽的過。但作者的父親卻不是善惡的問題，肉體的問題是拯救不了的，即便他恨不得去目蓮救父，但這終究是不同的性質，這裡頭就有一種悲哀。這類題材的作品也很多，但我覺得像這篇一樣寫得平平實實的也很好。有的時候會有憤怒，有的時候也有無可奈何，各種事情是經歷過的人就會知道的感覺，那是中年人失去父母的悲傷。我相信如果在早一點的年代，平均一個

人在30、40歲時父母就會離開，那時候父母死得比較早。而相對的那時子女在這樣的時間點，心理承受的力量還是比較大，因為還是有小孩和事業要專注。而現在50-80歲失去父母，那個辛苦和痛苦是很難敘述的。這篇寫的就是這個世代的事情，我覺得他寫得不錯。

李：這篇情感很真摯。但讓我疑惑的有幾個地方。第一是他用分段的寫法，像是手套、眼睛、牙齒等。這種寫法自然有其好處，就是在每一個項目都可以聚焦地講一個故事，但它也有取巧的地方。要經營一整篇散文需要比較多的功力，若是切成6等分，每一個都只寫一個畫面的話，這當然比較容易寫。第二個問題是，這篇的情感確實很感人，但寫到後面時卻略嫌直白。是不是寫每件事都要用同樣的敘述方法？所有的小畫面都用同樣的方式呈現？所以讀者在讀到最後時，會有拉得太長的感覺。因為拉太長，冗贅的句子也會比較多。我覺得其實可以再濃縮精煉一些。最後的問題是結尾之處，他對父親真實的意念雖然娓娓道來寫得很感人，但是好像沒什麼收尾。

周：這篇字數超過，長篇散文和一般比賽的散文是不一樣的。再來是這樣的題材有沒有必要寫這麼長？這個題材很小，就是寫父親生病然後到死去的過程。可以去考慮是否真的需要以流水帳的方式來寫。當然不是不行，比如冰心為了記住母親過世前的每一刻，所以很細微地去抓母親的變動。可這個裡面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情感，是作者對於母親每一個細微變動所引起的心理震撼，這是有其主體性存在的，而不是把母親當作一個客體來寫。這篇會讓人覺得是把父親客體化，會讓我們提出疑問說：那你在哪裡？我覺得可以用一些比較創意的方式來處理這種大家都會面對的課題。

第二階段評選

討論結束後，共有兩篇一票的作品進入決賽投票，分別為〈移動的意淫〉和〈魚〉。二票作品則只保留〈桂香浮動〉一篇進入決賽。三票以上作品中〈父親離去了〉一篇超出比賽規定字數，因此未能進入決賽。最終入圍決賽投票的作品共計6篇：〈煙斗〉、〈伯公下做大戲〉、〈大出海時代〉、〈桂香浮動〉、〈移動的意淫〉、〈魚〉。

決賽由每位委員就六篇作品進行評分，最高分為六分，最低則為一分。

〈移動的意淫〉劉3、周5、李4、凌1、張1，合計14

〈大出海時代〉劉2、周4、李6、凌5、張6，合計23

〈魚〉劉4、周6、李3、凌2、張2，合計17

〈菸斗〉劉1、周3、李2、凌3、張4，合計13

〈伯公下做大戲〉劉6、周2、李5、凌6、張5，合計24

〈桂香浮動〉劉5、周1、李1、凌4、張3，合計14

評審結果

評審一致同意〈伯公下做大戲〉得24分，為本屆鍾肇政文學獎散文組正獎得主，〈大出海時代〉得23分，〈魚〉得17分，二篇並列為文學獎散文組副獎得主。

(16:30散會)

文
學
顯
影

2018
桃園

鍾肇政
文學獎

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散文·新詩·兒童文學

得獎作品集



新詩

正獎 汪子翔〈柿情〉

副獎 游書珣〈在詞語的世界裡〉

副獎 田煥均〈最近的遠方〉

新詩·總評

水準整齊，風格多元

◎唐捐

本次新詩獎展示寬闊而深入的關懷，詩藝水準整齊，風格樣貌多元，堪稱一次豐收。許多作品都展示了「載記」特定場所（及其精神）的企圖，不僅能夠生發詩意，還能寄寓歷史的、人文的感慨與思維。不過，瑕疵也是有的，略舉數端供有志者參酌：一是有些篇章會使用過多裝飾性的語言，在外圍纏繞，不能直指事物的核心。二是有些篇章設定了歌詠對象之後，便把其週邊的「名詞」都塞到詩裡，像是詞語的串連遊戲。三是有些篇章記錄存影之意甚佳，但像散文筆記，沒有發揮詩的特長。

無論如何，令人愛不釋手的好詩還是不少。它們大致具有如下的特點：詩的語言不只像工具一樣承載著什麼，還具有表現性；詞語既能精準地指向事物，還能創造一個詩意空間，使人品味詞與物相互碰撞的意趣與美感。這次得獎的三篇作品，雖然風姿各異，



卻都能達成內容與形式的有機結合，語言豐美而自然。或藉由柿子的表裡，銘記光影推移的訊息與人情；或藉由語言初始的神祕性與物質性，抵臨詩的邊界；或聚焦於特別的地點，生動地捕捉時空壓縮、人我交流的趣味。詩人既有敏銳多情的心與眼，又能用語詞介入世界、省察生命、詮釋事物，我們樂見三位詩人成功再現他們的詩意經驗。



新詩·正獎

柿情

◎汪子翔

當時最好的日光
犁著秋收的農莊
繪了紅與橘，在彼此分享的故事裡
一輪輪竹簍的牛心柿
「就像是地上的太陽」
你說道，笑聲也溫暖
風反覆吹拂，吹亂
心事是風是你
只是屬你的心事也亮
因你也是最好的日光
分食著鮮柿，開成四瓣
彎月形、紅與橘的花
總懷念當時心柿清脆
清脆裡的溫煦
那樣一點點澀、與一點點甜

只是橘紅色的花易萎
只是那些暖色調的故事，懸宕了句點
只是日光，總帶來光明也拉長了影
風反覆飛拂，也暗示離合
光影推移，將過往平凡
勻成黯淡的顏色

在黑夜最長的季節底
莊稼人持續薪傳的手工藝
他們說：風反覆吹拂
風乾心柿水份，使糖衣
能裹住果子裡的苦分子
他們說：反覆窯烤烘焙
使甜蜜結晶於表皮
如霜雪，可藥用、潤心脾

光影推移，終於承認
雪色的鹽與甜本同源
都是，思念的隱喻
於是風乾淚水
學起收藏陽光的手藝——
過往紅與橘的笑語
減去懸念與可能
剩下雪白的回聲
細細聆聽，柿霜的韌性
韌性裡的餘溫
那樣一點點甜、但一點點澀

【評審評語】

脫澀的隱喻

◎焦桐



這是一首情詩，當然也可以視為歌詠牛心柿、柿餅。牛心柿果實渾圓飽滿，無縱溝，果頂稍尖，是栽培面積最廣的本地種，屬「完全澀柿」，一般用石灰水浸泡脫澀，俗稱「浸柿」、「水柿」。

這種臺灣原生柿口感硬而澀，並不好吃，果農採收後進行加工，傳統製程是先脫澀：修蒂去萼，削皮；將削皮的柿子置於竹篩上，經重複日曬、風吹、烘烤、捏壓，整形，逐漸去除澀味及水分，美化果肉質地，並催乾果肉的水分，以利糖分轉化。

大部分的柿餅工廠已採用機械化烘烤除濕，柿餅若繼續日曬、烘烤，葡萄糖與果糖會慢慢釋出，凝結成白色的粉狀結晶物佈滿柿餅的表面，稱之為柿霜餅。柿霜餅表面的白色結晶糖分，經人工刮刷、振盪取得，乃為「柿霜」，是珍貴的中藥材。

「心柿」象徵心事，本詩通過曬柿餅，隱喻情感的波折和變化，所有的意象皆統攝在柿餅的製程，一如上述。

全詩隱喻準確，有力，如日曬，橘紅，亮，風乾，澀，甜……情感含蓄，輕淡，有效節制在徐緩有緻的音樂裡。

【作者介紹】

汪子翔



西元1993年生。台灣新竹人，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經濟學系畢業。

過著一點點甜與一點點澀的生活，越來越能體會梁靜茹〈情歌〉：「還好我有我這一首情歌/輕輕的 輕輕哼著 哭著笑著/我的 天長地久」的意思；有天突發奇想想說應該以自己家鄉的特色入詩，於是有了這個作品。

得獎感言

感謝Whitney、Manda和蓉兒，在認真寫作的第二、三年交際給予我作品的意見，也謝謝你們耐心地陪伴我收藏雪色的鹽，等待時間讓糖衣裹住果子裡的苦分子；你們就像是地上的太陽，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日光（沒錯！三個太陽！蠻溫暖的）。也期許自己繼續寫下去，有把回憶釀地甜甜的能力。



新詩·副獎

在詞語的世界裡

◎游書珣

讓我們慢慢砌出，事物的形狀
以語詞作為積木，拿開無用而多餘的
有時它們垮下，妳挫折大哭
彷彿它們淹沒妳，令妳窒息
我拋出各種語詞給妳，但沒有一個可以
載妳著陸，僅能抱著妳，保護妳
在這語詞漂泊的世界裡

向妳解釋一個詞，以同義詞、反義詞
拆解它的形狀與聲音，回到語言的初始
擴散它，造十個句子，從各種角度
觀看它暈開來的樣子，若妳仍無法觸及
或許是我用過量的語詞消滅了它
直到下一次，它又生出歧義
如此刻替我們頂著太陽，枝葉繁茂的大樹
更多明亮的詞彙，從它的陰影裡放射出來

它們悠悠經過妳的眼睛，像透明的精靈

妳善於挑剔，憤怒於人們錯置的語詞
像把妳心愛的玩具放在錯誤的櫃子
妳用淚水抹去錯字，卻找不到更合適的語詞
但妳發現了嗎？就連哭泣也具有音樂性
妳的本身就是一個樂器，用意念敲打出聲音
如果過於用力，它將碎裂，失去和諧
讓我們將錯字輕輕擲去，會有另一枚字隨風飄來
如果那正是妳要的，它將脫去輕薄的透明翅膀
降落在妳掌心

假日的街道上，國語、臺語、東南亞語嘈雜成一種
不可思議的語言，我們可以用它來寫詩嗎？
混沌的語言進入耳朵，在腦海中彎折、質變

成為一道光，暫時是看不見的，但有天它將成為
我們脫口而出的詩句

親愛的女兒，我們把整個世界隔絕在外
在「我們」這堅固的秘密基地裡，鑽研著詩嗎？
每天我努力剝開語詞的外衣，像層層剝開自己
那使得我們更加親密——親愛的，和你一起
在語詞的世界裡，我樂於將自己重新還原成一個
牙牙學語的人

【評審評語】

〈在語詞的世界裡〉評語

◎孫梓評



乍讀〈在語詞的世界裡〉，像是一首描繪親子互動的詩——從母親如何耐心，解釋，在猶不懂使用語詞進行互動的幼齡女兒所反饋的無助中，感受到「語詞」原該提供一雙羽翼「載妳著陸」，卻只能「淹沒妳，令妳窒息」。

但，人與另一人的溝通，難道不該以聆聽和理解做為起始？敘述者很快有了反省，「或許是我用過量的語詞消滅了它」，一如太陽被樹蔭篩過的光點，會不會也有些「意義」，必須透過迂迴路徑才能抵達「正確」的那一處？

可以想像那氣極而泣的小女孩，最輕易也最常發出的單詞大概是「不要」或「不是」，由成人手上遞來的「錯字」，像「心愛的玩具放在錯誤的櫃子」，但母親卻還能不疾不徐，保持關注，於是才聽見了「就連哭泣也具有音樂性」，甚至宣稱小女孩本身「就是一個樂器」。此刻，彷彿鏡頭拉遠、騰高，讓我們看見母親與小女孩，原來正置身「假日的街道」，置身在語詞的世界裡。

也正是來到此處，母親的詩人身分曝光，我和小孩，「我們」，成為共同體，共同等待「釀」的過程——既是把失效的溝通釀成良好，也是儲存日常場景，藉此，把一首詩釀出來。

作者聰穎安排全詩結構，巧妙使題目雙關，層層遞進。

在等待可與他者繫連的語詞降臨、等待能「正確」表達自己的永恆歧路上，寫詩的人確實必須非常謙卑地，一次又一次，讓自己重新成為「一個牙牙學語的人」。

【作者介紹】

游書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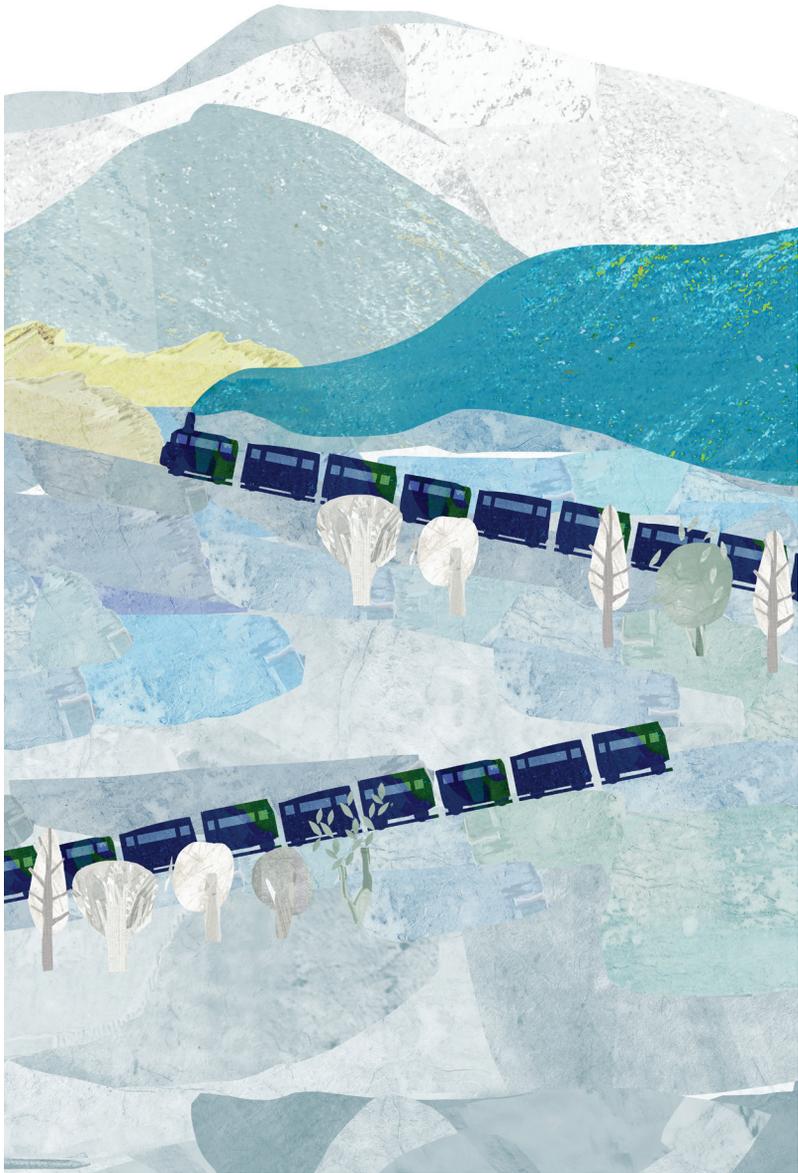
桃園人，在各處求學之後又回到家鄉，結婚、生子、創作，不斷尋找各種創作與生活的可能。寫詩多年，終於在2016年集結出版第一本詩集《站起來是瀑布，躺下是魚兒冰塊》，入圍2017年台灣文學獎新詩金典獎。寫詩之餘，思考著詩的各種跨界形式，期盼某天，終能以詩碰觸大眾心靈。

得獎感言

孩子的語言，天真可愛，卻也複雜。他們僅能以有限的語言，表達自己所見，成人如我們，遇到必須解讀時，有時驚喜彷彿遇見純粹的詩，有時卻因錯誤解讀而萬分挫折，孩子們本身何嘗不是呢？習得語言的初始，彷彿漂泊在語詞的世界裡，總感不安，有著無法表達的痛苦，時而深陷某些成人世界的語境，內心跌宕難以言說的情緒，有時卻連最親近的家人都無法覺知。

那該有多麼痛苦呢——

身為一名大人，我努力，傾盡全身的耐心，嘗試去傾聽孩子。



新詩組·副獎

最近的遠方

◎田煥均

有沒有一個所在
可以是家，也可能是遠方
讓不同膚色的人自在地切換
鄉愁與歸屬感
擁抱柔軟而堅定的信仰
有人比劃十字，有人捻香膜拜
愛像一條護城河漫漫
穿過胸膛，環繞周身
會同逝水年華順流而下
將滿懷天光的埤塘一一注滿
面對腔調紛雜，深情的埤塘
低眉含笑，靜靜注視
姿態始終保持優雅

有沒有一條捷徑
可以帶著家遠行

讓不同膚色的腳踏遍天涯
來到這裡，觸摸夢想
戴面紗的女人和說陌生語言的男人
不時抬頭就可以望見飛機
彷彿一截白粉筆
天空底部輕輕一劃
一邊是異鄉，一邊是家鄉
一邊是未來，一邊是過去
發現這裡不僅是國境之門
還是最接近天空的樂土
眾人與祝福來去自如

有沒有一個午後
可以撥空，信步漫遊
感受這座城市的包容

如石門水庫般廣袤
安靜且雍容地擁抱眾生
隱隱蘊含偉大的力量
沈穩地守住鄉愁
沿途聽見有人默禱感恩
親愛的耶穌阿拉佛祖
最壯闊的旅行是人生
最溫暖的自由是不分你我
這座城市沒有界線
巍峨的國境之門
總是通往遼闊的同溫層

【評審評語】

〈最近的遠方〉評語

◎阿芒



這首是詩稿裡讓我驚喜的少數佳作。從標題開始，已提起了詩意，「最近的遠方」蘊含張力，能挑動閱讀者的想像，而後內容也沒有辜負這個好題目，結實地展現它的內裡和筋肉。

「有沒有一個所在
可以是家，也可能是遠方
讓不同膚色的人自在地切換
鄉愁與歸屬感」

詩人從高點出發，抒發寬闊的懷抱，其後用真摯的感情和生動的細節來打動讀者，使用的意象如護城河、埤塘、飛機、國境之門、天空、石門水庫等關鍵詞，扣緊了主詠的桃園區的地方色彩，另外用不同膚色、比劃十字、耶穌阿拉佛祖、戴面紗的女人、說陌生語言的男人等來扣緊桃園多外籍人口的事實（據內政部統計處104年8月的統計，外籍勞工按縣市別「以在桃園市9萬5,941人占16.56%最多」，外配人數分布「桃園市7,214人占14.03%居第三」）

將這兩層交織關照，使得這個懷抱很在地、很真實，不打高空。加上詩的節奏不錯，遠勝過很多用力雕琢、粉飾，卻無音樂性的作品。

只是，第三段寫到
「如石門水庫般廣袤
安靜且雍容地擁抱眾生」

這我認為值得商榷，首先，水庫該不該興建本有爭議，再者，石門水庫淤積嚴重，才50年，泥沙淤積已超過庫容量三分之一，用來作為包容的象徵，我認為是無效的。

當然，書寫當代議題、開發當代感性並不容易，但還有什麼比這更值得冒險？即使有缺失仍然是在開闢一條新路！我們一起加油！

【作者介紹】

田煥均



台大物理研究所畢。非常欣賞認真生活，活出夢想的人。喜歡自助旅行、登山、創作，喜歡低調的活躍著。很珍惜周遭的一小群人，並時常感謝上天。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台北文學獎、新北市文學獎等獎。

得獎感言

感謝在身邊支持我的家人朋友。能為家鄉創作，是件有趣又富挑戰性的事，被肯定的感覺很棒。

新詩 評審會議

會議時間：2018年9月11日（二）下午2:30

會議地點：臺灣創價學會桃園文化會館

評審委員：阿芒、唐捐、孫梓評、陳克華、焦桐

列席：桃園市立圖書館館長蔡志揚

知識服務組組長王偉誠、黃廷維

《聯合文學》雜誌總監周玉卿、

活動專案主任邱美穎、許立心

主席：焦桐

記錄：郭汶伶

攝影：李佩勳



執行單位報告

邱美穎：

本次2018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新詩組，總共收到篇178件稿件，經過初審評審銀色快手、楊宗翰、蔡琳森，在8月20號完成初審，總共有32篇作品進入複審，經過複審審查後，共計8件作品進入決賽。本次選出正獎一名，副獎兩名，今日會議推舉焦桐為決賽主席，本次會議開始。

第一階段評選

每位評審委員各從進入複選稿件中選出二篇作品，依序進行討論。討論完全部作品後，評審委員將對所有作品進行最後一輪投票與排列名次的程序，得分高者依序排列。

〈牛鈴聲響〉唐

〈柿情〉焦

〈風吹在苦楝樹上〉唐

〈最近的遠方〉焦、芒

〈食譜〉陳、芒

〈陀螺〉陳

〈你已經為我們做了太多〉孫

〈在詞語的世界裡〉孫

評審決議每篇作品逐一討論。

〈牛鈴聲響——記楊梅土牛溝〉

唐捐（以下簡稱唐）：

這篇作品以「土牛溝」——是「番」跟「漢」的界線。那土牛溝的形狀長得像土牛。這篇作品的設想便藉由這類歷史遺跡來表現歷史，也表現自然。另外，這篇作品的結構也不錯。而作者在這篇作品中，選擇不交代背景。在這次的參賽作品中，大約三分之二很明顯地設計地方感，印證這次徵文比賽規定作品須具備地方感的要求。當然，〈牛鈴聲響——記楊梅土牛溝〉這篇作品也是如此。這篇作品的語言純熟而活潑，讀起來也比較辛苦一點，讀者需要花一些時間來反覆閱讀而理解這篇作品。理解作品的用意之後，可得知這篇作品的訊息量豐富，詩意也具有創發性。但是，作品中部分的語言也不完全那麼完美，整體上表現得並不是極為完美。

阿芒（以下簡稱芒）：

關於「土牛溝」的知識，也是我利用搜尋引擎而得知相關訊息。參加這次的評審過程，有點像是參加微型旅行。我也多知道了很多風土人物。「土牛溝」並非我們所想像的模樣，而是如同剛剛唐捐所說，「土牛溝」是漢番交界、防守的地方。因為在這個時代，漢人與番人、族群正名、族群多元是重要的議題，我會期待這個作品推伸到歷史的意義並且辯證它。但是，我並沒有看到這篇作品藉由「土牛溝」推伸到具有歷史、辯證性的眼光。

孫梓評（以下簡稱孫）：

這次參加的作品注重表現地方感，也就是說，這些參賽作品特別藉由一個地點、一個事件來表現。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這類的作品讓我進不去。作品挑選了一個題材，可是這些作品的技術是敘述的技術，導致作品結果是重新說了一遍事情。那詩歌的存在

狀況就是透過技術調出這些既有的事物，再重新表現事物嗎？我認為現代詩存在詩人自己的思索，或是存在著詩人自身的情感。但是，在這類作品裡面，比較沒辦法看到詩人的思索跟情感。關於這篇作品的優點，包括這篇的結尾相對於他篇具有比較中性的說法，也是一個很正大光明的結束。這篇作品的結尾處理得比較有韻味。當然，這篇的訊息量也較多。但是，這篇作品是一個較為繁複的敘述口吻，讓我感覺這篇有點散文，也讓我有點遲疑。

陳克華（以下簡稱陳）：

在閱讀具有特定地點或是時空的作品時，我要求自己的閱讀方式是從詩歌的內部來理解任何背景。我堅持從詩句裡頭去感受作者在詩句裡頭意圖傳達的訊息。在這篇作品上，如果我沒有去利用搜尋引擎查詢資料，我真的不知道「土牛」、「土牛溝」到底是甚麼。另外，這篇詩歌有一些地方令我迷惑，比如說詩句中「米其林廚師解離了」又讓我覺得「土牛」是條牛，讓我有點混亂。我認為這類作品每次都會出現在文學獎的徵選中，因此給人一種像是為了得獎而寫的感受。我會追問作者當初選擇題材的時候，「土牛溝」帶給作者的感受究竟是甚麼？是甚麼東西觸發了作者要寫下這篇作品？當然，這次入選的很多作品描寫了桃園當地的景物，或是特殊的地點。但是，很可惜，這些作品絕大多數沒有點明時空地點的特點，也沒有說明作者自己為何被觸動、對於現代的意義為何，而這些作品的鋪陳也看起來像是旅遊指南。其實對於一首詩來說，這樣的敘述完全不夠。我也認為作者如果要寫這類作品，可以標註註解說明詩作中特定的地點為何，帮助大家了解施作。

焦桐（以下簡稱焦）：

我稍微說一下，我認為這篇作品太散文化，缺乏詩的味道。最重要的是這篇作品缺乏詩的特性與底蘊，作品也沒有鋪排。我認為詩往往隱藏一些事，意在言外。我喜歡的詩是欲言又止的狀態。

〈柿情〉

焦：這篇作品可以看成是一首情詩。「柿」可以看成諧音，「心裡的事情」。我認為這篇寫得相當優秀。這首詩情感含蓄，很清淡。好的詩應該都像這首詩處理情感的方式，意思是「寄情於物」。這首詩通過「柿」，透過「柿」這樣小的水果，來表達情感，有效的把情感節制在物中。這首詩的節奏感也很好，隱喻也相當準確，特別是看到這首詩最後——「這是橘紅色的歡愉·是那些軟柿的故事·一刻光影推移」那當然，曬柿乾也是台灣的一個風光。特別是新竹北埔到了秋天，風吹起……總之，曬柿乾真的太漂亮了。看到那金黃色的柿乾。這首詩裡頭柿子的顏色也在轉變，暗示情感的變化。我認為這首詩是這次參賽作品中，技術的純熟度最高。

我認為這首詩的好可以再往詩的下一段來看，這首詩每一句欲言又止還指涉到另一個事物：「在黑夜最長的季節裡·莊稼人持續辛苦的手工藝·他們說·風彷彿不吹拂·風乾新柿子的水分·使糖衣能裹住果子裡的苦分·他們說·窯烤烘焙使甜蜜結晶於表皮·渴要內心裡」，等等這類光影推移終於成了血色的鹹甜。所以，我給這篇的評價很高。

芒：對我來說，這首詩比較缺少一點驚奇感、驚喜感。我沒有很喜歡詩句中使用「他們說」這三個字。前面兩段是很親密的述說，詩

句中突然出現「他們說」破壞了一些感覺，讓我跑出了詩作的情境。等到我再次進到詩作當中，閱讀的感受已經不一樣了。如果作者選擇在作品中使用「阿嬤說」或「阿姆說」、「阿爸說」還比較好。

陳：詩句稍微有一點點冗長、鬆散，因為詩是一個濃縮的、精練的、濃縮力量的文體。最後這首詩將重點和焦點放在柿的霜，「雪白的魂神·柿霜的韌性」這些詩句跟前半部分比較沒有呼應。當然，這篇作品也嘗試收尾能跟第一段有所呼應，力圖將韻味收攏在一點點澀、一點點甜的狀態之中。此處的收尾令我感覺詩的力道有點弱，我會要求這首詩的處理讓詩的濃度再更高一點。

唐：這首詩其實是一篇很清新的作品。這首詩不像其它作品寫到大格局，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地點，但是這首詩寫出了一種風土性。這首詩的語言也不會過度裝飾，也無串連各式名詞。這篇作品比較積極表現意象，也表現得十分準確。這篇作品的風格也好，但是，這篇作品的韻腳太密，讓我有點受不了。這篇作品幾乎通篇押韻，有時候押韻過度已經有點影響到這篇作品的思維，比方說在黑夜的這個段落，「在黑夜最長的季節底」，這詩句只需要收到「季節」這個詞就好，為什麼還要後續加一個字「底」？因為作者想要在詩作中押韻。同樣的在作品中，「莊稼人持續薪傳的手工藝」這段的詩句全押「一韻」。還有，不需要押韻的詩句也押韻，比如說可以不用「使糖衣」這幾個字可，作者卻硬要將最末字折到韻腳裡頭。

我認為，如果作者在這首詩不刻意押韻，下筆能更精準一點點。這首詩的語感很好，因為作者在這首詩裡頭利用自然的語法造成一種參差、吞吐的韻律，已經不需要依靠韻腳來支撐音樂性。我

認為這首詩有一些句子有一些方便性，但是，整體上來看這首詩的表現不錯，包括意象的經營、造句能力。

孫：一篇四十行長度的詩，其實很考驗作者如何寫好結構、鋪陳細節。我認為〈柿情〉這首詩可與另一篇〈豆口年華——為家與大溪豆干而寫〉作品作比較。〈豆〉的作者很有意在作品中安排製作豆腐的細節讓作者的意圖顯得很銳利，相對之下，〈柿情〉的作者以「做柿乾」來表達「已經不在的情感」，而已經消逝的感情卻成為像是柿乾一樣的事物存在在人物心底狀態，如此寫法令我覺得很有意思、很動人。另一方面，作者為了把詩作寫長，反而沖淡了濃度與質量，也是我沒有選擇這篇作品的原因。

〈風吹在苦楝樹上〉

唐：一樣沒有很明確的指涉地點，可是，這篇作品跟〈柿情〉這首詩很接近，一樣具有地方風情像是有些作品描述海邊的地域性。這篇的文字偏向單純，使用單純的語言卻沒有冗沓跟裝飾性的文字，集中敘寫意象。當然，這篇作品也有一些瑕疵，比方說，「以及他們曬在門口無言·的米粉麵線的曾經」這句子看起來稍微弱一點。我認為作者可以去除詩句最末尾「的曾經」這詞句。在這之外，這首詩寫到，「風沒有老」，「風吹在苦楝樹上」寫成了一種形象，讓泥土味很自然地出來。

孫：這首詩的文字很青澀也有一些怪怪的句子，看得出是一個很不熟練的作者所寫的作品。我為什麼選擇的原因，在於這篇在不熟練之中擁有淡淡的情感，真的情感。這首詩主要由一些畫面所構成，比方說苦楝樹等等，以及作為敘述者的我、不知道幾歲的風。我認為「不知道幾歲的風」也是整首詩最美的地方。整首詩

的事物都因風而推動、造成，所以風在這首詩裡頭是很重要的主角。我認為作者因風作為童年的玩伴而寫了風這件事很美。在詩作中，包括山林也與風有關，因此我很喜歡作者寫風的這部分。

陳：這篇作品給我很多的畫面，但是畫面裡頭有很多我不太了解的知識背景，比如說，苦楝樹是不是開紫色的花？苦楝樹跟芝麻油又有甚麼關係？這首詩畫面裡頭有一個村落，村落裡有一群人做麵線，做麵線人家隔壁還有芝麻油等等畫面，這些畫面讓我不太能完全走進作品，一直藉由畫面的元素試圖找到邏輯上的連結。如同焦桐老師所說，詩應該要自然把讀者牽引到作品裡頭的世界，而不是讀者為詩詮釋。最後放棄的原因在於，這首詩的結尾並不能救回詩作本身，比如說，「苦楝也通通撿回·趕緊把一切變成句點」這首詩讀起來還算是個生澀的作品。雖然這首詩不斷給我很多畫面，這些畫面很可能是漁村、海邊的村子。作者藉由風土的描寫，也點出很多生活的況味，很動人。可是，這首詩還是不能打動我。

芒：這首詩所使用的意象有點陳腐，像是「擠出一句驚愕」、「用感情碾碎」、「被風吹得說不出話」這些句子其中幾句已經被很多人使用過，而且表達的意象不是那麼清新。這首詩的構句、節奏也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作者為什麼這樣處理最後一段，作者當然一樣可以這樣寫結尾，但是我認為作者寫出來的節奏有點奇怪。因此，我沒有想選擇這篇作品。

焦：這篇作品確實是蠻生澀的作品。作品中的幾個句子也有點奇怪，比如說，「口袋也放了春夏秋冬·童年那只陀螺·被擠成一團」，還有唐捐剛剛所說到的句子，「以及他們曬在門口無言·的米粉麵線的曾經」。

〈最近的遠方〉

芒：看過那麼多參賽作品之後，我看到這篇作品有點驚喜。首先，這篇作品的懷抱跟出發點蠻高的，詩作的後半部分也能撐住出發點帶下來的視野，而且作者的語言與意象也能貼合作品的題旨。其他篇章沒有這篇處理得好，比如說〈豆口年華——為家與大溪豆干而寫〉寫到豆干，卻用雕琢的文字書寫豆干，語言根本不對，我根本不用再繼續閱讀這篇作品。但是，〈最近的遠方〉這首詩不僅語言貼合作品，也使用了在地的意象作keyword，像是詩中寫到國境之門，地方特色使用得宜。唯一值得商榷的就是石門水庫。因為水庫本身是很生硬的東西，作者用水庫來形容桃園的廣袤包容這個意象的運用還能再商榷。我覺得其他處理都蠻好的。

焦：我也投了這篇作品一票。這篇作品使用類歌謠的形式歌詠桃園，整體而言，節奏感輕快活潑，文字相當生動。其實，作者寫桃園像石門水庫也沒那麼嚴重，楊牧過去詩作中也寫過吳鳳同樣政治不正確，當然這兩件事還是不一樣。不過，我認為不懂石門水庫的人，還是可以理解石門水庫的廣袤，沒有關係。詩作中，「愛像一條護城河漫漫·穿過胸膛，環繞周身·會同逝水年華順流而下·將滿懷天光的埤塘一一住滿」，這個段落相當準確地寫到桃園的特色，所以我給予這首詩相當的肯定。

孫：其實這次很多參賽作品寫到桃園，那這首同樣也是一首以桃園為主題的詩作，而這篇作品用比較廣義的方式書寫桃園。如果要我說這篇作品的優點，我認為是這篇作品的聲音蠻令人愉快。那，我沒有支持這篇作品的原因是因為這首詩的寫作方式。這首詩用比較廣的視點書寫桃園，對應到這樣的書寫方式，整首詩使用比較空泛的語言，而「空泛的意思」是作者有點自說自話。儘管作

者藉由作品說話，但是，如何去理解、印證作者的談話，並以此證實作者口中的話是合理的、成理的過程，我無法從這首詩中做到這件事，因為作者並沒有表達出來。儘管作品中展現作者熱愛桃園、鄉土的熱情，但我作為一個讀者沒有很好地接受到作品中的情感。所以，我對這篇作品有點遲疑。

唐：這首詩作為一個具有目的性的詩歌，搞不好像是桃園市的市歌會很好，或者是機場撥放的歌曲也很好。這首詩表達桃園市國門的印象。這篇作品的優點是如歌，但是也被歌的感覺給限制，可以從詩作中，看出有歌的那種敷衍。當然，如果從歌的角度上可以理解詩作的有限，不然這首詩的用詞通篇給人一種滑順感。雖然這首詩的聲音很鏗鏘，可是這首詩的意象跟句法沒有創造性。我認為這是一首很稱職描寫桃園的詩，詩作的穩定性也很高。但是，如果用詩的標準來要求這篇作品，這篇作品還不夠。

陳：一開始讀到這篇也有點驚喜。閱讀到最後，與其說這篇作品在寫桃園，不如說這篇作品在寫桃園國際機場。閱讀之初，我讀下來感覺這篇作品有點像是旅遊手冊的文案，作品寫得深情款款。

「如石門水庫般廣袤」這句，以來寫作這視角中的桃園很國際化、很多元、族群紛雜、宗教眾多等等共榮的胸懷，格局好像太小了點。另外，作品中有一個地方有點怪，在第一段，「有人比劃十字·有人捻香膜拜·愛像一條護城河」這幾句之間的關係有點跳躍，文意也有點中斷。但是，我很喜歡結尾，作者很清楚、精準的點出主題。那〈最近的遠方〉就是在國際機場可以看到不同國度、國界、宗教、人種共聚的國度，的確是「最近的遠方」。

焦：而且這首詩還有點幽默感。有時候，詩人寫詩常常比較沉重。

芒：而且我認為這篇作品不但寫機場，也寫到桃園有許多外來人口，比如說詩作中寫到「有人比劃十字」、「親愛的耶穌阿拉佛祖」。這篇作品以很大、很高度的胸懷出發。桃園真的有很多外來人口。因此，我認為詩作中用機場來串起桃園人口的複雜與流動很好，並不空泛。

焦：大量的外配可以去隱射到族群的移動、遷出與遷入。

〈食譜——記平鎮忠貞新村泰緬孤軍故事與雲南小吃〉

陳：我認為這次的參賽作品都可以看見作者們摩拳擦掌，看見他們字斟酌，也能看見他們有很好的idea、構想、構思來寫出一篇作品。那我認為這篇作品比較有趣，這篇作品有點像往事追憶錄一樣，以味覺來串起一段特別的歷史故事。一開始，我就很喜歡這篇作品。詩作的第一段「想像與過往都歸建了」，必須當過兵的人才知道「歸建」這個詞的意思。就以「歸建」這個詞來說，我認為作者寫得很到位。作者把孤軍的歷史跟異國料理、料理烹調的方法，用了一個方法把這些細節串連起來。當然，也可以說這篇作品很設計，但是這篇設計感十足的作品還不算過於牽強，所以詩作中很好地融合了孤軍歷史與雲南小吃並使這兩者交互指涉。詩作的結尾也很能提起這首詩，「撈起每一場以分解成為泡沫的大小戰役·將舊照片裡的珍貴影像切成薄片·眷村的點滴是久煮不爛的集體信仰·兒時點滴緩緩放涼了·而你預備享用哪一道·以愛與希望調味的口述年代？」以結尾這一段來說，當然可以說結尾沒有太動人的血淚的描述，可是，我認為這篇作品淡淡地透過「吃」——我們的味覺來串起一個特殊的歷史脈絡。我認為這篇作品的寫作構想與完成度在這次參賽的作品中算是蠻高的

作品。

芒：對，我真的不懂「歸建」這個詞彙，我查了字典知道「歸建」是一個術語。原來作品用了一個部隊中才會使用的術語。另外，這整首詩的語言很適合作品的題旨，因為這篇作品書寫很有特色的泰緬歷史、雲南小吃，以及雲南小吃在台灣開出的另一種滋味，而作品運用了五顏六色的詞彙像是調味料一樣，這讓我覺得作品語言的使用運用得蠻好。比如說，作品的第四段，「老家成群駐紮在米干、大薄片・與涼拌火燒各種菜色的交界」這樣的詩句輕輕將悲傷、已經淡掉的歷史——怎麼說呢，就是作者自然地表現了一種看開歷史的眼光，並將眼光融入到作品當中，而作者的技法也蠻好。

唐：我認為這首詩第一段還不錯。其他段落看起來還是有點刻意竄連一些詞彙，讓我感覺這篇作品有點像作者在寫作文。事實上，作品中的故事指的是滇緬戰爭。

孫：作為這篇作品的題目「食譜」，在這首詩裡頭有一個關鍵的橋段是第二段，「汗水與眼淚 三斤」一直到「鋼鐵般的意志 十茶匙」，這個部份其實是放進去的東西，後面接著烹調技術的詩句。雖然第二段是關鍵，但是第二段的技術是現代詩中蠻老舊的技術，這也是我對這首詩蠻有意見的地方，也覺得這首詩的結尾有點可惜。這首詩中間有一些優點。但是最後以「以愛與希望調味的口述年代」看起來比較光明的詩句來收尾，有點可惜。

焦：這首詩太概念化了，缺乏詩味，意象也很不準確，比如說，「歸鄉之路解凍之後」，「解凍」是甚麼意思？滇緬在熱帶地區。「槍聲爆香」這寫法又好造作，「情緒齋戒」還有汗水甚麼的用法也都太造作。這首詩所寫的忠貞新村並不仔細。忠貞新村就

在龍岡這個地方。龍岡是平鎮與中壢交界的地方，而忠貞新村旁邊有一個最有名的眷村叫作「忠貞新島」，還有一個市場叫作「忠貞市場」。一提到「忠貞市場」應該就會意識到——柏楊的〈異域〉筆下的滇緬之役。在忠貞市場有二十幾家賣米干，所以我認為這篇不應該寫「食譜」而是寫「米干」就好了，還比較聚焦。忠貞市場除了每一家賣米干之外，當然也有一些店鋪賣滇緬料理，像鍋橋米線、下關乳扇、豌豆粉、炸竹蟲等等這類料理。在這篇作品的倒數第二段其實寫到「九旺米干」，七八九的「九」，「旺」是那個「旺」。後來，「九旺米干」被大家記成「國旗屋」，大家都忘記原本的店名與店老闆的名字「張九旺」有關。張九旺的父親是游擊隊的隊長。張九旺的父親過世以後，張九旺在箱子底部找到一面國旗。那面國旗已經破損了，上頭也有些血漬。原來張九旺的父親在山裡打游擊的時候，張九旺的母親親手縫製了一面國旗給張九旺的父親。張九旺的父親帶著那面國旗，指揮軍隊。因為這面國旗，張九旺不可救藥的迷戀國旗，把自己賣米干賺到的錢全拿去買了國旗，把國旗妝飾在店內。所以，整個店內都是國旗，你會吃碗米干吃得你熱血沸騰。

而且張九旺也在店外掛滿國旗，他甚至把整條巷弄掛滿國旗，那是一個很奇特的風景。每一年，張九旺都會在忠貞市場辦升旗典禮。我甚至認為這篇作品的作者在第二段可以聚焦寫國旗與張九旺的店，讓這篇作品的意象更準確一點。所以，就這個部分來說，作者失準了，就連這篇的意象也失準了，很可惜！忠貞市場是一個可歌可泣的地方，這裡的眷村料理跟其他地方都完全不一樣。眷村菜常被認為是大江南北菜餚的混合體，說不準哪一道菜是哪一個菜系。可是，龍岡這個地方的眷村菜就是滇緬料理。全

台灣最好吃的滇緬料理就在龍岡，最便宜的滇緬料理也在龍岡，最密集販售滇緬料理的地方也在龍岡。大家有空可以去龍岡吃吃看滇緬料理。

〈陀螺〉

陳：我很喜歡這篇作品。我一開始閱讀這篇作品的時候，我認為這篇作品使用的形式很像歌詞，像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等等很多重複的句子。當然，我對這篇作品也有不太懂的地方，是不是有人可以幫我解釋一下「樟敖吼，芎敖走」這句的意思？

焦：這句是台語。

陳：我認為作者使用這句蠻恰當，比喻父親削給主角的一個陀螺。最後，我認為這篇作品的結尾是這次參賽作品中最精彩的一段，這篇作品寫到父親是一個善於木工的人的同時，也化用了希臘神話——當作品中的「我」的翅膀融化掉的時候，父親可以從「我」的背後接住「我」，而此處又使用陀螺來表達對父親的思念。其實，我看到作品這一段蠻感動。另一方面，我也覺得這首詩精準地使用「樟敖吼，芎敖走」這句台語融合情感，比起另一篇作品使用台語的情形實在好得太多了。而且這篇作品使用了像歌詞一樣的形式，一直到最後一段才將作品收尾，並將作品提升到一個高度。因此，我認為這篇作品在這次的參賽作品裡頭是一個蠻特殊的作品。

唐：我認為這篇作品用這個形式有點吃虧，因為「春夏秋冬」的句子都寫得有點相近。在「春」這段，作者已經寫得不錯，而且詩作的語言還敢走這種精簡風。可是，作品因為歌謠體，詩作中寫到夏天也只有稍微變換一下內容。但是，跟〈最近的遠方〉那篇作

品相較之下，我還寧願〈陀螺〉這篇作品不要這麼過度修飾。以前的鄉下不一定是很善良、很公開，這篇作品的前半部分就有我剛剛說到的感覺。這篇作品的第三段跟第四段的內容還有隨著時序而推移，到了第五段轉到希臘神話。我認為從季節到希臘神話的推移到底是好或不好，還有思考空間，沒有絕對的答案。不過，我認為如果此處的推移使用鄉土性風格的神話會讓整篇更好。但是，這篇作品使用這樣的語言算是蠻有勇氣的。

孫：我剛開始讀這首詩的時候，同樣蠻有好感。但是，我並沒有選擇這篇作品。首先，雖然這篇作品的結構看起來是機械的結構，但是內容具有變化。可是，這篇作品的邏輯讓我產生懷疑，比如「父親削了一顆木陀螺」，詩作中寫到「陀螺來自舊居的龍眼樹」。如果，作者不寫陀螺來自舊居的龍眼樹，而是寫我成為父親手中雕刻出來的木陀螺好像會更有父子之間的感情。第二個是，詩作的結尾乍看之下蠻美，可是結尾的邏輯合理嗎？孩子是父親雕刻出來的陀螺，時間將父親雕刻成一顆陀螺並且使陀螺打轉，在這個情況下，一顆旋轉的陀螺如何接住另一個陀螺「我」？我認為就這點來看，邏輯有點奇怪。

唐：梓評講到這篇作品的意象的準確度。

芒：我認為「樟敖吼，芎敖走」這句話使用得真的很生動，放在這首詩讓段落都活起來。我沒有選這篇作品是因為這首詩最後兩段跟之前段落的語言完全不一樣，而我沒有很喜歡兩段與之前段落之間的轉接——感覺陀螺掉下去之後，再重新撿起來。這篇作品的最後一段，「當我的翅膀蠟融」，如果單看這一段讓人感覺意象很美，但前面看不見鋪陳突然上來這一段會讓我感覺怪怪的。

焦：這次參賽作品有兩篇是類歌謠的形式。我認為這篇〈陀螺〉，跟

〈最近的遠方〉那篇作品比較起來，〈最近的遠方〉具有比較深刻的情感，想像也比較深邃。以寫作來看，〈最近的遠方〉比較成熟，所以，我會支持〈最近的遠方〉這篇作品。

〈你已為我們做了太多〉

孫：從這次參賽的作品可以看到一個傾向，作者大多挑選了「正確」的題目，這篇作品的作者也同樣如此。作者以一個新聞事件，寫到侯武忠醫師為了離島的病患看診而買了船。原本解決離島醫療資源與交通應該是政府的責任，但是，侯武忠醫師以私人名義負起政府應該執行的責任，被眾人稱為「白沙的守護神」。但是，侯醫師才五十多歲就過世了。由此來看，侯醫師的作為是一個很好的題材，而且大眾看了關於侯醫師的新聞後都受到觸動。我姑且相信作者是因新聞受到觸動而寫下了這篇作品。作者處理這篇作品的方式還蠻有趣，首先，作者使用了一個直白的標題當作題目，「你已為我們做太多」這麼直白的標題旗時無法給人太多期待。但是，如果從這篇作品的細節來看，作品細節的變化還蠻有意思，比方說，作者調換了觀看的視角，在第一節開頭，「我們還能為你做甚麼」，而第二節則是「你想為他們做甚麼」，第三節是「他們默默替你做些甚麼」，作者這樣的處理方式可以將在事件中不同角色注視的眼光交集在一起，是作者在安排結構與設計上的優點。

另外一個優點可以從作者在意象的設計來看。在四十行的詩作裡，一位作者不免要調用很多意象，他必須思索如何串聯意象：「要打意象放在這段好？還是另一段更好？」而這篇作品的作者顯然是一個比較細心的創作者，從這首詩來看，作者使用的意象

如果不是攸關澎湖當地，便是海洋相關的象徵。比方說，「日子是洋流，從不停歇」，或者是「當年你獨立開墾的航線，是否有更多水手跟隨呢？」類似像這樣的句子，可以看見作者在這篇作品統一了自己的意象群組。讀者在閱讀這篇作品時，不會覺得混亂，可以跟著作品中的意象群組前進。在這篇作品的結尾，作者也用了一個看似光明的結尾，但是，作者將餘韻保持在中性的狀態中，而非給予一個純粹而正大光明的說法。因此，我認為這篇作品是一篇用心的作品。

陳：我認為「歌頌」在現代詩裡頭是最難的一件事，很容易流於濫情或始讓人掉雞皮疙瘩。如果要談奉獻一個故事、描述一個人做了哪些事情，我認為使用散文跟報導文學這兩種文類體裁可能比較容易。如果創作者要使用詩來表現一生為他人奉獻的人物，光是描寫個人的善心義舉還不夠，因為詩所要求的事物不是散文也不是報導文學，詩的要求是更高的視野或是更深邃的感動。我在看這篇作品的時候，有時候感覺這篇作品比較像濃縮版的散文，也裁減得不錯。可是，我不能接受這篇作品的部分詩句。如「他們默默你替你做些甚麼·比如送上一碗拌著感謝的乾麵」。我覺得詩應該是通往所有事物的捷徑。詩，只要藉由一、兩個句子突然告訴讀者關於侯武忠醫師的作為的理由，讓存在在理由中的深層意未來感動讀者。可是，我認為這篇作品給我的感動仍然停留在散文的層次，因為這篇作品並沒有提供一條捷徑讓我進入到侯醫師的內心——關於存在侯醫師作為之中深邃、感動與奉獻的心。不過我認為這篇作品的結尾不錯，但是，作者用水手來形容侯醫師巡迴到離島看診的情況，讓我感覺作者處理得再度失準。在我看來，作品結尾的主軸應該正試圖表達侯醫師即使過世、靈魂常

在，而離島的居民仍然能隱約看見記憶中侯醫師巡迴醫療的身影。但是，讀著結尾又覺得感覺上不通，從「『……確認每位病患』」來看，這好像在門診，雖然這篇仍然是一篇有構想的作品，但作品的完成度還是差了點。

唐：侯醫師原本的新聞本身構成一種力量，因為有一個人用一生去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那詩人不能只有報導的成分，詩人以詩寫作必須將這篇新聞轉換成詩才具有的力量。在作品中，我們可以看見作者嘗試以詩來努力和轉換，從作品的部分藉來看，詩作藉由意象的力量達到詩的效果，比起新聞的散文化敘述稍微不太一樣。但是，作品中仍然有失敗跟牽強的地方，比如說「縫補孩童玩耍時，被燈塔影子絆倒的傷」的意思是侯醫師也要照顧到離島上的小孩。可是為了詩化句子，因而使用「燈塔的影子絆倒孩子」的意象構思來刻意連結侯醫師的治療，產生詩的戲劇化效果。從另一段詩句來看，「日子是洋流，從不停歇並溫柔地將報平安的瓶中信送向遠方」，「瓶中信」的意象跟這篇作品的主题沒有太多關聯性。

芒：我其實對侯醫師的故事很感動，但是，這首詩並沒有走到我心裡。這篇作品並沒有寫到侯醫師這們辛苦地到各個島上開船醫療的辛苦與細節，也就是說，作者並沒有寫出來侯醫生從事離島醫療尤其動人的細節。另外，像第二段，「聽診器潛進水面，聆聽珊瑚心跳·白沙的海裝滿了清晨的夢·你從村長的廣播裡跑出」這段詩句讓我覺得作者的描述對不起侯醫師。

〈在詞語的世界裡〉

孫：我自己很喜歡這首詩。我認為這首詩具有很多功能。這是一首描

繪親子互動的詩，這首詩很生動呈現了母子互動與溝通的場景。我認為作者挑選了一個有趣的狀況，當大人與小孩進行語言溝通，一方面語言溝通意味著傳遞與教授知識予孩子，另一方面是大人聆聽和學習與尚未具備普遍語言溝通能力的孩子的語言。作者很細膩的思考關於語言這個事物，比方說作者在第二段寫到媽媽向孩子解釋語詞跟句子，「若妳仍仍然無法觸及・或許是我用過量的語詞消滅了它」，句子中的「妳」應該指涉的對象是女兒。的確，有時候過多的話會消滅溝通的效度，甚至不及一個擁抱，或是聆聽一個小孩的呼吸。因此，我認為作者對於語詞確實很細膩。作為一個母親，詩中所寫的自我反省其實很澄澈，比方說作品裡頭可以看到母親並沒有試圖將自己想要溝通的慾望加諸於孩子身上，母親只想要聆聽孩子說話。另外，這篇作品的寫法也很美，「妳用淚水抹去錯字，卻找不到更合適的語詞・但妳發現了嗎？就連哭泣也具有音樂性」表達美的同時，母親也曝光了自己作為詩人的身分。

接著剛才作品的段落，作者說到小孩本身是一個樂器。從母親詩人身分曝光後，寫到「在語詞的世界裡面」——一個媽媽跟小孩溝通的失敗這件事情已經來到另一個層次，表達寫作者我和孩子成為「我們」、一個共同體。「我們」共同等待一個醞釀的過程，而這個醞釀過程可以是一個建構起母親與小孩共同語言的過程，也可以是「我」作為一個母親、作為詩人的創作終於順利被釀出來的過程。我喜歡這首詩將孩子比喻成樂器，也喜歡這首詩寫到母親與孩子一起在一個共同的狀態之下。在最後一段，「在『我們』這兼顧的秘密基地裡」這句詩句表達母親作為詩人因為正在等待她所要寫作的詩，或者表達等待正在凝聚一個可以被正

確表達出來的構詞。所以，身為母親的「我」非常謙卑的「牙牙學語的人」。我認為從這篇可以看出作者是一位非常有技術的創作者，甚至可以看得出來作者是誰。即使如此，我還是認為這個作者的這篇作品寫得很好。

陳：這篇作品從這次的參賽作品中來看，不僅完成度很高的作品，也是一篇挑不出甚麼重大的毛病的作品。可是，從過往評審的經驗，這篇作品會被歸類在得獎腔的作品，而且也能看得出寫這篇作品的人是一個老手。我一開始讀這篇作品的時候，注意到「妳」這個字。我開始思索「妳」為什麼一個女字旁？這篇作品一直到第四段、第五段才揭開「妳」是作者自己的女兒。而這篇作品原來是一篇作者跟自己女兒對話的作品，描寫作者跟自己教女兒說話、教女兒學習人類所有的詞語。我們能在這篇作品挑出我們所能想像到的新詩技術、規則的使用，也看得見這篇作品嫻熟地使用了這些技術與規則。我比較對這種作品持保留的態度，只是我有幾點看法，第一個，這篇作品具有內在的矛盾——如果作者的女兒的年紀這麼小，還處在牙牙學語，一個剛開始學習說話的階段。那前面第一段到第四段寫到作者向女兒說的話使用了文雅又複雜的句子，女兒應該都聽不懂母親的話。這樣來看作者跟女兒之間的互動，使得這首詩具有內在邏輯的矛盾。

因此，我認為這首詩設定了一個情境來表達自己對語言文字的反省與透視，延續到結尾，「我樂於將自己重新還原成一個·一個牙牙學語的人」反而在我眼裡看起來稍微有點做作了，這篇作品還是一篇純熟的作品，也容易出現在文學獎，而且通常也有不錯的表現。

唐：這篇作品仰賴作者很純熟的技術，這首詩描寫了作為受話者的小

孩子說話牽動了詩人的情境，但是詩人藉由嬰兒調整自己語言的狀態似乎比較沒有表現出來。但是，以嬰兒牙牙學語來看語言的神祕性與語言的各種調控，如此細膩的細節也表現了詩人因嬰兒學語言而受到打動的狀態。這篇必須之所以在某個段落喊出「親愛的女兒」，是因為作者在前面沒有描寫到這是一篇母親對嬰兒說話的情境。即使在前半部分，作者寫到玩具、積木之類的詩句，都還不足以完全說明這是親子對話的情境。另外，這篇作品不太具有地方感。簡章裡頭有註明參賽作品需要具備地方感更好，但在這篇作品裡頭唯一具有地方感的詩句只有「假日的街道上，國語、臺語、東南亞與嘈雜成一種」。

芒：我蠻欣賞作者在這品作品的企圖。但是，這篇作品的語言居然是使用這樣的語言——太成熟的語言。從作品可以看出，作品中的女兒應該年紀很小。如果作為母親真的陪伴這麼小的孩子學習語言，她不可能用這種口吻去跟孩子說話。即使詩人要將自己跟孩子的溝通過程轉換成自己對語言的理解，應該要回到更源頭的語言。但是，這篇作品顯示溝通的過程已經是開花又結果的末端狀態，導致作者自己的企圖變成一根矛跟一個盾正在互相打架。從「我樂於將自己重新還成一個·牙牙學語的人」這詩句來看，這整首完全沒有顯示作者回到牙牙學語的狀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也是我沒有選這篇作品的原因。也許，作者可以舉一個例子，比如說，可以寫到自己教導女兒發出「Y」這個音，藉此帶出其他很多東西，那還比較生動。

焦：我認為這篇很值得列入得獎作品之一。我的理解是這首詩的說話者與作者可能是父親，或母親。這篇作品的技術相對成熟，可是我認為這篇作品奇怪的地方在於這篇作品缺乏深刻真摯的情感。

詩人藉由向女兒說話而向純真的孩童去學習，背後當然反射了一些作者不耐煩的情緒。那因為這篇作品缺乏深刻情感，因此語言相對缺乏表情。其實，我認為這首詩可惜的地方就在於技術很純熟。

第二階段評選

以剛剛討論的這八篇作品進行投票，各評審評分是87654321，第1名是8分，以此類推，加總成績最高為第1名。

〈牛鈴聲響〉唐6、焦1、孫4、陳2、芒1，合計14

〈柿情〉唐8、焦8、孫6、陳4、芒6，合計32

〈風吹在苦楝樹上〉唐7、焦2、孫5、陳3、芒4，合計21

〈最近的遠方〉唐2、焦7、孫2、陳6、芒8，合計25

〈食譜〉唐1、焦4、孫1、陳8、芒7，合計21

〈陀螺〉唐5、焦3、孫3、陳7、芒5，合計23

〈你已經為我們做了太多〉唐3、焦5、孫7、陳1、芒2，合計18

〈在詞語的世界裡〉唐4、焦6、孫8、陳5、芒3，合計26

評審結果

評審一致同意由〈柿情〉(32分)獲得新詩組首獎，副獎為〈在詞語的世界裡〉(26分)、〈最近的遠方〉(25分)。

(16:30散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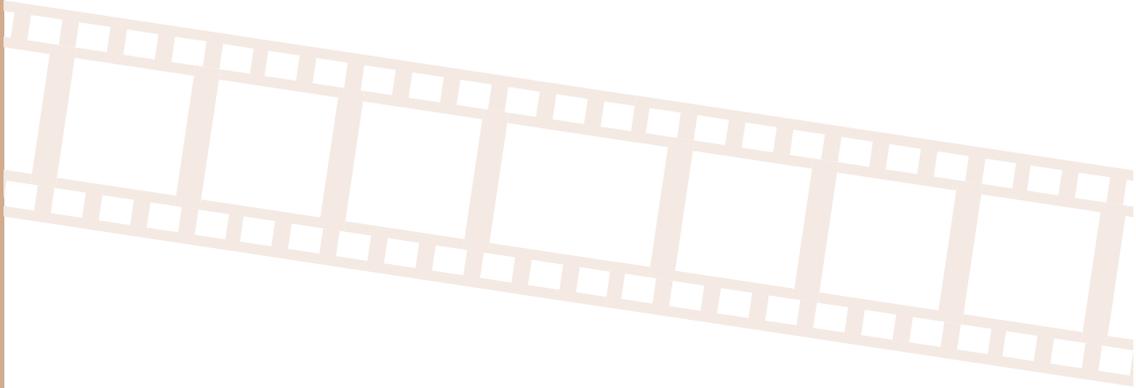
文
學
顯
影

2018
桃園

鍾肇政
文學獎

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散文·新詩·兒童文學

得獎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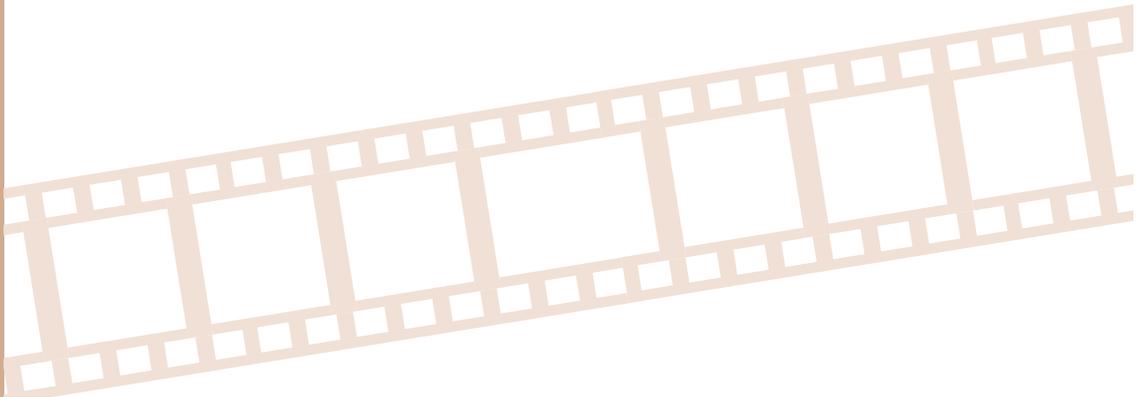


兒童文學

正獎 蔡淑仁〈通往故事結局的蟲洞〉

副獎 李威使〈海上漂來一間房〉

副獎 張英珉〈一貨公司〉



兒童文學·總評

兒童文學的當代性

◎小野



這次的徵文項目名稱改為「兒童文學」之後，使得參賽者的形式變為很多元，有兒童詩、童話、寓言、小說、散文等，使得評審在決定名次時比較困難，再加上不同的年齡層的閱讀能力也不同，一再考驗著評審的最後判斷。好在這次評審委員的組成在性別和年齡上也有不同的分布，經過很詳細的討論後選出了這樣的結果，雖然遺珠不少，但是仍然找到了共識。最大的收穫便是終於找到兒童文學的當代性，跳出傳統對兒童文學的思維。我們鼓勵了寓言中的抽象思考，不再把兒童視為無法理解哲學或是抽象概念的人，這正是我們決定這份得獎名單的理由。





兒童文學·正獎

通往故事結局的蟲洞

◎蔡淑仁

天晚了，屋頂的閣樓漆黑一片；直到月亮露了臉，透過小窗點亮其中一角，朦朦朧朧的。

像是蝸牛爬過花園留下的痕跡，隨處堆放的雜物不難嗅出老舊的生活氣味。過時卻不捨得丟棄的玩具和衣服就這麼四下散落或塞在幾個大紙箱裡不見天日，距離它們曾經帶給這家人的歡樂日子似乎非常遙遠了。

再看看那聚攏著月光的角落，一落落的書悶著滿肚子學問和故事孤零零找不到人說。隨著時間過去，撲簌簌積了滿頭的灰，別說那「之乎者也」的古文書，就連童書也逃不過被遺忘的命運，慢慢變老……

慢慢變老……

「老?!」小魚嚼了嚼嘴巴裡的字喃喃自語：「原來『老』是這個意思呀！」

接著他開始回想、拼湊，最終得到一個結論：自己剛剛享用的是「老木匠」這三個字吧？

錯不了！自認解開字謎的小魚開心過後急切尋找起下一個目標，窸窣窸窣窸窣窸……

小魚是一隻書蟲，書本是他的食物，和其他同伴們一樣，小魚總是津津有味地享用透著書香的美食。

但這之中似乎又有些不同。

怎麼說呢？

比起其他書蟲們吃起書本狼吞虎嚥的狠勁，小魚吃東西總是那麼斯斯文文、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咀嚼，就像在品味一塊最軟糯的糕點、聆聽一首最美妙的樂曲、閱讀一篇最有趣的故事……

閱讀?! 別開玩笑了，一隻「食字」的蟲子跟「識字」是沾不上邊的吧？

可任誰也沒想到小魚還真的識字呢！

想當初急性子的小魚媽媽第一百零八次催促小魚「吃快點」、「快點吃」時，小魚緩緩抬起頭來，不高興地說：「媽媽，你打擾我唸書了。」

啥?! 摸不著頭緒的小魚媽媽搞半天才清楚，原來在其他書蟲嘴裡僅僅是帶點甜味的書本，到了小魚那兒竟有了不同滋味。

每當小魚在品嚐某個字時，就會感應到那個字所代表的意義。也就是說，小魚的腦袋就像是裝了一本字典，而且還是帶圖解的！從嘴巴開始動作的那一瞬間，美味的字句就這麼被研磨、分解，開啟通往字典的路徑，接著關於這些字的圖像就如同落花紛飛般，色彩繽紛地呈現在小魚眼前。

當然，五味雜陳的生命樣態不可能永遠都是甜美的，好比當他吃到「臭」這個字的時候，那畫面的內容真是不提也罷。

不管怎麼說，小魚對於自己擁有這個特殊能力是很珍惜的。在享用每日三餐、消夜加點心的同時，他也蒐羅到這本書的好些字詞，像是「生氣的」、「老木匠」、「驢子」、「美麗小仙女」等等。他試

著將它們組成句子，盡管零散，卻也勾勒出一個可能的故事開頭。

這本書，說的是美麗小仙女和老木匠的故事吧？小魚心想。

錯不了！小魚為自己的理解能力陶醉一番便又埋著頭窸窣窸窣尋找起下一塊「句子拼圖」。

這天，小魚吃了一個字：洞。

回頭想想，如果小魚那天沒有吃下這個字，日子或許就在東啃一個字、西咬兩個詞當中過去了，然而事實就是——他不但吃了，還吃出了問題！

別誤會！這裡的問題指的並不是小魚吃壞肚子以至於拉「臭臭」，而是當他吃下「洞」這個字時，和往常一樣，他眼前先是出現一個圓形的洞口，然後每嚼一下，這洞口就往深處陷落一點，等他嚼個十來下之後，洞的盡頭已經深到看不見底，只留下一條烏鴉鴉的通道。

「呦！」小魚忍不住對著洞口喊。

雖然他清楚這不過是腦海裡字典的投射，卻還是情不自禁期待得到回應，彷彿那頭有什麼在深深吸引著他。

可惜聲音就這麼靜悄悄，被神祕的黑暗給一口吞沒，而眼前的景象很快跟著退散消失。

從那天起，小魚開始不滿足只是停留在故事開端的這一頭。他渴望吃出一個通往故事盡頭的洞，那麼不但能親自品嚐故事結局的美味，還能證明自己的猜想沒錯，這本書就是個關於老木匠和小仙女的故事。

於是小魚先是在書頁上啃出一個圓形，然後順著這形狀一圈圈吃下去，一個淺淺的洞很快就出現了。

錯不了！就這麼繼續努力吧！小魚滿意的點點頭，在心裡為自己打氣。

隨著時間過去，洞越來越深，距離故事開頭也越來越遠了。這天，小魚突然聽到奇怪的聲音從附近傳來。

「嗚嗚……嗚嗚……」

小魚身上的鱗片全都豎了起來，害怕極了。

「誰？」他顫抖著問：「誰在那裏？」

「我是……呃，我是……」小魚聽到對方哽咽著回答：「大眼睛。」

小魚還來不及說什麼，就從書頁裡鑽出一隻書蟲，小小的臉上長了雙不合乎比例的大眼睛。

小魚看著他，心想，這名字取得可真實在呢！

「你叫大眼睛？」小魚問。

「嗯。」大眼睛邊回答，順便吸了下鼻涕。

「怎麼了？」小魚問：「剛剛是你在哭嗎？」

大眼睛一聽，先是癢著嘴忍著，沒兩下又嗚嗚哭了起來：「我的同伴都被外星人抓走了！」

外星人?!

「你親眼看到？」小魚緊張地看看四周小聲問：「外星人長怎樣？」

「噢，那時我正在睡覺……」大眼睛止住哭聲，開始敘述那可怕的經過：

我喜歡睡覺，連吃飯的時間都拿來睡覺，為什麼呢？因為可以做

夢啊！夢裡的世界總是千奇百怪，讓我捨不得醒來。

幾天前，當我在夢裡聽一群頭上長角的動物唱歌時，突然一束強光打了過來。我張開眼一看，幾個頭大身體瘦、全身灰白的外星人正圍著我嘖嘖咕咕，我想動，卻發覺自己被條發光的繩子給纏住了！

他們全都裂開嘴笑著。完蛋了！我心想自己就要被吃掉了嗎？這時其中一個突然開口對我說了句話，然後所有外星人便隨著光束瞬間消失。等我回過神一看，四周就只剩我一個了。

「他們說了什麼？為什麼只留下你一個呢？」小魚有些懷疑的問。

「咳，他們說……」大眼睛遲疑地說：「我眼睛這麼大一定是他們星球的同伴留在這兒的後代……」

「噗！」小魚笑了出來：「這故事你瞎編的吧？」

「嘿嘿，被你看出來了。」大眼睛搔搔頭又趕緊搖著手說：「不過我只是喜歡作夢說故事，可不是騙子呦。」

「原來如此，」小魚說：「那麼你或許也會喜歡這個故事。」

於是小魚開始告訴大眼睛他為什麼要啃出這個通往故事結局的洞，還有自己對於這本書內容的猜想。

大眼睛聽了真是羨慕極了，能夠識字是多幸福的事啊！於是他自告奮勇要犧牲自己作夢的時間幫小魚為通往故事結局而努力，一起窸窣窸窣窸窣窸……

休息的時候他們就繼續「故事拼圖」的遊戲，邊吃邊利用剛出爐的新鮮句子拼湊故事可能的完整樣子。大眼睛對這遊戲著迷的很，總是不知疲倦把幾個句子在腦海裡翻來覆去的轉！

這天當他聽小魚說故事裡有個句子是「驢子脖子上綁塊大石頭」

時，簡直要心碎了，可憐的驢子多麼悲情啊！

不行，我要拯救驢子！可怎麼做呢？大眼睛想了想，就派老木匠出場吧：

壞人在驢子的脖子上綁了塊大石頭處罰他跑太快弄翻拉車。

「哼！跑不動就不會闖禍了！」壞人惡狠狠地說。

可憐的驢子被大石頭壓得抬不起頭，看不到路，只能在路上瞎走，還要被壞人不時的抽鞭子。

「你在幹什麼？」

一個老木匠拿著把斧頭正要回家，看到脖子已經垂到地上的驢子和壞人手中高高揚起的鞭子趕緊出聲制止。

「關你什麼事呢？」壞人瞪著老木匠吼。

「對啊！你說關它什麼事呢？」老木匠舉起手中的斧頭說。

故事說到這，小魚插嘴了。

「以暴制暴是不對的。」小魚說。

「喔～」大眼睛想了三秒鐘說：「那麼你覺得該怎麼對付壞人呢？」

小魚默默想了三分鐘，嗯，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好吧，於是大眼睛又繼續說故事：

其實壞人膽子很小，只敢對驢子發脾氣，一看到那亮晃晃的斧頭就嚇得乖乖放下鞭子還把驢子脖子上的石頭解開了。

「然後呢？」小魚問。

然後呀，然後就換美麗的小仙女上場了：

小仙女把一切都看在眼裡，於是她問老木匠想要什麼禮物？

「親愛的仙女，我希望我做出來的東西都能鮮活得像是真的一樣。」老木匠期待地說。

「好，如你所願！」仙女說。

老木匠回家後馬上用斧頭砍下一段木頭做一隻小鳥。而當他刻完小鳥羽毛上的最後一道紋路，小鳥果然「刷」的一聲張開翅膀，鼓動個兩下，然後從窗口飛出去了。

老木匠既驚訝又興奮，既然擁有這神奇的能力，不如幫自己做匹馬吧！結果辛苦工作的老木匠不過停下來喝杯水，木頭馬突然尾巴一甩，腳蹄子一踏，就這麼踢達踢達歡快地往前跑到看不見影。

有些不對勁呀，老木匠隱隱覺得。

他再次舉起斧頭打算做張椅子。椅子總不會跑了吧？他心想。可沒想到連第四隻腳都還沒做完，椅子就瘸著三隻腳，一拐一拐走掉了。

「天啊！怎麼會這樣？」老木匠驚訝得合不攏嘴。

又累又餓的他決定做塊麵包，一想到自己以後再也不會挨餓。他不禁開心地笑了。可惜當他伸手去拿那塊香氣迷人的麵包時，麵包卻像隻老鼠一樣靈活地從桌上溜下來，滾呀滾地滾出大門不見了。

「這樣的禮物真是不要也罷！」小魚忍不住幫老木匠著急。

「可是，美麗的仙女為什麼要給他這樣的禮物呢？」小魚疑惑地問。

「為什麼？」大眼睛聳聳肩說：「這不是老木匠自己要求的

嗎？」

看小魚不再說話，大眼睛清了清喉嚨繼續說：

老木匠覺得這禮物太討厭了，所以他忍不住大喊：「親愛的仙女請你把這個禮物拿回去吧！」

小仙女出現了。

「好，如你所願！」她微笑地說。

從此老木匠恢復了平靜的生活，賣他的木頭雕刻，坐在椅子上吃著香噴噴的麵包配上熱騰騰的湯，而不用擔心麵包跑掉了。

「那麼那些小鳥、馬和椅子都去了那兒呢？」小魚問。

「噢！他們全都到了一個叫『遊戲國』的地方。這個國家最重要的事就是玩耍，所以滿街都是嘻嘻哈哈、吵吵鬧鬧的搗蛋鬼，拿著石頭咚咚咚丟來丟去」

咚咚咚—— 咚咚咚——

小魚和大眼睛先是聽見一陣聲響，接著腳下一陣晃動。

好可怕，發生什麼事了？

就在他們抱在一起簌簌發抖時，牆壁紙屑紛紛掉落，接著一顆頭探了出來。這顆頭在看到小魚和大眼睛時先是愣了一下，然後開始劈哩啪啦自說自話：

「哎呀！沒計算好，啃歪了。」

「嘿！我叫阿飛，你們呢？」

「知道嗎？這是本關於小木偶、狐狸和貓的書呦！」

「為什麼知道？呵呵，因為我識字呀！」

「告訴你們一個秘密，其實……」

「這故事的真面目是張藏寶圖！」

「怎麼樣，要不要一起挖寶？堆得像山一樣高的金幣啲！」

「不信？」

「別忘了，我可是識字的！」

每個故事總有結局。

而屬於「通往故事結局的蟲洞」的結局又是什麼呢？

書蟲小魚和阿飛在短暫交會過後，便又朝著故事的結局前進；雖然他們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

在此期間，不識字的大眼睛就只是瞪著大眼睛看他們為了這本書的內容到底是什麼而爭吵不休，一句話都沒說。

後來書蟲的世界突然出現了一隻名叫大眼睛的說書蟲。

他留下很多口耳相傳的故事，而其中最受歡迎的還是書蟲小魚和阿飛的故事。

也難怪，誰叫他們倆可是傳說中的識字天才呢！

【評審評語】

通往故事結局的蟲洞

◎凌拂



這個故事以「洞」為意象，運用「洞」的玄秘引發創意和想像，敘述了一個消失和建樹的故事。

蠹魚是一種行踪鬼祟的小蟲，蝕壞書籍、竹簡、木片等物，全身銀灰色，在地球上已經生活了三億年。牠懼光，躲在暗裡蝕書，對愛書人來說，令人畏極。作者對這點倒是別有寬懷，從吃紙和紙上有字轉出了一個投射的故事。單從故事上說，作者對這蠹魚特是別有餘情。

無疑這是個閱讀勢微的年代，作者故佈疑陣，從幽暗蒼冥的角落拉出一個「老」字，以極其緩慢的步調進入序幕。小魚吃得斯文、緩慢，所以紙上的字可以是調味料，不同的字滋味也不同，「食」跟「識」是諧音，作者安排了其思惟，玩味字、小魚是一個一個吃到肚子裡的。

創作者有他的幽默，唯是末後，「地震」這一情節當是個大轉折，可惜其後發展平面了，少了某種預計的期待。

【作者介紹】

蔡淑仁



德國魯爾大學電影系
曾獲兒童文學牧笛獎首獎

得獎感言

被告知得獎時，我冷靜依循夏洛克福爾摩斯的指示：
排除所有的不可能，剩下的那個即使再不可思議，也是事實的真相。
於是當幻想、幻覺與幻視的所有可能排除後，
冷靜無能的現場只見一隻人形青蛙瘋狂了，它要不斷~~跳跳跳跳~~還要
拼命~~哦哦哦耶~~



兒童文學·副獎

海上漂來一間房

◎李威使

海上漂來一間房子。

遠遠地，就停靠在港口之外，靜靜地，像睡著一般，躺在海面上。

最先發現這間房子的，竟然不是任何船員。他們太忙了，每天來來去去經過這間房子，卻全都視而不見。

最先發現這間房子的，是一個小男孩。男孩騎著腳踏車，在平交道的柵欄後面，指向波光粼粼的海面說：「看哪！那裏有一間房子。」

大家才驚覺到，是啊！那間房子在海上好幾天了。

不久之後，政府的有關單位派了一位高級官員來到這偏僻的小漁村，負責了解情況。

高級官員還帶著一名司機、一位專家學者以及他的秘書。

因為他們是從很遠的政府那邊所派來的高級官員，所以他們開了很久很久的車子才到達這偏僻的小漁村。到達時，天已經黑了，天一黑，什麼也看不到，這個小漁村，連個像樣的路燈都沒有。

村長只好幫他們四人找地方住。

這四人說跟村長說，

「我是高級官員，要規劃人民與政府重要的建設，所以需要好好研究對策，請給我一間房好好休息。」

「我是高級官員的司機，負責載高級官員上山下海，所以需要好好睡眠，請給我一間房好好休息。」

「我是專家學者，負責研究與提出建議，所以需要好好思考，請給我一間房好好休息。」

輪到秘書時，秘書只說「我是女生耶！怎麼可以跟男生睡同一間房，給我一間房好好休息。」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偏僻也非常貧窮的小漁村，除了很老很老的漁夫，以及很小很小的小孩之外，根本沒有觀光客，所以連一間像樣可以接待貴賓的旅館也沒有。

村長費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找到一家願意收留四人的房子，也就是小男孩他家。小男孩與他的奶奶兩人住在一起，村長拜託小男孩去跟奶奶擠一擠，勉強湊出兩間房間，高級官員、專家學者以及司機共用一間，女秘書自己一間。

當村長引著四人來到小男孩的家時，四人的臉上都 very 明顯露出不悅的表情，女秘書甚至一直用手掩著鼻子，實在很沒禮貌。

當高級官員開口再次強調「我是高級官員，要規劃人民與政府重要的建設，所以需要好好研究對策，請給我一間房好好休息。」這句話時，忙了一整晚的村長說：「如果這間房子你們不滿意，沒問題，我們還有一間超級豪華的房子空著。」

四人喜出望外，要村長趕快帶他們去。

村長引著四人的目光，要他們看過來，手比著海面那間房子說：「就在那裡，你們不就是為了那間房子來的嗎？」

四人把眼睛最多白色的部分全都翻給村長看。

隔天一早，村長帶來了這個村裡的小學校長與一個老師，一起開會研究這間海上漂來的房子。

會議的地點就在學校的校長室，因為那裏是唯一有開會桌子的地方。很抱歉村長的辦公室這個季節曬滿了魚乾，蒼蠅很多，不適合帶高級官員過去開會。

所謂的開會，就是重要的人討論重要的事情。所以不重要的人不能進去。

會議從早上開到中午，大家出來透透氣。很關心這件事的村民早就在外面七嘴八舌想知道會議結果是什麼？

村長代表發言說：「會議還在進行，不過我們現在還是有一點小小的共識。」

大家問：「什麼共識？」

村長說：「經過我們仔細的研究討論之後，我們確定，海上漂的——是一間房子。」說完話村長立刻把門關上，繼續下午的開會。

當太陽終於不再那麼熾熱，接近黃昏時分，校長室的門終於開了。不過中午門口好奇的大批村民早就回家去了，畢竟誰有那個閒工夫，一直在太陽底下等待村長開完會。

村長、校長、老師、高級官員、專家學者、秘書、司機一字排開，村長拿起大聲公吆喝所有的村民趕快過來，準備要宣布今天會議的結論。

「我們決定，把海上那間房子先拖上岸！」村長剛說完這段重要的結論，所有的村民一哄而散，趕快逃回家，以免麻煩事落到自己身上。

不過第二天，村長還是聚集了小漁村所有的漁船，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把海上那間房子拖進港口了。

那間房子遠遠地看還不覺得龐大，拖進港口之後，才發現簡直是座豪宅。

大家在港口邊嘖嘖稱奇，許多人都說，這輩子還沒看過這麼大這麼漂亮的房子。

但是問題來了。港口的房子把漁船出入的船道擋住了，漁船根本出不去也進不來。這個問題必須馬上解決，畢竟這是個又偏僻又貧窮的小漁村，不能一日不捕魚啊！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村長、校長、老師、高級官員、專家學者、秘書、司機一夥人又到校長室開了一次重要會議，不過這次時間比較短，一下子就開完了。

會議中，村長說：「漁村的路又窄又小，房子根本過不去，也沒有多餘的空地可以放這間房子。校長你不是一直想要蓋新體育館嗎？這間房子就放學校吧！」校長搔搔頭，看看旁邊的老師有沒有意見，老師手一攤，新房子就這樣決定搬到學校去了。

會議結束之後，村長本來想再拿大聲公宣布會議結果，不過這次村民都學乖了，不只沒有人留下來聽結果，甚至都把家裡的門窗關上，就算村長喊破喉嚨也沒人出來應答。

這時候高級官員出來說話了，「我是高級官員，要規劃人民與政府重要的建設。這件事就交給我吧！」

高級官員打了通電話，隔天一早就來了一批大吊車大卡車及大工程車，順利地把房子搬到了學校的空地。

完成這件事之後，高級官員說：「房子很安全，保護人民的生命安全是我的責任。至於房子是怎麼來的，我們請專家學者跟各位報告。」

專家學者說：「我是專家學者，負責研究與提出建議，至於房子怎麼會漂在海上?等我回去研究完之後再跟各位報告。」

司機說：「那我們現在可以回去了嗎?」

秘書說：「還不快走，你想再多住一晚啊！」

沒多久，高級轎車就在村長、校長與老師的目光護送下揚長而去。

村長乾咳一聲，「校長，這間房子就先給你使用，你有體育館了，以後看怎麼樣以後再說吧！」說完之後揮揮手就走了。

留下校長與老師兩人。

校長說：「這間房子哪能當體育館啊！老師，這間房子就交給你保管，來想一想怎麼利用。」說完之後校長也揮揮手走了。

留下老師，在夕陽的餘暉中望著房子。

第二天，老師跟校長報告，他已經想好這間房子可以用來做什麼了。

老師囁囁地說：「我們的村子又髒又窮，村民都把不要的東西亂丟，教室外面就推滿了村民亂擺的家具、雜物，連好好上課都有困難，所以我建議我們可以把這間房子當成——倉庫。」

校長在椅子上聽完老師的建議之後，摘下老花眼鏡看著老師，看到老師背脊都涼了才說：「好建議！不愧是我學校最棒的老師。」

就這樣，漂亮的新房子在學校裡被當成倉庫，學校所有壞掉的課桌椅、壞掉的電風扇、村民丟棄的舊沙發、空酒瓶、破掉的漁網……一股腦兒的全往這間房子塞。沒幾天時間，這間房子就完全融入這個又偏僻又貧窮的小漁村了，感覺就像是已經待了十幾年的舊房子，沒有人想起，就在幾天之前，它還是那間帶著神秘面紗的海上房子。

當大家忘記這件事，繼續過著辛苦忙碌的日子時，有一天，小男孩飛快地騎著腳踏車來學校找老師。

「老師，你看哪！海上漂來一本書。我撿到的。」小男孩說。

「喔！好，那你丟到倉庫去，有空我再來處理。」老師隨口說。

「不是，老師，我想聽，你念給我聽。」小男孩說。

這時老師終於把臉抬起來了，看著小男孩說，「你是認真的嗎？」

老師與小男孩坐在倉庫外面，打開這本書，老師開始念：「從農場的圍欄望過去，他看見小豬、小鴨和小母牛正在陽光下看書。大野狼從來沒有見過動物看書。『可能是我眼花了吧！』不過，他已經餓得沒有時間多想。大野狼站了起來……」

老師念得很慢，因為他也很少看課外書，許多字有點生疏了，不過畢竟是學校最棒的老師，他還是用很好聽的聲音把這本書唸完了。

小男孩說：「好好聽！這隻狼好有趣喔！我還想再聽一次。」

但是老師說：「同一本書我今天不要念第二遍，明天再來吧！」

第二天，小男孩又飛快地騎腳踏車來學校找老師。

「老師，你看哪！海上又漂來一本書。我撿到的。」小男孩說。

「喔！好，那你丟到倉庫去，有空我再來處理。」老師隨口說。

「不是，老師，我想聽，你念給我聽。」小男孩說。

老師與小男孩坐在倉庫外面，打開這本書，老師開始念：「樹葉開始往下落，野雁成群向南飛。森林裡的大熊身上雖然裹著厚厚的毛皮，還是覺得風吹得冷颼颼的，他覺得好累。……大熊非常有禮貌的說：『我是一隻熊，您看不出來嗎？』人事主任兇他：『我沒看見什麼熊，只看見一條沒刮鬍鬚的骯髒大懶蟲！』……」

老師這次念得比較流暢，畢竟是學校最棒的老師，他還是用很好聽的聲音把這本書唸完了。

小男孩說：「好好聽！這隻熊好有趣喔！我還想再聽一次。」

老師腦袋忽然想起什麼，跟小男孩說，你先帶書回去自己讀，老師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說完之後，老師趕快跑到校長室，跟校長報告他的新想法。

老師囁嚅地說：「校長校長，我想到了。我們的新房子不應該當成倉庫，那樣只會越來越多垃圾。我們應該在裏面放書，放很多很多書。」

校長在椅子上聽完老師的建議之後，摘下老花眼鏡看著老師說：「你是認真的嗎？」

老師很大力的點頭說：「是，我是認真的。」

校長從老師的背上大力地拍下去，「好建議！不愧是我學校最棒的老師。買書的事情就交給我吧！」校長打了通電話給高級官員跟專

家學者。

隔天一早就來了一批貨運，從政府的有關單位寄來了一箱又一箱的新書。

大家在學校邊嘖嘖稱奇，許多人都說，這輩子還沒看過這麼多書。

這次換校長拿起大聲公，要所有的村民過來幫忙，把之前亂丟進「倉庫」的廢棄物全部清走。把海上的房子從裡到外，徹底的清潔、擦拭乾淨。然後所有的村民一個個排好隊，一本書一本書小心翼翼地傳遞進新房子，老師在房子裡將書分門別類的指揮村民擺整齊。忙了一整天，終於把所有的書都整齊齊地放進新房子了。

最高興的就是小男孩，從今天開始，他不必再去海邊望著一望無際的海面，尋找海上是否還會漂來一本書。從今天開始，學校的新房子裡就有滿滿的書可以讓他看了。

忙完之後，校長、老師與村長三人又在校長室開了一個會。他們覺得還有一件事沒做。

不久之後，高級官員的高級轎車又出現在這個又偏僻又貧窮的小漁村，不過這次他們還帶來許多新聞記者。

高級官員與校長一起站在學校的新房子前面，一起把門上的一塊紅布掀開，上面寫著「海上漂來的圖書館」。許多新聞記者的閃光燈閃個不停地。

村裡的所有人都來參加這場熱鬧隆重的開幕典禮。

高級官員說，他帶新聞記者來，要讓大家知道這個小漁村有一間

「海上漂來的圖書館」，不久之後，這裡就會有很多觀光客來看這間圖書館。我們可以來蓋一間接待觀光客的旅館了。

村長很高興，邀請司機晚上一起喝一杯。

老師站在秘書旁邊，輕聲問：「你們今晚在這裡過夜嗎？」

秘書臉紅紅地說：「司機如果喝酒，晚上就不能開車回去了。」

晚上大家在學校操場辦起晚宴，大家開開心心度過一個歡樂的夜晚。

當宴席結束，大家醉醺醺地走回家時，大家注意到，

海上漂來——一道銀白色的月光。。

【評審評語】

《海上漂來一間房》評語

◎蔡銀娟



《海上漂來一間房》是一個充滿想像力與寓意的故事，既充滿畫面感，也充滿閱讀的趣味。無論是小說的標題或是故事內容都頗有吸引力，讓人心生好奇，很想知道後面劇情的發展而一直閱讀下去。

本篇故事的遣詞用字雖然淺顯易懂、適合兒童閱讀，但其內容卻又具有諷刺的深意，對於當今某些政治生態、媒體特質及社會現象有不少反省，頗適合做為老師們課堂引導討論的讀本。

最後的結尾有點出人意料，那道銀白色的月光讓本篇作品有了一種淡淡的詩意，頗有神來一筆的味道，相當精采。

【作者介紹】

李威使



1977年生，小學教師，學生叫他小威老師，在學校負責把閱讀帶進學生的生命裡，得過教育部閱讀推手，也得過幾次桃園市兒童文學獎。愛看電影及故事，曾幫雜誌社寫過數十篇影評、書評。現在才開始要認真寫故事。

得獎感言

多年後我想起那個遙遠的下午，黃昏的海邊，遠方隱隱雷鳴，預告著風暴來臨，然而我仍貪戀著美好的時光，盡情的發呆放空，無所事事。

但那天浪費的感覺豐富了今日故事的材料。

現實生活中要學習與很多的虛偽及噁心和平共處，寫故事幫助我模糊太過清晰的稜線。

我像終於想起什麼重要事情的小孩，決心要把「寫故事」放入人生清單時，

總看見懷疑的眼神問我

「你是認真的嗎？」

「是，我是認真的。」



兒童文學·副獎

一貨公司

◎張英珉

你永遠都會記得，身為孩子的你，最喜歡來到「百貨公司」了！

這世界上有許許多多的百貨公司，每一間百貨公司的展示台上、玻璃櫃中，展示著各式各樣的玩具、鞋子與衣服。百貨公司有著一眼看不盡的商品之外，百貨公司空間通常都很寬敞，燈光又明亮，服務人員溫柔又禮貌，美食街的食物好好吃，就連最角落的廁所，在百貨公司內看來也是乾淨又舒服，一點都不髒。

你知道，百貨公司內有不同樓層，仔細看，一樓通常是美妝與女鞋，這是媽媽常來的樓層，媽媽總是來這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如果是爸爸，最喜歡看七樓的球鞋和八樓的家電，爸爸熱愛運動，還想著怎麼把家裡面打造得更舒適。

對孩子的你來說，通常最喜歡的百貨公司樓層，不是五樓，就是六樓，那是孩子才是最想去的地方，那裡有玩具，有童裝，有三千片的巨大拼圖，有一千個組件的太空船積木，有電影裡面的巨大英雄玩偶。在這層樓可以逛好久好久，彷彿怎樣都逛不完，燈光明亮，色彩鮮豔，每個玩具都有一個投影燈，普通的玩具都照亮得像是藝術品。

百貨公司就是如此完美，讓顧客們無法不愛上百貨公司，就算沒有要買些東西，只是來散步也舒服。

對身為孩子的你來說，你很喜歡百貨公司，常常走在這條馬路

上，看著人來人往的百貨公司，看著來往父母與孩子的笑容。

只有一些人知道，在眾多百貨公司之間，有一間看來和普通百貨公司外觀一模一樣的「百貨公司」，雖然從外觀看來，它就像一間都市可看到的「百貨公司」一樣，但是只要你走入大門後，就會發現，這棟大樓內看不見什麼繽紛與歡樂的景象，原來這間「百貨公司」裡面沒有「百貨」，他只賣「一貨」。

你走在「一貨公司」其中，看著乾淨清潔，冷淡又空盪的大樓，裡面沒有玩具，沒有廣播放出的音樂，沒有喧嘩與腳步聲，安靜的就像一個已經許久都沒人來過，空盪的倉庫。

不過，你走入這「一貨公司」時，腳步看來好輕鬆，你搭電梯，走上一個樓梯，推開一個沉重的門，終於走到了這個樓層——空空蕩蕩的白色空間中什麼都沒有，只有牆面上掛著一個頭盔，除了頭盔之外，什麼都沒有，讓人分不清楚這裏到底在做些什麼。不過你沒有疑惑，你走到這裡後，將牆面上的頭盔戴上，等待些許時間，聽到一聲「嗶」之後，那一瞬間你睜開眼，原本這像是一張紙一樣空白的「一貨公司」，在頭盔之中看來，這裡就變成了「百貨公司」了！

你在頭盔中，清晰地看見了這白色空間內的另外一種模樣，你看見四面有著各種色彩鮮豔的玩具，巨大的鮮豔貓狗玩偶四處走著，看起來搖搖晃晃快跌倒，實在好好笑：天空閃爍斑斕的煙火光影，你抬頭看，看著一百層樓高的摩天輪好壯觀，低頭看，看著前方「咖啡杯」遊樂器材中，一次有一千個「旋轉咖啡杯」，你數也數不完。

你光是看著，還沒去玩，就笑得嘴開開。

一隻大熊玩偶走到了你面前，伸出手邀請著你。

「小明，你終於來了，等你好久囉，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你大叫，伸出手握住了大玩偶的手，就要往遊樂

園前方去。只是你沒想到，一穿過遊樂園入口，前面竟然從遊樂園變成了——懸崖！

「啊——」你看著地面變成看不見底的懸崖，嚇了一大跳止住腳步。

「別怕，跟我一起來吧！」沒想到前方大熊玩偶向前一跳，讓你也跟著被拉下，地心引力讓你不斷下墜，你發抖著以為自己就要摔死啦，沒想到在空中，大熊玩偶身上碰一聲彈出了滑翔翼，拉著你飛行。

「小明——別怕——」大熊玩偶帶著你穿過迎面飛來的大鳥，你跟著像鳥一樣滑翔，穿梭在風中，東閃西閃，差點就被尖尖的鳥嘴給刺到你的身體。「救命啊——」你咬牙大叫，但是大玩偶要你放心。

「小明，沒事的，我們一定會過關的！」

大熊玩偶飛行帶著你向前，看著前方一台火車從山洞中開了出來，大熊帶著你緩緩降落在這火車的車頂上，但你降落失敗，差點就要跌落火車屋頂，還好這大熊拉住你，將你帶回車頂上。

「沒事啦，放心！」

大熊按下了自己胸口的開關，碰一聲，一瞬間滑翔翼脫離，被風帶走。

「別擔心，快跟我來！」你聽著這熟悉的聲音，睜開原本害怕的眼睛，轉頭看才看清楚，這竟然是爸爸——爸爸一臉鬍渣，身材健壯，替你解開了困在你身上的繩索之後，爸爸帶著你往前跳了兩個火車車廂頂，低身打開了火車頂的一個圓蓋。

「小明，別發呆啦，快下來！」

風吹過爸爸的頭髮，看著爸爸轉過頭來呼喚你的神情，你愣住，點點頭，跟著爸爸跳入火車車廂。

這是十九世紀的火車車廂，火車上全都是富商與貴族，大家穿著漂亮的衣服，優雅地在火車內喝茶，吃著糕點與餅乾。

「來，這邊坐吧。」聽著火車匡隆匡隆，爸爸拉著你坐在空位至上，伸手叫了服務生。「咳，您好，給我兩杯茶。」

服務生停下腳步，拉高了茶壺，看著水流流入茶杯，技術非常好，就連火車的震動也沒有影響茶水。你接過茶杯，看著爸爸，爸爸鬆了口氣，看向窗外過去的景色。

「爸爸，你帶我來這邊做什麼？」

「這可是非常有名的火車路線啊，大家都想搭乘一次，我老早就想和你一起來了，只是爸爸的工作很忙，沒辦法請這麼長的假期，帶你出國啊。」

看著爸爸那舒緩的神情，看得你也微笑起，爸爸可是一個很聰明，又愛運動的人，你最喜歡爸爸了。

「噓——」爸爸挺起半身，突然要你安靜下來。這是一台觀光火車，開在山谷之間，窗外藍天白雲，山谷中的綠樹上飛出了一隻稀有的大老鷹，爸爸拉著你湊到窗前，看著老鷹滑翔過天際，你轉頭看，有著鬍渣的爸爸總是如此帥氣。

突然有人從前方車廂奔跑過來，開口大喊。「糟糕啦，前面的橋斷啦！」

你嚇一大跳，這怎麼可能，爸爸一聽，馬上拉著你開始跑，跑到最後一節車廂。

「跳，阿明——」

這可是一個有兩百公尺高的大鐵橋，往下跳太可怕了，沒想到爸爸又拉著你往下跳，你閉上眼睛不敢看，跟著跳下了大鐵橋，幾秒之後你跳下水池之中，撲通一聲，你什麼都看不見。往下跳讓你心跳加

速到喘不過氣，你在水中睜開眼睛，視線搖搖晃晃，看見一隻海龜游過自己的頭頂，陰影蓋著自己的身體，

「沒事了！」爸爸在水中比著手勢。「快往上游！」你卻發現爸爸背後有一隻大白鯊，大白鯊衝過來，彷彿一口就能將爸爸吃下肚！

「救命啊——」你想大叫著，水中聲音傳出去成了悶聲。

還好，一艘快艇開了過來，你和爸爸趕緊抓住快艇船舷邊的繩索，被快艇拉著走，大白鯊就在後方追著你，那尖銳背鰭就像劃破水面的一把刀。你握緊了爸爸的手掌，還好沒多久船來到了一個珊瑚礁區，那隻大鯊魚追上來時，突然卡在珊瑚礁擱淺而動彈不得。

又逃過一劫，你喘息不已，這才發現萬千魚兒圍繞在自己身邊。「刺激吧——」妳一聽聲音呼喚，馬上轉頭一看快艇的駕駛艙，原來開船的是——媽媽。

長頭髮的媽媽，模特兒一樣的健美身材，笑起來眼睛好彎牙齒好白。她看著你和爸爸興奮地喊。

「大堡礁——我們終於來了。」

你在站在船上看向海面下，海水看來好清澈透明，你可以直接看到海底，好不可思議。爸爸隨即又跳下水中。「小明，這裡——」爸爸在遠方揮揮手，要你跟著下去玩水。

這裡安全了，你跟著游下去，儘管你來過這片海這麼多次了，這些魚類種類實在太多，你永遠看不完。你跟著爸爸潛水，看見珊瑚礁內的萬千物種，一隻海鰻牙齒好尖，差點咬到自己；一隻巨大翻身魚，正溫和地看著你。翻車魚輕輕搖動身體，突然浮到水面上去曬著太陽，你也跟著浮到水面上曬著太陽，你覺得好暖活，和爸媽一起在海中游泳，好舒服。

爸爸比著前方的海底，許多巨大的貝殼，其中有個貝殼發著金

光。

「哈哈，我找到啦！」爸爸帶著你和媽媽潛入水中，一起搬起這發著金光的大貝殼上了岸，媽媽輕輕叩叩敲著貝殼，貝殼緩緩打開了，裡面有一顆發著光的巨大紫色珍珠。

這是《來探險吧》這個遊戲之中第三章：「大堡礁珊瑚礁無人島生活」的其中一個任務「尋找發光貝！」，你很喜歡這遊戲，看爸爸捧著這發金光巨大珍珠，笑著和你說。「走吧，阿明，我們找到了。」

你左手牽著爸爸，右手牽著媽媽，走到岸邊看到一棵特別高的椰子樹，後面一顆珊瑚礁岩石，爸爸將珍珠放到岩石之中，岩石突然裂開，地震後一道光線從地底冒起，周圍響起了好舒緩的音樂。

「恭喜您破關了，小明——」

你永遠記得這遊戲，當年你破關了無數次，只不過和以前不一樣，你剛拿到這遊戲時，你只想要快速破關，但現在來到這裡，只是在享受過程，你什麼電玩中的故事都知道了，什麼樣的秘技和寶物也知道了，但這或許這就像旅遊一樣，只要和喜歡的家人一起出門去，同樣的地方同樣的場景，也會有不一樣的心情。

天空從原本的自然寶藍色，突然變成了一片綠，你知道準備要離開這個遊戲了。

個頭小小的你，抬頭看著父親與母親，儘管如今父母親過世多年，你幾乎忘記父親和母親在記憶中的模樣，但當年她們在電玩中選擇的模樣，你卻能不斷重複看著她們，在電玩之中永遠不會變化的他們。

「時間到了，該結束了。」爸媽低頭看著你，摸摸你的頭髮。

「小明，好玩嗎？」

「我會回來看你們。」你看著爸爸與媽媽微笑，各自給她們的一個擁抱。

「每一次都一樣，不無聊嗎？」爸爸問起你，你聳聳肩，看來有些無奈。「不會，永遠都不會，永遠都不會……」你笑著回答，儘管你知道這是遊戲的標準程序，透過最親近的角色問答，告訴參與的玩家，即將回到現實。

摘下頭盔後，你回到了現實。自己從遊戲中的孩子，成為了現實中的自己。你今年五十一歲，有兩個大學年紀的小孩。

前幾年父母親都過世後，你整理父母親遺物時，這才發現小時候和父母一起玩過的虛擬實境遊戲存檔資料，全部都被爸爸保存了下來。你這才發現，現實之中的爸媽都過世了，但是電玩中的爸媽存檔還活著，每次只要想他們，你就回來冒險。

「小明」是當年進入遊戲時取的名字，也是父母親呼喚你的小名。

你打開頭盔蓋掛回牆面，空房間內只有自己，雖然只有自己，但你好滿足，你笑著用衣袖擦乾眼淚，你謝謝科技至少保留了這些，但你又仔細想了想，更要謝謝當年的爸媽，在當年認真陪自己玩這些遊戲，才會留下存檔，留下可以讓你能夠重現的回憶。

你走出了「一貨公司」的大門後，許許多多路人好奇看著你滿足的笑容，他們不知道你經歷了什麼，是什麼事情這麼好，莫非是中了大樂透，才會讓你邊走邊笑？

你只是又複習了一次，與父母在一起時，你永遠是個被呵護的孩子。

【評審評語】

永恆的情感

◎凌明玉



通常第二人稱「你」的說故事口吻，隱藏著傾訴對象，那個你可能是某個特定對象，說故事的人或者也是說著故事給自己聽。

〈一貨公司〉將故事時空包裝在以AR+VR架構的未來，一個有如鮭魚不斷回返童年的大人，回味著小時候只賣一種商品（回憶）的一貨公司。

故事開頭散文般的鋪陳出童年回憶裝在虛擬現實的VR頭盔裡，進入VR的世界後，立即返回童年的遊戲，嘗試以未來即將普遍應用於生活的科技做為題材，打怪冒險都有AR來增強現實感，如此一遍又一遍重溫遊戲正是〈一貨公司〉的故事核心，藉由科技來挽回流逝的情感，也是這篇故事最為打動評審的關鍵之處。

故事最後的翻轉點出，「你只是又複習了一次，與父母在一起時，你永遠是個被呵護的孩子。」或許這也呼應了故事的雙重隱喻，以「你」是一個孩子經歷漫長時間終於長成懂得珍惜逝去的人與情感，然後再說給另一個孩子聽。一次又一次，反覆接近那個永遠存在遊戲裡的時空，令人非常感動。

【作者介紹】

張英珉



台藝大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MFA
台藝大影創與數媒博士班在學中
文學與影音劇本創作者

得獎感言

「一貨公司」這四個字，是我有一次和兒子女兒在聊「百貨公司」這件事時，我隨口編撰說有間百貨公司只賣一物，所以叫做「一貨百貨」喔，兩個孩子才兩歲和四歲起初聽不懂，但姐姐後來聽懂後有點生氣，她認為「百貨公司」就是要賣賣很多玩具和衣服，不可以只有「一貨」公司！這名字我便一直記得了，加上這學期讀了許多影視理論，接觸了VR，對於VR有著更深一層的想法，總覺得未來如果要拍VR，不如先寫一個VR文本，遂有了此篇之作品。

兒童文學 評審會議

會議時間：2018年9月11日（二）早上10:00

會議地點：臺灣創價學會桃園文化會館

決審委員：小野、林世仁、凌明玉、凌拂、蔡銀娟

主席：小野

列席：桃園市立圖書館館長蔡志揚，

知識服務組組長王偉誠、黃廷維

《聯合文學》雜誌總監周玉卿、活動專案主任邱美穎、

許立心

紀錄：郭汶伶

攝影：李佩勳



執行單位報告

邱美穎：

本次2018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兒童文學組，總共收到71件稿件篇，經過初審評審王淑芬，孫心瑜，林哲璋，在8月20號完成初審，經過複審審查後，共計11件作品進入決賽。本次選出正獎一名，副獎兩名，今日會議推舉小野為決賽主席，本次會議開始。

第一階段評選

從1票開始依序進行作品討論與淘汰，討論完全部作品後，評審委員針對進入決賽的作品再進行一輪投票與排列名次的程序。

〈歡迎天天來吃我一口〉 玉、林，合計2

〈一貨公司〉 野、玉、拂、蔡、林，合計5

〈過年〉 蔡，合計1

〈海上漂來一間房〉 野、玉、蔡，合計3

〈拉拉山的守護神〉 拂、蔡，合計2

〈童年天堂的詠嘆調~童詩十首〉 野、玉、林，合計3

〈通往故事結局的蟲洞〉 玉、拂、林，合計3

〈野狼先生罷工中〉 拂、蔡、，合計2

〈土地婆不見了〉 拂，合計1

〈師公婆〉 野、林，合計2

〈二河村的梅姑姑〉 野，合計1

1票作品討論

〈二和村的梅姑姑〉

小野（以下簡稱野）：我自願放棄〈二河村的梅姑姑〉這篇作品。

〈土地婆不見了〉

凌拂（以下簡稱拂）：我認為〈土地婆不見了〉這篇作品稍稍有些趣味。可是，這篇作品也有寫得俗氣的地方，比如說作品中的他（土地公）像一般丈夫稱呼妻子稱謂地叫著，「老婆、老婆！」因此，我也不堅持這篇作品。

〈過年〉

蔡銀娟（以下簡稱蔡）：我放棄這篇作品。

2票作品討論

〈師公婆〉

林世仁（以下簡稱林）：這篇作品的文字不錯，作者使用一個名詞來反應現代跟鄉土的差異，雖然內容並不新鮮，但作品的轉折蠻順暢。

野：我投給〈師公婆〉這篇作品是因為這篇在童話故事裡，是比較少見的題材，也比較少作家寫到相關的題材，兒子講自己的爸爸是師公。我認為唯一的缺點是，作品中寫到兒子自己一直講自己想考第一名想引起別人注意，這件事有點單調。作品裡頭寫到爸爸是因為家裡很窮，不得已就跟著一個師傅學做師公，蠻特別的題材。可是，這篇作品內部的連結不那麼好。兒子終於理解自己的爸爸，兒子接受自己是師公的兒子。那兒子不斷透過第一名想要



證明自己，我感覺這中間少了些甚麼。

但是，這篇作品在童話裡頭還是比較特別的題材，我們很少看到有人去寫主角的爸爸是師公，作者也寫到主角在學校霸凌的問題，但是各個細節之間的關係又不夠緊密，特別是主角想考第一名到最後理解爸爸這部分。我可以放棄這篇作品，因為我看的時候，看到這篇作品的缺點，如作品內部的連結性真的不強。又好比說，主角問爸爸，「爸爸你是不是真的看到死人？」好像每次爸爸回來都看到死人。可是，作者在這個細節上沒有深入，他很有機會寫到很好的東西—過去的傳統，這也是過去很少人寫到的題材。

凌明玉（以下簡稱玉）：我認為〈師公婆〉跟〈野狼先生罷工中〉這兩篇作品的背景有點相似，同樣在述說主角對父親職業的誤解到最後和解的過程。但是，我更喜歡〈野狼先生罷工中〉處理的方式，因為這篇作品講出職業的困境外，也寫到父親為親子關係尋求改變。所以，這篇作品的層次比較豐富。因為這次評選時只能選五篇作品，我認為我所選的作品都有瑕疵，但是每篇都是值得

鼓勵的作品。

林：我認為〈師公婆〉跟〈野狼先生罷工中〉這兩篇其實處理的主題有點接近，但是如果要我取捨的話，我選擇〈師公婆〉。因為同樣在處理〈野狼先生罷工中〉這類題材在童話的作品中已經非常多。但是，〈師公婆〉這篇作品的題材比較特殊一點。不過，作品中寫到主角是透過看見父親做法事而得到紓解，這裡的設定顯得比較刻意。

拂：我認為〈師公婆〉跟〈野狼先生罷工中〉也是一樣的懸念，可是，我最後沒有選〈師公婆〉是因為作品最後的處理並不是很好，太顯了，「明顯」的「顯」。

蔡：我當時看這幾篇作品，我蠻喜歡〈野狼先生罷工中〉這篇作品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這篇作品的閱讀年齡層很適合幼稚園跟國小的小朋友們。那今年的作品大多不適合學齡前跟學齡的年紀閱讀，但〈野狼先生罷工中〉這篇作品很適合。因為小孩在閱讀這篇作品時，甚至這篇作品製作成繪本的話，可以讓這些年齡層的孩子們可以具有同理心設身處地地思考各個角色的職業與處境。野狼先生其實是很多故事裡常出現的版本，但是我認為透過這篇可以帶給孩子們更多想像，這很特別。想像一下，我是媽媽，可以陪孩子閱讀這篇作品，其實是很值得的一件事。基於適合媽媽陪孩子伴讀的作品特性，我蠻喜歡〈野狼先生罷工中〉這篇作品。

林：我認為〈野狼先生罷工中〉這篇作品的結尾，關於接受大野狼的模式其實中間沒有一個真正的轉折。作品還是繞著原點的中心轉。如果是為了這樣的結尾，根本不需要故事中間的情節。所以，我認為〈師公婆〉跟〈野狼先生罷工中〉這兩篇作品都有瑕疵。因為三票的作品還有三篇，我想我們可以從那三篇選出我們

心目中的前三名。

野：我也認為這兩篇作品處理轉折都太簡單，因此產生重大瑕疵。所以，我不堅持。

林：這兩篇作品都在處理比較傳統的題目，但這兩篇表達的方式、故事的情節沒有很新鮮、很特殊，也沒有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特殊架構。所以，讀起來總感覺少了些甚麼。

野：原本三位將票投給〈師公婆〉的委員，已經有兩位委員放棄。其他兩位委員也沒有意見。那就淘汰〈師公婆〉。

〈歡迎天天來吃我一口〉

玉：我還蠻喜歡這篇作品。我認為好的題目通常提供一個很棒的懸念，讓讀者想要知道故事怎麼發生。然後，我認為這篇作品雖然分成幾個小節來講述故事，但每個小節環扣緊密。除此之外，故事每個小節轉換著不同的敘事觀點，比如說視角從動物到人，以此點出具有學習障礙的主角。從題目「天天來吃我一口」來看，題目其實是三個重要的隱喻，寄寓主角受到同儕的誤解、主角融入同儕的感受，因此使得閱讀完這篇作品後感受到很強的後座力。

我一開始遴選篇章時，我並沒有選擇這篇故事。直到再閱讀過兩、三次，讀者會理解主角作為學習障礙小孩其實有一個自己的小宇宙。主角堅持的想法是如何被誤解，又因為誤解使主角周遭的同學跟大人們，比如說主角與販賣水煎包老闆的互動，或是主角與媽媽、主角與老師之間的對話。在這些情節中，因為誤解，誤解主角的同學跟大人們逐漸靠近主角的小宇宙，而讓作品看起來具有設計性。如果再細想作品中的設計，其實攸關語言層面上

的誤解而達到的和解，也就是說，主角作為一個學習障礙的小孩跟不理解他的人們因誤解而和解。我還蠻喜歡這篇作品傳達出來的想法。

林：我閱讀這篇的時候，心情蠻複雜，我認為這篇作品的文字並不好，但是故事核心隨著發展而往前走，結尾也收得很好。作品最後結合前面三幕，我認為結合得非常好，結構也非常好。只是第一次閱讀的時候，這篇作品在兩個地方讓我有疑問：一個是作品中主角小唐喊：「吃我一口！吃我一口！」，我認為此處的寫法是為了收到結尾攤販的販賣點，因此而使用這樣的句子。我一開始讀的時候，我認為很奇怪。雖然主角是一個有身心障礙的小孩，但是作者此處的寫法還是讓我覺得很奇怪。第二個奇怪的地方是，花貓對黑狗說，「我沒有主人。」黑狗回應牠，「因為你對人類從來不曾有過貢獻。」黑狗認為花貓應該要找到機會去貢獻。我不太喜歡花貓跟黑狗對話中傳達的觀點，很像是萬物為了人而存在，是一個不太平等的想法。在取三名的範圍內，我對這篇作品存疑。

拂：我認為這篇作品給我很強的戲謔感，所以這篇作品以「吃我一口」的設計其實是不好玩的趣味。如同明玉剛剛所述，我認為這品作品並沒有從小唐這個角色表現出身分的全貌，這篇作品只是用角色的身分來作文章。作品中並沒有表現寬容的價值，像是世仁提到貓和狗的對話帶出來的問題。小孩其實也會玩語言諧音的遊戲，但是作者在這篇作品沒有表現寬容的價值。

野：因為這篇作品的結構可以，我認為〈歡迎天天來吃我一口〉可以進到決審的範圍內，因此這篇作品加上我的票數獲得3票進到決審。

〈野狼先生罷工中〉

林：我認為〈野狼先生罷工中〉這篇題目本身和題材已經在以前的童話故事裡頭出現過。我的意思是，某個角色罷工導致事情不能繼續下去的故事模式已經出現過了。那作品中寫到親子和解的過程，我並沒有被作品說服。作品中，小狼接受父親的橋段一句話就帶過，我覺得很可惜。這篇作品寫作傳統的命題，但是，作者沒有賦予新的生命予傳統命題。

玉：這篇故事可預測性太高。只要看了這篇作品的前半部分，大概可以猜到後面的走向。

拂：我堅持這篇作品進入決審名單。當然，雖然我不認為這篇作品中間不是沒有可質疑和突兀的部分，比如說，作品中寫到父親大野狼反射性地打了小野狼。這個情節在童話中也是非常突兀的表現。如果這篇作品可以修飾一下我剛剛提到的部分。

野：我也贊成這篇作品進入決審名單。

〈拉拉山的守護神〉

拂：我認為這篇作品的情旨比起這次其他作品還深遠，文字也很好。

蔡：我當時看這篇作品，認為它蠻有想像力、很有趣。乍看之下，這篇作品前半部分比較無趣，後半段開始對我比較有吸引力。基本上，對我來說，這篇作品最好的地方是它很有想像力。

拂：我認為這篇作品把自然跟環境這些眾人所關切的議題融合得算好。這篇作品沒有很刻意談論自然跟環境，但是，其他作品常見過度去強調環境、環保的表現。

林：我看到這篇作品的篇名就很警戒——「拉拉山的守護神」，環保——我很怕這種故事。我認為這篇作品中，「主人噴劑」這個點子非

常棒，但是，噴劑噴出來的東西是屁味，這個就讓我不是那麼愉悅。整體故事的確在動，但是動的感覺比較像是散文，不太像是故事。就是說，這篇作品轉來轉去都是解釋主人噴劑的用法，第二次也是一樣，這樣的模式少了一點故事的變化。我認為以這點來說，可惜了這篇作品。

玉：對，我也認為主人噴劑的設計在這篇作品當中，比較抒情，有點逗趣、新奇，蠻符合童話的要素。另外，這篇作品討論環保的部分，比較不流於說教或是教化，也是我認為這篇作品特別之處。而我沒有投它的原因是因為這篇作品還是擁有童話的套路。

小：如果3位委員沒有支持，這篇作品只有兩票，那現場就淘汰這篇作品。

3票以上作品討論

〈一貨公司〉

野：我們從獲得最高票的作品開始討論。〈一貨公司〉一共獲得五票。那麼請大家談談對這篇作品的意見。

拂：這篇作品不是我心目中最好的作品，我認為這篇作品造作，而且作品前面很大一部分像是論說，跟後面的部分無法銜接。作品整體看起來行文很剛性，很令人疑惑。對我而言，這篇作品前半部分的鋪陳沒有吸引力，我必須很努力逼自己看到最後。這篇作品最後結尾比較有意思，但是，前面的鋪陳沒有吸引力。如果不是因為擔任評審，我可能看不完一頁。

玉：我當時選入這篇作品，其實是因為這篇敘述觀點讓我有些掙扎。這篇作品主要的敘事者是大人，但是，作品使用第二人稱的敘事

觀點。當然，第二人稱的敘事觀點是對應一個傾訴對象。另一方面，這篇作品使用第二人稱是為了包裝VR跟AR架構的未來時空，可以看出作者嘗試用新的題材嘗試創作。比如說，這篇作品中的「一貨公司」其實是只販賣回憶的廠商，而回憶是被裝載在VR的頭盔——一個虛擬現實的情境中。角色進入到VR的世界後，回到過去童年的遊戲，我認為這點結合得非常的好。而且角色在VR的世界中，無論是打怪還是其他各種行為，配合著AR來增加真實感。作品到最後用一段話抒情點出主旨，「你只是又複習了一次，與父母在一起時，你永遠是個被呵護的孩子。」藉由這段話，我也理解為何作者選用第二人稱的「你」，是為了講給他在未來的孩子聽，「爸爸小時候玩這些遊戲。」因此，我認為這篇作品是科幻式的故事。

可是，這篇作品也不像小說，比較接近科幻性的散文。此外，這篇作品的角色利用VR不斷接近存在在遊戲內的過去時空，讓我有點感動。所以，我就把這篇作品選進來。我選擇的原因完全是因為這篇作品是創新的體裁，作品裡頭的主旨跟物件本身也結合得還不錯。

林：我一開始也是被題目所吸引，「一貨公司」，我從這篇作品的題目感覺到有些甚麼事物存在在作品當中，也感覺作品有想訴諸一些想法。但是，我一開始閱讀遇到的狀況跟前面兩位委員一樣，非常困惑。第一個是「第二人稱」，第二人稱在兒童文學當中很少出現敘事方式，幾乎不出現。因為第二人稱的敘事方式比較拉開距離，比較像少年小說的味道。作品一開始全面五段看起來也比較像是散文的敘述，讀起來蠻累人，甚至讓人有點進不去作品當中。但是，前面閱讀所帶來的挫折等到故事後面，反而讓我像

是觀賞候孝賢的電影一樣，悶得要死卻會被感動。

這篇作品不像其他童話故事迅速將讀者拉進故事的情境中，它慢慢地講述直到讀者不太耐煩，故事才開始。我認為這篇作品其實在講述失去父母的悲涼，一件無可挽回的事情。利用科技來挽回，使得某種事物永遠停留在某一刻，似乎烘托了人生的裂縫，撐住了從裂縫陷落的東西。就這一點，我認為這篇作品寫得很好。而且，這篇作品也沒有歌頌科技，因為這篇作品在最後部分又說了，「你幾乎忘記父親和母親在記憶中的模樣」主角已經忘了生活中的父母模樣，父母在記憶中已經模糊了。那在電玩中主角所選擇父母的模樣，反而又令主角記憶深刻，看來諷刺科技跟人、生命之間的關係。作者筆下的主角其實並非一廂情願，因此寫得打動人心。後頭又緊接著說到主角只是一個五十一歲的中年人，而在記憶中、VR中永遠是個被呵護的孩子，這點打動我。因此，我選擇了這篇作品。

〈海上漂來一間房〉

野：我投這篇作品的原因是因為這篇這篇作品像一篇寓言，雖然小孩可能看不太懂這篇作品。作品中描寫到一間房子漂到一座封閉的島上。為了這間漂來的房子，一堆人來到這座島嶼，包括專家、學者、官員。後來，海上又漂來上漂來一些書，其中一本是寓言故事。最後，故事描寫到海上漂來月光，蠻詩意的結尾。很少人這樣寫作。我蠻喜歡這篇作品，因此我把票投給這篇作品。

拂：我認為這篇作品的文體很好，題目也擬定得非常好。作品第一段寫到海上漂來一間房這件事情，我認為這個開頭非常吸引人。可是，這篇最後一段很卡通式結尾戲謔作品的情節與人物，跟作品

開頭不太符合。我不太喜歡。

野：這篇作品結尾就是戲謔作品中來島上的官員。

我有點看不太懂結尾為什麼設計官員跟建商來島上的情節。作品在結尾的寫法有點傷害了作品本身。這種寫法是諷刺嗎？

蔡：對，那是諷刺。

野：孩子們懂不懂這個結尾的用意？大人們當然看得懂作者的用意。即使如此，我還是認為這篇的結構良好。可是，這篇作品想諷刺大人——

玉：我那時候選擇這篇作品的考量是因為這類諷刺性的體裁不是很討喜。像小野老師所說，如果小孩閱讀這篇作品，小孩到底懂不懂作者的用意。另外，這篇作品以「漂來的房子」作為隱喻，以及排比式的堆疊敘述，在這篇作品中反覆進行。我認為從高級官員、高級官員的司機到官員的女秘書的寫法非常具有設計性，藉此述說關於上下位階的關係、階級壓迫、性別的議題。這些議題需要老師來導讀，小孩子才可能看得懂。這篇作品的寫法雖然層層遞進，但是運用排比性的手法太過刻意。我認為作者處理的手法應該更自然一點。不過，作品結尾的翻轉非常詩意。最初，作品寫到海上漂來房子，對於島上的人們是一種考驗。

野：考驗人如何處理陌生的事物。

玉：考驗島上的人們決定讓房子變成蚊子館或是圖書館。最後結尾是海上漂來了月光，我很喜歡這個結尾。在作品中，島上的人們已經處理好這間漂來的房子，那麼日後無論漂來月光或是船隻繼續考驗人們的處理。而結尾的處理，帶來了開放式的結局，提供讀者很多想像。但是，我不知道小孩子是否看得懂這篇作品。

野：像大衛·威斯曼（David Wiesner）每一本作品都好抽象，而作品中

也是綺想。我自己很喜歡大衛·威斯曼的作品，作品抽象卻有點哲學的意涵。可是，小孩子也不完全懂大衛·威斯曼的作品，只是好像聽得懂。只是有點抽象。我認為這篇作品在敘述一個封閉的地方。在這個地方也沒有知識，非常的蠻荒，需要靠官員、專家來打造地方。可是，後來，島上的人們自己摸索知識、一個陌生的空間，建造地方。島上的人們不需要依靠外來，就靠他們自己慢慢來建設地方。這樣的寫作像是寓言，蠻影射一個社會的改變，好像台灣社會——人們應該靠自己摸索陌生、知識。

〈童年天堂的詠嘆調～童詩十首〉

玉：其實，我認為不同的文類放在同個獎項競爭，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在這些參賽作品中，我看到有十首小詩的作品便覺得一定要選進決審名單。因為這種感覺就像是你已經吃了大魚大肉，忽然上了一道來自森林的野味。非常清新，像夏天的微風，讓你一種平靜的感受。因此，看到這篇作品時，我認為需要給予這篇作品一個討論的機會。當然，這篇作品定位在童年的詠嘆調，十首小詩也並非上乘之作，但是，一半的作品寫得不錯。我認為每一篇小詩其實也存在各自的趣味，蠻符合題旨。所以我就選擇這篇作品。

林：我也是一樣，我認為這次是「兒童文學組」而非「童話組」是很難得的事。那少年小說、童話、童詩一塊來比賽，某方面來說，童詩其實蠻弱勢。這次看到童詩作品進入決審，我認為童詩作品進到決審討論蠻特別。主觀稍微對這篇作品有點好感感。剛開始閱讀這篇作品，讀第一首詩會讓我認為這篇作品的作者的文字非常好，但是創意不夠。不過，看到最後一段以太陽比喻花國的國旗，我認為很好。另外，這十首詩作中，我最喜歡第三首〈打瞌

睡〉跟第四首〈抱「籃」高手〉。

玉：第三首〈打瞌睡〉超有趣。

林：還有第四首〈抱「籃」高手〉說籃球飛到榕樹上，榕樹成了抱「籃」高手。

玉：我喜歡第六首〈想釣魚的雲〉。

林：第三首〈打瞌睡〉、第四首〈抱「籃」高手〉、第六首〈想釣魚的雲〉、第八首〈紅色鳳凰花的告別～送給全天下的國小畢業生〉都好。

玉：這篇作品中的詩作並不是每一篇都很好，但是每一篇詩作都扣緊了題目。

林：接近一半的作品也都蠻有意思。如果每一篇作品能像第三篇、第四篇詩作一樣有趣，而不是展演作文詩，這篇作品就會非常棒、非常亮眼。

野：我認為這篇作品應該可以畫成繪本。

林：是，這篇作品是具有楊喚風格的童詩作品。如果這次得獎名單要呈現兒童文學組的形式，我認為這篇作品可以考慮，可以讓小朋友藉由讀這篇作品得到變換的趣味。我認為這篇作品蠻不錯。

野：我自己看這篇作品也認為是蠻不錯的作品。這篇作品很適合小朋友閱讀。

蔡：其實，我也很掙扎，因為在兒童文學組中，詩這個類別的作品真的很少很少見。只是作者在這篇作品中的第一首詩，對我沒有吸引力。這篇作品後面幾首還不錯。但是，對我有吸引力跟沒有吸引力的作品各佔一半，所以，後來也沒有選入這篇作品。

〈通往故事結局的蟲洞〉

拂：好。我很喜歡這篇作品，雖然這篇作品的文字比較深層。可是，以整體故事性來說，這篇作品具備童話的特質，而且故事的每一個轉折都很有趣。我自己蠻喜歡這篇作品。

林：這篇作品的題目蠻吸引我。這篇作品講述小書魚、小蠹魚的故事，其實題材常見。但是，這篇作品引出結局是透過「洞」。一個洞、一個洞往下跑，好像跑去黑洞一樣，這樣的寫法很吸引我。小蠹魚咬到一個字便咬出字的滋味。而且文字和描述帶來的影像也很好。這篇作品的結構像海星，拉一條主角小魚故事線，從配角大眼睛又拉出一條故事線，小魚的媽媽也是一條故事線。我認為故事有一條線通往故事結局的蟲洞會更好，故事也更有意思。作品整體讀下來蠻有童話味道，唸起來也蠻有趣。所以，我就選擇了這篇作品。

玉：我也很喜歡這篇作品。我認為這篇作品是這批參賽作品中，童話語言運用得最好。這篇作品也有很可愛的雙關指涉——一個愛吃書的蠹魚，也是愛看書的蠹魚。其實，這整篇作品的結構是環繞著主角小蠹魚的說文解字。而且，這篇作品運用後設的手法帶出故事背後的故事，是小蠹魚吃下的字背後的故事。此外，故事藉由小蠹魚跟大眼睛兩個角色接力完成。整體來說，這篇作品給讀者一個想像，只要小蠹魚還吃書便會擁有說不完的故事。我還蠻喜歡這樣的處理方式。故事也蠻完整。

第二階段評選

經過討論後，1票作品並無進到最後決選者，2票作品則有〈歡迎天天來吃我一口〉〈野狼先生罷工中〉進入最後決選，與原3票以上作品〈一貨公司〉〈海上漂來一間房〉〈童年天堂的詠嘆調~童詩十首〉〈通往故事結局的蟲洞〉，共計6篇作品進入第二階段評選。

各評審評分是654321，第1名是6分，以此類推，加總成績最高為第一名。

〈歡迎天天來吃我一口〉野3、玉3、拂2、蔡3、林2，合計13

〈一貨公司〉野2、玉5、拂1、蔡4、林6，合計18

〈海上漂來一間房〉野6、玉2、拂3、蔡5、林4，合計20

〈童年天堂的詠嘆調~童詩十首〉野4、玉4、拂4、蔡1、林3，合計16

〈通往故事結局的蟲洞〉野5、玉6、拂6、蔡2、林5，合計24

〈野狼先生罷工中〉野1、玉1、拂5、蔡6、林1，合計14

評審結果

評審一致同意由〈通往故事結局的蟲洞〉(24分)獲得首獎，副獎為〈海上漂來一間房〉(20分)、〈一貨公司〉(18分)。

(12:00散會)

附錄 | 2018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文辦法

壹、宗旨：

為發掘和培植文學人才，推廣文藝欣賞之風氣，以鼓勵愛好文學人士創作。

貳、辦理單位：

- 1.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 2.主辦單位：桃園市立圖書館
- 3.承辦單位：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文學》雜誌

參、徵選資格：

參賽者需具中華民國國籍，以中文寫作。各組創作題材均需以台灣（含澎湖、金門、馬祖）各地城鄉風土、人情、地誌、傳說故事等原創作品為主，能表現桃園題材者尤佳。以未曾公開發表（包括但不限於演出、網路、實體出版）、未曾獲獎之作品為限，翻譯、改寫或有違反本文學獎宗旨之作品不予受理。

肆、徵文類別及作品規範

- 1.徵件類別：短篇小說類、報導文學類、新詩類、兒童文學類、散文類。
- 2.每人每類以參加一件為限，但參加之文類數不受限制。
- 3.參加徵文作品一律以電腦繕打，採直式橫書書寫，文字應採12號新細明體，並須以現行通用中文標點符號，作品以A4大小紙張直式輸出，雙面列印，編列頁碼、裝訂。
- 4.應徵作品內文不得書寫任何作者姓名，及任何意圖表現個人身分之記號（姓名、個人資料請填寫於報名表）。
- 5.作品題目，一律見於作品第一頁最前端，不得另紙印製。
- 6.應徵作品必須不曾有任何報刊、雜誌、網站、部落格等公開媒體發表

過；已輯印成書或出版作品者亦不得參選。

7. 嚴禁抄襲，如有抄襲，公布其真實姓名及相關資訊。
8. 應徵作品不得有違反本文學獎宗旨、我國法令或公序良俗。
9. 如有前述第六項至第八項項任一種情形者，經評審委員會決議後將取消參選資格，已得獎者，將追回獎金及獎座或獎狀，並得公布其違規情形之事實。

伍、徵文組別：

1. 短篇小說類：8,000-12,000字為原則。
2. 報導文學類：8,000-12,000字為原則。
3. 新詩類：40行以內為原則。
4. 兒童文學類：1,000-4,000字為原則。
5. 散文類：3,000-5,000字為原則。

陸、投稿方式：

1. 收件時間：
即日起至民國（下同）107年7月18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且收件截止後稿件恕不予變更）。
2. 收件地點：
22161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69號1樓 《聯合文學》雜誌 收（請於文件外封註明「2018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徵件」）。同時將參加徵選作品及報名表電子檔寄至literature@mail.typl.gov.tw。
3. 繳交資料：
 - （1）參加徵選作品印紙本一式8份（簡單裝訂即可，可不加封面）。
 - （2）報名表與授權同意書一式1份。
 - （3）電子郵件寄至literature@mail.typl.gov.tw，信件標題註明參加徵選作品類別、篇名，寄件資料應包括參加徵選作品、報名表word檔。
3. 報名表單下載來源：

活動專屬網站 <http://literature.typl.gov.tw>

桃園市立圖書館官方網站 <http://www.typl.gov.tw>

聯經出版公司官方網站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LNB/>

柒、獎金及錄取名額：（新台幣）

1. 短篇小說類：正獎1名，獎金25萬元；副獎2名，獎金15萬元。
2. 報導文學類：正獎1名，獎金25萬元；副獎2名，獎金15萬元。
3. 新詩類：正獎1名，獎金12萬元；副獎2名，獎金7萬元。
4. 兒童文學類：正獎1名，獎金12萬元；副獎2名，獎金7萬元。
5. 散文類：正獎1名，獎金18萬元；副獎2名，獎金10萬元。
6. 入選者取一名贈亞洲地區國際來回機票，正獎另贈《聯合文學》雜誌一年份。

捌、評選辦法：

1. 邀請作家及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所有作品採匿名方式公開評審。
2. 評審分為初審和複、決審，評審將以紙本稿件為主。
3. 初複審委員負責資格及規格審查，包括應徵資格、徵文類別、作品規範、字數、抄襲及重複投稿等情況，以剔除不合規範、不具資格之作品。
4. 作品未達評審認定標準者，獎項得從缺，評審委員會得視作品水準於未超過獎金總額範圍內增加錄取獎項及入選名額。

玖、公布及頒獎日期：

各類別預計至遲於107年9月30日間公布於桃園市立圖書館官網、活動官方網站（若提前或延後將於活動網站通知）。並擇期舉辦頒獎典禮，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拾、出版：

短篇小說、報導文學、新詩、兒童文學、散文類結集出版《2018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專書，出版時由得獎者校對並自負文責，並不再致

贈版稅稿費。作品集出版權歸屬主辦單位，並致贈得獎者每人至多10冊。

拾壹、注意事項：

- 1.得獎作品之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並授權主辦單位於該著作存續期間，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轉授權他人利用該著作之權利。著作人不得撤銷此項授權，且主辦單位不需因此支付任何費用。
- 2.參選者請於報名表上詳載個人資料及作品相關說明，作品稿件上請勿書寫或印有作者姓名及任何意圖表現個人身分之記號，若違反此規定將不列入評選。
- 3.基於舉辦本文學獎、智慧財產權及相關行政辦理之目的蒐集，參選者同意提供主辦單位個人資料，包括下列項目：姓名、性別、生日、電話、e-mail、簡歷及身分證字號等報名相關資料，於本文學獎舉辦期間至主辦單位法定保管期限屆至止，主辦單位得蒐集、處理與利用上述個人資料。
- 4.得獎作品如有著作權或其他法令糾紛涉訟，經評審委員會決議或法律程序敗訴確定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損害第三人權利者，由作者自行負責，概與主辦單位無涉。若因參選者言行或其作品致主辦單位名譽受損，主辦單位得追究其法律責任。
- 5.參與者皆視為認同本徵文辦法，報名時已詳讀所有規定。
- 6.依所得稅法規定，機會中獎之獎項價值若超過1,000元，所得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若獎品價值總額超過20,000元，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須就中獎所得代扣10%稅額。得獎者須依規定交付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若得獎者經主辦單位通知拒絕繳納代扣稅額，視為得獎者放棄得獎權益，亦不再進行得獎名單遞補。

拾壹、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並公告於活動專屬網站。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18 / 古少騏等作 ;
莊秀美總編輯. -- 桃園市 : 桃市圖, 2018.10
352面 ; 14.8x21公分
ISBN 978-986-05-7121-9(平裝)

830.86

107018177

2018桃園 鍾肇政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指導單位 桃園市政府
發行人 鄭文燦
出版單位 桃園市立圖書館
總編輯 莊秀美
企畫督導 蔡志揚、王偉誠、黃廷維
地址 330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1號
電話 (03) 332 2592
傳真 (03) 331 8634
網址 www.typl.gov.tw

作者 古少騏、田煥均、呂政達、李威使、汪子翔、林以君、
姜子安、張英珉、陳怡溍、陳泓名、陳新添、游書珣、
葉枉樑、蔡淑仁、薛若儀 (按姓名筆劃排序)

規劃執行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林載爵
社長 羅國俊
總經理 陳芝宇
總編輯 王聰威
統籌 周玉卿
執行 邱美穎
責任編輯 唐聖美
美術設計 郭于純
地址 11005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電話 02-87876242
網址 www.linkingbooks.com.tw/LNB
出版日期 2018年10月
印刷 沐春行銷創意有限公司
定價 新台幣300元

ISBN 978-986-05-7121-9

GPN 1010701750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